武俠世界
812
$2.00

## ◀編　後　話▶

由於下期內容太豐富了，編者不能不特別推介一下，當然，除了原有精彩連載繼續刊出外，今所介紹的就是：古龍最新代表作「霸王槍」，這是一篇洋洋數十萬言的新穎武俠小說，古龍作品，名聞遐邇，毋庸多述。還有，臥龍生君之「畫中人」，也是篇別開生面的創作，內容充滿詭異氣氛，神奇莫測，但有警惕世人之風範。兩大巨著，各有千秋，請千萬不要錯過。

***　　***　　***

「金縷衣」的葉慈輝孝道維揚，其志可嘉，當他得悉母親所中奇毒而需向巫山梁七姑討取解藥後，立即聯同十二殺手趕往營救，但是，結果如何呢？本故事下期大結局了，東方英作品一流水準，當然不會令各位失望，下期自有圓滿情節交代，幸勿放過。

***　　***　　***

今期的「定型性」大小說是小鬼子傳奇故事「神經博士」。王小克憑着他的鬼靈精技倆協助周探長破獲一宗國際大陰謀，同時又把「死亡俱樂部」六個成員一網成擒，好不威風，但他所歷艱險，相信各位閱後也會替他捏把汗。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澳連郵： | 半年港幣 | $ 50.00 |
| | 一年港幣 | $ 98.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 57.00 |
| | 一年港幣 | $112.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 武俠世界

**第81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

上官庸·文
盧令·圖

# 神經博士

## 財從天降　禍由貪起

天下着毛毛細雨，吹過來的寒風刺骨，黎天賜瑟縮着身子，漫無目的地向前走。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因爲腕上的表已經在一個星期之前已送到當舖去，所以，他看不到時間，只知道時間已經不早，可能是凌晨一時多了。

這時候如果能够躺在家裏被窩來睡覺，那該多好，可惜他有家歸不得。

黎天賜還沒有結婚，因此家裏沒有黃臉婆管制他的歸家時間。

他也沒有家人，因此，並不是因爲錯過門鐵閘的時間而回不了家。

黎天賜有家歸不得的原因是二房東。

是的，是二房東方太早已向他下最後通牒，如果今天晚上交不出欠她的三個月房租，你休想踏進家門半步。

三個月的房租多少？

三百六十元！

這個數目對黎天賜來說，不啻是個天文數字——他身上連三塊六的零錢也沒有。

黎天賜向四週察看，街道上沒有人影，難道他就這樣在寒夜裏躑躅到天明？

他一向相信「天無絕人之路」這句至理名言，如今雖然鬱鬱不得志和貧窮潦倒，然而，他相信總有一天鴻運當頭。

他經常這樣想：說不定上天會突然賜給自己一筆數目不菲的鈔票，讓自己生活得比現在好十倍。

失業近半年，黎天賜連四五百元的工作也找不到，是人浮於事的社會致使的。

他踢着路上的石子向前走着，只有保持活動，才不會讓那陣寒意加劇。

驀地，黎天賜聽到後面有急劇的腳步聲傳來，一顆心不由狂跳了起來，最近本市治安不靖，經常有「箍頸黨」出現。

腳步聲越來越近，如果眞是夜盜的話，那麼，對方將會毫無所獲。

在那陣急劇的腳步聲後面，還有另外的腳步聲，黎天賜索性駐足等候看個究竟。

當他回頭去看時，一個身材高大的大漢匆匆向自己這邊跑來，他後面還跟着一個女子。

那大漢經過他身旁一擦身而過，忽然，他聽到低低「噗」地一聲，有一樣物件自大漢的雨褸裏掉了下來。

黎天賜定眼一看，原來是個紙包。

大漢向前狂奔着，並沒有留意到自他的身上掉下了東西。

黎天賜見那女子尚在遠處，於是俯身將那紙包執了起來，重甸甸地，裏面好像包着紙張之類的東西——那會是什麼？

「錢！」他腦中念頭一閃，莫非紙包裏眞是一疊疊的鈔票？

很有這個可能，那大漢可能自什麼地方偷來這包錢，被女事主窮追，他匆匆逃跑，不小心掉到地上，讓自己冷手執了個熱煎堆。

一想到手裏拿着的是一疊疊的鈔票的時候，他的一顆心不由怦然而跳，這，不正是自己期待已久的時刻麼？

這時，大漢已經轉過街角，截了一輛的士，跳上車去了。而那個女子，則向他這邊跑過來。

剎那間，黎天賜不知道應該拔腳而逃，抑或是裝作若無其事一般。

「先生，剛才你看到有個男人經過嗎？」



女子跑到黎天賜面前，氣喘吁吁地問。

黎天賜向她點了點頭。

「他……他逃了？」

「逃了。」黎天賜向着她說，面前的她年紀很輕，長得相當漂亮，只是不知她到底是什麼身份。

忽然，那女子的眼光射在他手中的紙包上面，他想將它藏起來時，已經來不及了。

「在你手裏！」女子歡呼一聲。

「小姐，你——」

「這是我的！」女子不等黎天賜說下去，便伸手要來奪他手中的紙包。

黎天賜急忙向旁一閃，疑惑地看着那女子，道：「且慢，我怎能確定這是你的？」

「當然是我的，」女子向前一指，道：「那個賊自我手中搶走，我追了過來，難道你看不見嗎？」

「可是，我聽不到你叫。」

「叫？」女子愕了一然，隨卽解釋道：「我以爲這裏沒有人，想偷偷地跟着他，一見警察才開口大叫，免得令他加速逃走。」

黎天賜吸了一口氣，問道：「好吧，就算是你的，可是，裏面到底是什麼，你說得出來嗎？」

「錢！」

「相信是那個賊在你家中偷的了？」黎天賜問。

「不錯。」

「我怎能聽你片面之辭？」

「你可以跟我回家看看。」

「你住在附近？」

「是的，」女子向後面一指，道：「就在那裏，我一個人住。」

黎天賜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我和你走一趟好了，看看你家裏有沒有失竊現象。」

「好極了。」女子面上露出喜色，道：「來，跟我走！」

黎天賜緊緊拿着那個紙包，隨着女子來到一幢唐樓之前。

「我住在二樓。」女子向一個猶自亮着燈的窗口一指。

黎天賜遲疑一下，才和她踏上了木樓梯。

她取出門匙打開大門，讓身給他進去。

當黎天賜踏進屋裏時，便發現佈置華麗的客廳凌亂一片，顯然地，剛才有人在四處搜查過。

「修了嗎？」

黎天賜嘆了一口氣，把紙包遞上前，道：「果然是你的，如今物歸原主了。」

「謝謝你。」

黎天賜苦笑了一下，轉身便欲離去，女子忽然喚住他，道：「先生，且慢！」

黎天賜轉頭疑惑地望着她。

「你……你貴姓？」

「黎天賜。」

「我叫李玲。」女子向他走過去，道：「很高興認識你。」

黎天賜淡淡一笑，那又怎樣？人家飽暖思淫慾，自己如今穿也不暖，吃也不飽，對女人一點興趣也提不起來。

「黎先生，在這個社會中，像你這樣老實的君子倒眞少見。」李玲笑着說。

黎天賜又是澀然一笑，也許就因爲自己太過老實，所以，應了「忠忠直直，終須乞食」這句老話吧？

李玲踏上前，拉住黎天賜的手，柔聲問道：「黎先生，時間很晚了，不如在我這裏住一晚，好不好？」

黎天賜的心一動，反正到外面也是要飽受寒風侵襲，這裏的氣溫暖和得多了。

「你——」黎天賜訥訥地問道：「你讓我睡在你這裏？」

她笑着向他點點頭：「如果你不嫌地方齷齪。」

黎天賜苦笑了一下，自己住的地方面積還不够六十方呎，沒有窗，空氣帶着霉味，叫他住在她這裏一輩子他也願意。

「怎樣？」她近乎懇求地：「外面又下着雨，就在這裏睡覺吧。」

黎天賜向她點了點頭。

李玲臉上露出笑容，道：「好極了，請隨便坐，我到裏面換件衣服，對了，酒櫃裏有酒，你隨便選擇自己喜歡的。」

說罷，李玲走進了房，關上房門換衣服去了。

不久，她換了一件睡袍出來，見黎天賜依然坐在沙發上，不禁詫異地向他問道：「你不喝酒？」

「我——我不大習慣。」

「喝一點點有助血液循環，而且不再怕冷，」李玲走到酒櫃那邊，拿了一瓶酒和兩個酒杯過來，道：「來，我陪你喝一點。」

老實說，黎天賜並不是不會喝酒，而且很少有機會喝，如今，既然有免費酒喝，他那裏還會客氣？

黎天賜和李玲乾了一杯之後，只覺得一股暖流直透丹田，身子果然暖和了許多，就算到街上去，也不怕冷了。

「李小姐，我……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黎天賜忽然問。

「當然可以。」

「你一個人住一層樓開支一定很大——」

黎天賜的話才說到一半，李玲已經搶着道：「你想問我究竟是靠什麼爲生，是不是？」

「不錯。」

「不瞞你說，我是一個舞小姐。」

「噢！」黎天賜低呼了一聲，仔細打量李玲，倘若她眞是一個舞小姐的話，她一定是個紅舞女！

「我很紅，」李玲淡淡一笑，道：「收入很不錯，而且，我又不學其他的姊妹一樣賭和貼。」

「賭和貼？」黎天賜不解地望着她。

「賭你明白了？」李玲笑着道：「做我們這一行的，幾乎什麼都賭。」

黎天賜點着頭，問道：「貼呢？」

「那便是貼小白臉，」李玲解釋道：「許多姊妹都把辛辛苦苦賺來的錢，貼了小白臉，貼光了！」

黎天賜「啊」地一聲，他聽人說過這類事情。

「我不賭也不貼，因此積得幾個錢，」李玲道：「但我又不相信銀行，因爲我有個姊妹將手中積蓄存在一間銀行，怎知它突然宣佈倒閉，於是，她刺激之下神經失常，現在還住在療養院內。」

「所謂漫藏晦盜，其實銀行比家裏安全得多了。」黎天賜道。

「不錯，經過這次教訓之後，我明天要把所有的錢都存到銀行裏去。」

兩人一邊談着，一邊喝酒，幾杯落肚之後，黎天賜已有點頭暈。

「睡吧。」李玲道。

黎天賜應了一聲，便欲躺到沙發去睡，怎知李玲拉了他一把，道：「來，到我的房裏去睡。」

黎天賜呆一呆，睡到她房裏，怎麼行呢？

「來嘛！」

黎天賜渾渾噩噩地隨着李玲到房中，李玲服侍他脫下衣服，扶他上床，替他蓋好被子，然後，她也躺上床去。

感覺中，他發現她身上脫得赤條條地，一接觸到她細嫩光滑的肌膚，黎天賜的酒意忽然去了幾分，一隻手不由自主地搭了過去。

李玲沒有閃避，反而迎合着他。

黎天賜不知道自己以後做過什麼事，就算知道，那又怎樣？總之他是在半醉的狀態下，和一個素昧平生的女人，躺在她的床上……。

翌日一早，黎天賜醒了。

他揉一揉眼睛，頭仍然重甸甸地，昨晚的酒眞兇，到現在還是頭痛欲裂。

睜開眼睛後，他第一個感覺就是：「我不在家裏！」

是的，他的確不在家裏。

黎天賜將昨天晚上的事想了一遍，然後，他一骨碌地爬起身來。

然而，他只爬起一半，便呆住了。

——他身上一絲不掛！

放眼一看，原來衣服全部擱在床頭几上，急忙拿過來穿上，然後躡足踏出臥房。

李玲到什麼地方去了？爲什麼整層樓空蕩蕩地？沒有半個人影，也沒有半點聲音？

「李小姐！」黎天賜叫了一聲。

沒有人回答，浴室的門開着，也不在浴室裏。

黎天賜到廚房去看了看，裏面也沒有她的人影，這個女人到底在攪些什麼鬼？

黎天賜來到客廳，穿好鞋子和衣服，思索着該留在這裏等她，還是寫張字條告辭。

忽然，他的眼光呆留在茶几上，因爲上面有一張巨額的鈔票——五百元和一張字條。

黎天賜心中一動，拿起紙條，上面是幾行娟秀小字：「黎先生，昨天晚上你眞精彩，本來希望可以和你永遠這樣下去的，但我不得不走，如果你想知道我必走的原因，留心一下這幾天報紙的社會新聞版吧，你就會明白了。

「另外：這五百元是給你作旅費的，你最好在這幾天內，到別的地方去住幾天，因爲如果你留在本市的話，恐怕會有危險。」

黎天賜拿着那張字條，呆呆地說不出話來，上面寫的話，他只明白了一半。

黎天賜暗忖，李玲爲何「非走不可」？

她爲什麼要自己到別的地方去？

同時，她爲什麼這樣好心，給了自己五百大元？

對於最後這個問題，黎天賜的解釋是：也許自己昨晚眞的令她很快樂，也許因爲自己將那紙包交還給她的原因吧？

至於前面那兩個疑問，既然她說在報紙的社會新聞版裏可以看到，那麼，留心一下便是了。

正將鈔票塞入袋裏，打算下樓買一張報紙來看時，忽然，大門那邊傳來鎖匙插入匙孔的聲音。

莫非李玲去而復回了？

黎天賜的心一跳，緊緊盯着大門口。

然而，進來的並不是李玲，而是一個身型熟悉的大漢，黎天賜腦海中倏地一亮，不錯，是昨天晚上，經過身畔的那個賊。

黎天賜還想不通爲何這個賊會擁有李玲家中門鎖鎖匙的時候，大漢已看到了他，臉上神色爲之一變。

「你是誰？」大漢沉聲問。

「你又是誰？」黎天賜强作鎭定，反問：「怎麼私自闖入人家的屋子？」

大漢哼地一聲，逕自向臥房奔去，向內望了一眼，回頭問：「她人呢？」

「你指李小姐？」

「除了她還有誰？」

「我不知道。」



「昨天晚上你和她在一起？」大漢問話時，一步一步地向黎天賜逼近。

黎天賜心下一懍，他告訴自己：他不懷好意！

「快回答我的問題，」大漢左手一探，抓住了黎天賜的衣襟，厲聲問道：「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和她在一起，快說！」

黎天賜只得向他點了點頭。

「她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

黎天賜本來打算將那張字條遞給大漢看，用來證明自己的確不知李玲的下落，可是，他隨即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爲上面寫着她送給自己五百元的字句，倘若讓大漢看了，那五百元那裏還有希望？

所以，黎天賜只是瞪眼望住大漢，並不出聲。

「好小子，你怎會認識阿玲的？」

「我……我是她的客人。」黎天賜情急智生，揑造了一個理由。

「客人？什麼客人？」

「我——」黎天賜的心一跳，發覺整件事有蹺蹊。首先，這個「賊」認識李玲，其次，李玲可能不會是舞小姐，否則，爲什麼他會這樣問？

「快說！」大漢喝了一聲。

「我是她的舞客。」

大漢冷冷一笑，道：「胡說，阿玲從來不會做過舞女的！」

黎天賜腦中轟地一聲，果然不幸被自己猜中了，這一雙男女的身份，實在異常神秘。

「好小子，快說，你是怎樣認識阿玲的，同時，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眞的不知道。」

大漢咬牙揚拳，道：「說不說！」

黎天賜自忖不是敵手，所以，急忙說道：

「我是昨天晚上認識李小姐的。」

「怎樣認識她？」

「我……我在街上散步時，看見她神色慌張，以爲她遇到了什麼難題，於是走上前去問問，看看有沒有可以幫忙的地方，那知她便請我來這裏。」

大漢一面聽着，臉上神色閃爍不定，黎天賜知道自己的謊話可以成理由，於是，一顆心定了下來。

「滾吧！」大漢伸手將黎天賜一推，喝道：「不要再讓我看到你。」

黎天賜如逢大赦，一溜烟離開了那裏，摸摸袋子，那張五百元的鈔票還在，這才透了一口氣，總算有了一點收穫。

附近有個報攤，他摸出一個輔幣，取了份報紙。

既然身上有了錢，這報紙回家慢慢看不遲，黎天賜跳上一輛十四座位小巴，不一會來到家門。

「黎天賜！」方太將大門打開，但並不給他進去，反而將手一伸，道：「房租呢？」

黎天賜取出那張五百元面額的鈔票，在她面前得意地揚了一揚。

「怎麼樣？」

方太大喜過望，伸手便要來搶，怎知黎天賜手一縮，方太太便落了空。

「讓我進去再說。」

方太無可奈何地給黎天賜進屋，但當他一踏進去時，便道：「三百六，拿來！」

「等一下給你不行嗎？」

「我可以找回一百四十元給你。」方太說道。

「我不喜歡你找來的錢，」黎天賜逕自向他的房間走去，道：「總之，再過一個鐘頭給你。」

方太追上前要理論，黎天賜已經「砰」地一聲，將房門關上了。

他躺到床上，將報紙打開，頭條新聞是「富商私邸被刧巨欵」。

黎天賜心頭一跳，仔細觀看內文，原來在本市富商殷富家中遭夜盜光顧，刧去一大包現鈔，連另外一批首飾在內，將近廿萬。

據殷富描述，入屋行刧的匪徒雖然幪着臉，但卻看得出是一男一女。

看到這裏，黎天賜腦中念頭一閃，想到了匆匆逃跑的大漢，想到了李玲，也想到了那個紙包。

不錯，李玲和那大漢是同黨！

他們大概得手之後，大漢想獨吞贓欵，李玲心有不甘，自後追着，卻不料大漢一不小心，把贓欵跌在地上，被自己拾到……

難怪李玲對自己這般闊綽大方，原來自己雙手拱送她將近廿萬元的財物。

這時，黎天賜不由暗暗後悔，如果當時不將那個紙包交給李玲的話，自己豈非發了達？

雖然收藏贓欵是犯法行爲，但在這個現實的世界上，黎天賜認爲有錢便成，所謂「笑貧不笑娼」，何況並非自己本身去搶刧的？

如今，李玲當然帶着那廿萬元的財物，遠走高飛，跑到別的地方去了。

黎天賜心中忽然一動：既然知道李玲身上有了這筆錢，爲什麼不能去找她？

如果找到了她，起碼可以分得一半，因爲自己已經得悉了眞相。

於是，他一骨碌爬了起身，打開房門向外走去。

方太一見他又要出去，急忙趨上前來，道：「黎天賜，房租呢？」

「放心，我到下面買點東西，找了錢後上來給你。」黎天賜道。

李玲在紙條中告訴過黎天賜，叫他最好到別的地方去玩幾天，離本市最近有一個M埠，那裏有酒店，賭場，還有「三不管」的地方。

黎天賜忖道：「李玲會不會選擇M埠作她藏身之地？」

身上有了五百塊，盡够旅費去找她了——幸好剛才沒有將它用來交租。

黎天賜跳上巴士，來到碼頭，買了一張水翼船票，決定到M埠找李玲去。

× ×

黎天賜剛踏進賭場，便看到一個熟悉的背影，不由心下一懍。

那是李玲的同伴——那神秘大漢。

李玲的同伴竟然早自己一步到M埠，看來他也是來找尋李玲的。

只見他正和一個巡場在交談，那巡場說了一句，他便點了點頭，不久，他一個轉身，向黎天賜這邊走了過來。

黎天賜十分機警，急忙轉過頭去，走到輪盤賭枱伴作賭客，暗中注意他的行徑。

大漢離開賭場，向門口走去。

黎天賜自後跟了去，見他召了一輛的士，跨進車去，急忙打開後面一架的士門，向司機道：「跟着前面那架車子！」

司機回頭望他一眼，踩下了油門。

不一會，車子在一間酒店前停了下來，黎天賜吩咐司機隔一段距離停車，暗想那大漢認得自己，可不能和他太過接近。

付了車鈔之後，黎天賜追上前去，這時，大漢已經進了電梯。

電梯再下來時，黎天賜踏上前，問守電梯的小僮，道：「剛才那位先生上幾樓？」

小童望他一眼，答：「三樓。」

「謝謝你。」

黎天賜在三樓出了電梯，向四處望了一望

，只見伙記正在吃飯。

「請問，剛才那位先生是找幾號房的？」黎天賜陪着笑臉上前問。

「三〇四。」其中一個指着左面，道：「轉一個彎就是了。」

「謝謝。」

黎天賜躡足來到三〇四號房門前，側耳一聽，裏面果然有人在大聲爭論着。

「阿玲，識相的快將它交出來，否則，我這把刀子可以在你臉上劃上幾刀！」是那大漢的聲音。

「我已經說過，全輸光了，」是李玲的聲音。

「你……你一日之間把所有的現欵都輸光了？」大漢顫聲問。

「不信你可以搜搜看，我身邊可還有錢沒有。」李玲道。

「阿玲，就算錢全輸去了，那麼，你的首飾呢？」大學問。

「全押給賭場了，」李玲語氣沮喪，道：「我也想不到，爲什麼手氣會這麼壞！」

「拍」地一聲，跟着是李玲一聲「啊喲」，大概是吃了大漢一巴掌。

「你殺死我好了，」李玲啜泣着說：「殺了我你也得不到一個仙！」

「你——」是大漢咬牙切齒的聲音：「辛辛苦苦得來的財物，全教你這賤人輸光了！」

「誰叫你起了獨吞之心？」李玲冷冷地說道。

「那又怎樣？」

「否則我也不會來這個地方！」李玲道：「責任應該由你負！」

又是「拍」地一聲，李玲尖叫了一聲，似乎撲跌下地，黎天賜聽到脚步聲向房門走來，急忙閃身躲到柱子後面。

大漢怒氣冲冲地打開房門出來。

黎天賜等他遠去之後，這才自石柱後轉了出來，向三〇四號房一望，只見房門虛掩着，裏面一點聲息也沒有。他躡着足，踏了進去。

當黎天賜看到房間裏的情況時，不由低呼了一聲，急忙向後退步。

李玲胸口插着一把匕首，雙眼睜得老大，鮮血自她胸口汩汩流了出來。

「救……救救我……」

李玲伸起染滿了鮮血的手向黎天賜求援。然而，黎天賜已經嚇呆了，只曉得向後退步，希望儘速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一直等到離開酒店，他的心才停止了劇烈的跳動。

黎天賜向左右望了一眼，沒有人注意到他，這才跳上一輛的士。

「碼頭！」黎天賜向司機道。

在船上的艙房坐下後，黎天賜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暗想幸好那大漢比自己先到一步，否則，躺在血泊之中的不僅是李玲，可能還要加上自己！

那大漢殺了人後，當然會逃離M埠，黎天賜想到這裏，心頭驀地一跳，會不會又碰巧和他搭一條船？

一想到這裏，他自艙房的床上，彈跳了起身。

當他看清楚那是一個私家艙房時候，這才放下心來。安慰着自己，就算和他搭同一條船，他也不會發現到自己。

而且，大漢並不知道自己親眼看到他殺人，是沒有必要殺人滅口的。

黎天賜重新躺下床來，燃上一口香烟，船大概再過十分鐘便要啓行了。

當他吸完了第一枝香烟，將烟蒂向艙外一抛的時候，房門突然「篤篤」地响了起來。

黎天賜的心一跳，顫聲問：「誰？」

「先生，請開開門。」是一個年輕人的聲音。

黎天賜懷着疑惑的眼光打開艙門，只見一個穿着水手制服的職員站在艙房口。

「甚麼事？」他詫異地問。

「先生，等一下有警方的人員上船搜查，」職員禮貌地說：「我們將會延遲啓碇時間，特別來通知你一聲。」

「警方——警方爲甚麼要上船來搜查？」黎天賜的心怦然亂跳。

「我們接到命令延遲啓行，其他的事一概不知，對不起。」說罷，職員轉身走了。

黎天賜重新躺到床上，腦中不斷盤念着，警方爲甚麼要上船搜查。莫非他們發現那大漢是殺人兇手，要上船拘捕他？

這時，艙門又「篤篤」地响了起來，黎天賜爬了起身，趨前去開門。

他想：「反正我又沒有殺過人，我心安理得。」

然而，門口站着的却不是警探，而是那個殺死李玲的大漢。

大漢見了黎天賜也是一呆，在黎天賜驚愕之際，冷冷地一笑，推開了他，衝進房來，立時反手將艙門「拍」地一聲上了鎖。

「喂，你——」

大漢轉過身來，目露兇光，道：「不要出聲，否則我幹了你！」

這時，黎天賜才看到大漢手中拿着一個紙包，一雙烱烱的眼睛，在艙房裏巡視着。

最後，大漢將那個紙包塞到床底下，噤聲警告道：「等一下有人來搜查時，你要裝作若無其事，否則，你知道我會怎樣對付你！」

黎天賜嚇得連連點頭。

大漢狠狠瞪了他一眼，在床上坐下來，摸出香烟，遞一枝到黎天賜面前。

「要不要？」

黎天賜先是搖了搖頭，但隨即又點了點頭，自他手中接過香烟。

「老兄，」大漢一面替他點火，一面說道：「如果這次可以過骨的話，我可以分一份給你。」

黎天賜楞楞地望着他。

大漢向他笑了一笑，道：「五千元，够不够？」

「你指那個紙包？——」

「不錯。」大漢得意地噴着烟霧，道：「這很值錢的，只要你帮我隱瞞一下，我會給五千元作酬勞的，而且是現鈔。」

黎天賜疑惑地望着大漢，聽他的語氣，似乎不是在說笑。

所以，黎天賜緊張了起來，暗暗祈禱等一下警方來搜查時，不要將它搜出來。

不久，警方人員果然前來敲門了。

「儘量表現得自然一點，」大漢向黎天賜打一個眼光，道：「鎭定一點，去開門吧。」

黎天賜戰戰兢兢地打開了艙門，門外站着四個警方人員，他們向黎天賜展露了證件後，踏進房來。

一個警官端詳了大漢一眼，問：「你叫甚麼名？」

「賴牛。」

「你跟我們回警局吧！」警官道。

「回警局？」賴牛臉色一變，顫聲道：「我……我犯了甚麼法？」

「有人向我們形容過你的容貌，你和一個涉嫌謀殺的兇犯很像，」警官拿出手鐐，道：「我們要請酒店的伙記來認一認。」

賴牛沒有話說，頹喪地瞥了黎天賜一眼，站起身來。



「你們繼續搜，看看有沒有屠博士的那件贓物。」警官道。

那三名警員答應了一聲，開始在艙房裏檢查了起來。

「先生，你們找甚麼？」黎天賜問。

警員沒有回答。

「也許我可以帮帮你們的忙？」

三個警員對望了一眼，走了。

黎天賜等他們離去之後，將艙門上了閂，然後，俯身到床底取出了那個紙包來。

紙包並不太重，黎天賜暗忖：裏面一定是鈔票，一叠一叠的鈔票，賴牛不知道從甚麼地方搶來的。

黎天賜小心翼翼地將紙包打開，怎知嚇了一大跳，連忙將它一抛，向後退步，睜大了眼睛，剎那間幾乎昏了過去。

那是一個骷髏頭，一個異常恐怖，有異常人的骷髏骨頭！

賴牛爲甚麼要帶着這樣的一個骷髏骨頭上船？

爲甚麼？

警方爲甚麼這樣緊張地搜查？

一連串的疑問昇上了心頭，黎天賜得不到半點頭緒，腦際，一片迷茫。

這時，房門忽然又响了起來。

「誰？」

「警察！」

黎天賜急忙趨上前去，拿起那個骷髏頭，打開艙窗，向海中抛了出去。

「噗通」一聲，他看着骷髏頭沉下大海，這才放心上前開門。

那三個警員去而復來，四面八方再搜查一遍——當然，他們搜不到任何東西。

警員離去不久，船開了，黎天賜也躺到床上，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回到H市後，黎天賜並沒有回家，他到一間低級公寓開了個房，睡了一覺。

醒來時已是下午三時多，他退了房間離開公寓，在報攤買份報紙，踏進附近一間茶樓。

當他攤開報紙時，立即看到一個矚目的大標題：「北京人骷髏骨失竊」。

仔細一看內文，原來考古家屠滄海博士在H埠某酒店失去了一個無價之寶，十萬年前北京人的骷髏頭，因此懸獎十萬元，希望原璧歸趙云云。

黎天賜腦際一亮，彈跳起身，叫了出來：「那骷髏頭！」

然而，他隨即無力地坐了下來，他將十萬元抛到了大海之中！

不過，黎天賜是一個十分聰明的人，他立即想到：要領取那十萬元的獎金，仍然有希望的。

骷髏頭是他親手抛下海中的，沒有人知道，而當時船還沒有開，骷髏頭必然在碼頭的附近！

是的，既然骷髏頭沉在碼頭下面，那十萬元的獎金，不是還有希望嗎？

——潛入海中將它撈出來便可以了！

一想到潛水，黎天賜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自己連游水也不會，遑論潛水了！

他以手支頷思索着，思索着那十萬元的獎金！

如果請一個潛水人下海打撈的話，那要花不少本錢。

一來自己沒有錢，二來潛水人在得知這個消息後，必定會私自下海去打撈，何必和自己分油水？

所以，請潛水人這條計是行不通的，除非請一個不識字，沒讀過報紙這段新聞，而且水性甚好的潛水人。

可是這個人到甚麼地方去找？

黎天賜告訴自己，這個人一定能够找得到的，問題是在於自己有沒有耐心，够不够運氣而已！

× ×

王小克手中拿着一束鮮花，向前面那條甬道走去。

「政府醫院」的雲石地板光可鑑人，迎面一個女護士長走了過來，含笑和王小克打着招呼。

「你好！」王小克也笑着向她揮揮手，近一個月來，他經常到「政府醫院」來，已經和醫院中的女護士很熟了。

他來到頭等私家病房的門前，伸手敲了敲門。

「進來！」

王小克推開房門，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周探長。

周探長向他笑一笑，道：「你又來了！」

王小克把那束鮮花放在枱上，拉了一張椅子，在周探長的床畔坐了下來。

「今天怎麼樣？」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眞他媽的，本來以爲半個月便可出院，不料傷口復發，又要多住一段日子，剛才主任醫生檢驗過，說是大約再過一個星期便可以出院了。」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道：「那顆照相機炸彈忒地厲害！」

原來周探長自被刺殺基辛格的兇手呂七用炸彈炸傷後，一直在政府醫院中療養，（詳情請參閱拙作「死亡俱樂部」）由於王小克和他感情日深，因此，差不多隔幾天便到醫院來探問。

「對了，有兩件事我要告訴你，」周探長道：「第一件是警方已經成立一個『專案小組』，調查呂七幕後主持人。」

王小克皺着眉，道：「可是有關這次刺殺基辛格的陰謀，警方一點綫索都沒有哩！」

「也不能說一點綫索都沒有，」周探長道：「起碼『城市日報』的龍紹雲主任，和詢問處的女職員便是兩個綫索。」

「哦？」王小克道：「就是被呂七冒認的那個龍紹雲？」

「不錯，」周探長道：「據『城市日報』的女職員余小姐說，事發前，有一個神秘男子到報館找龍主任，兩人去了很久，才見龍主任回來，不過，我們相信，那已經是假的龍主任了。」

「眞的呢？」王小克道：「難道他們竟然沒有殺人滅口嗎？」

周探長嘆了一口氣，道：「其實也和殺了他差不多。」

「哦？」

「龍主任被人發現在郊區閒蕩，他記憶力全失，已經是一個白痴了！」

王小克渾身一震，想不到兇徒的手段如此狠毒！自己這次破壞了他們刺殺基辛格博士的計劃，倘若他們遷怒於自己，那便如何是好？

「至於『城市日報』的女職員余小姐，她則記得那神秘男子的樣貌，並且已經向我們描述了出來，現在只怕……只怕……」

「只怕那人是化過粧的？」

「不錯，既然呂七可以化粧成爲龍主任的樣子，而且這樣維妙維肖，難保那個神秘男子也是化着粧的，」周探長担心地道：「倘若眞是如此，那麼，我們所得到的綫索，便一點都沒有用場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問道：「剛才你說有兩件事要告訴我，那第二件呢？」

周深長自床頭櫃的抽屜中取了一封電報出

來，道：「你看看！」

王小克望了電報一眼，密密麻麻的全是英文字，不由臉上一紅道：「你說給我聽吧。」

周探長這才想起王小克別說不懂英文便是中文也懂不了多少，於是展開那封電報，道：「這是T國政府保安部拍給我的私人電報。」

王小克愕了一然，T國是一個中國人統治的國家，是東南亞的「民主樹窻」，爲甚麼突然會拍私人電報給區區一個探長？

「他們拍這封電報給我的目的，是想邀請我到他們那邊去。」

「啊！免費招待你遊埠！」王小克歡呼一聲。

周探長苦笑着搖搖頭，道：「不，你猜錯了。」

「那……那究竟是爲了甚麼？」

「簡單得很，因爲基辛格計劃在下個月初到T國訪問，」周探長道：「他們担心發生在我們這裏的事，會在那邊重演。」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朗白周探長的意思了，T國保安部生怕當基辛格抵埠訪問時有人會刺殺他，由於這次的保安措施做得很不錯，在兇徒化粧冒名進入貴賓室時將他揭發，所以，T國要聘請周探長過去，做「保安顧問」。

「他們的措辭很客氣，」周探長臉上露出一個分不出是得意還是爲難的笑容，道：「看來，我根本不能拒絕他們。」

「你答應了？」

「還沒有，我必須和你商量過後才能答應。」周探長道。

「爲甚麼？」王小克呆了一呆。

「因爲上次能夠及時阻止兇徒行兇，你應居首功，」周探長道：「所以，如果他們要我答應，除非是連你也一併請去。」

「這──」

「你認爲怎樣？」

王小克聞言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能夠免費觀光T國，那是一個風光如畫，環境優美的國度，憂的是自己是否可以担任如此重大的責任。

「如果你答應的話，」周探長又道：「那我便覆電向他們提出這個要求了。」

「探長，你……你認爲我們眞的能夠做他們的保安顧問嗎？」

「其實T國的保安措施比我們這個殖民地好幾倍也不止，」周探長道：「他們這次前來邀請我，只不過認爲我有過經驗而已。」

「這樣說來，有沒有我們都無關重要的了？」王小克道。

「是的，他們的國家保安部，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希姆萊的秘密警察網更精密，」周探長道：「如果你想免費旅遊，這次的確是大好機會。」

「你主張我和你一塊兒去？」

「起碼有個伴嘛！」周探長哈哈地笑道。

「──好吧！」

周探長大喜，道：「那我立即覆電給他們了！」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問：「如果我們決定去！大概甚麼時候起程？」

周探長仰首想了一會，道：「基辛格博士下月訪T國，距今還有十四天，我們大概十天之後成行。怎麼？你有難題嗎？」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不，我只是要準備一下而已。」

「其實帶幾件衣服就行了，」周探長笑道：「手續，機票和住宿都由他們負担。」

「零用錢呢？」

「這──」周探長雙眼一轉，已經朗白了王小克的意思道：「好，我支持你兩百元！」

「眞的？」王小克大喜過望，道：「那我不怕沒錢用了。」

兩人又談了一會，王小克站起身來告辭，周探長問道：「你想到那兒去？」

「我約了小妹和小辣椒，在下班之後陪她們去游水。」

「這樣冷的天氣，你還去游水？」周探長道：「不怕凍僵了嗎？」

「這兩天寒流已過，沒有那麼冷，」王小克笑了一笑，說道：「而且，多泳對健康有益哩！」

離開了醫院，王小克跳上一輛十四座位小巴。

不一會來到白小妹和小辣椒工作的工廠大厦門口。

他望一望腕表，已經是下午五時零五分，工廠大厦門口開始湧出大量的女工。

不一會，白小妹和小辣椒出現了。

小辣椒手中拿着一個旅行袋，三步作兩步地奔到王小克跟前道：「我贏了！我贏了！」

王小克呆了一呆，道：「贏了甚麼？」

「剛才我和小妹打賭，看看你會不會守時，她說不會，我說我們一踏出工廠門口便會看到你，現在果然是我贏了！」

「你們賭甚麼？」

「賭等一下誰請吃晚飯。」

「啊！我們今天在外面吃晚飯？」

「是呀，」小辣椒得意地道：「今天工廠出糧，告訴你，我和小妹得到了勤工獎！」

白小妹笑吟吟地走了過來，道：「好吧，今天晚上的晚飯我請客！」

小辣椒立即拍手叫好。

「現在我們到甚麼地方游水去？」王小克問：「你們決定了沒有？」

「當然是到淺水灣！」

「好，那走吧！」

一個小時後，三人已到淺水灣，這時夕陽西下，把海水泛成萬點金光，沙灘上游客稀落，那是因爲天氣已逐漸轉涼的關係。

三人在公衆泳棚換過泳衣，一面做着熱身運動，一面向海灘走去。

小辣椒一馬當先，跳進海中，但隨即尖叫了起來：「好冷！」

王小克和白小妹隨着她跳下海中，他們都知道，只要游一會便會回暖。

三人經常結伴到淺水灣游水，所以，近年來泳術大進，就像三條「浪裏白條」一般，在水中嬉戲耍樂。

這時，一雙灼灼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在綠波中載浮載沉。

那人頭戴着帽，把帽子壓得低低地，遮住了眉毛，而他的眼光烱烱，雙眼眨也不眨地望着王小克。

那人取了枝香烟含在口中，用火柴劃着火，可是由於沙灘上風勢太大，點來點去點不着火，他乾脆把烟放回烟盒裏，向王小克望去。

原來那人正是「見財化水」的黎天賜，他這一段日子來，一直在各大海灘出現，物色着他心目中的對象。

他希望找到一個泳術既精，人又不十分聰明的人，替他執行海底打撈的工作。

一連幾天，他都守在淺水灣畔，希望可以找到他理想中的人。

然而，一連幾天，他失望了。

因爲他發現泳術精的人，多半是廿餘歲的小伙子，這種人頭腦最靈活，不太容易駕御，同時，他要找的是一個只須小數報酬便肯答應的人。

在黎天賜的眼中，王小克實在是一個最好



對象，因爲他年紀小，而且看來不像是富家子弟，也許只要花一百數十元，便能哄他下水去打撈那個十萬年前的北京人骷髏頭骨了！

這時，他看到王小克冒出水面，深吸了一口氣，跟着便潛下水中。

好一會，都不見王小克浮了上來。

黎天賜暗暗估計，王小克潛入水中起碼有三分鐘了，普通人怎能潛泳這樣久？

他不由自主地站了起身，向海邊走去，凝視着海面呆呆出怔。

又過了幾分鐘，才見王小克冒出水面，白小妹和小辣椒立時向他迎去，合力把他按下海中。

黎天賜咀角泛起一陣笑容，暗忖：原來這幾個小孩子在鬧着玩。

他跟着又想，如果這三個少年不是不知死活，便是他們的泳術實在太好！

顯然地，這一男二女的泳術不錯。

剎那間，黎天賜下了一個決定。

他托一托笠帽，令他可以看得更清楚，然後，雙手盤在胸前，凝視着海面。

黎天賜的舉動引起了小辣椒的注意，她游到了白小妹的跟前，低聲道：「小妹，你看看岸上那人！」

白小妹轉頭一望，看到了黎天賜。

「幹甚麼？」

「他一直看着我們！」小辣椒道。

「也許一個窮極無聊的人而已，」白小妹道：「這有甚麼稀奇！」

王小克游了過來，道：「你們吱吱喳喳地在說些甚麼？」

小辣椒向岸上的黎天賜呶了呶咀，道：「小鬼子，你看！」

王小克向前望去，忽見黎天賜正招手示意自己快點上岸。

「你認識他嗎？」白小妹問。

王小克定眼一看，搖了搖頭，道：「不，我從來不曾見過他。」

「那麼他爲甚麼向你招手，叫你上岸？」

白小妹詫異地道。

王小克滿腹狐疑，又向黎天賜望去。

這時，黎天賜摘下了笠帽，向王小克打着手勢，示意他上岸。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向岸邊游去。

「喂，小鬼子，你想幹甚麼？」小辣椒白後追着。

「看看他叫我上去做甚麼。」

小辣椒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加速向岸邊游過去，經過這一段日子的驚險經歷，她們已經學會了小心謹慎和隨時戒備警惕了！

當王小克濕漉漉地從海中走上岸時，黎天賜笑哈哈地趨了上前，豎起一隻大姆指，道：「小兄弟，你的泳術眞棒！」

王小克淡淡一笑，他就不相信這人叫自己上岸，目的只是想讚一聲自己的泳術夠棒這樣簡單。

「先生，」王小克上下打量着黎天賜，道：「我們以前見過面嗎？」

黎天賜戴上了笠帽，笑道：「一次生兩次熟，那有什麼關係？」

「好吧，你叫我上岸，究竟有什麼事？」

王小克問話時，一雙尖銳的眼光，牢牢地望定了黎天賜。

黎天賜一接觸到王小克那尖銳的眼光，心下不由一驚，看樣子，面前這個少年是個精朗的人，可不是容易欺侮的哩！

然而，他隨即告訴自己，即使面前這少年精朗無比，年紀畢竟還小，是很容易唆使的！

所以，他淸一淸喉嚨，道：「小兄弟，你願不願意賺五十塊？」

黎天賜以爲此言一出，王小克必然聳然動容，因爲五十塊對他自己來說，已經算得上是一筆數目了！

可是，王小克表現出來的只是一派漫不在乎的樣子，反問道：「怎樣賺五十塊？」

「這──」黎天賜幾乎想放棄自己的打算，但終於還是鼓起勇氣道：「容易得很！我要你幫我潛下海中打撈一樣物件。」

「先生，」王小克呆了起來，道：「你似乎應該去找打撈公司才對。」

「不，這件物事輕得很，兩個手指就可以拿起來了。」黎天賜道。

「哦？」王小克疑惑地望定了黎天賜，道：「是你不小心掉下海中的？」

「不錯。」

「那是什麼？」

「老實不瞞你說，……是一個骷髏骨頭。」黎天賜答道。

「骷髏骨頭！」站在一旁小辣椒低呼了一聲，白小妹則怔怔地望住黎天賜，不發一言。

王小克不禁有點啼笑皆非，道：「付出五十塊叫人替你下海去打撈一個骷髏骨頭！」

黎天賜急忙補充了一句，道：「如果你嫌少，我可以多加五十塊，一共一百塊！」

王小克見他臉上神色緊張，不禁有點疑惑！問道：「那是什麼骷髏骨頭？」

黎天賜早已編了一個故事，道：「事情是這樣的，我父親臨死時，曾吩咐若干年後，要我回去替他執骨，你懂得什麼叫『執骨』吧？老人家都喜歡那一套的。」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上個月，我回M埠去替他老人家執骨，打算帶到本市，不料一個不小心，掉下碼頭的海中去，」黎天賜道：「我又不會游水，所以……所以想請你幫幫忙。」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你只出得起一百塊錢？」

「是的，」黎天賜道：「小兄弟，不瞞你說，我已經失業兩個多月了，還找不到工作，老實說，如果你答應了我，我還得去想辦法籌錢哩！」

「你剛才說骷髏頭骨是掉在M埠的碼頭的？」王小克問。

黎天賜心下一驚，好不好將地點告訴他？

「小兄弟，如果你肯答應，我便會帶你去。」黎天賜道。

「這樣說來，一切開支全由你付了？」

黎天賜點了點頭，反正買兩張M埠來回三等船票，只要二十塊錢而已。

「我可以考慮一下嗎？」

「小兄弟，我……我希望你立即給一個答案我，」黎天賜道：「因爲……因爲我怕海水會把先父的頭骨侵蝕了。」

王小克咬了咬唇，問道：「你住在那裏？叫什麼名，可以告訴我嗎？」

黎天賜沉吟一下，終於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告訴了王小克，然後問道：「小兄弟，你究竟幫不幫我這個忙？」

「我朗天早上來找你吧！」

「好極了！」黎天賜大喜過望，伸出手來和王小克相握，道：「一言爲定！」

說罷，黎天賜轉身走了。

白小妹望着他的背影遠去，忽然說道：「說謊！」

王小克側頭向白小妹望去，笑道：「你也看出來了。」

「哼，一派胡言！」

「小妹，依你說，那個沉在海底的骷髏頭到底是誰的？」小辣椒插口問：「他要打撈來幹什麼？」

「個中自然有秘密，」白小妹道：「起碼
它的價值超過一百元。」
王小克點頭表示贊同白小妹的說法，道：
「天快黑了，咱們還是出去吃晚飯吧！這件事
慢慢研究不遲。」

## 骷髏有價　人命爲蟻

黎天賜像往常一般踢着石子走路，只不過
他的心情和以前絕不相同了！
他經常無緣無故地笑了起來。
其實原因十分簡單，明天一早抵達M埠，
撈回那個價值十萬元的北京人頭顱後，便可以
致富了！每次想到那十萬元的獎金，黎天賜便
禁不住要笑出聲來。
他自後袋拿出那張報紙，上面有「屠滄海
博士」的最新聯絡處。
那是骷髏骨頭失竊後的三天，在本市報章
上刊登出來的「懸賞啓事」，屠滄海博士已經
來到本市，在最豪華的「城市酒店」下榻，據
另一則花邊新聞說，屠滄海博士打算在本市逗
留十來天，等待那北京人頭骨的下落，如果這
十幾天還得不到它的下落，便要離開本市他往
了。
黎天賜將屠博士的房間號碼唸得滾瓜爛熟
，那是二〇〇一號房。
當北京人的頭骨自海中打撈上來時，立即
可以跑去領取那十萬元的獎金！
黎天賜已經認定那十萬元獎金落入自己袋
中，開始思索怎樣去花用它了！
首先，當然是把它存入銀行去，這幾個月
來，銀行利息提高了不少，十萬元也有將近一
千元的月息了。
當然，他還想到舞廳去跳跳舞，找個漂亮
的小姐陪自己一個晚上。

黎天賜一邊走一邊想，抬頭一望，竟然已
經來到自己家居樓下。
他猶豫了一下，究竟上不上去？
如果上樓的話，二房東太太這個潑辣的女
人一定會向自己催索欠租，不上去的話，翌日
王小克來找自己！豈非找不到？
他沉吟半晌，決定在樓下守候，反正過了
今晚，明天自己便可致富了，暫時委屈一晚露
宿梯間，並沒有什麼大不了。
主意既定，黎天賜在梯間坐了下來，瑟縮
着身子，打算守候到天明。
他靠在牆壁上，不一會已迷迷糊糊地睡着
了。睡到半夜，一陣寒風吹過，他乍醒過來，
忽然發現自己面前站着有人。
是的，自己面前站着人，而且不止一個，
他可以感覺得到。
黎天賜把眼睛睜開一道縫時，看到三個人
影並排站在梯口。
那三個人影動也不動，像鬼魅一般地站在
自己跟前，六道冰冷的眼光望定了自己。
剎時之間，黎天賜睡意全消，驚愕地抬起
頭來，打量面前的三個人影。
由於那三人背着燈光的關係，他並看得不
大眞切，只覺那三人神高馬大，並排站在梯口
，把外面射進來的微弱街燈的光遮擋住了。
那三人顯然也看到他醒了過來，可是仍然
站在那裏紋風不動。
黎天賜不禁心下發毛，微顫着聲音問道：
「你……你們是誰？」
當中那人眨了眨眼，右手一指，道：「不
錯，正是他！」
黎天賜一聽到那個聲音，心下駭然，暗叫
一聲不好。他站了起來，轉身便欲往樓梯奔過
去。
然而，他身子才一動，左右人影一閃，像
鬼魅般地撲了上來，雙手已被他們挾住。
那兩人一言不發，把他拖出梯口，這時，
黎天賜看得更眞切了，剛才說話的那人，果然
便是賴牛。而挾着自己的兩個大漢一身煌然黑
西裝，打扮得好像要赴宴去，但臉上肌膚蠟黃
，便像久病未癒一般。
可是，那兩人力大無窮，黎天賜雖然拚命
掙扎着，卻難離兩人掌握。
「喂！快放下我！」黎天賜心中又驚又急
，叫了起來。
賴牛踏上前來，望了黎天賜一眼，臉上罩
着詭異神色，道：「熊先生，是他了，我絕沒
有弄錯！」
黎天賜腦海中念頭一閃，知道賴牛大概在
指證那北京人的頭骨在自己手中，急忙叫道：
「胡說！我根本不認識你——」
左邊那大漢手一揚，在黎天賜脖間一斬，
黎天賜登時火星亂冒，昏死了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他才幽幽醒轉，睜
開眼睛一望，只見四下裏一片漆黑，自己躺在
一塊草地之上。
他一邊撫弄着疼痛難當的頸脖，一邊向四
週望去，只見那兩個黑衣大漢站在自己跟前，
賴牛也在附近站着，對面一塊大石上，坐着一
個鼻樑上架着金絲眼鏡，鬢髮灰白的老翁。
黎天賜坐直起身，這時，他看得更清楚了
，原來自己昏死過去之時，竟被三人帶來郊區
半山的一塊草坪上。
賴牛見黎天賜醒來，趨前一步，道：「我
問你，那個骷髏頭骨在什麼地方？快說！」
黎天賜早已料到他的來意，卻故作不明道
：「你說什麼骷髏頭骨？我一點也不明白！」
「哼！別裝蒜了！」賴牛大急，喝道：「
那天我分明把它交給你藏在床底下的！」
黎天賜向那兩個黑衣大漢望去，只見他們
雙手叉腰，冷冷地望定了自己。
不遠處大石上的那個老翁，低首正在玩弄
着什麼物事，望也不望這一邊。
「喂！相好的，你識相的便供出來！」賴
牛忽然蹲下地來，聲音怪急地道：「否則今天
咱們都活不着回去！」
賴牛是被人逼着找尋自己，要得到那價值
十萬元的北京人頭骨的！
黎天賜又向大石上的那個老翁望去，只見
他雙手放在胸前，仍然在玩弄着什麼物事，腦
中念頭一閃，忖道：莫非他便是那個屠博士？
「喂！你究竟說不說。」賴牛焦急地道：
「你要不要命？」
黎天賜並不理他，逕自向大石上的那個老
翁道：「這位恐怕是屠滄海博士了？」
那老翁聞言轉頭向他笑了一笑，緩緩地點
着頭，手中拿着的物事竟然蠕蠕而動。
由於黎天賜和他相距得遠，因此看得不大
清楚，他站了起身，便欲向那老翁走去。
黎天賜心中打着一個如意算盤，暗想既然
屠博士便在眼前，大可親自和他討價還價。
不料那兩個黑衣大漢伸手一攤，向他怒目
而視。
「阿忠，阿義，讓他過來吧。」屠博士說
道。
兩個黑衣大漢這才讓開，黎天賜不禁大是
得意，徐徐來到屠博士面前。
這時，屠博士正張開了口，將手中的物事
送到口邊一咬，登時發出一陣「吱吱」聲。
剎那間，黎天賜僵住了。
屠博士手中把玩的物事，顯然是一種小動
物。
屠博士把手掌攤開，原來有一條長約三四
吋的蜥蜴，正在他掌心爬來爬去，可是那蜥蜴
的尾巴已斷，顯然是被屠博士剛才一咬咬斷。



屠博士向黎天賜咧咀一笑，咀嚼了起來。
黎天賜只是覺得有一陣嘔吐感，瞪目結舌
說不出話來——屠博士在吃活生生的蜥蜴。
「你有什麼話要和我說？嗯？」屠博士說
話時，也不知是心理作用，抑或是眞有其事，
黎天賜竟然嗅到一陣腥臭氣自他口腔中噴了出
來。
他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雙腿一軟，差
點被摔下地去。
屠博士兩道深邃的眼光望定了黎天賜，右
手又舉了起來，黎天賜看得十清楚，他右手也
抓着一隻蜥蜴，尾巴左右搖動掙扎着。
只見他張口一咬，咬斷了蜥蜴的尾巴，又
咀嚼了起來。
看他臉上表情，竟似在吃着天下間無上美
味一般。
黎天賜喉嚨間「咕嚕」一聲，不由嘔吐了
起來。
屠博士仰天哈哈大笑，道：「好一個沒有
胆量的傢伙。」
黎天賜彎着腰，嘔吐了一會，這才定過神
來，他一邊喘着氣，一邊向後退步。
偶爾一瞥，只見賴牛神色駭然，望定了自
己，那神色竟是含着憐憫之意。
黎天賜一交坐倒，儘量不去想那屠博士生
吞蜥蜴的情形。
「你叫什麼名？」屠博士忽然問，他話聲
不大，但卻响亮無比。
黎天賜遲疑了一下道：「我……我姓黎，
名叫天賜。」
「北京人頭骨是你拿走的嗎？」
「不。」黎天賜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已
難隱瞞，於是指着賴牛，說道：「是他交給我
的。」
屠博士緩緩地點着頭，一雙閃電般的目光
向他射來，道：「可是爲什麼那天警察上船時
搜不到？」
黎天賜沉吟了一下，才吶吶地答道：「是
我……是我把它藏起來了。」
「藏在什麼地方？」
「這——」黎天賜眼珠一轉，暗想如果從
實說出來的話，那十萬元獎金豈非又要見財化
水？
所以，他沉吟着不出聲。
「我問你，你把我的寶貝藏在什麼地方。
」屠博士站了起身，向黎天賜走過來。
「博士，你在報章登過一則啓事，是不是
？」黎天賜鼓起勇氣問。
「唔，」屠博士點着頭，說道：「那又怎
樣？」
「你說……你說如果有人找到那件寶……
寶貝，你便賞他十萬元，對不對？」
屠博士咧咀一笑，把手插進袋中，取了兩
隻有尾巴的活蜥蜴出來。
黎天賜一看到那兩隻蜥蜴左右擺動的尾巴
，心下發毛，瞪大了雙眼，驚訝無比。
「你發夢都在想着十萬元？」
黎天賜由衷地向他點點頭。
屠博士向兩個黑衣大漢打了個眼色，兩人
趨上前來，各自按住黎天賜的兩邊肩膊。
黎天賜心下大駭，奮力掙扎了一下，竟是
不動分毫，那兩個大漢的手力有逾常人。
屠博士伸手托起了黎天賜的下頷，用力一
揑，黎天賜不由自主地張大了口。
那隻蜥蜴的尾巴擺動着，拂在黎天賜的臉
孔上，又癢又痛。
黎天賜嚇得大聲叫了起來，屠博士捉着蜥
蜴，湊近黎天賜，笑着問道：「黎先生，你可
要試一試這種美味？」
「不，不。」
屠博士用蜥蜴的尾巴拂了他一下，道：「
那麼，你趕快把收藏寶貝的地方說出來吧。」
黎天賜嚇得發軟，連忙道：「好，好。我
說，快把牠拿開。」
「不忙，」屠博士把蜥蜴湊近了黎天賜的
咀邊，道：「說了才拿開。」
黎天賜這時但求屠博士快點把蜥蜴拿開，
那裏還敢再打十萬元獎金的主意，急忙道：「
我把它拋到海中去了。」
「哦，」屠博士渾然一震，顫聲道：「你
……你把它拋到海中去了？」
「是的，」黎天賜道：「就在M埠碼頭的
下面。」
屠博士這才把蜥蜴挪開，道：「那麼你爲
什麼不去把它打撈起來？」
「我……我不會游水。」
「哦？」屠博士呆了一呆，道：「可是剛
才你向我問及關於那十萬元獎金的事，如果你
想領這筆錢，必須下海去把它撈上來啊。」
黎天賜驚魂甫定，只得老實招供，道：「
我原本是請人去打撈的。」
屠博士雙眉一揚，道：「誰？」
「是一個少年人。」
「什麼候時開始打撈？」
「今天一早。」
「你們約在什麼地方相見？」
「他……他會來找我。」
屠博士把玩着那隻蜥蜴，沉哦良久，才道
：「那少年人叫作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
「胡說。」
「我眞的不知道，博士。」
「你請他去打撈一件這樣貴重的寶貝，竟
然連他的姓名也不知道。」
黎天賜只得把自己在淺水灣物色到王小克
的事說了出來。
「哼。你倒很會打算盤，用一百元去換十
萬，天下間還有比這更賺錢的生意嗎？」
黎天賜垂下首來，一顆心怦怦地亂跳，不
知道屠博士會怎樣處置自己。
「那人知道到什麼方地打撈嗎？」
黎天賜先是搖了搖頭，隨即又點點頭，道
：「我看他是知道的。」
「好吧，」屠博士道：「咱們一塊回去等
他。」
黎天賜聞言一喜，這樣說來，自己的性命
無碍了。
屠博士把蜥蜴放回袋中，向站在一旁的賴
牛指指，道：「這人沒有用了。」
兩名黑衣大漢躬身向他行了一禮，向賴牛
走過去。
賴牛早已瞧出不妙，轉身拔脚便逃。
然而，那兩個大漢身法比他快上一倍有奇
，一瞬之間，已追近了他，兩人各伸出一手，
搭住了他的肩膊，動作既優美又整齊，更像早
已排練好了的。
賴牛雙膊被兩人挾住，動彈不得。兩人對
望了一眼，手起掌落，往賴牛頸脖間斬了下去
，只聽賴牛一聲悶哼，軟下地去。
右邊那個大漢擧脚一踢，只聽「嗆喇」一
聲，賴牛頸骨已斷，登時斃命。
黎天賜親眼見到兩名大漢在瞬息間殺了賴
牛，竟是不費吹灰之力，不由嚇得呆了。
他開始意味到，自己剛才實在想得太過樂
觀了。當自己帶他們找到王小克後，下場和賴
牛還不是一樣？
一想到這裏，黎天賜渾身抖索，牙關交戰
起來。
「走吧。」屠博士輕蔑地望了他一眼，不
耐煩地揮了揮手。

黑衣大漢走了過來，向黎天賜打了個手勢，示意動程。

黎天賜向屠博士望去，只見他又坐到大石上去，把玩着蜥蜴了。

原來屠博士並不跟着去，只由兩位大漢跟着而已。

黎天賜一面向前走着，一面盤念怎樣中途擺脫兩人逃命。

× × ×

王小克睡得正酣，忽然被人一推，跟着，白小妹的聲音在他耳畔響了起來。

「小鬼子，快起來。」

王小克翻了一個身，揉一揉眼睛，窗外陽光耀眼，天已亮了。

「小鬼子，你今天不是約了那個黎天賜去打撈他父親的頭骨嗎？」

王小克坐直起身，惺忪睡眼，問道：「現在幾點啦？」

白小妹望了望腕錶，道：「八點啦。」

王小克立即爬了起身，到洗手間盥洗完畢，白小妹已替他煮好了麥片粥。

小辣椒也醒了過來，三人一塊吃着早餐，小辣椒問道：「小鬼子，你今天真的要到M埠去打撈什麼骷髏骨頭？」

「唔，」王小克點着頭，道：「一百元的酬勞哩。」

「小鬼子，我覺得其中另有蹊蹺，」白小妹担心地說：「那黎天賜看來不是什麼好人，你可要小心一點。」

「放心好了，難道連這樣的一個人我也對付不了嗎？」王小克笑道。

「最好叫他先付錢，然後才打撈。」小辣椒道。

王小克點着頭。

「如果發現什麼不妥，立刻回來。」白小妹囑咐道。

「知道了。」

吃過早餐後，王小克換了衣服，將游泳褲穿在裏面，正欲離開家門電話忽然響了起來。

白小妹趨上前接聽，跟着叫住王小克，道：「小鬼子，你的電話。」

「誰打來的？」

「周探長。」

王小克呆了一呆，周探長知道自己一向很晚才起身，何以今天在大清早打電話來。

「喂？」王小克接過聽筒。

「醒了？」周探長問。

「什麼事？」王小克笑道：「是不是在醫院裏太過無聊，所以打個電話來聊天？」

「小鬼子，我剛剛接到一個消息，」周探長忽然壓低了聲音，道：「有關呂七幕後支持人的。」

「哦？」王小克心中一動。

「小鬼子，你可曾聽說過『死亡俱樂部』這個名字？」周探長問。

王小克呆了一呆，反問：「死亡俱樂部。那是什麼組織？」

「你不是警方人員，所以不知道，」周探長嘆了一口氣，道：「那是一個非法組織，兇手集團，裏面的成員，都是十惡不赦，殺人無數的人。」

王小克一驚問道：「你是說，策劃刺殺基辛格博士的歹徒便是『死亡俱樂部』的人？」

「不錯。」

「可是呂七並不是『死亡俱樂部』的人啊。」王小克道。

「是的，」周探長道：「呂七是被『死亡俱樂部』聘請行兇的。」

「既然他們每一個都是殺人專家，為什麼要請外人？」王小克詫異地。

「因為這是個等於自殺的計劃，所以，『死亡俱樂部』只好用外人來犧牲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早就已經猜到呂七被人出賣的了。

「小鬼子，我甚至可以肯定，上次你婆婆被人謀害的事，也是『死亡俱樂部』做的！」

王小克聳然動容，雖然他還不知道「死亡俱樂部」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組織，但從他們一連兩次計劃謀殺自己的事看來，必然是個神通廣大的組織！（詳情請參閱拙作「死亡俱樂部」一文。）

「那……那是怎樣的一個組織？」王小克訥訥地問。

「一個職業兇手組織的俱樂部，專門受聘殺人，」周探長道：「我猜上次基辛格到來本市訪問，定有人聘請死亡俱樂部刺殺他！」

王小克不由倒抽了一口氣，暗想倘若不是基辛格臨時取消了行程的話，「死亡俱樂部」雖然損失了一個呂七，仍然會繼續候機下手的，那時是否能夠保護基卿週全，便難說得很。

「呂七是不是『死亡俱樂部』的成員？」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才道：「我看不會是，因為，『死亡俱樂部』的成員，每一個都是大有來頭的人，呂七只不過是一個便衣警察而已。」

「你們有沒有關於『死亡俱樂部』的資料？」王小克問。

周探長嘆了一口氣，道：「即令國際警方，手上的資料也不齊全。只知道他們是殺人不眨眼，手段十分厲害的職業兇手，尤其是他們的主席，更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殺人王！」

周探長頓了一頓，又說道：「據傳說，只要被『死亡俱樂部』釘上了的對象，百分之一百，逃不過他們的手中，小鬼子，如果上次真是他們策劃謀殺你的話，你算是最幸運的一個了！」

王小克想到當日險狀，不由倒揑了一把冷汗。

「這樣說來，咱們這趟應邀赴T國參加保安措施之行，也不太樂觀了？」

「不錯，」周探長担憂地道：「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全世界最精明最幹練的職業兇手。」

「探長，你是不是想取銷T國之行？」

「不！」周探長詫異地道：「你怎會這樣想？」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我——只是覺得，你對『死亡俱樂部』這組織懷着恐懼。」

周探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是的，連國際警方也對付不了的組織，我……我又何德何能？」

「探長，不要長他人志氣，滅……滅自己什麼的。」王小克說話時，心底下一股豪氣頓生，暗想「死亡俱樂部」再厲害，自己也未必怕了他們。

「這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周探長道：「我們必須重視敵人，然後才有辦法打垮他們！」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你打電話來給我，就是想告訴我這件事嗎？」

「唔，」周探長道：「我只是想關照你一下，『死亡俱樂部』的人可能還在本市，而你曾經是他們的目標，所以，凡事小心一點。」

「得了，」王小克正欲掛下電話，忽然想起一事，問道：「周探長，我有件事問你。」

「什麼事？」

「你認為一個人的骷髏骨頭值多少錢？」

「——」周探長愕了一然，道：「什麼骷髏骨頭？」

「是這樣的，有一個人請我下海打撈一個骷髏頭骨，聲明酬勞百元，你認為它值嗎？」



「什麼人請你去打撈頭骨？」周探長詫異地問：「你認識他嗎？」

「是一個姓黎的男子，」王小克答道：「我以前從未見過他。」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既然如此，那你小心一點吧，光棍佬教仔——便宜莫貪，這句話你總會聽過的吧？」

王小克笑着點了點頭，如果酬勞是一千或者一萬的話，那麼事情也許有點蹊蹺，可是，黎天賜只答應給自己一百塊！

整樁事看來似乎沒有什麼奇峙的地方，王小克只是感到，黎天賜大意，把自己父親的頭骨掉下海中，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掛下電話後，王小克向白小妹和小辣椒兩人說聲再見，離開家門。

雖然只是清晨八點多，但陽光普照，寒意大消，看來是個好日子。

王小克迎着清新的空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暗想從本市到M埠，如果坐水翼船的話，只消一個多小時便可抵達，即使坐大船，也只四個鐘頭而已，總而言之，這樁差使一天便可辦妥，而一天能賺一百元，和他以前擦鞋的工作比起上來，利潤實在不可以道里計了。

他跳上了一輛十四座位小巴，來到黎天賜家居附近，向門牌望去。

黎天賜住的是「城市道」十三號，王小克下車的地方卻是四號，單數門牌在對面，於是，他一邊吹着口哨，一邊越過馬路。

就在王小克接近十三號之時，忽然發現門口有兩個黑衣漢子站着，黎天賜則坐在門口的台階上，他面如死灰，頭髮蓬亂，看來整晚沒有好睡。

王小克一看到黎天賜的神情，心下突地一跳，直覺告訴他事情有點不同了！

正猶豫着不知是否邁上前和黎天賜打招呼時，黎天賜一眼瞥見了他，伸手一指，道：「是他，就是他！」

那兩個黑衣大漢的反應快得令人不敢相信，只見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向前撲來。

然而，王小克豈是泛泛之輩，他見兩個大漢身子一動也不理他們來意如何，轉身便逃！

那兩個大漢是孿生子，大哥名叫熊忠，二弟名叫熊義，是屠博士手下最得力的助手，自幼學過武術，身手之敏捷，逾常人一倍以上，尤其兩人心意相通，一左一右向王小克撲去。

王小克見兩人來勢奇快，心下暗叫了聲不好，倏地停腳一拳向熊忠小腹踢去。

他這一拳去勢如電，熊忠又見他拚命奔逃，那裏想到會突然停足發拳，雖是迅速向後退讓，小腹處也被拳頭擊中。

熊忠小腹吃痛，却是哼也不哼一聲，張開雙手，向王小克撲來。

王小克何等機伶，豈會被他撲中，眼見熊忠即將撲到自己時，忽然縱身一撲，雙手撐地伏下地去，跟着在熊忠胯下穿過。

就在那一刹間，忽聽熊忠殺豬一般地大聲叫了起來，原來王小克在穿過他胯下之時，右手向上一揑，正抓住了熊忠的陰囊，使勁一揑，痛得熊忠發昏第十四！

王小克一穿過熊忠胯下，向前拔腳便逃，不料熊義自後追上，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領。

王小克這一驚非同小可，用力一掙，但熊義死抓住不放，另一手向王小克腦際砍下。

王小克情急智生，忽然一個轉身，俯首朝熊義手背咬去。

熊義被王小克咬個正着，急忙鬆手，只見手背處鮮血淋漓，赫然有兩排牙印。

王小克知道機會一瞬即逝，早已向前奔逃，一面大聲叫道：「救命呀！殺人呀！」

當時馬路上的行人越來越多，聽到王小克的叫聲，紛紛駐足而觀，王小克一邊叫着，一邊向前狂奔。

熊氏兄弟本來想自後追上，可是見王小克的叫聲引起了途人的注意，互相望了一眼，刹那間決定不了。

熊忠猶豫了一下，向乃弟擺了擺頭，示意無論如何不能讓王小克逃掉。於是兩人吸了一口氣，追了過去。

王小克回頭一望，見熊氏兄弟正自後追了上來，心下大急，加快腳步向大馬路逃走。

熊氏兄弟去勢極快，不一會已追近了，王小克見街口有個交通警察正在指揮交通，忽然靈機一觸，向他跑了過去。

他來到交通警察背後，伸手指一指，道：「警察先生，有人想謀財害命！」

那交通警察楞了一楞，見是個氣喘吁吁的少年，道：「你說什麼？」

王小克見那熊氏兄弟已經追近，於是向兩人一指，道：「就是他們！他們是黑人物！」

說罷拔腳便逃。

王小克奔了十幾步後才轉頭望去，只見那交通警察正向熊氏兄弟迎去，心下不由大喜，暗想他們經警察一盤問，自己便可以乘機逃之天天了！

他轉過街角，提氣向前奔逃，打算截輛的士或者十四座位小巴跳上車去，那麼熊氏兄弟便是有通天本領，一時之間也追不上自己了。

可是當時已近九點，正是人們趕着上班的時候，大馬路上車水馬龍，交通開始擠迫了起來，幾乎每一輛經過的的士和十四座位小巴都坐滿了人，那裏有空車子給他乘搭？

王小克向前望去，只見不遠處有一個巴士站，但是排隊等候上車的人龍，起碼有二三丈之長，只得加緊腳步，向前奔逃，取消了乘車的打算。

跑了好一會，王小克回頭一看，見無熊氏兄弟的影子，這才定下心來。

他放慢了腳步，緩緩地向前走着，乘機調勻氣息。

又過了一會，眼見熊氏兄弟是沒有可能追得上的了，王小克才望了望宛表，已是上午九時十分。

既然一百元賺不到，該到什麼地方去呢？

他轉過街角，打算看看附近有沒有餐室，坐下來喝一杯冰水解渴，不料一瞥眼，看到熊氏兄弟正迎面而來。

熊氏兄弟尖銳的眼光立時看到了王小克，加快腳步向他追來。

王小克大驚失色，一個轉身，向對面馬路奔去，這時交通燈正由紅轉黃，停在斑馬綫的車子已開始蠢蠢欲動，王小克不理三七廿一，一個箭步竄了過去。

他一口氣奔過馬路，車子已經開動了，回頭一望，見熊氏兄弟被隔在穿梭來往的車輛之間，向他們扮了個鬼臉，向前便逃。

奔了好一會，忽然發現前無去路。

原來王小克下意識地選擇橫街窄巷奔逃，不覺間來到了一條死胡同。

那條街的盡頭有一道石磚牆，高約三四丈，上面佈滿了鐵絲網，原來是電燈公司的分站，看來難以通過。

王小克略一沉吟，決定轉身循來路而回，不料一回頭便看到熊氏兄弟正向這邊奔過來。

王小克叫了一聲不好，左右望去，見附近有間餐室，於是向門口奔去。

那餐室開在橫街，做的都是街坊生意，每日早晨九時半才開門，這時老板剛起床不久，正在水吧間調弄咖啡。

王小克一衝進了餐室之後，立時向後門奔去。

他穿過一條甬道，來到後門，不料後門小鐵閘竟然緊緊鎖着。

王小克用手一搖，那把鎖緊緊地拉着，如果有時間的話，他三分鐘之內就能把它弄開，可是，王小克知道熊氏兄弟並不是普通人，只要遲上一分鐘，立時便會被他們追及。

王小克腦際念頭電閃，向左右望去，看到洗手間的門虛掩，當下不及細想，衝上前去。

他伸手拉開洗手間的門，赫然看到一個半老徐娘正坐在便桶上方便。

那半老徐娘正是該餐室的老板娘，她見餐室尚未開始營業，因此出恭時沒有拉上門閂，不料卻被一個眉清目秀的少年闖了進來，大吃一驚。

王小克向她澀然一笑，低聲道：「對不起，暫借一避，有人在追我！」

就在這個時候，甬道中已傳來重重的腳步聲了。

王小克把手指放在唇上，「殊」地一聲，低聲說道：「別出聲，最多我閉起眼睛不看而已！」

說罷，他果然閉起了雙眼。

老板娘驚詫無已，但見王小克神色驚駭，並無惡意，這才定下心來。

這時，腳步聲已傳到洗手間外面了。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地跳個不停，他雖是閉起了眼睛，鼻端卻聞到一陣臭味。

忽然，腳步聲在洗手間門前停下來了！

王小克一顆心便似要從口腔中跳出來一般，他想不到熊氏兄弟來勢如此之快，而居然會懷疑自己躲在洗手間中。

「大嬸，你問外面是什麼人，」王小克附耳低聲道，「否則他們會撞門進來的！」

老板娘聞言心下一驚，若教大男人撞門看到自己在出恭，該是何等尷尬的事？

當下清了清喉嚨，問道：「誰在外面？」

熊氏兄弟本來懷疑王小克便躲在洗手間裏面，正想撞門看個究竟，不料洗手間裏面竟有女聲傳出，這才釋然。

可是，熊忠比較心細，仍然站在洗手間外面，窺伺裏面動靜。

老板娘見外面站着的人沒有反應，生怕被他們撞門而入，提高了聲音叫道：「喂，死的嗎？為什麼不答我？是不是阿旺你在外面？」

熊氏兄弟這次聽得很清楚，知道不是男人假扮女聲，這才互相打了個眼色，轉身離去。

王小克聽到兩兄弟離去的腳步聲，彷彿放下了心頭上的一塊大石，吁了口氣。

「喂，快給我出去！」老板娘叫道。

王小克向她澀然一笑，道：「對……對不起，我……我怕他們還未離開這裏，可……可不可以給我多待一會兒？」

老板娘見王小克語氣誠懇，這才啼笑皆非地道：「好吧，你快閉上眼睛，不要偷看！」

「是！是！」王小克連聲答應，急忙閉起了眼睛，心想你又老又醜，我偷看你幹什麼？

洗手間裏臭氣薰天，但王小克想到如果熊氏兄弟並未走，自己這一出去不啻送死！只得強行忍着。

過了一會，估計熊氏兄弟已經離開餐室，這才打開洗手間的門，說道：「謝謝你，我走了！」

那老板娘竟然十分幽默，笑道：「得閒來坐！」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他寧願坐一個月的牢，也不願多呆在這種臭氣薰天的洗手間中一秒鐘！

×　×　×

王小克一踏進門口，白小妹便趨上前來，叫道：「小鬼子，你中計了！」

王小克呆了一呆，道：「中計？我中了誰的計？」

「那個姓黎的！」

王小克苦了一下，白小妹說的是事實，那黎天賜答應給自己一百元的酬勞，去打撈他父親的頭骨，不料卻叫兩個兇漢來追殺自己。

「不錯，我中了計！」王小克頹然往沙發上靠下來，道：「而且險險沒命回來！」

白小妹瞪大了一雙美眸，道：「怎麼啦？他連那一百元也不給你？」

「一百元？」王小克哈哈一笑，道：「我甚至連和他說話的機會也沒有。」

「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從白小妹的眼光中，也察覺到兩人可能誤會了，於是問道：「你——你剛才說我中了姓黎的計，又是怎麼一回事？」

白小妹拿了一張報紙，走到王小克面前，指着一段啓事道：「這是懸獎十萬元的啓事，有一個姓黎的博士，失了一個北京人的頭骨，希望找到它的人物歸原主，便賞他十萬大元現鈔！」

王小克張大了口闔不攏來，訥訥道：「你……你是說那姓黎的叫我去打撈的，便是這……這個價值十萬元的北京人頭骨？」

「有八成以上是的！」

「這——」王小克搔了搔頭，道：「這有可能麼？」

「為什麼沒有可能？報紙上分明這樣登着的，而且還登了好幾天，我本來並不留意，是你今天早上離開家裏後，才驀然想起來的！」

王小克略一沉吟，立即明白了其中原委，這樣說來，自己的確中了黎天賜的計了。

倘若自己依言順利把那頭骨打撈起來，所得只不過一百元的酬勞，而黎天賜卻能拿着那北京人的骷髏頭骨，去領取十萬元的獎金！

「你……你打撈不到嗎？」白小妹問。

王小克搖了搖頭，把剛才的情形，說了出來。

白小妹秀眉微蹙，詫異地問：「為什麼那姓黎的要叫人追殺你？」

王小克搖着頭，道：「我怎知道？」

「你和他有仇嗎？」

「怎麼可能？我們在同一天認識他的——」說到這裏，王小克忽然念頭一閃，道：「對了，他……他當時的神情既緊張又惶恐，依我看——」

「怎麼了？」

「他是被逼叫人來追殺我的。」

「可是那兩個黑衣大漢和你又有什麼怨仇？」白小妹道。

「也許他的主人和我有仇呢？」王小克喃喃地道：「也許居然是——」

「是誰？」

王小克苦笑着搖搖頭，道：「不，沒有可能的，兩件事怎可能拉在一起？」

「到底是什麼事，快說來聽聽嘛！」白小妹道。

「今天早上我臨出家門時，周探長打了一個電話給我，對不對？」

「唔。」

「他在電話中告訴我，上次我接連兩次被人謀殺不遂，可能是死亡俱樂部幹的！」

白小妹第一次聽到「死亡俱樂部」的名字，不由一呆，道：「那是什麼？」

「一個職業兇手集團，」王小克道：「所以我懷疑那兩個黑衣漢是死亡俱樂部的人！」

白小妹皺着眉沉吟了一下，道：「不，我認為你這一次的推斷錯了。」

「哦？」王小克楞楞地望着她。

「如果是死亡俱樂部，他們絕不用引你到



姓黎的家居樓下，」白小妹道：「你記得嗎？第一次遇害時，是在家中發生的！」

王小克想到上次險險中煤氣毒而死，不由打了個寒顫。

他緩緩地點着頭，如果是「死亡俱樂部」的話，何必如此大費周章？在通衢大道上企圖謀殺一個人，那有在私家住宅中的方便？

白小妹接着又道：「所以，我認為你一定是無意中得悉到他們的秘密——」

白小妹才說到這裏，王小克忽然一拍大腿，道：「我知道了，那北京人的頭骨！」

「哦？」

「你試想想，姓黎的向我透露過那頭骨沉在M埠碼頭附近，而那兩個大漢，必然是覬覦頭骨之人，他們怕我得悉了地點洩露出來，引起其他人的貪念，暗中跑去打撈，因此才要殺我。」

「這也有理由。」

王小克臉上神情興奮無比，道：「哼！他們越是緊張，我越是要不聲不响地去M埠碼頭，把那骷髏骨頭撈起來。」

「你——」

王小克不待白小妹說下去，伸手一搖，道：「小妹，你不用勸我了。」

「可是這是有危險的啊！」

「十萬元的誘惑，危險當然是免不了的，」王小克道：「可是也很值得啊！」

王小克一邊說着，一邊向房間走去。

「喂，你幹什麼？」白小妹追上前問道。

「事不宜遲，我要趕到M埠去。」王小克打開抽屜，拿出身份證和一應證件。

「現在就走？」

「當然了，難道等他們把十萬元撈上來才去不成？」王小克道。

白小妹頓了頓腳，賭着氣道：「早知道不把這件事告訴你了！」

王小克嘻嘻一笑，道：「小辣椒呢？」

「幹什麼？」

「沒什麼？我問她到那兒去了而已。」

「她去買菜。」

王小克一面把證件和鈔票放入袋中，一面道：「如果趕得及的話，我會回來陪你們宵夜的。」

他剛走到大門口，白小妹忽然叫道：「小鬼子，且慢！」

「又有什麼事？」王小克不耐煩地問。

「你——你難道不担心這只是個圈套嗎？」白小妹問。

王小克仰首一想，道：「即使是圈套，也沒有什麼關係，反正我這幾天正悶得發慌，到外面走走也好。」

「好吧！」白小妹見王小克去意已決，無可奈何地聳聳肩，說道：「那個姓黎的住在那裏？」

「幹什麼？」

「我想去看看，」白小妹道：「弄清楚他究竟在攪些什麼。」

王小克遲疑了一下，道：「好吧。」當下把黎天賜的住址說了出來。

白小妹待王小克離去後，立時回房換衣服，離開家門。

半個小時後，她已經來到「城市道」十三號門口，那是四層式唐樓，樓梯間黑漆一片。

白小妹猶豫一下，踏上樓梯。

屋裏人聲喧嘩，卻沒有人來應門。白小妹鼓起勇氣，又按一按門鈴。

「方太，去看看是誰吧！」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哼！我看十成九又是那些新聞記者，」是另一個女人的聲音：「討厭死了，今天一早門鈴電話響個不停，全市的新聞記者都來！」

白小妹清楚地聽到裏面的對話，不由楞了一楞，為什麼會誤會自己是新聞記者？

白小妹是聰明人，她迅速地找到了答案：十三號二樓發生了新聞！

——什麼新聞？

正盤念間，大門打開了一道小縫，一雙眼睛自內望了出來。

「找誰？」

「請問，黎先生在嗎？」

大門打開了，一個婦人上下打量着白小妹，道：「你是誰？」

「你是方太嗎？」白小妹含笑反問。

方太呆了一呆道：「你怎麼認識我的？」

白小妹剛才在門外聽到有人稱呼她，此時卻無暇解釋，她急切地想知道此地究竟發生了什麼新聞，於是問道：「黎先生在嗎？」

「你是誰找他？」

「朋……朋友。」

「那麼到殮房去吧！」方太說着便欲把大門關上。

白小妹聞言心下一懍，急忙問：「你是說他死了？」

「是的，死了！」方太不耐煩地又要把大門關上。

白小妹急忙伸腳抵住大門，問道：「他是怎樣死的？」

「小姐！我已經把整件事說了十幾遍，口水都乾了！」方太苦笑着道：「偏偏你又來問我，對了，看你年紀這麼小，不會是新聞記者吧？」

「不，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我是黎先生的朋友。」白小妹道。

方太臉上忽然閃過一陣喜色，道：「你真的是他的朋友？」

白小妹見她神色有異，知道必有別情，但只得硬着頭皮答道：「是的。」

「好，那請快進來！」

方太一把拉了白小妹入內，只見狹小的客廳中坐着三個年紀和方太相若的婦女，六道眼光一齊向白小妹望了過來。

方太拉了一張椅子道：「請坐，請坐！」

白小妹見她前倨後恭，心下暗暗詫異，只聽方太又道：「他欠了我三個月的房租未交，這一下突然死了，我正苦無處追討，既然你是他的朋友，那就代他還這一筆債吧！」

白小妹聞言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想不到天下間竟有這樣的二房東。

「怎麼樣？三個月一共是三百——」

白小妹不待她說下去，便道：「方太，你還是把他怎樣死去的事告訴我吧。」

「那我的房租怎樣？」

「你把一切告訴我，讓我想想好不好替他代繳欠租，怎樣？」

方太咬了咬唇，道：「好吧，他一連幾天沒有回來，今早我正打算下樓買菜，不料便在梯間發現他的屍體。」

「他怎樣死的？」

「我怎知道？總之是死了，一動也不動，」方太道：「我大吃一驚，打電話報警，於是，警察來了，新聞記者也來了，同樣的問題問了我十幾遍，問得我口也乾了。」說話時，拿起枱上一杯清水，骨碌骨碌一仰而盡。

「方太，我是說，黎先生身上有甚麼傷口？他是被人用刀刺死，還是用槍殺害的？」

方太先是一呆，隨即道：「這個我怎知道？當時看到死屍，已經嚇得三魂去了七魄，誰還有心情去看他是被用刀還是用槍殺死的！」

白小妹暗自嘆了一口氣，看來在這種無知婦人口中，是問不到甚麼話的了。於是緩緩地

站了起身。

「小姐，他的欠租呢？」方太急忙拉住了她。

「方太，我只是他的一個普通朋友，又不是親戚，我有甚麼理由代他交欠租？」

「可是剛才你——」

「對不起，我要走了。」白小妹將手一甩，掉頭便走。

她離開方太家時，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黎天賜是被人謀殺的，這一點是無可置疑了！

——兇手是誰？

白小妹立時想到那兩個黑衣大漢，心想一定是那兩人下的手。

黎天賜只不過知道那「北京人頭骨」的下落，便遭到殺身之禍，而王小克竟然隻身跑到M埠碼頭去，妄想打撈它！

王小克的處境如何，任何人一想便明！

白小妹望着穿梭來往的車輛出怔，她恨不得立即跑去通知王小克關於黎天賜遇害消息！

她望一望腕錶，已經是下午五時多了！如果王小克乘水翼船去的話，這時大概已經抵達M埠了吧？

白小妹咬了咬牙，決定追到M埠去，在王小克未曾下海之前，勸他打消發財的念頭！

× × ×

王小克向碼頭那邊望過去，只見燈光照得恍若白晝，的士排成一條長龍，眼看不久即將有一班船抵達，司機正在排隊等待做生意。

他抵達M埠已經幾個小時了，一直在碼頭附近巡視，等待天黑之後，才下水打撈那北京人的頭顱骨。

此時天色雖然已經暗了，但碼頭附近燈火通明，售賣蛋捲小食之類的攤檔也在等着做生意，更不時有的士載來了歸心似箭的遊客，看來暫時是沒有可能下水行動的了。

他在附近一張長櫈上坐了下來，望一望腕錶，是晚上九時多了。

由於生怕碰到了黎天賜（王小克對黎天賜遇害之事仍無所知）和那兩個黑衣大漢，他不敢把目標暴露，即以他坐着的那張長櫈來說，也陷在黑暗之中，任何人都看不到他的所在。

一直等到大船抵達，乘客絡繹下船，的士一架跟着一架開出去，附近的食物檔全關掉後，王小克才站了起身，向外走去。

他滴溜溜的眸子左右望了一眼，見附近沒有可疑的人，這才加快了腳步，向碼頭奔去。

他迅速地爬下了石壆，來到海灘，脫下衣服，拿着一個剛買來的潛水照明用電筒和潛水頭罩，跳下水去。

雖然碼頭附近並無可疑人物，王小克跳下水時，還是小心得很，沒有弄出任何聲息。

他跳下水後，迅速地浮出水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戴上了頭罩，向下潛去。

海水冰冷異常，王小克咬牙關忍着，慢慢地向下潛去，一面扭亮了電筒。

碼頭附近的海水污濁異常，視野只有幾呎，因此看不到到底有多深。

他暗暗估計潛下二十呎左右，終於看到了海底堆積的垃圾和泥沙了！

大概船上的乘客經常把垃圾順手拋下海中，因此碼頭附近一帶全是空罐頭，汽水瓶，啤酒瓶等物。

王小克小心翼翼地向前游去，生怕不小心被玻璃瓶傷了腳。

要在那一堆垃圾中找尋一個骷髏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小克繞了一個圈，除了空罐頭和啤酒瓶之外，連骨頭也看不到一條！

他浮上水面，又吸了一口氣，這才重新潛下海中。這次他已有了主意，執了一枝生銹的水喉管，在垃圾堆中撥動着找。

可是垃圾一經攪動，海水立時灰濛濛地一片，根本看不到東西。

王小克只得丟掉水喉鐵，浮上水面吸了口氣，然後再潛回海中。

當他發現在一大堆空罐頭中有一個人類的骷髏頭骨時，水面傳來「噗通」地一聲。

有人跳下了海中！

王小克心下一懍，暗想必定是黑衣大漢其中之一，因為黎天賜並不會游水！

他心念電轉，立時向這骷髏頭游了過去，伸手把它拾了起來。

與此同時，王小克把手中的電筒熄掉了。

他這樣做本來是不想在海中暴露目標，可惜這個動作做得太遲了，驀地一道強光向他照射過來！

王小克心下暗叫一聲不好，想不到來人反應如此敏捷，立時發現到他的存在。

在這種情形之下，王小克只得把那骷髏頭挾在脇下，雙腳撥動，向前游去。

那道強光鍥而不捨地自後追來，王小克這時肺中的氣已用盡，只得向上浮去。

他冒出了水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向岸邊游了過去。

背後那人也尾隨着他浮出水面，強力的電筒光向王小克射了過來。

王小克把骷髏頭放在水面以下，只用一條手臂，抓到岸邊。

這時，背後那人已經越追越近了，王小克甚至看到岸上有人朝這邊跑來。

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王小克暗罵了一聲，忽然靈機一觸，把那骷髏頭塞在岸邊兩塊岩石的空隙間，然後轉身向背後那人望去。

那人一手持着強力電筒，一邊向他游了過來。

王小克定眼一望，正是那兩個黑衣大漢之一！

這時岸上那人也奔近了，王小克苦笑一下，暗想這一趟實在無路可逃了。

水中那大漢迫近了王小克，只見他滿身潛水裝備，手中拿着一把閃閃發亮的小劍，趨上前來，示意王小克爬上岸去。

王小克舉高了雙手，表示自己既無武器，也無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大漢像啞吧一樣不發一言，只是打着手勢，示意王小克上岸。

王小克爬上岸去，大漢轉身又潛下海去。

岸上那大漢趨上前來，手中竟然握着一把短槍，槍咀正指着自己。

王小克無可奈何地舉起了手，大漢却示意他把手放下，走過一旁。

王小克只得乖乖地走過一旁，站着不動。

大漢手持短槍監視着王小克，一面焦急地向海中望過去。

王小克知道那大漢定是潛回海中去尋找那骷髏頭，心下暗暗得意，對方無論如何是找不到的了。

就在這個時候，王小克忽然發覺背後那大漢身子一震，跟着，一個熟悉的聲音傳進耳中：「別動！」

王小克一聽到那個聲音，不由又驚又喜，那是白小妹的聲音！

白小妹怎會突然出現？王小克無暇細想，他轉頭一望，只見白小妹正劈手奪下大漢手中短槍，扭開保險掣，掉轉槍口，指脅着大漢。

王小克大喜過望，向白小妹望去，原來她先前用以指嚇大漢的武器，竟然是根小竹筒。

白小妹一面向王小克打着眼色，一面道：「別動，否則我殺了你！」

這一下反敗為勝，王小克知得道在海中那大漢冒出水面之前撤退，否則很難討得了好去



，於是向白小妹打了個眼色，首先向黑暗中跑去。

白小妹躡足慢慢退後，終於和王小克會合在一起，朝黑暗中逃跑。

兩人一直奔了十幾分鐘，來到市區之中，這才放慢腳步，透了一口氣。

「小妹，你怎會跟了來？」

「我早已來了，只是不知道在那裏找你，所以躲在附近等你，」白小妹左右望了一眼，道：「現在咱們怎辦？」

「先找個地方躲起來再說。」

「不錯！」白小妹擧眼一望，見不遠處有一塊小型霓虹光管招牌，寫着「清雅別墅」，道：「咱們去租個房間吧！」

王小克望了自己一眼，身上只有一條游泳褲，全身濕漉漉地。不由苦笑了一下，道：「我就這個樣子去租房嗎？」

「唉！現在那裏還理這許多，」白小妹拉了王小克一把，道：「來吧！」

兩人踏進「清雅別墅」時，櫃面見王小克半裸着身子全身濕透，不由怔了一怔。

白小妹上前要了一個房間，付了房錢，然後陪笑道：「先生，你有沒有他合穿衣服？」

櫃面是個四十餘歲的中年人，聞言搔了搔頭，道：「這個——」

白小妹抽出兩張鈔票，道：「我們只向你租用一天，明天立即還你。」

櫃面終於點了點頭，道：「你們先回房，等一下我把衣服送來房中。」說罷收起鈔票。

兩人回房後，白小妹幫王小克抹乾了身子，一面把黎天賜遇害的消息告訴了他。

王小克聞言不禁暗揑了一把汗，暗想如果不是白小妹突然出現相救的話，自己的結果可能和黎天賜一樣。

「你也眞是的，腦中只想着十萬元的獎金，一點也不担心危險！」白小妹道。

王小克笑了一笑，道：「如果我担心危險，又怎拿得到那十萬元獎金？」

「哼！獎你個屁，那骷髏呢？」白小妹道。

「哈！我在海中時，你又豈知我兩手空空？」王小克笑道。

「甚麼？你說什麼——」白小妹瞪大了一雙美眸。

「不錯，我已得到了那個價值十萬塊錢的北京人骷髏頭？」王小克得意地說。

「可是……可是你把它放在甚麼地方？」白小妹詫異地問：「怎麼我看不到？」

「我把它藏在一個很隱妥的地方，然後才上岸的。」王小克道：「只要等那兩個黑衣大漢失望而回之後，便可以去取來領獎了。」

「他們會讓你安安穩穩地去領獎嗎？」白小妹懷着疑問地。

「為甚麼不會？」王小克道：「他們在海底找不到那個骷髏頭，以為被海水冲走了，於是死了心，怎料它却在我手中，哈哈！」說罷撫掌大笑。

白小妹却一點也沒有開心的笑容，反而皺起了兩道秀眉。

王小克正想細問端詳，房門「篤篤」地響了起來。

王小克奔到門後，身子貼住了牆壁，沉聲問道：「誰？」

「我。」是那個櫃面的聲音。

王小克這才把房門打了開來。

櫃面拿着一套衣服進來，交給王小克，轉身離去了。

王小克把衣服穿在身上，却覺得又寬又大，不稱身到極點，不由罵了一聲，道：「豈有此理，這種衣服值二十塊一天的租金！」

抬頭望去，只見白小妹仍然秀眉微皺，似乎在想着甚麼東西。

王小克躡足走到她面前，低聲問道：「小妹，你在想甚麼？」

白小妹緩緩地抬起了頭，道：「我在想，那兩個大漢究竟是甚麼人？」

王小克聳了聳肩。

白小妹又道：「他們難道竟會為了十萬元獎金而殺人？」

「那也不稀奇，有人能為了一毛錢而殺人！」王小克輕鬆地道。

「小鬼子！我不是在跟你說笑！」白小妹正色說。

「誰跟你說笑了？」王小克笑道：「當十萬元獎金領到手後，你，我和小辣椒可以去遊埠，痛痛快快地玩它一兩個月了！」

白小妹咬了咬唇，道：「小鬼子，你說那骷髏頭眞正價值，會不會遠遠超過十萬元？」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緩緩地點了點頭，道：「難說得很。」

「我記得不知在甚麼地方看過一篇文章，說是這種數十萬年前的人類頭骨化石很值錢，尤其是對於那些考古學家來說。」

「不錯！」王小克一拍大腿，道：「那個刋登啓事的失主是個博士，他一定是考古學的博士！」

白小妹眼眶中閃過一陣光芒，道：「小鬼子，我一直覺得這件事不簡單，尤其是那個姓黎被殺後，你看會不會和那個骷髏頭有關？」

「這其中當然有關係。」

「我——我是指那骷髏頭，」白小妹道：「說不定它是價值連城的寶物，因此才令那兩個大漢緊張得要殺你滅口，同時下手殺了知道沉下海中地點的黎天賜！」

王小克何等聰明，他剛才只不過為勝利衝昏了頭腦，因此歡天喜地，此時細心一想，立時感到自己的處境十分危險。

那兩個黑衣大漢既然能在黎天賜的門口相候，必然也會在那個「屠博士」的酒店門口相等，只要有人將那骷髏頭骨去領獎，便逃不過他們的指縫。

由此來看，那骷髏頭價值在十萬元以上，是無可置疑的了！

「你打算幾時去把那骷髏骨取來？」白小妹問。

「這個——」王小克猶豫着答不上話。

「小鬼子，我看還是算了吧，」白小妹道：「難道上次『死亡俱樂部』的事還煩你不夠嗎？」

「小妹，報上那段啓事是不是聲明要在十天之內把骷髏頭送回？」

「是的！」白小妹點點頭，道：「因為那個屠博士十天之後便會到T國去了！」

王小克一聽到這句話，心中不由一動，他本來計劃和周探長到T國去參加保護基辛格來訪的保安措施，暗想如果在T國和那「屠博士」交易的話，豈非可以避免碰到那兩個黑衣大漢？

照情理推度，黑衣大漢是沒有可能跟隨「屠博士」到T國去的。

王小克却不知道，那兩個黑衣大漢熊忠義，正是屠博士的手下！

白小妹打了一個呵欠，問道：「你累了沒有？快睡吧！」

王小克取了一條毛氈，鋪在地板上，又拿了個枕頭，這才躺下去。

白小妹和衣睡到床上，他們雖然生活在一起，但仍避男女之嫌。

翌日一早，兩人出外吃過早餐，王小克買了一套衣服替換，把那套又寬又大的衣服丟進

垃圾桶去。

「咱們聲明今天還給人啊！」白小妹道。

「算了吧，反正這套衣服根本不值二十塊，而我們也不回去了。」王小克拍拍袋子，笑道：「對啦，咱們到賭場去碰碰運氣怎樣？」

「你帶多少錢來？」

王小克摸摸口袋，說道：「大約五六十塊吧。」

「五六十塊，夠賭了嗎？不用幾鋪便輸光了！」

「一鋪十塊，也可以賭五六鋪，而且說不定會贏哩！」王小克說着向賭場那方向走去。

白小妹拉住了他，道：「唉！你就是喜歡賭！快回家吧！」

「可是那骷髏頭怎辦？」王小克道：「它仍然在海中的岩石之間哩。」

白小妹咬了咬唇，道：「小鬼子，你仍然想拿它去領獎？」

「十萬元啊！」王小克道：「不是個小數目！」

白小妹沒好氣地嘆了一聲，道：「你呀，財迷心竅！」

王小克也不以爲忤，「嘻嘻」一笑，道：「錢誰不喜歡？如果現在袋中有錢的話，便可以到賭場去大賭特賭了。」

白小妹美眸一轉，道：「好吧，那你打算幾時去拿？」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現在怎樣？」

「現在？」白小妹低呼了一聲，道：「就在這光天化日之下？」

「怎麼啦？」王小克道：「白天最安全，那兩個大漢再兇狠，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怎樣。」

「可是你手捧着一個骷髏頭上岸，一定引人注目，這——」

王小克不待她說下去，便道：「我可以拿個膠袋，把它放在膠袋帶上來，眞是神不知鬼不覺，誰知道膠袋中有骷髏頭了？」

白小妹遲疑了一下，終於向王小克點點頭，道：「好吧。」

王小克在街邊拾了個手提膠袋，向碼頭那邊走去，一面低聲吩咐道：「小妹，你最好站在一旁，萬一那兩個大漢出現的話，也好有個照應。」

白小妹點了點頭。

「對了，那把短槍還在身上嗎？」王小克問。

白小妹拍拍腰間，笑着點了點頭。

「好極了，你儘量不要暴露目標，只是暗中掩護我。」王小克道。

不一會已來到碼頭，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只見人來人往，沒有那兩個大漢的影子。

他辨認了地點，提着膠袋，慢慢地攀緣下去。

海水離岸大約三四呎，岸邊全是岩石，王小克一腳踏在一塊岩石上，先行一試是否穩當，這才站定了身子。

收藏骷髏頭的岩石就在不遠處，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涉水走了過去。

當他來到岩石旁時，忽聽馬達聲響，一艘快艇風馳電掣而來。

王小克定眼望去，心中突地一跳。快艇上站着兩人，正是那兩個大漢。

眼見快艇來勢極速，王小克不及細想，轉身便逃；不料由於心慌意亂，被海中一塊礁石絆倒了，「撲通」一聲，掉下海去。

他急忙着爬了起身，但渾身已經濕透，那膠袋也竄開去了。

這時，快艇已經駛到他跟前，熊忠將手一抓，把王小克提了起來，拋到艇中，熊義掌舵，將快艇掉了首向海心疾馳而去。

白小妹看到當時情形，奔上前來想相救時，快艇已經駛到海中去了。

在光天化日之下，白小妹空有一把手槍，卻不敢露械向兩名大漢發射。

眼見快艇越去越遠，最後變成一個小點，不由又急又驚，站在當地徒呼荷荷。

且說王小克被熊忠抓上了快艇後，立時掙跳起身，一拳向熊忠下陰擊去。

熊忠早已知道王小克不是尋常少年，見他霍然出拳，一腳朝他胸口踢去。

這一腳後發先至，去勢較狠，倘若被他踢中了，非重傷吐血不行，王小克應變奇快，雙手一格，拍在熊忠小腿之上。

「拍」地一聲，熊忠小腿和王小克手臂相碰，只覺一陣劇痛，但那腳還是掃中了王小克胸腹之間，只不過力道已消。

王小克栽倒在快艇上，忽覺腦頂有件硬物抵住，登時全身僵住了。

顯然地，那是一把槍管！

兩名大漢不發一言，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你們眞有耐性。」

熊氏兄弟望也不望他一眼。

王小克見兩人臉上一副陰沉冷漠的神色，只得緘口不言。

熊義把手槍交給了乃兄，專心掌舵。

不一會，海面上出現了一艘遊艇，而快艇的方向正是朝那遊艇駛過去。

王小克本來暗自奇怪，這兩個大漢駕着一艘快艇出海，究竟能去多遠，這時看到遊艇，心下一沉。

可是，他立即想到，這兩個大漢是否要帶自己去見他們的主子？

王小克生平不知應付過多少歹徒，但從這兩個大漢的身手看來，卻是其中的佼佼者。

如果他們還有主人的話，這個主人一定是個非比尋常的人！

——他會是誰？

快艇的速度忽然降低了，因爲已逐漸地接近了遊艇。

## 失風被囚　智脫魔掌

當快艇靠着遊艇泊定時，兩個穿着水手裝的大漢放下一條吊梯，熊忠擺一擺手中短槍，示意王小克爬上去。

王小克心想反正反抗也是無用，於是抓住了尼龍繩結的吊梯，向上爬去。

熊氏兄弟跟着他上了甲板，熊忠收起了手槍，大概認爲王小克處身遊艇，已經插翅難飛，所以不加防範了！

王小克向海心望去，只見一望無際的汪洋大海，估計遊艇離岸起碼有十餘哩之遙，縱使水性再好，也決計難以泅水上岸，因此打消了跳海逃生的念頭。

熊忠上前一推，示意王小克踏進艙去。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踏了進艙。

那遊艇大約有六七十呎長，是一艘可以出洋遠航的大型遊艇，艙中寬敞異常，擺設華麗，地上還鋪着腥紅色的厚地氈，顯然是個起居室。

熊忠把王小克推進艙後，仍然一言不發，雙手垂直，站在艙口。

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見艙中並無別人，正暗自奇怪，忽見對面一個艙門推了開來，一個斗大的頭自內伸了出來。

那頭大得逾乎尋常，而一雙細小的鼠眼，卻與之不成比例。

那雙鼠眼轉動着，終於，停在王小克的身上。



王小克見那人生得滑稽，向他伸了伸舌頭，扮了個鬼臉。

那人推開艙門，踏了進來，原來是個身高不足三呎的侏儒。

侏儒雙手負背，一步一步向王小克走來，仰起了首，問道：「你是誰？」

「你又是誰？」王小克反問。

「豈有此理，是我先問你，應該由你答我！」侏儒大怒，說道：「如果你沒回答我的問題，而我先答了，我豈不是笨蛋一個？」

王小克心想原來這侏儒還是個渾人，忍不住便要笑出聲，可是一想到他可能是兩個大漢的主子，於是強行忍住了笑，答道：「好，我先答你，我姓王，名叫小克。」

「唔，這才像話，我姓甄，名叫士隱。」

「原來是聰明過人的甄先生，久仰久仰，幸會幸會。」王小克笑道。

甄士隱側着大頭，斜眼望住王小克，不以爲然地說道：「你這幾句話不通之至，不通之至！」

「怎樣不通？」

「第一，你何以見得我聰明過人？第二，我既不是大總統，又不是大明星，你對我怎會久仰？第三，你這次乃是被熊氏兄弟強行擄來，安危未卜，又怎幸會得起來？」

王小克這時才知道那個大漢是姓熊的兄弟，他被甄士隱一番搶白，暗想原來這三呎侏儒倒也笨不到十足，淡淡一笑，道：「你剛才那三個理由也是不通之至，不通之至！」

甄士隱漲紅了臉，道：「如何不通？」

「第一，你既堅持要我先報上名來，我照做了，由此看來，你們是聰明之人！」

甄士隱臉色一寬，點頭道：「好，那麼第二呢？」

王小克上下打量着模樣滑稽的甄士隱，道：「你雖然不是大總統大明星，但世界上像你這種身材的人少之又少，任何人一看到你，便知你是個『矮國奇人』，所以，我這句『久仰久仰』是沒有說錯的！」

甄士隱臉上露出喜色，道：「是麼？我眞是有個外號叫『矮國奇人』？」

「這個當然！」

「第三點呢？」

王小克抬頭望了熊氏兄弟一眼，見兩人雙手盤在胸前，臉色陰沉，始終不發一言，於是向甄士隱打了個眼色手勢，示意要附耳和他說話。

甄士隱猶豫了一下，湊耳過去。

王小克在他耳畔低聲道：「你看熊氏兄弟臉上那副模樣，就像在生天下間所有人的氣一般，是不是？」

甄士隱點了點頭，神神秘秘地向王小克說道：「那也怪不得他們！」

「什麼怪不得他們，」王小克道：「他們自始至終，從未和我說過一句話！」

「咦？難道你不知道麼？」

「知道什麼？」王小克反問。

「他們是啞巴嘛，」甄士隱指着王小克的鼻尖，得意地道。

「啊，原來如此，那就眞的怪不得他們了，」王小克道：「還是你聰明。」

甄士隱大是得意，說道：「好，你說下去吧！」

「熊氏兄弟擄我來此時，我心下忡忡，不知是凶是吉，看他們的樣子，大概也不會吉到什麼地方去，不料碰到了你這個好好先生，無論如何不會加害於我，於是，定下心來，你說，我這句『幸會幸會』有說錯嗎？」

甄士隱畧一沉吟，點着頭道：「唔，這話的確沒有說錯。」

王小克心下大喜，暗想這個甄士隱竟是如此容易對付，看來自己這趟儘可逢凶化吉了。

可是，甄士隱忽然皺起了眉頭，道：「小兄弟，不過我得聲明在先，如果主人下令害你，我可作不得主。」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跳。

原來面前這個侏儒並非熊氏兄弟的主子！

那麼，熊氏兄弟和他的主人究竟是誰？爲何還不現身相見？

王小克張大了口，剎那間疑惑叢生，訥訥問道：「甄先生，你……你的主人是誰，他……他爲什麼要加害於我？」

甄士隱聳聳肩，道：「你還是走着瞧吧，主人有令，叫我不許胡亂說話！」

他話聲甫畢，艙門又打了開來，一個精神矍鑠的老者，自內走過來，笑道：「豈有此理，眞是豈有此理，剛才你已經胡亂說了許多話了！」

甄士隱見那老者突然出現，神色極是惶恐，急忙垂下了首站在一旁，雙唇緊緊閉着。

那老者正是屠滄海屠博士，他手中提着一隻蜥蜴，緩步向王小克走來。

王小克見他紅光滿面童顏鶴髮，知道是個異人，而且更有可能是甄士隱和熊氏兄弟的主人，於是恭恭敬敬地向他鞠了一躬，道：「老先生你好！」

屠博士見王小克如此有禮，不禁呆了一呆，「啊哈」一聲笑了出來，道：「你就是那個王小克？」

王小克聽不出他語氣中到底有沒有敵意，但還是向他點了點頭。

「你有個外號叫『小鬼子』？」

王小克心下一懍，訥訥道：「老……老先生怎麼知道？」

屠博士在一張沙發上坐下來，雙手玩弄着那隻蜥蜴，微笑不言。

王小克見他玩弄蜥蜴時那種愛不釋手的模樣，不禁心下發毛。

那蜥蜴身長大約四吋，一條長舌不斷地吞吐着，渾體灰色，模樣十分恐怖，但屠博士卻當牠是奇珍異寶地玩弄着。

「來，」屠博士笑着向王小克招招手，又拍拍身畔的位子，道：「坐！」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望着他手中的蜥蜴，腳步未曾移動分毫。

「聽到我的話沒有？」屠博士問道：「我叫你坐過來。」

王小克向甄士隱和熊氏兄弟望去，只見他們臉上都泛着詭異恐懼的神色，從此得知面前這老者雖然笑容可掬但說不定對自己有惡意。

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豈容他不走上前去。

王小克終於移動腳步，在屠博士身畔坐了下來。

王小克不明他所指，坐在沙發上動也不動，屠博士忽然抓住王小克的手，道：「這個給你玩！」說着把那隻活生生的蜥蜴，放在王小克手中。

王小克大吃一驚，急忙掙扎着要把牠甩脫。可是說也奇怪，他一條右臂被屠博士抓着，卻是麻木不仁，動也動不了。

那蜥蜴在王小克掌心蠕動着，王小克心下大駭，苦於手臂完全沒有知覺不能動彈，不由渾身發抖。

「哈哈哈！」屠博士得意地笑了起來，道：「神威將軍看來很喜歡你哩！」

王小克俯首一望，只見那蜥蜴腥紅色的舌頭伸吐不停，伏在自己掌心，竟然不動。

屠博士又伸手入袋，取了另一隻蜥蜴出來，道：「來來來，這隻勇猛將軍許久沒透過空

氣了，讓你們親近親近吧！」

說完，又把那隻「勇猛將軍」放在王小克掌心。

說也奇怪，那「勇猛將軍」竟然馴服地伏在王小克掌心，並無向外竄去。

王小克背上冷汗潛潛而下，一顆心幾乎要從口腔中跳了出來，可是驚嚇過度，竟然出不了聲。

又過了一會，眼見那兩隻蜥蜴只是馴服地伏在掌心，並不動彈，一顆心才稍定下來。

「好不好玩？」屠博士忽然問。

王小克苦笑着，他生平最怕的就是這種爬虫類，「好玩」云云，從何說起？

「好啦，咱們玩够了。」屠博士說着把那兩隻蜥蜴捉了起來，放入袋中。

他拍拍雙手，問道：「我那個寶貝呢？」

王小克呆了一呆，訥訥地反問道：「什麼寶貝？」

「這個——」屠博士伸手作了個手勢，道：「骷髏頭骨！」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跳——終於，言歸正題了。

「我最怕鬼，從來沒見過什麼骷髏頭骨！」王小克說道。

屠博士淡淡一笑，自袋中取出那隻蜥蜴，道：「小鬼子，這個月來你曾經死過兩次，對不對？」

王小克愕了一然，暗想：對方何以這樣清楚？

「第一次是中煤氣毒，第二次是施行急救手術之前，唯一懂得那項手術的醫生，突然被人威脅中止替你施手術，對不對？」

王小克心下大駭，道：「你——你怎麼知道？」

屠博士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你是個不怕死的人，可是，你怕不怕這個？」

說罷，將那隻蜥蜴遞到王小克面前，蜥蜴的尾巴左右拂動着，王小克急忙向旁一閃，以免被牠拂中。

屠博士右手姆指和食指揑住蜥蜴的尾巴，用力一拉，那尾巴立時斷了。

蜥蜴的尾巴有一特性，那便是離體之後，仍然可以活動。

屠博士拿着那條蠕動着的尾巴，湊到王小克面前，道：「如果我要你吃下這條尾巴，你怎麼說？」

「不！」王小克霍地站了起身。

可是屠博士的動作比他還快，也不見他如何出手，王小克只覺腰間一痲，身不由主地坐了下來。

屠博士的左手，扣住了他腰間的穴道，獰笑着道：「你試試看，味道不錯哩！」

王小克渾身發毛，別過了頭去。

「阿隱，你過來！」屠博士叫道。

甄士隱應了一聲，趨上前來。

「扳住他的頭，面對着我。」

「是！」

甄士隱雖然出聲答應，但並未立即行動，他對王小克心懷好感，是以拖延着。

「快！」

甄士隱無可奈何地踏上前去，歉疚地望了王小克一眼，伸出短得逾乎尋常的兩隻肥手，抓住了王小克的頭顱。

甄士隱力大無窮，用力一扭，王小克的頭部被他扳到面對着屠博士。

屠博士拿着那條蠕動着的蜥蜴尾巴，在王小克雙唇間拂了一拂。

王小克尖叫了起來，屠博士却得意地哈哈大笑，問道：「你看過骷髏頭骨沒有？」

王小克緊閤着雙唇不出聲。

「小鬼子，其實我早便該殺了你，」屠博士眼眶中兇光倏現，道：「只不過爲了我的寶貝，所以饒你多活一時片刻，你若是不把它的所在地說出來，哼哼，我有辦法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王小克不由打了個冷戰，面對着這個週身透着邪門的老人，相信他說得出做得到。

「可是……可是我眞的不知道什麼骷髏頭啊！」王小克裝出一副十分無辜的樣子。

「那麼，那個姓黎的約你到他家去幹什麼？你們不是相約去打撈我的寶貝的嗎？」

王小克聽他不斷對那北京人的頭顱說成「我的寶貝」，心頭忽然一亮，顫聲道：「你……你就是屠博士！」

「不錯，我就是屠博士，你到底把我的寶貝收藏到什麼地方去了？快說！」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既然面前這人便是屠博士，那麼，十萬元的獎金是沒有絲毫指望的了——

「你……你不是懸獎十萬元追尋那個……那個寶貝的嗎？」王小克問，他仍然不死心。

「不錯，但我同時要懲戒那個偷去我的寶貝的人，」屠博士咬牙切齒道：「爲了這件事，我就擱了許多正經事沒做，哼，這次損失不小哩！」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屠博士，不明他話中之因。

屠博士又把那條蜥蜴尾巴湊到王小克跟前，道：「你說不說？不說便吃下去！」

王小克腦中閃電般轉着念頭，心想即使說了出來，一樣沒命回去。

他們已經接連殺了兩人，不在乎多殺一人的！

不過，王小克對屠博士剛才那句「我早就該殺了你」的話感到困惑，他爲什麼早便應該殺了自己？在此之前，自己什麼地方得罪過他了？

屠博士見王小克並不答話，又把蜥蜴尾巴移近他唇邊，道：「快說！」

王小克望着那蠕蠕而動的尾巴，心中暗叫一聲罷了，正想把收藏那骷髏骨的地點說出來，忽見屠博士臉上肌肉起了一陣抽搐，那蜥蜴尾巴「噗」地一聲，掉了下去。

跟着，屠博士慢慢地彎下了腰，臉上現出一種痛苦無巳的神色。

王小克驚詫萬分，楞楞地望住了屠博士。

只見他額上豆大的汗珠滲了出來，原本十分紅潤的臉色，刹那間變成蒼白，雙手掩住了臉部，坐直不起身。

甄士隱見到當時情形，嚇得做聲不得，屠博士艱澀地道：「藥……藥！」

「是！」甄士隱趨上前去，站在他面前手足無措。

「藥在我……我的袋子中！」

「是！」甄士隱臉上露出了猶豫的神色，他當然知道藥在袋子中，可是袋中除了藥之外，還有蜥蜴，而他最怕這種爬虫。

熊忠見狀趨了上前，探手往屠博士袋中伸去。

他手剛入袋，忽然「呀」地一聲嘷叫，急忙縮手不迭，連連後退。

王小克定眼一望，只見一條三四吋長的蜥蜴，正咬住了他的中指。

熊忠臉上神情恐懼巳極，伸手一揮，那蜥蜴立時甩脫，掉在地氈之上，翻了一個身，迅速爬進沙發底下了。

屠博士的臉色越來越是難看，斗大的汗珠自額上簌簌而下，他掩住了胸部，沙啞着聲音，又急又怒地道：「藥，快！」

熊義遲疑了一下，踏上前去。



王小克見各人對屠博士的袋子十分恐懼，心中忽然一動。

他坐在屠博士身旁，忽然伸手進袋，手指觸到一個藥瓶，立時拿了出來。

那藥瓶不大，裏面裝着米黃色小丸，屠博士一見之下，叫道：「快，四顆！」

王小克更不打話，拔開瓶塞，倒了四顆黃色小丸在掌心，送到屠博士面前。

屠博士張口把那四顆藥丸吞了，瑟縮在沙發上，不斷地喘着氣。

熊氏兄弟和甄士隱對望了一眼，這才輕輕地吁了一口氣。

過了片刻，屠博士的喘息聲逐漸止了，臉色也開始恢復紅潤，他坐直了起身，望着地上那條蜥蜴尾巴，道：「拾起來。」

甄士隱硬着頭皮把那條尾巴拾了起來，向他走去。

王小克正不知屠博士是否又要拿那條蜥蜴的尾巴來嚇自己，忽見他張大了口，甄士隱把尾巴放到他口中。

屠博士將口一閤，咀嚼了起來。

王小克一見這種情形，心下嚇得怦怦亂跳，只見屠博士似乎正在吃着天下間第一美味一般，不由胸口作悶，有一陣想嘔吐的感覺。

屠博士咀嚼了一陣，神情巳經恢復了原狀，他坐直了身子，向熊氏兄弟和甄士隱望去。

「你們個個都是飯桶，膿包！」屠博士語氣微惱，道：「一點用處也沒有。」

三人垂下了首，面有愧色。

屠博士拍拍王小克的肩頭，道：「這次幸虧是你，再遲一兩分鐘，我這條老命便要斷在這三個飯桶的手中了！」

王小克想起他咀嚼蜥蜴尾巴的情形時，不禁打了個寒顫，暗想天下間那有這等怪人？

屠博士伸手入袋，忽然叫道：「咦？我的神威將軍呢？」

王小克知他所指的便是那隻咬住熊忠手指，後來又被熊忠摔下地去，爬進沙發底下的蜥蜴，於是答道：「爬進沙發底下去了！」

「快替我找，快！」屠博士語氣微顫，顯然心情十分緊張。

熊氏兄弟立時搬開那張沙發，只見「神威將軍」伏在艙角一隅，動也不動。

屠博士歡呼了一聲，趨上前去，捉起了牠，像撫弄一件稀世奇珍般撫弄着牠的身子，道：「乖乖，以後不要亂跑了！」

說罷，忽然向熊忠望去，道：「剛才你那樣大力，是企圖把我『神威將軍』摔死麼？」

熊忠手指被蜥蜴咬到出血，聞言渾身一抖，神色既是尷尬，又是惶恐。

屠博士把那「神威將軍」放入袋中，揮了揮手道：「你們全替我出去，別站着碍眼！」

三人垂首向他行了一禮，之後離去。

王小克一直坐在沙發之上，雙眼凝視着屠博士的一擧一動。

他心底下暗暗奇怪，看來，這屠博士的神經有點不大正常，爲何三個手下對他却懼怕若斯？

從屠博士剛才用手制住自己的那份功力來看，他當然是個高手，可是熊氏兄弟的武功大大不弱，而那「矮國奇人」甄士隱雖然長相滑稽，看樣子也是一個異人，爲何竟會這樣害怕這個「屠博士」？

刹那之間，王小克猜測不到其中原因。

屠博士在王小克身畔坐了下來，道：「念你剛才替我取藥，我不再嚇你了，你還是乖乖把我那寶貝的所在供出來吧！」

王小克赧然一笑，道：「其實剛才如果我眞的敢吃蜥蜴尾巴的話，你未必捨得哩！」

「咦？你怎知道？」屠博士愕了一然。

「像那種美味，你怎肯輕易讓旁人分嚐，對不對？」王小克問。

屠博士先是呆了一呆，隨即道：「不錯不錯，你果然是個聰明透剔的孩子，難怪他們……難怪他們——」說到這裏，似乎發現自己說錯了話，乾咳一聲，接道：「你怎知道我不捨得？又知道牠是天下第一美味？」

「哈！這一點誰都看得出來的，又有什麼稀奇之處？」王小克道。

屠博士拍拍大腿，道：「牠不但是天下第一美味，而且是天下第一補藥！」

「補藥？」

「不錯，蜥蜴一遇敵人侵襲時，尾巴便自動離體，一來是行金蟬脫殼之計，二來是藉以減輕體重靈活逃走，」屠博士道：「牠的尾巴離體之後仍然可以活動，可見生命力之强，把牠吃了下去，豈不是一種補藥嗎？」

王小克將信將疑，問道：「這……這是古代傳下來的藥方？」

「不，」屠博士得意地一笑：「常服人蔘多虫草藥物補身是古代傳下來的，但古人的學問那有我們現代人的大——」

王小克忍不住揷口道：「可是我從來未聽人說過蜥蜴的尾巴是補藥。」

「哈！那你便錯了，遠在三四百年前，古人可曾知道有飛機潛艇？這些東西，還不是現代人發明製造出來的？」屠博士道：「古人不知道的東西，我們便應該去發掘，去創造，蜥蜴尾巴對人體之補，你猜是誰發現的？」

王小克見他滿面躊躇志滿的樣子，笑道：「當然是學問大得嚇死人的屠博士您了！」

「哈哈，不錯，不錯，孺子可敎也！」屠博士得意笑道：「你這人還不笨！」

接着，他忽然垂下首來，惋惜地道：「可是世人不知蜥蜴尾巴之益處，竟然無人敢吃，連我那三個膿包下屬，觸也不敢觸牠一下。」

王小克暗暗好笑，心想那蜥蜴尾巴就算再補，誰敢像他這樣生吞活剝？

「犀角鹿茸雖然是補藥，但割下來的角茸却是死物，如果論效力，那是遠遠比不上這蜥蜴尾巴了。」屠博士道。

王小克見他一談到蜥蜴尾巴便滔滔不絕，剛才他生吞活剝的情形又映現在眼前，不由一陣嘔心。

「屠博士，你得的是什麼病呀？」王小克有意岔開話題。

「關你什麼事？」屠博士忽然一把揪住了王小克的衣襟，沉聲道：「以後不要再提。」

「是，是，」王小克急忙道：「你先把我放下。」

屠博士這才輕輕把王小克放了下來，道：「好啦，現在咱們言歸正傳，你把地點說出來吧！」

「屠博士，我有一事不明，不知道你肯不肯說？」王小克問。

「什麼事？」

「那北京人的骷髏頭骨到底有什麼秘密，你非要找回它不可？」

屠博士「啊哈」一笑，道：「小鬼子，你可知道我生平最大嗜好是什麼？」

「難……難道是收集骷髏頭骨？」

屠博士搖了搖頭，正色道：「胡說，我是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的考古學博士！」

「啊，原來你果然是個考古學博士！」

屠博士瞪了王小克一眼，道：「小鬼頭油腔滑調，既然你早就知道我是考古學家，剛才爲什麼會說我的嗜好是專門收集骷髏骨頭。」

「我——」

王小克正欲解釋，屠博士將手一擺，沉聲道：「在我面前不要耍花槍，我吃鹽多過你吃

米！」

王小克見屠博士臉色突然十分肅穆，儼然，有學者之風，不禁大爲奇怪！如果說面前這人發起神經來時會當蜥蜴尾巴爲「天下第一美味」和「補藥」，又有誰會相信？

「考古學的最大一次發現，便是研究人類的祖先和演進，」屠博士站直了身子，道：「在種種資料和發掘出來的化石中，以北京周口店，骷髏頭化石最珍貴，因此學名定爲『北京人』。」

他頓了一頓，又道：「你可知道我那個北京人骷髏頭是甚麼時候的人類？」

王小克茫然地搖着頭，對於這種學說，他根本是一竅不通。

「起碼四十萬年前！」屠博士眉飛色舞地道：「你試想想好了，早在四十萬年以前，地球上便有人類出現，這和已經絕跡的恐龍雖然無法比較，但人類能夠早在四十萬年便生存在這個星球上，經過數十萬年的演變進化，才變成我們現在這種樣子，在演變過程中，一定有着十分有趣的故事，而參加考古學的樂趣，便在這裏。」

王小克眨着眼睛，他並沒有把屠博士的話聽入耳中。如果屠博士和他講賭牌九或者廿一點的技術的話，他倒會聽得津津有味的。

王小克對於任何學術性的東西，都挑不起半點興趣，那是性格使然。

這時，他忍不住又問：「屠博士，照你這樣說，那個骷髏頭化石到底值多少錢？」

「這便要看在甚麼人手中了，」屠博士望了王小克一眼，道：「如果在你手中，它是一文不值，因爲你根本不懂。」

王小克臉上一紅。

屠博士又道：「如果在普通考古學家手中，價值可能是十萬，也可能是二十萬，總之視人對考古學的熱衷程度深淺而已。」

「那麼在你手中是多少錢呢？」王小克興緻殷殷地問道。

屠博士仰首想了一想，簡短地答了四個字，那是「無價之寶」！

王小克不由低呼了一聲，從屠博士對古物愛好的程度看來，可見他是近乎瘋狂痴迷的考古家了！

「屠博士，我猜你一定有很多錢。」

「哦？」屠博士愕了一愕，道：「爲甚麼突然會這樣問。」

「如果你沒有錢的話，你玩不起這種嗜好。」王小克道。

「說得沒錯，」屠博士淡淡一笑，又道：「嚴格說來，我並不算有錢，但我很懂賺錢，而且一次起碼要賺幾十萬。」

「啊！」王小克心中一動，問道：「怎麼賺法？」

屠博士凝視着王小克，說道：「你也想學我？」

王小克澀然一笑，道：「我相信你不會把你的賺錢秘訣說給別人聽吧？」

「小鬼頭，我們現在是在汪洋大海中，即使你怎樣拖延時間，也不能逃走的，」屠博士陰沉地一笑，道：「所以，我勸你還是把地點說出來吧！」

「那對我有甚麼好處？」

「好處是你一條生路！」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看來對方根本不打算給自己一筆錢。

他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怎麼啦？還嫌不夠？」屠博士道：「你應該知道，上了我這艘遊艇而能活着下去的外人百中無一，你能活着回去，實算十分幸運的了！」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屠博士，只見他神情極其威嚴，臉上罩着寒霜，和初出現時簡直判若兩人，心下不由暗暗奇怪。

忽然，他腦中念頭一閃，忖道：莫非他的病發作之前會整日笑口常開像個好好先生一般，病發之後，便變成心狠手辣的人了？

像他這樣的神經博士，有着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並不是奇事。

「你仔細考慮考慮吧，」屠博士道：「我給你一個小時的時間。」

說罷，屠博士打開艙門，走了進去。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既然他肯給自己一個鐘頭考慮，看來還不是那種無可理喻的人？

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王小克對那十萬元的獎金已經不敢再有指望，他現在担心的是能否平平安安地離開這艘遊艇。

他緩緩地走到艙窗附近，向外望去，外面是一片汪洋大海，遊艇好像下了碇一般，停在海中。

忽然，他聽到背後有腳步聲傳來，轉頭一望，原來是甄士隱。

甄士隱躡足踏上前來，向王小克扮了一個鬼臉，低聲問道：「你招了沒有？」

王小克搖搖頭。

甄士隱臉上露出不置信的神色，道：「博士容許你不招認？」

「他——他說要給我一個鐘頭的時間考慮。」王小克答。

甄士隱點着頭，道：「無論如何，你是非招認不可的了。」

「爲甚麼？」

「哈！博士想要做的事，一定會成功的，」甄士隱道：「他既然要你招認，你若是不招，豈非自尋煩惱，自討苦吃？」

王小克淡淡一笑，他心底下已經有了計較，情緒也輕鬆了起來，問道：「甄先生，博士患的是甚麼病？」

甄士隱皺一皺眉頭，說道：「你一定要知道？」

「你肯不肯說？」

甄士隱搖着他的大頭，道：「不肯說，不肯說！」

王小克吁了一口氣，淡淡地道：「其實你是根本不知道。」

「誰說我不知道？」甄士隱漲紅了臉，道：「博士的病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何以見得？」

「他——」甄士隱搔了搔頭，但由於他的手實在太短，只抓了抓耳朵，訥訥地答不出話來。

「就是嘛！我說你根本不知道！」

甄士隱又氣又急，說道：「誰說我不知道的？」

「那你說來聽聽，看究竟對與不對。」

甄士隱左右望了一眼，招手叫王小克俯下身去聽他說話。

王小克大喜，急忙把耳朵湊過去。

「他有神經病！」

「神經病？」

「不錯，這種神經病每天都要發作，」甄士隱低聲道：「發作時痛苦無已，剛才那種情形，你是親眼看到的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問道：「他怎麼會有這種神經病的？」

「這個——」甄士隱面上一紅，訥訥答道：「我……我不大清楚了。」

「甄先生，如果我不把那骷髏頭地點說出來，博士會怎樣對待我？」王小克試探着問。

「我看他多半會把你拋到海中去餵魚！」



甄士隱作了個手勢。

王小克吐了吐舌頭，說道：「那可不大好玩！」

「當然不好玩，」甄士隱道：「博士一共有一百零八式殺人方法，如果他氣起上來，用其中四十九式來對付你，那更加不好玩的！」

「四十九式？」王小克詫異地問：「那是甚麼？」

甄士隱向他扮了個鬼臉，道：「這次我無論如何不能告訴你了！」

王小克見他語氣堅定，知道即使再用激將計也無濟於事。

他沉吟半晌，忽然問道：「甄先生，爲甚麼遊艇停着不開？」

「我怎知道？」甄士隱搖了搖頭，道：「這是博士的命令。」

王小克雙眼望着海面，暗想這大概是屠博士等待自己招供，然後開艇去取回那北京人的骷髏頭。

「你好好考慮吧，我要去做事了。」甄士隱說着向外走去。

「做甚麼事？」

「去把艙底的食物整理妥當，」甄士隱答道：「我們即將有遠行了。」

「哦？」王小克心頭一動，追問道：「你們打算到甚麼地方去？」

「博士沒說，」甄士隱道：「但我知道是很遠的地方。」

「你們就以這艘遊艇作基地，隨時遠航嗎？」王小克問。

甄士隱點了點頭。

「甄先生，我能隨着你四處看看嗎？」

「這個——」

「甄先生，這艘遊艇這樣漂亮，你帶我四處參觀參觀有甚麼關係？」王小克央求道：「反正我又逃不了的，怎麼樣？」

甄士隱轉一轉細小的眼珠，說道：「這樣吧，我有一個條件，如果你答應了，我便帶你去。」

「好，」王小克大喜過望，道：「你說來聽聽。」

「你要幫忙搬食物。」

「好！」

「那麼跟我來吧。」

王小克大喜過望，隨着甄士隱向外走去。

甄士隱一面喃喃地道：「眞是他媽的豈有此理，姓熊的兄弟吃飽了飯就是不肯做事，甚麼事都要我幹！」

「甄先生，這樣說來，你是這艘遊艇的總管？」

「總管？」

「是啊！只有總管才要料理這麼多事，」王小克笑道：「我看洗衣煮飯，打掃地方都由你一手包辦的了？」

甄士隱點着頭，道：「有甚麼法子？他們都推在我身上。」

王小克見他身材奇矮，行動極是不便，要他幹這麼多活，的確有點不大順手。

這時，甄士隱來到一道木梯前面，向下走去。

艙底的面積也不小，穿過一個設備齊全的厨房時，便是儲物室了。

那儲物室是長方形的，面積大概有二三百呎，地上堆滿了麻包袋。

「你看，這許多食物，叫我一個人怎樣整理？」甄士隱道。

王小克掃了一眼，地上大包小包的麻袋，起碼有十袋以上。

艇上儲藏這許多食物的原因只有兩個，一是即將遠航，二是打算泊在海上一段時日。

甄士隱打開一個麻包袋，裏面是薯仔，他把薯仔放到一個木格中，又打開另一個麻袋，裏面裝的是洋葱。

王小克上前幫手搬動，發現竟然有雪藏的牛腿，凍鷄，食米等物。

甄士隱把肉類食物移到一個大型雪櫃中，兩人忙了半個多小時，終於把食物收藏妥當。

王小克指着一具形狀奇峙的機器，道：「甄先生，這是甚麼？」

「海水化淡器，」甄士隱得意地道：「每天可以製造一百加侖的淡水。」

「啊！」王小克低呼了一聲，這樣說來，即使遊艇環繞地球一週，也無須埋岸補充食物和水了！

「這是最新型的遊艇，」甄士隱道：「屠博士說，現在世界上只有三艘。」

屠博士命矮人甄士隱捏住王小克的頭，
把蜥蜴向王小克唇邊送去。

「一定值不少錢？」

「博士賺錢的本事是很大的！」甄士隱驕傲地道：「而且，這艘遊艇不是用錢買，而是人家送的。」

「哦？」王小克詫異地道：「甚麼人竟然送博士這樣大的禮？」

「總之是大人物，」甄士隱道：「博士幫了他一個大忙，於是，他便送了這艘遊艇給博士。」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動，這樣說來，神經兮兮的屠博士眞不是一個普通人了！

甄士隱望了望腕表，道：「快快去吧，你的期限到了。」

王小克和甄士隱，離開了艙底後，來到甲板上。

他迎着海風吸了一口氣，這時天色已逐漸暗了下來，吹過來的海風，也透着寒意。

「進去吧！」甄士隱催促着他，道：「博士可能在裏面等你了！」

王小克踏進艙中時，屠博士已坐在沙發上，一雙灼灼的眼光向他射來。

「考慮淸楚了沒有。」

王小克向窗外望去，天色還未全黑，估計從這裏駛到M埠碼頭，大約只需一個多小時，碼頭附近必定還有不少人。所以，他向屠博士點了點頭，道：「我考慮淸楚了。」

「好得很，快把地點說出來。」

王小克踏上前去，道：「地點就是M埠碼頭。」

「胡說！」屠博士一拍椅背，怒叱了一聲，叱道：「熊氏兄弟已下海去搜過了，根本沒有！」

「屠博士，那骷髏頭骨的化石已經被我移了地方，他們怎有可能搜得到？」

屠博士雙眉一揚，道：「那麼究竟在甚麼地方？你說！」

王小克吸了一口氣，道：「即使我說了也沒有用。」

「哦？」

「除非——除非我帶他們下去尋。」王小克道：「因爲埋藏的地點十分隱秘，如果不是由我親身下去，根本找不到的。」

「好吧，」屠博士冷冷道：「由你帶路便是。」

說罷，轉頭命令站在身後的熊忠到駕駛艙吩咐遊艇啓碇回航。

王小克在屠博士對面的沙發坐了下來，道：「屠博士，我把寶物還了給你，你可要實踐你的諾言啊！」

「甚麼諾言？」屠博士雙眉一揚。

「咦？你不是說過要放我走的？」

「放你走，當然放你走！」屠博士笑道：「我留着你幹甚麼？」

王小克笑了一笑，緘默了。

這時，忽覺艇身一震，遊艇啓行了。

一個小時後，M埠碼頭已經在望，只見碼頭上燈光通明，一艘客輪正泊在碼頭，把大批遊客送到M埠。

「你們去準備吧，」屠博士向熊忠道：「拿一套潛水裝備給我們的小鬼子。」

熊忠點了點頭，轉身離去。

屠博士站了起身，來到甲板上，王小克跟隨在他的身後，也來到甲板，向碼頭望去。

碼頭上人來人往，有的是前來M埠玩的遊客，有的是歸心似箭的歸客。

「我們就這樣下海嗎？」王小克問。

屠博士見失竊數日的北京人頭顱即將原璧歸趙，心下十分焦急，道：「當然。」

「如果我們這個時候下海的話，一定會引起岸上的人注目，」王小克側頭望着他，道：「爲甚麼不等人羣離去後才下海？」

「這個——」屠博士沉吟了一下，終於點了點頭，道：「這也說得是。」

說罷轉身命人把遊艇泊定，等碼頭上的人離去後，這才開始下海打撈。

王小克向前望去，此時遊艇距岸邊只有一兩百碼之遙，若是跳下水去泅泳上岸，實在是易如反掌的事，心下猶豫了起來。

偶爾一瞥眼，見熊忠站在艙口，手中拿着一把短槍，正在將一枚滅聲筒套上去。

「咱們就在這兒等，」屠博士深意地望了王小克一眼，道：「你如果有異動的話，我拚着寶物不要，也要把你射殺，知道嗎？」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這樣說來，自己又一點機會都沒有了！

他眼珠一轉，將早已想好了的計劃重新再深思一遍，道：「放心好了，既然你已答應放我走，我爲甚麼還要耍花樣？」

「如此最好。」

屠博士說罷自袋中取出一條蜥蜴把玩着，王小克凝視着他臉上神情，忖道：不知他的神經病幾時才再發作？

屠博士在甲板上站了一會兒，轉身入內去了。

甄士隱走近王小克身畔，向他咧咀一笑，道：「小兄弟，你總算識相，否則博士生氣起來，你這時候恐怕早就沉屍海底了。」

王小克轉頭望了虎視眈眈的熊忠一眼，低聲道：「博士的神經病隔多久才發作一次？」

「你——你問這個來幹甚麼？」

「我只是担心等一下我們下海去取寶物時，他神經病突然發作，誰替他取藥？」

甄士隱道：「你替我放一百個心，今天晚上他的病不會發作——」

王小克聞言臉上閃過一陣失望的神色，道：「那麼幾時再發作？」

「大概……大概明天早上吧？」

「依我看來，遊艇上大概有許多藥存着？」王小克試探着問。

「哈！這個當然了，」甄士隱笑道：「救命仙丹艇上多着哩！不過這是一種十分珍貴的特效藥，博士除了攜一小瓶放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外，其他的全鎖在他房間的夾萬中。」

「是嗎？」王小克問話時，右手不由自主地伸進袋去，袋中有一瓶藥，那是他先前在屠博士袋中取出而沒有還給他的。

他本來想以這藥來要脅屠博士放了自己，可是甄士隱說遊艇上還有不少這種藥，那麼手中的藥便不足以要脅屠博士了。

王小克略一沉吟，已經有了主意，道：「屠博士住在那間艙房？」

「就在駕駛室後面，」甄士隱道：「不過即使我們也不准走近半步，你問來幹甚麼？」

「沒甚麼，我一時好奇而已，」王小克道：「博士的臥艙一定裝飾得十分豪華的了？」

「這還用得着說嗎？」

咦？既然你們奉令不准走近，你又怎知道這裝飾得十分豪華？」

甄士隱哈哈一笑，道：「我以爲你是個聰明人，原來你也是笨蛋一個，連這樣的道理也不知道！」

「甚麼道理？」王小克好奇地問：「你說來聽聽。」

「我既是遊艇的總管，自然包括收拾房間在內——」

甄士隱話未說完，王小克插口道：「對啦！你因爲替博士收拾房間，因此進去過。」

「說得對，」甄士隱凝眼望着王小克，道：「你總算不太笨！」

王小克微微一笑，道：「艙房自然是鎖着



的了？」

「鎖？」甄士隱呆了一呆，道：「這艇上的人全是博士的下屬，他既然有命不准我們隨便進去，誰有這個胆子敢闖進去？那裏用得着鎖？」

「不錯，不錯！」

「啊！我差點忘記了！」甄士隱忽然拍着自己的腦袋，叫了起來，道：「怎麼記性這樣差！」

「到底是甚麼一回事？」王小克詫異地問道。

「我本來是來問你肚子餓不餓，想不想吃點東西的。」

經他一提，王小克才感到肚子果然有點餓，只是暗想要立即採取行動，當下搖了搖頭，道：「我不餓，謝謝你了。」

「眞的不餓。」

「我還用得着和你客氣嗎？」

甄士隱這才轉身入內，王小克望着他的背影跳進艙去，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

甲板上沒有人，只有熊忠遠遠地站在起居艙口監視着自己。

他吹着口哨，轉身向艙口走去。

熊忠讓身給他入內，只是仍然遠遠地監視着他。

王小克一邊吹着口哨，一邊穿過一條甬道，向駕駛艙那邊走去。

熊忠遠遠自後跟着他。

王小克自然知道熊忠自後跟着，心下暗罵了一聲，可是却有甚麼法子？

他來到駕駛艙口，見一個穿着制服的男子正躺在一張摺床上假寢，將頭向內望了一眼，轉身朝來路而回。

熊忠見他離開了駕駛艙，神色稍爲鬆懈一下，王小克向他走了過去，一面問：「洗手間在那裏？」

熊忠向外面指了一指，打着手勢，示意隨便向海中「方便」便可。

「不行，」王小克臉上現出發難的神色，道：「我要大便！」

熊忠嘆了口氣，將頭一擺，示意王小克隨他而去。

不一會來到一個艙門之內，熊忠向內呶了呶咀，表示那便是洗手間。

王小克向他謝了一聲，推門而進。

那洗手間的面積實在太小，人進去之後，只能站在原地轉身，更無其他轉圜之地。

王小克望着那個直徑大約只有半尺的艙窗，不由嘆了一口氣，看來此路也不通的了。

他坐在馬桶上，以手支頜沉吟了一下，決定取銷偷入屠博士艙房把那些特效藥也一併偷來的念頭——因爲熊忠寸步不離，自己根本沒有機會。

他取出袋中那瓶藥丸，凝視着它。

如果時間配合得好的話，僅是這一瓶藥，也足以威脅屠博士了。

問題是能否把時間配合得好而已！

姑勿論如何，一定要試它一試，這是惟一的機會了——他想。

忽然，洗手間的門「篤篤」响了起來，大概是熊忠見自己進內太久，因此在外催促了。

「得啦！」他朝外叫了一聲，以示自己仍在洗手間裏面。

又過了一會，王小克才站了起身，伸手拉一拉抽水馬桶，等厠所水「嘩啦嘩啦」响了起來，這才打開門走了出去。

熊忠果然站在外面等候着。

「現在還不是時機，你急甚麼？」王小克白了熊忠一眼。

熊忠臉色木然，只是緊緊地握着那柄裝了滅聲器的短槍，冷冷地望着王小克。

王小克來到起居艙中，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張臂伸了個懶腰，又打個呵欠，閉起眼睛養神。

大約過了一個多鐘頭，屠博士出現了，他手中拿着一隻蜥蜴把玩着，道：「碼頭上沒有人了，快下去把寶物取來吧！」

熊忠把手槍向他一擺，示意王小克站起身來了。

這時，熊義全身潛水裝備踏了進來，雙手各提着一具潛水用具，包括氧氣筒，潛水鏡等物。

「快穿上它吧！」屠博士向王小克道。

「是。」王小克答應一聲，拿起壓縮氧氣筒揹在背上。

他明知北京人頭顱化石埋藏之處水深只及胸部，這些潛水配備根本派不上用場，但想到自己另有打算，於是逐一佩戴起來。

一切穿戴妥當後，熊忠領前向外走去。

三人來到甲板，熊義一聲不响地縱身下跳：「噗通」一聲，水花四濺，熊義浮出了水面，示意王小克也跳下去。

王小克把壓縮氧氣的喉管口咬住，跳下海去，熊忠跟着跳下。

他一跳下海中，熊義立時向他游了過來，打着手勢，問他那北京人的骷髏頭究竟藏在那裏。

王小克向下一指，表示潛下海去再說。二人一潛下水去，立時扭亮強力電筒，海底不少魚兒驟見光芒，急忙向外游去。

王小克拿着強力電筒向四週照射一遍，領先向前游去。

三人在海底逗留了半個多小時，王小克仍然找不到地點，示意自己體力不支，要上去休息一會，才能再下來尋找。

熊氏兄弟無可奈何，只得隨着王小克浮出水面，兩個水手早已站在艇旁，把他們拉上艇去。

屠博士趨上前來，急不及待地問道：「我的寶物呢？」

王小克拉下潛水鏡，又取出氧氣管，道：「暫時還找不到。」

屠博士臉色一變，道：「小鬼子，你到底在和我玩些甚麼把戲？」

「博士，那天我心慌意亂，把它藏在海底兩塊岩石間，怎料剛才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哼！你騙誰來！」屠博士一雙銳利的眼光盯住了王小克。

「我既然答應把寶物還你，還用得着騙你嗎？」王小克一邊喘着氣，一邊道：「等我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下海去找，一定找得到！」

「我就不信它會突然失了踪跡，」屠博士把蜥蜴放進袋中，握着雙拳，喝道：「一定是你故意在和我攪鬼！」

「博士，既然你不肯信我，我……我還有甚麼法子？」王小克委屈地道。

「好！等一下我和你過去看看！」屠博士道：「你若是故意攪鬼，我立時把你殺斃！」

王小克聞言心中暗喜，臉上却不動聲色，道：「博士肯親自去看看，那自然最好！」

「阿隱，替我預備快艇！」屠博士道：「叫二副王眞駕駛！」

「是。」甄士隱答應了一聲，轉身去命人將吊在艇尾的快艇放下海去。

王小克坐在甲板上休息了片刻，屠博士已急不及待地催促他再度下海搜尋。

這時，快艇也放下海中，二副王眞已把馬達劃着，正「噗噗噗」地等待出發。

王小克只得站了起身，向艇尾走去，一面道：「這次咱們到近岸那邊搜搜看！」

「到底那天你是把它放在近岸的地方，抑或海中？」屠博士道。

王小克一心想把他引離遊艇，而且越遠越好，當下答道：「本來我是把它放在海中的，可是大海中有暗流，怎知道會不會把它捲到岸邊去？」

「——好吧。」

四人先後下了快艇，駕駛人王眞掌舵向前疾馳而去。

由於那遊艇吃水甚深，因此不能泊近岸邊，快艇上雖然坐着五人，仍是快速地向岸邊疾馳而去。

當快艇即將接近岸邊時，屠博士才下令把快艇停下，叫王小克和熊氏兄弟再度下海。

「小鬼子，我警告你，如果這次你不把寶物帶上來的話，我立即要了你的命。」

說罷自腰間拔出一把也是裝了滅聲器的手槍，向王小克擺了一擺。

王小克心下暗暗焦急，道：「我盡力而爲便是。」

「好，那麼下去吧！」

王小克拿起了强力電筒，向海中跳了下去了。

他在岸邊搜尋了大半句鐘，仍然一無所獲，一雙眼睛不斷向快艇上的屠博士望去。心中暗暗祈禱着屠博士舊病復發。

只有屠博士舊病復發，自己才有脫身的機會，可是眞能配合得如此之巧嗎？

他的搜索範圍一直在快艇視野之內，屠博士有點不耐煩了，吩咐王眞把快艇駛上前，道：「怎麼老是繞着這附近兜圈子？」

說着向前一指，道：「到那邊看看吧。」

「是。」王小克循他手勢望去，心下不由暗叫了一聲苦，那北京人的骷髏頭正是藏在那一帶的兩塊岩石之間，自己雖然可以繼續僞裝不見，但熊氏兄弟眼光十分銳利，如果被他們找到，自己豈非立即便要被殺害沉屍海底？

眼見熊氏兄弟已經向那邊游過去，只得尾隨而上，一邊用强力電筒照射着海底。

熊氏兄弟手足並用，在海中搜索着，王小克不斷向快艇上的屠博士望去，只見他神色自若，那裏有病發作的樣子？

這時，忽聽熊氏兄弟歡呼了一聲，王小克心下一跳，向前望去。

只見熊忠拏捧着那北京人骷髏頭，高擧過頭。

他雖然是個啞巴，但仍然發出一陣極其刺耳的嗥叫聲，聲音中充滿了喜悅之情。

王小克暗叫了一聲苦，心想寶物已被找了出來，自己那裏還有命在？

他呆呆地站在當地，就像一尊石像一般。

屠博士聽到了熊氏兄弟的歡呼聲，急忙命王眞把快艇駛上前去。

當快艇接近熊氏兄弟時，屠博士驚喜交集地俯身伸手要去接那骷髏頭——

就在這個時候，王小克忽見屠博士一個踉蹌，險險掉下水去。

王眞急忙上前扶住了他，才免落水。

可是，屠博士的手已經伸不出去了，他慢慢地彎下了腰，雙手捧住腹部。

王小克大喜過望，雙眼眨也不眨地望着屠博士。

「快……快替我取藥——」

熊忠把骷髏頭放上快艇，爬了上去，熊義卻向王小克走了過來。

他一邊向王克走過來，一邊自腰間拔出一把閃閃生光的匕首。

王小克暗叫一聲不好，他們果然早就商量好一發現骷髏頭便來殺害自己，連連後退。

王眞伸手進屠博士袋中，打算拿出藥瓶給屠博士服食，怎料袋中空空如也，那有藥瓶？

王小克把藥瓶取了出來，拔開瓶蓋，高高擧了起來，叫道：「屠博士，你的救命仙丹在我這裏！」

屠博士向王小克望來，依稀看到他右手高擧過頭，手中拿着一個瓶子。

熊忠把電筒扭亮，向王小克射來。

那强力的燈光射得王小克隱隱睜不開眼來，可是，他知道這是生死關頭，大聲叫道：「如果你要這瓶救命仙丹的話，快叫這個姓熊的退開！」

屠博士因興奮過度，身上怪病突然發生，驟然發現藥瓶不在身邊，不由大急。

當王小克高叫藥瓶在他手中時，屠博士心下一喜，可是他是絕頂聰明之人，立時想到王小克一定會想出交換的條件。

他轉頭向遊艇望去，如果將快艇掉頭向遊艇駛去，雖然幾分鐘之內可以抵達，但上了艇後，卻要打開夾萬拿取藥丸。

那夾萬是經過特別改造，除了自己之外，別人絕難打開。

屠博士猶豫着，王小克搖了搖那藥瓶，道：「否則我把它倒到海中去了！」

屠博士大驚失色，急忙叫道：「不……不要！」

「那麼快照我的話做，」王小克叫道：「屠博士，你身邊有把槍，姓熊的也有一把！」

屠博士無可奈何，只得命熊忠把那把短槍拋到海中去。

「噗通，噗通」兩聲，短槍迅速地沉下海去了。

王小克大是得意，道：「還有，把你們的電筒全拋下海！」

屠博士又急又怒，可是腹部疼痛越來越劇，只要再遲得一時半刻，立時便會昏倒，於是向熊忠道：「聽……聽他的話。」

熊忠收拾起三把强力電筒，高擧過頭給王小克看個淸楚，這才把它們丟下海去。

電筒一沉下水，四下裏立時陷入一片黑暗，屠博士沙啞着聲音，叫道：「藥呢？」

「我送來給你，」王小克道：「可是如果你們想要槍的話，我一個不小心把它倒下海去，那可不是玩的！」

說罷，了無聲息地向快艇游去，把藥瓶拋到快艇中，立即轉身游開。

屠博士本來想命熊氏兄弟下水追截，可是想到他們沒有照明工具，四下裏黑漆漆地一片，如何辨認得到王小克的下落。

王小克向外游了四五碼，立即停了下來，側耳一聽，見沒有人跳下水的聲音，這才放心向外游去。他爬了上岸，把身上的裝備卸了下來，這才長長地呼一口氣。

然而，他仍然藏在碼頭附近一個垃圾桶後面，不敢動彈，生怕屠博士又派人來追殺。

不一會，海面傳來了「噗噗噗」的馬達聲，而且由近而遠，看來快艇是向停在海面的遊艇駛去了。

直到這個時候，王小克才鬆了一口氣，發財美夢雖然破碎，但自己總算安然無恙！

他想，如今一切都過去了！

骷髏頭的風雲看來似乎是過去了，王小克卻不知道，他和屠博士的轇轕，卻正打開序幕，尚未眞正地開始——

## 巧破陰謀　潔身引退

王小克摃上了旅行袋，向機場的閘口走去，周深長正在那裏等他。

「快點，」周深長催促道：「飛機快起飛了。」



王小克加快了腳步，向前走去，他背後的白小妹和小辣椒也緊緊地跟隨着他。

「對不起，我遲到了。」王小克道。

周探長把一叠證件交給王小克，道：「我還以爲你臨陣退縮，不肯到T國去了。」

「誰說的？」王小克向白小妹和小辣椒道：「你們回去吧！」

白小妹和小辣椒向周探長打了個招呼，齊聲道：「你小心一點。」

「你們放心好了，」周探長向兩女笑道：「我們三四天便回來。」

「記得替我帶幾包牛肉乾回來啊，」小辣椒叮囑道。

「得了。」

上了飛機後，周探長問道：「小鬼子，你對此行有沒有信心？」

「你們眞的查到這次企圖在T國刺殺基辛格的，正是上次打算在本市行兇的『死亡俱樂部』？」王小克反問。

「我們有相當可靠的資料，」周探長道：「除了『死亡俱樂部』之外，世界上沒有其他的職業兇手敢來接這任務。」

「可是究竟是誰要殺基辛格博士的？」王小克不解地問：「他對世界和平似乎作出了貢獻啊！」

「政治謀殺是無理可喩的，」周探長側頭望着機窗外，道：「即使查到是誰想謀殺基辛格，也無奈伊何。」

「爲甚麼？」

「如果這個任務是某個國家的首腦交待『死亡俱樂部』的話，我們能怎樣？」周探長道：「所以，惟一的辦法是保護基辛格。」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

周探長道：「昨天我已經和T國的保安部長施能泉通過長途電話，他約畧把他們的保安措施告訴了我，如果沒有特殊意外的話，的確萬無一失，我們這次是白去了。」

「甚麼特殊意外？」

「你要知道，『死亡俱樂部』每一個成員都是極出色的職業殺手，也許他們有出人意料之外的辦法呢？」周探長道：「好像上次他們利用呂七携帶改裝的炸彈相機，不就很別出心裁嗎？」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問道：「那麼你打算怎樣採取預防措施？」

這時，飛機已在跑道上滑行了。

一陣震耳的聲音過後，飛機起飛了，擴音機傳來機長的聲音：「各位搭客，歡迎你乘搭國際航機，我們將在兩小時二十分後抵達T國，T國今日天氣晴朗，氣溫大約三十一度，祝各位旅途愉快。」

周探長向空中小姐拿了一本「時代雜誌」翻閱着，不一會空中小姐送上了茶點，兩人進食少許，王小克忽然問道：「探長，我們這次是不是住在酒店中？」

「這個——」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現在還不能確定，總而言之，施部長會爲我們安排一切的。」

「那個施部長會來機場接我們？」

「這個當然，」周探長道：「他可能還要替我們引見T國許多官員哩！」

「啊！這樣說來，我們豈不是也相等於大人物了？」王小克笑道。

「哈哈，不妨充一充過過癮，」周探長的心情極其開朗，打笑着道：「難得有這種機會呀！」

飛機終於抵達T國的國際機場，由於王小克和周探長是政府邀請來的「貴賓」，因此不用通過海關，兩人一下飛機，便看到一輛插着T國國旗的豪華房車，停泊在機旁。

一個身穿西服，年紀大約四十餘歲的中年男子，站在車旁。

那中年男子肌膚黝黑，滿面精悍之氣，一看到王小克和周探長，立時迎上前去。

「請問閣下是不是周探長？」

「是的，是的，」周探長急忙伸出手來，問道：「閣下是——」

「我是保安部主任馮金寶，」中年男子道：「施部長派我來迎接兩位大駕的。」

「不敢當，不敢當。」

「施部長因有要事，不能親自來迎接兩位，他叫我代向兩位道歉。」

「那裏話，」周探長笑道：「勞煩馮主任前來，已經萬分說不過去了。」

「別客氣，」馮金寶向周探長鞠了一躬，司機早已打開車門，道：「請！」

兩人踏進車上，馮金寶跟着也上了車。

車子緩緩地駛離了機場，沿途誰也沒有說話，馮金寶甚至不向兩人說明要去甚麼地方。

王小克見周探長沒有出聲，也自緘默着，只是向車窗外望去，欣賞T國的景色。

T國是東南亞一個反共的國家，人口一千多萬，政府採取民主制度，因此工商業一片好景，民生富裕豐足。

馬路兩旁高樓大厦林立，四週種滿了樹木，市容既整齊又美觀。

王小克雖是第一次到T國來，但早已聽說T國是個繁榮的國家，而且風景如畫，於是決定正事辦妥之後，一定要周探長帶自己四處看看。車行大約二十餘分鐘，在一幢紅磚大厦前停了下來，周探長向外望去，只見門口站着兩個制服鮮明的守衛軍。

馮金寶請兩人下車後，領先向大門走去，那兩個守衛軍立時向他行禮。

三人來到了大堂，只見腥紅色地氈的大堂中衣香鬢影，正在擧行着一個酒會。

周探長見馮金寶竟會帶自己來到一個酒會，不禁大出意料之外。

他最初以爲這是施部長專誠爲自己擧行的酒會，但看到大堂中的賓客對自己的出現亦未留意，推翻了這種想法。

「這是市政局的週年酒會，」馮金寶低聲在周探長耳邊道：「施部長是被邀請的一份子，他吩咐我帶你們到這裏來見他。」

周探長這才釋然。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西裝煌然，上唇蓄着短鬚的男子向他們走了過來。

那男子相貌當當，身高六呎以上，手中拿着一個酒杯，老遠露出了笑臉。

馮金寶趨上前去，向他行了一禮，道：「施部長，客人來了。」

原來這人便是T國保安部的施能泉部長，他含笑迎上前來，道：「對不起，對不起，貴客光臨，竟然怠慢了！」

周探長和他握了握手，道：「這位是我的得力助手王小克。」

施部長望了王小克一眼，眼光中充滿了詫異之色，大概是想不到周探長的「得力助手」竟然會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年。

然而，他畢竟是一部之主，立時露出了笑容，熱烈地和王小克握着手，道：「歡迎你們，歡迎你們。」

王小克善於觀人臉色，見施部長雖然面露笑容，其實那種笑容是敷衍自己的。

周探長搓了搓手，道：「我們在這裏方便嗎？」

「方便！方便！」施部長連忙道：「剛巧今天是週年酒會，我不到不行，因此才叫馮主任去迎接你們，同時把兩位請到這裏來，順便見見幾位本市的官員。」

他正說話間，一個半禿着頭，紅光滿面的男子走了過來，笑道：「施部長，這兩位是不是你專誠由H埠請來的保安專家啊？」

施部長拉了那人過來，笑道：「不錯，金部長，讓我替你們介紹介紹。」

他指着那「金部長」道：「這位是經濟部長金全中先生。」隨即又介紹了周深長和王小克兩人。

周探長和他握了握手，金部長斜眼望了王小克一眼道：「這位王先生在H埠的警界中担任甚麼職位？」

王小克見他語氣輕蔑的大有揶揄的意圖，心下暗自不悅。

周探長搶着答道：「王先生並不在警界服務，他是我的私人朋友。」

「哦？」金部長向施部長望過去，打笑道：「原來你這次竟然連人家的私人朋友也請來了？」

即令周探長，聞言也是大感不悅，可是碍於施部長的顏面，只好閣口不言。

施部長尷尬一笑，道：「金部長，你太喜歡說笑了，這位王老弟，他——他既是周探長指定要帶來的助手，自然是對我們的保安計劃有帮助的了。」

「是嗎？」金部長又向王小克望來，眼光充滿了輕蔑的意味。

王小克登時便要發作，可是想到大堂中數十個人都是T國政府首要，自己初來步到，人地生疏，怎能出醜露乖？

施部長看出金部長有點酒意，急忙把他拉到一旁。

另一個相貌儒雅，鼻樑上架着金絲眼鏡的老者，緩步走了過來，禮貌地向周探長一笑，說道：「相信你便是來自H埠，專誠來帮我們的周探長了！」

「是的，」周探長見他態度友善溫和，伸出了手去，笑着問道：「閣下貴姓。」

「小姓周，和你正是同宗。」

「原來是同宗弟兄，你好！」周深長和他熱烈地握着手。

施部長已打發了金部長，轉頭見周探長正和一人在寒暄，急忙趨上前來，笑道：「周議長，這位就是你的同宗周探長了。你們都是『長』，可要好好親近。」

「我們早就認識了！」周議長笑道。

施部長走了過來，道：「周議長名叫中興，是衆議會的議長，他對此次基辛格博士前來我國訪問的保安措施，十分關心。」

周議長哈哈一笑，道：「正要周深長多加支持。」

「客氣了。」周探長謙虛地說。

周中興向王小克望來，道：「這位小老弟貴姓大名？」

「他叫王小克。」周探長代答。

「唔，王老弟生得一表人才，將來定非池中物。」周中興道。

王小克聽他稱讚自己，對面前這個「周議長」不禁生了幾分好感。

「甚麼時候到舍下來吃一杯水酒，微盡地主之誼？」周中興問。

「怎好意思叨擾同議長？」周探長道。

「說那裏話！」周中興說道：「你們不遠千里而來，爲我們參訂這次保安措施，我們應該有點表示才行，對了，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如何？」

「這個——」周探長向施部長望去，因爲這次邀請自己前來T國的是他，不知他是否要立即展開行動。

「既是周議長一番美意，周探長，你便答應吧，」施部長拍拍周探長的肩膊，道：「保安詳細情形，我們明天再談，反正基辛格博士要四天之後才來。」

「那就拜領周議長美意了。」周探長微笑向周中興說道。

「好得很，好得很！」周中興大喜，轉向施部長問道：「老施，你將安排貴賓在甚麼地方？」

「我已替他們在『T國大酒店』訂了兩間套房，」施部長道：「馮主任，勞煩你領兩位貴賓到『T國大酒店』下榻，我隨後便來。」

「是！」

周中興向周探長道：「我會在八時左右派人來酒店接你們。」

「勞煩你了。」

離開酒會時，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實在不明白爲何施部長要自己先到這種地方來。

「T國大酒店」是一間新落成不久的雄偉建築物，樓高二十四層，外壁全以雲石鋪成，老遠望過去，便予人一種巍峨壯觀的感覺。

在馮金寶的安排下，周探長和王小克進了豪華的套房。

王小克不是一個沒見過世面的人，可是當他看到那套房的裝飾竟是極盡奢侈之能事，也不禁眼花繚亂，半晌出不了聲。

從這一點看來，施部長對自己此行還是有誠意的，否則他不會這樣招待自己。

他把行李放下，巡視觀賞了一會，在一道通向隣房的小門上敲了一敲。

隣房正是周探長的房間，兩間都有門閂，打開之後，便可直通。

王小克先打開門閂，周探長也把門閂拉開了。王小克用力一推，門開了。

「這種房間眞不錯！」王小克道。

「五百多元一天，當然不錯了！」周探長轉身打開箱子，把衣物掛在衣櫃中。

「五百多元！」王小克低呼了一聲，道：「這樣貴！」

「總統套房，算是十分相宜的了。」

王小克扭開了廿七吋的彩色電視機，坐到對面的沙發上觀看電視。

八時剛過，房門便「篤篤」地响了起來。

王小克趨上前去打開房門，站在門口的是一個眉清目秀的青年，禮貌地問道：「請問是王先生嗎？」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周探長自房內走了出來，那青年一見了周探長，又道：「這位大概是周探長了？家父叫我來接兩位到舍下吃頓便飯。」

「原來是周公子。」周探長上前和他握了握手。

「我們可以走了嗎？」

周、王兩人早已換了衣服相等，跟着那青年來到酒店樓下。

穿着制服的司機垂立在豪華房車之旁，一見三人出現，立時打開車門。

周探長，王小克和那青年踏上車時，車子緩緩地向外駛出。

「周公子大名？」周探長問。

「我叫曉風。」

「令尊今晚就只請我們兩人？」

「不，還有施部長，馮主任。」周曉風答道。

周探長這才放下心來，有了施部長和馮主任做陪客，自己便不會那麼侷促了。

車行半個多小時，轉上了一條小徑，那小徑口豎着一盞古色古香的路燈，燈柱上掛着一個牌子，上面有「周宅」兩字。

小徑兩旁樹木參天，環境十分幽美。車子沿着小徑而上，大約走了半哩，才看到倚山而



建，樓高三層的一幢別墅。

別墅的形狀雖然十分古老，但修葺得就像新起的一樣；門前的花園中，還有個中型噴水池，正噴射着水柱。

汽車在門口停下，已有傭人迎上前來打開車門。

周曉風領先踏了下車，向周探長和王小克道：「兩位請。」

周、王兩人隨着周曉風向內走去，一踏進大廳，便看到施部長手拿酒杯，笑吟吟地迎了上來。

「哈哈！我比你們早到！」施部長笑道。

周中興也自內迎了出來，周探長趨上前和他握手，連聲稱謝。

「大家是宗兄弟，千萬不要這樣客氣。」周中興指着身畔一位中年美婦，道：「這是拙荆。」

「夫人你好。」周探長和那中年美婦握了握手。

那中年美婦正是周中興的續絃夫人，她落落大方地和周探長握一握手，又向王小克笑了笑。

「請裏面坐。」周中興道。

衆人向內走去，一踏進飯廳時，王小克眼前不由一亮，只見廳中心一張大圓枱，上面有盞水晶大吊燈，那大圓枱上放着銀器食具，在水晶吊燈的照射下耀眼生輝。

四個穿着白衫黑褲的女傭垂立在枱旁等候差遣，衆人一踏上去時，女傭立即過來拉開檀木太師椅。

王小克在女傭的服伺下坐了下來，那太師椅乃是經過「改造」的，有一塊厚達四吋的乳膠坐墊，因此坐上去十分舒服。

這時，一個穿着西服，打着領花的男子推了一輛酒車出來。

「來來來！」周中興笑道：「今天要請各位試試去年我在法國帶回來的峙製白蘭地。」

他自酒車中取了一個水晶瓶子，一面道：「這酒乃是法國一家酒廠的老板送我，聲明是一百年的佳釀，我再浸以千年人參，味道可不錯！」

那男子早已取出了幾個小酒杯，放在托盤上。

周中興拔開酒瓶蓋，斟上了酒。

男子姿勢優美地把托盤托到衆人面前，周探長和王小克拿了一杯。

施部長，馮主任和周曉風也各拿一杯，周中興先遞了一杯給妻子，這才取了托盤上最後一杯。

「來，大家乾杯！」

衆人舉起酒杯，一仰而盡。

王小克幾時喝過這樣的好酒，只覺入口香醇，然後滿口芬芳，由於酒中浸了千年人參，舌根一陣甜澀，味道大是特別。

「怎麼樣？」周中興問。

「好酒，好酒！」周探長由衷讚道。

「來，再來一杯。」這次却命那男子輪流替衆人斟酒了。

衆人又喝了一杯，女傭才捧着佳餚上桌，盛放菜餚的也是銀皿，廚師大概是T國一流好手，銀盤一揭開，登時香味四溢，原來是一道「豉椒龍蝦球」，在銀色盛盤輝映下，益增色香味美。

「大家不要客氣，請自便。」周中興取起筷子。

在周中興殷勤佈菜下，王小克吃了不少菜餚，也喝了不少酒。

衆人一邊吃着，一邊談着，周中興談鋒甚健，態度又是十分隨和，不一會衆人都有點微醺。

王小克雖然嗜酒，但酒量却不大好，數杯下肚後，頭已有點昏昏然。

可是那人參酒實在太具引誘力，王小克心想今晚若不痛快多喝幾杯，以後那裏還有機會？於是酒來便乾，毫不推搪客氣。

周探長心情十分開朗，一邊和周中興施部長談笑，一邊喝着酒，不過他酒量較王小克爲佳，只是雙頰泛紅而已。

又喝了一會酒，女傭捧上了砂鍋鷄鮑翅，分盛了七小碗，放到衆人面前。

王小克拿着湯羹試了一口，入口鮮膩無比，那魚翅又燉得恰到好處，當下吃了個碗底朝天。

女傭把碗收去，又盛了一碗來。王小克又把它吃光了。

他一口氣吃了四碗鷄鮑翅，肚子已漲了起來，周中興又在殷殷勸酒了。

王小克見周中興盛意拳拳，待客極是週到，對他又生了幾分好感，打着酒呃道：「酒逢知己是那個……那個千杯少，周議長，我跟你乾了！」

「痛快痛快！」周中興領先豪爽地一仰而盡。

王小克生平最喜歡的便是豪爽漢子，像周中興這樣大官，竟然對自己也是這樣豪邁，心下更是大樂，當下一仰而盡。

「兩位對這次的保安措施，有什麼特別的提供？」周中興問。

周探長呷了口酒，沉吟半晌才道：「這個還要和施部長商量一下。」

「難道你們沒有具體的計劃帶來麼？」

「由於這是要視環境和情形而定的計劃，所以，我要逡巡過基辛格博士有可能出現的場合，瞭解現場實況，再參考一下施部長的保安措施，這才可以提供個人的意見。」

「不錯，不錯！」周中興道。

兩人正談話間，王小克忽然站了起來，周探長詫異地道：「你到那兒去？」

「洗……洗手間。」

周中興向一個女傭招了招手，道：「你帶這位王先生到洗手間去。」

「是。」

衆人以爲王小克只不過是要去小便而已，怎知王小克這時五內翻滾，正想作嘔。

原來王小克酒量不佳，數杯下肚後，已經有了嘔吐的感覺，他只是强行忍着。

可是酒精開始在體內作祟，他實在忍不住了，於是起身離座。

女傭領着他穿過一條甬道，向左轉了一個彎，王小克咬實了牙關忍住，自後跟着。

那別墅面積極大，洗手間距飯廳甚遠，王小克見走了好一會仍然沒有洗手間，不由暗暗着急。

這時，他胸口一陣作悶，頭重欲死，急忙扶住了牆壁，站定脚步。

那女傭見王小克並不跟過來，於是駐足等他。

「先生，洗手間就在前面。」女傭向不遠處一道門戶指去。

「得……得了，」王小克不欲被人看到他嘔吐，向女傭揮揮手，道：「你走吧！」

「是。」

女傭答應了一聲，轉身向飯廳走去了。

王小克雙手扶在牆壁上，藉深呼吸來減少嘔吐之感。

他本來想快步走進洗手間一吐爲快，可是這時胸腹間翳悶無已，若是稍一移動脚步，立時便會把剛才吃下去的東西嘔在地氈上。

地上的地氈嶄新清潔，無論如何不能把它弄汚。況且，T國這許多大官一向都瞧自己不

起，若是喝了幾杯酒便將人家的地方嘔得一場糊塗，豈不更被他們看低了自己。

由於一股要强好勝的意念支持着自己，王小克强行忍着。

他打算克制住自己，等那陣翳氣過後，才嘔到洗手間中。

所以，他不斷地作着深呼吸。

忽然，耳中聽到一個極低的聲音：「那兩個H埠來的究竟是什麼人？」

王小克聽到這句話，心下不由一動，抬頭望去，原來自己正在一道房門之前。

那房門緊緊關閉着，若不是自己頭部貼住了牆壁，根本聽不到那陣話聲。

「來自H埠的人，」是不是指自己和周探長？

他不由自主側起了耳朵聽下去。只聽另一人道：「一個姓周，一個姓王——」

此言一出，王小克心下更無懷疑，忖道：「不錯，他們說的是我們！」

王小克好奇心極重，這時既是有人在背後談起了自己，當然要聽個清楚。

於是，他把耳朵貼在門扉上偷聽。

「那姓周的是個探長，那姓王的小子乳臭未乾，都是什麼路數？」先一人插口問道。

「議長已經派人在H埠調查他的底細了。」另一人道。

「胡二爺，」先一人又問道：「你說這兩個人來到此地後，會不會起什麼作用？」

「聽說上一次基辛格打算訪問H埠時，由這兩人担任保安措施，在機場上破壞了暗殺計劃。」

「眞的？」

「前陣子電訊報導也有刋載，你難道看不到嗎？」那人語氣傲慢。

「我……我不大清楚。」

「哼，幹我們這行的，隨時要留意國際新聞大事，」那人道：「關於這一點，議長也三番四次地提醒過我們了。」

王小克這時腹中的嘔吐感已逐漸消褪，暗想反正不急着去嘔，倒不如聽下去了。

「小張，以後多點留意國際大事，」那人道：「這對我們的行動計劃是有帮助的。」

「得了，」那小張忽然問道：「胡二爺，你猜這次他們還會這樣好運氣？」

那胡二爺冷哼一聲，道：「我看絕難再有上一次的運氣了。」

王小克心下暗暗詫異，他們所指的「運氣」是什麼？難道指的是自己識破呂七的陰謀這回事？

只聽那胡二爺道：「我聽議長說過，這次他們的首領親自出馬，成功的機會達百分之九十九！」

「如此議長還担心些什麼？」小張道：「爲什麼要請他們來這裏吃飯？」

「哈哈，這叫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嘛，」胡二爺道：「議長運籌帷幄，智珠在握，這一次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

王小克腦中念頭電閃，一顆心怦怦亂跳，原來那周中興竟然是策劃謀害基辛格的幕後主持人，當眞是令人大出意料之外。

若非自己誤打誤撞聽到了這個秘密，將來把保安措施一五一十告訴了周中興，豈不讓他有可乘之機？

王小克剎那間酒意全消，不敢再聽下去，躡足離開。

他腦中不斷地想：「爲什麼周中興要刺殺基辛格？他位居衆議院院長之職，職位之大，實是T國首號人物，殺了基辛格對他有什麼好處？」

然而，他腦中仍然混沌一片，想不出其中道理。

來到大廳中時，周中興笑着向他道：「王老弟，我還以爲你迷了路哩！哈哈！」

王小克澀然一笑，在座位上坐了下來，周中興立即命人斟酒。

王小克已暗下決定不再喝下去，因此把酒放着，並不伸手去拿。

「王老弟，來來來，剛才你說酒逢知己千杯少，再乾一杯。」周中興道。

王小克拿起酒杯，道：「周議長，我眞的不行了，請隨意怎樣？」

「這像什麼話？」周中興道：「我在你這個年紀時，能一口氣連盡三大瓶白蘭地而面不改容。」

「對不起，我眞的不行。」

「好吧，」周中興見他語氣甚是堅定，只得道：「那麼隨意吧。」

王小克呷了一口酒，見女傭已端上甜點，他恨不得早一刻離開此地，不由大喜。

吃過甜點後，周探長起身告辭，周中興極力挽留，却被施部長一句話解圍了。

施部長道：「周探長坐了幾個鐘頭的飛機我看已經累了，議長就放他們回去休息吧。」

「對，對！」周中興道：「我差點忘了，等正經事辦妥後，再和你痛喝！」

周中興說着命其子周曉風出去準備車子，親自送了衆人出門。

王小克和周探長回到酒店後，已是深夜十一時多了。

「你睡覺嗎？」周探長問。

「我有件事要告訴你。」

「好，那麼到我房裏來吧。」

兩人踏進房間後，王小克把門關上，四處查看着。

周探長一面把上裝領帶解下來，一面詫異地問：「小鬼子，你在幹什麼？」

王小克不發一言，拿起了電話仔細一看，這才吁了口氣，道：「是我猜錯了。」

周探長疑惑地道：「你究竟在幹什麼？」

「我以爲我們的房間裏可能被人裝了竊聽或者錄音機之類。」

「怎麼會的？」

王小克拍拍身旁的沙發，道：「探長，你坐下來讓我把一切告訴你吧。」

周探長依言坐了下來，王小克把剛才聽到的話說了一遍，只聽得周探長聳然動容，怔怔地出不了聲。半响，他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問道：「你……你沒有聽錯吧？」

「怎麼會？」王小克道：「難道我的耳朵有毛病不成？」

周探長站了起身，伸手搔了搔頭，一雙眉緊緊地皺在一起。

「探長，那兩人所指的首領親自出馬，會不會是『死亡俱樂部』的首領？」

「唔，很有這個可能——」周探長沉吟了一下，忽然問道：「周議長爲什麼要刺殺基辛格博士？」

王小克聳了聳肩，苦笑着道：「你自己說過的，政治謀殺根本是無可理喻的。」

「但終須有個動機啊！」周探長背負着雙手在房裏踱來踱去，喃喃地道。

王小克對T國的政治環境一點也不清楚，因此緘默着不出聲。

半响，他忽然問：「探長，你說咱們要不要把這件事通知施部長？」

「這個——」周探長道：「不知周議長還有沒有同謀者？」

王小克聞言心中突地一跳，跟着閃現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念頭。

周探長深意地望着王小克，道：「依你看有這個可能嗎？」



王小克苦笑着搖搖頭，道：「應該是沒有可能的，施部長負責基辛格博士的安危，如果他遇到不測，施部長是要負起責任的。」

「所以你認爲施部長不是串謀者？」周探長問。

王小克點點頭。

「既然這樣，我們就把事實通知他吧。」周探長正色道：「這件事非比尋常，咱們非小心處理不行。」

「可是施部長會相信嗎？」

周探長呆了一呆，因爲王小克說得有道理，目前一點證據也沒有，即使施部長相信了，又有什麼事實來佐證？

「不論他相不相信，我們都有義務把眞相告訴他，盡我們的責任，對不對？」

「事不宜遲，你快用電話通知他吧。」王小克道。

周探長躊躇一下，拿起案頭的電話，撥了施部長家中的電話號碼，一手掩着話筒，道：「不知他回了家沒有。」

電話接通後，前來接電話的是一個女聲，當周探長說要找施能黎部長時，那女聲問：「那一位找他？」

「姓周的。」

「什麼事？」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通知他。」

「對不起，施部長睡着了，請你明天一早打到辦公廳去吧。」說罷便欲掛斷電話。

周探長急忙道：「且慢，這是十萬火急的事，請你把他喚醒吧。」

「——」對方猶豫了一下，才說道：「好吧。」

不一會，施部長前來接聽電話，他立即認出周探長的聲音，道：「周兄有什麼指教？」

「施部長，我希望你立即到我的酒店來一趟。」周探長道。

「有什麼不妥嗎？」

「是關於基辛格博士安危的事，」周探長道：「咱們見面再談如何？」

一聽說是有關基辛格博士安危的事，施部長精神一振，道：「好，我立即來！」

半個小時後，施部長來了。

他神色疑惑，一進門便問道：「究竟是什麼事？」

在半個小時之內，周探長和王小克已經小心地搜查過整間套房，知道房中並無竊聽器或錄音機之類的裝備，因此放心和施部長交談。

周探長將王小克聽到的一切複述了一遍，施部長瞪大了雙眼，臉上露出不置信的神色。

「施部長，我們也知道這件事很不容易使人相信，可是王小克聽到的確實是這些。」

施部長向王小克望來，問道：「你說房中那兩人叫什麼名？」

「一個叫胡二爺，一個叫小張。」

「唔——」施部長緩緩地點着頭，道：「那胡二爺是周議長的私人秘書，小張大概是他的保鏢。」

說罷，他雙眉緊緊蹙了起來，照這樣看來，王小克說的可能是眞實的了，因爲他初到T國，怎知周中興有個秘書叫「胡二爺」和一個人稱「小張」的保鏢？

「施部長，這件事非同小可，」周探長道：「依我推測，可能還會牽涉到貴國的政壇，因此，你必須小心從事。」

施部長緩緩地點着頭，道：「周議長這樣做必定有原因的，但究竟是什麼原因？」

「我看這也不難查出來。」

「周兄，你有所不知了，周議長是我國首要人物，在沒有任何證據之前，我們是不能直接向他展開調查的。」施部長道。

「暗中調查吧？」

「這個——」

周探長見施部長臉上露出爲難的神色，說道：「施兄，如果你信任得過的話，請把這件差使交給我們好了，你只需把保安計劃守秘，那麼，對方便難有可乘之機了。」

「——好吧。」施部長站了起來，誠懇地向周探長說道：「謝謝你們，我得趕回去重新佈置一切。」

周探長把施部長送到門口，忽然提議道：「我看你不妨暗示一下周議長，表示保安部已知政府高級官員參加策劃這次刺殺事件，讓他有些戒心倘若因此取銷了行動，豈不是好？」

「聽聽你寶貴的意見。」

施部長離去後，周探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小鬼子，我看咱們明天有得忙了。」

王小克苦笑着點點頭，道：「想不到周議長這頓飯請錯了！」

「不，他請我們吃飯的理由是想從我們口中套取我們的保安計劃。」周探長道：「只不過你忒也幸運，撞破了他的秘密而已。」

「那麼說，他以後一定還會請我們吃飯的。」王小克道。

「當然，」周探長雙眼凝視着窻外，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嘛！」

× × ×

王小克推開周探長的房門，見他正躺在床上看着報紙。

「今天有什麼消息？」

「博物舘發生了竊案，保衞隊射殺了兩個竊賊。」周探長道。

王小克湊上前去，掃了報紙一眼，忽然看到上面登着兩張照片，照中人模樣十分熟悉。

「這兩人是誰？」王小克問。

「就是到博物舘偷西漢瓷器古物竊賊。」

王小克定眼一看，那兩張照片是從護照上取下來製版的，但看得出是熊氏兄弟！

「是他們！」王小克低呼了一聲。

「你——你認識他們嗎？」周探長詫異地望着王小克。

王小克點着頭，道：「是的，他們姓熊，是屠博士的手下。」

「屠博士？」周探長呆了一呆，道：「他是誰？」

王小克呆呆望着那兩張照片，沒有回答。

周探長就沒有追問下去，因爲他知道王小克一定是忽然想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王小克沉思半响，忽然一拍大腿，道：「對了，爲甚麼我竟然會想不到！」

周探長正凝視着王小克，等待他接着說下去。

王小克指着那兩張照片，道：「探長，我猜他們一定是來刺殺基辛格的兇手！」

「哦？」周探長雙眉一揚，道：「何以見得？」

「他們的主人屠博士是個怪人，曾經向我說過一句話——」

「甚麼話？」

王小克答道：「他說他早應該把我殺了，當時，我暗覺奇怪，我從來沒有和他打過交道，更不會得罪過他，他爲甚麼會說出這樣的話？現在，把種種跡象綜合想起來，才知道他是『死亡俱樂部』的人，而且很可能是他們的頭子！」

「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嚥了「口口水，把數日前發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

周探長聽罷緩緩地點着頭，道：「我也聽人說過，『死亡俱樂部』的主席是姓屠的，却

想不到原來是個學者！」

王小克把以前的事仔細再想一遍，心下更是確定，道：「探長，既然我們知道了兇手是誰，那便容易辦了。」

周探長皺起了眉頭，道：「可是這兩個姓熊的兄弟爲甚麼會到博物館去？」

「那還不簡單嗎？屠博士是個考古學家，對古物的愛好，簡直到了發狂的程度，」王小克道：「T國的博物館藏着這麼多古物，說不定他眼見心謀，派兩個手下去盜取，怎料被警衞射殺。」

「說得不錯，」周探長將新聞內容讀了一遍，道：「好厲害！」

「怎麼了？」王小克詫異地問。

「這兩個姓熊的兄弟拚死抵抗，竟然殺了四個警衞，傷了十餘人！」周探長道：「也眞可以算得上神槍手了。」

王小克見過熊氏兄弟的身手，一點都不覺意外，担心地道：「依我看！屠博士的槍法和武功更在這兩人之上，這次既然是他親自出馬，我看——」

「不行，我們要儘快通知施部長，叫他採取預防措施。」

「探長，T國不比H埠，地方這麼大，人口又多，就算施部長動員了全國的軍隊，也未必能够捉到屠博士。」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依你說應該怎麼辦才好？」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既然我們知道下手的是『死亡俱樂部』，主謀的是周議長，那麼，只要我們設法監視周議長，也許可以找到屠博士和他的同黨的下落的。」

「不錯，他們必定有聯絡。」

「如果用電話聯絡的話，」王小克問：「我們怎麼辦？」

周探長眼珠一轉，道：「我們可以要求施部長將他家裏的電話錄音。」

「這——辦得到嗎？」

「茲事體大，我看施部長再爲難也只得試一試了。」周探長道。

「萬一被他發覺呢？」

「小鬼子，世界上沒有保險的事，」周探長道：「咱們只有碰碰運氣了。」

王小克回心一想！覺得也是道理，道：「如果咱們這次帮他們破獲了暗殺計劃，你猜T國政府會不會頒給我們一個勳章？」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他對這件事並沒有認眞的把握，因爲以周議長的政治地位，他既然設計了這個陰謀，自然認爲萬無一失，否則，豈會去冒這種險？

所以，他的行動必然是萬二分謹愼的，豈會這麼容易被人瞧破破綻？

同時，他更有一種預感，即使僥倖破了這個暗殺計劃，所得到的後果，也未必如自己意料之中。

九時剛過，施部長便來了一個電話，詢問兩人的情況。

周探長道：「我們又有一個重要的發現，可以當面和你談談嗎？」

「好的，」施部長道：「我在保安部，十分鐘後派人來酒店接你們。」

掛下電話後，兩人換了衣服下樓。

不一會，一輛豪華房車駛到酒店，上面有保安部的旗幟和國旗，周探長和王小克在司機的招呼下上了車。

來到保安部時，施部長立時起身相迎。

「兩位又有甚麼發現？」施部長問。

周探長見他案頭有一張當天早報，於是上前拿了起來，指着上面的頭條新聞，把一切說了出來。

施部長料不到兩人竟然有這重大的發現，呆了好一會，才訥訥地道：「你……你們有甚麼建議？」

「設法將周議長家中的電話裝上竊聽器，至於監視工作，則由我們負責。」

「這個——」施部長爲難地道：「偷聽人家的電話，在本國是違法的啊！」

「施部長，可是這是重要綫索，」周探長正色道：「難道你們沒有一條緊急的法令來支持這樣做嗎？」

施部長皺起了眉頭，道：「這個——」

「施部長，相信你也聽過『死亡俱樂部』的事跡，他們不是普通的職業兇手，而是殺人專家，如果我們不設法在基辛格博士抵達此地前將他們一網成擒，那麼，基辛格博士被刺的成份，是十分高的！」

施部長仍然緘默不言。

半响，他忽然問道：「有更佳的辦法防止這件事的發生嗎？」

「辦法是有的。」王小克忽然插口道。

「甚麼辦法？」施、周兩人的眼光一齊向王小克射去。

「叫基辛格博士取消此行，一如上次他取消到H埠訪問一般。」

「不，」施部長道：「這次基辛格是被我們的林總理邀請而來，剛才我才和林總理通過一個電話，他下令我們全力戒備，不惜任何代價去粉碎他們的陰謀。」

「這樣說來，你恐怕要採取我的建議。」周探長說話時，一雙眼睛牢牢地望着施部長。

「——好吧。」施部長終於吁了一口氣，道：「我盡力而爲。」

×　×

王小克蹲在「周宅」對面的行人路上，頭垂低着，頭上那頂笠帽把他整個人的樣子全遮住了。這時天色已暗，更加看不清楚。

他身上穿着破爛，就像一個小叫化蹓躂街邊，等待行人施捨一樣。

王小克當然不是老遠從H埠跑到T國來做乞丐，他只是想監視周中興的行動而已。

由於王小克是擦鞋童出身，以前天天都在街邊等待生意上門，所以，他的姿勢自然到極點，任何人都不會懷疑他身負如此重大使命。

他在「周宅」對面的馬路守候了三個多鐘頭，仍然看不到裏面有動靜。

那條通向別墅的小徑靜悄悄地，在那三個多鐘頭之內，既無人進出，連車子也沒看到一架。

然而，王小克知道周中興在家中，施部長已向他展開了監視工作，目前，起碼有二十個便衣保安人員，分佈在周宅附近。

不過王小克扮演的却是最重要的角色——如果周中興出門的話，由他單獨展開跟踪。

施部長對王小克的能力曾表示懷疑，不過由於周探長一力堅持由王小克來執行這項工作，並且解釋如果由T國的保安人員跟踪的話，一定會被周中興認出來，施部長這才答應。

如今，三個多鐘頭過去了，周中興一直待在家中不出現。

王小克自袋子裏取出一個袖珍無綫電通訊器，按下了一個小掣，道：「你們那邊有消息嗎？」

「沒有，」是周探長的聲音：「他在家中的電話甚至沒有响過。你呢？」

「我這裏也是一樣——」王小克抬頭一望，忽見一輛房車自內駛了出來，急忙道：「且慢，好像是他出來了。」

「好！」周探長興奮地道：「你依照原定的計劃實行。」

「是！」



王小克把袖珍無綫電通訊器收回袋中，定眼一看，車廂裏坐的果然是周中興，乃妻也坐在一起。

目標已然出現，王小克急忙低下了頭，以防被周中興看到。

周中興一雙銳利的眼光，四處張望了一眼，見附近並無可疑的人物，這才叫司機加快車速。

當車子轉彎向超級公路駛去時，王小克立時向停泊在不遠處的一輛的士招招手。

那的士司機正是T國保安部人員扮演的，他立時把車子駛過來。

王小克以最快的速度上了車子，向司機道：「別追得太貼。」

「是。」

周中興的車子風馳電掣向前駛着，大約二十分鐘後，轉上了一條單程路。

「怎麼樣？」司機轉頭問。

「前面通到甚麼地方？」

司機望了路牌一眼，答道：「是紅棉路，不過那裏是高尚住宅區。」

王小克向前望去，果然全是三四層高的紅磚屋，屋前有一大片草圃，濃蔭遮天，環境十分幽美。

周中興的車子在一幢大屋前停了下來，王小克急忙叫司機把車停住，不要跟上前。

只見周中興扶着乃妻自車中踏了下來，向大門口走去。

王小克變眼一轉，打開車門，道：「你駛過對面馬路口等我。」

「是。」

王小克趨上前去，藏身在一株參天古樹之後。見四週並無什麼動靜，這才悄悄向大屋口奔去。

他來到大屋口，仰首一望，猶豫着。

那紅磚屋高三層，地下左門掛着一個「沈宅」的牌子，右邊却是「李宅」，顯然地，那是分層租賃的樓宇。

剛才他看到周中興夫婦拾級上樓，他究竟是到二樓還是三樓？

正猶豫間，忽聽脚步聲响，有人自上面走了下來。

王小克心下一跳，急忙轉身向一棵大樹奔去，藏身在樹幹之後。

這時天色已然黑了下來，但王小克眼光銳利，草圃上又豎立着一條電燈柱，在微弱的燈光下王小克認得領前那兩人正是周中興夫婦。

——他們爲何剛上去又下來了？

當王小克看清楚他們背後那人時，差點歡呼起來，那是屠博士！

周中興夫婦竟然和屠博士在一起，這樣看來，自己的猜測是一點也不錯的了？

王小克心念電轉，立時向外奔去，伏在一個花圃之後。

這時脚步聲响，三人竟然向花圃走來。

王小克本來以爲三人要上車遠去，所以才搶在兩人之前退出「紅棉路」，打算回到的士中繼續跟踪，怎料三人竟朝車子相反的方向走來。

三人走近花圃，王小克一顆心怦怦地亂跳了起來，暗想莫非自己的行踪被他們看出了？

然而，三人便在花圃前停了下來。

「周先生，爲甚麼你堅持要和我出來說話？」屠博士問，聲音低得像蚊叫一樣，若非王小克離得如此之近，差點便聽不出來。

周中興左右望了一眼，道：「屠先生，事情有了變卦！」

「哦？」屠博士語氣之中充滿了驚詫之情，道：「甚麼變卦？」

「我家的電話被人裝了竊聽器！」

「眞的？」屠博士大吃一驚，問道：「是誰幹的？」

「照我看來，好像是保安部幹的。」

「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做？」

周中興臉上露出焦慮的神色，道：「這也不知道，莫非……莫非被他們看出了？」

「不會的，你這一次的計劃這樣週詳秘密，他們沒有理由看得出。」

「那麼，電話中的竊聽器代表甚麼？」

屠博士皺起了眉頭，道：「除非是你自己不小心露出破綻，否則——」

「屠先生，咱們相交二十餘年，你還不瞭解我的爲人？」周中興道：「我做事這麼小心，好像我們根本可以在你屋中談話，但我怕你屋中也有竊聽器或者錄音機之類，所以叫了你出來這裏說話，從這一點看來，我會担心大意到露出破綻嗎？」

屠博士點了點頭，道：「那就奇怪了！電話中裝了竊聽器，表示有人對你起了懷疑——」他頓了頓，又道：「懷疑你甚麼？」

「這幾天來，人人都爲了基辛格要來本國訪問的事担心，怕他遇刺，所以，我看大概是爲了這件事。」周中興道。

「但你是政府行政部門的首要，沒有理由被人懷疑的！」

「屠先生，前兩天保安部自H埠請來了兩個人，不知道他們是否——」

屠博士不待他說下去，便道：「你怎麼不把這個情報告訴我？」

「我……我以爲他們一老一少不足爲患，」周中興道：「不過，今天早上我接到一封電報，把那兩人的底細查清楚了，那老的是H埠的華人總探長，小的是一個綽號叫『小鬼子』的王小克，據說此人——」

「是他！」周中興的話又被屠博士打斷：「這該死的小鬼子！」

「你……你也認識他麼？」

「哼！上次我們在H埠的行動，便是被他破壞的。」屠博士恨恨地道：「幸好基辛格臨時取銷了訪問，否則還能容他活到今日？」

「聽說這小鬼子很厲害？」

「十五六歲的少年，難道有三頭六臂不成？」屠博士道：「不過，我前幾天才在H埠碰過他，差點把他殺了。」

王小克聽到這裏，對屠博士的身份更無懷疑。想起自己竟和這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交過手，而且僥倖逃出生天，不由暗捏了一把汗。

只聽周中興又說道：「屠先生，如果保安部懷疑我，也是這一老一少抵此之後，才開始的。」

「他們怎會懷疑到你的身上？」

「我——」周中興臉上一紅，道：「我請他們到家中吃飯。」

「爲甚麼要這樣做？」

「我的原意是想探聽他們的保安措施，以便提供給你，不料他們却守口如瓶。」

「唉，周老弟，你這樣做太不智了！」

「現在應該怎樣？」周中興道：「好不好取消這個計劃？」

「你的意思是說不想刺殺基辛格了？」

「是的，」周中興道：「既然他們已在懷疑我，如果基辛格在本國遇害，我一定脫不了關係！」

「可是你要明白，『死亡俱樂部』決定做的事，是不會中途中止的！」

「屠先生，我照價錢給你們，一文也不少，」周中興連忙道：「只求你們不要在本國下手，也許到其他的國家下手。」

「但這樣對你有甚麼好處？」屠博士道：「你想攪政變，又怕美國支持現任的政府，因

此想殺了他們的國務卿，令美國人對現任政府的保安措施不滿，使你得到支持——」

屠博士說到這裏，周中興急忙「殊」地一聲，叫他不可說下去。

然而，王小克對於周中興想謀害基辛格的動機，也完全明白了。

「屠先生，現在看來計劃是難以成功了，我只求你們不要動手。」

「那也行，我們白跑了一趟，卻甚麼也做不出來，傳了出去，對『死亡俱樂部』的名譽有所影响，如果你付雙倍酬勞，我們也許可以讓你如願以遂，繼續做你的參議長。」

「這個——」周中興咬了咬牙，道：「好吧！」

「明天一早把錢送到，」屠博士道：「我們立即離去。」

「一言爲定！」

王小克見周中興夫婦向車子走去，望着他的背影，眼球一轉，計上心來。

× ×

周中興悻悻然地踏進施部長的辦公室，道：「你們這是甚麼意思？」

施部長望了王小克和周深長一眼，澀笑一下，道：「周議長請坐！」

「我和內子都沒有空，」周中興道：「而且，基辛格博士再過兩個鐘頭便抵達本國了，你們不去現場戒備，卻來麻煩我！」

「周議長，我們想請你聽一卷錄音帶。」施部長道。

「甚麼錄音帶？」周議長冷靜地。

施部長按下枱面一架錄音機的鈕掣，雙眼凝視着周中興，等待他的反應。

這時，擴音器响了起來。

「周先生，爲甚麼你堅持要和我出來說話？」是屠博士的聲音。

周中興雙眉一揚，但旋即恢復原狀，繼續聽下去。

「屠先生，事情有了變卦。」是周中興的聲音。

「哦？是甚麼變卦？」又是屠博士的聲音了。

「我家的電話被人裝了竊聽器！」

錄音帶一直播放下去，把周中興和屠博士昨晚在花圃前的對白一句一句地播出來。

播到那句「明天一早把錢送到，我們立即離去」時，施部長把錄音機按熄了。然後，冷冷地望着周中興，道：「周議長，你有甚麼話說？」

周中興聳了聳肩，道：「這和我有甚麼關係？」

周深長望了王小克一眼，苦笑着。

「——好吧，請到鄰房休息一下。」施部長打開另一道房門，把周中興請了過去。

「我在趕時間——」

「周議長，只等五分鐘，對不起。」

說罷，他把門關上了，向王小克望去，道：「王老弟，我看你的計劃行不通。」

「何不試試周太？她昨晚也在場的。」王小克道。

「好吧。」施部長吩咐馮主任把周太請了進來，又把錄音機扭開。

當周太聽到「是的，既然他們已在懷疑我，如果基辛格在本國遇害，我一定脫不了關係」時，忽然掩面哭了起來，叫道：「不關我的事，是中興計劃的，不關我的事，他一直想做總統而已！」

忽然，周中興從鄰房衝了進來，劈口叫道：「假的！假的，那卷錄音帶是假的，那兩個聲音也是別人扮的！」

周太剎那間花容失色，周中興趨上前要去摑打她，卻被馮主任阻止了。

「周議長，你說得不錯，」施部長向王小克一指道：「是這位小兄弟把你們的對話一句一句記下來，叫人假扮你們的聲音錄成的！」

「你這種賤人！」周中興歇斯底理叫了起來：「如果不是你中了計，他們是不能奈我們何的，我仍然是參議院院長，我仍然是大權在握的——」

他話未說完，已經被馮主任拉了出去。

施部長黯然地嘆了一口氣，道：「誰會相信這個事實？」

王小克和周深長對望了一眼，緘默着。

× ×

施部長伸手出來，誠懇地道：「飛機要起飛了，這次多了你們幫忙。」

周深長和王小克分別和他握了握手，道：「不客要氣。」

「有件事要請你們原諒，」施部長神情尷尬地道：「這次我們破獲了這個大陰謀，並且把臭名昭彰的『死亡俱樂部』六個成員拘捕，都是你們的功勞，不過由於周某人地位太高，當局不想張揚，以免有損國體，所以不但沒有給你們一枚勳章，甚至也沒有甚麼報酬！實在萬分過意不去。」

「我們瞭解的。」周深長道。他早就料到T國會將整件事實掩蓋住了。

「而且，我們還有一個請求。」

「請說。」

施部長望了王小克一眼，道：「我們衷心祈望你們不要把這件事說出來。」

「你放心，」周深長道：「我們會當它根本沒有發生過。」

施部長大是高興，熱烈地和他握着手，道：「謝謝你！」

跟着，他又和王小克握了握手，誠懇地道：「小兄弟，希望將來有機會到我們這裏來玩，我一定會好好一盡地主之誼。」

「我會的。」王小克笑道。

「好了，飛機即將起飛了，」施部長道：「祝你們一路順風。」

「再見。」

「再見。」

王小克挽着旅行袋，向機坪中的七○七噴射機走過去，周深長上前搭住他的肩，笑問：「小鬼子，你是不是覺得很不值？」

「不值？」

「是啊！替他們做了這麼多事，連勳章也沒有一個。」

「我要勳章來幹甚麼？」王小克笑着反問道。

「咦？威風威風嘛！」

王小克淡淡一笑，他只是想早點回家，讓白小妹和小辣椒早點安心而已！（全文完）





藍衣雙女俠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 龍女虎子（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馬戲班空中飛人葛錦失手墜斃，其女葛珍獲知其父失手原因，實因人爲，冒險追查原兇文昌，詎報仇不成反被俘。翌日，葛珍爲金菊及胡雯救出，文昌與爪牙均死於非命，金菊猜是文昌之父文家通仇人所爲，爲誘兇徒出現，金菊與胡雯護葛珍逃亡，在火車中金菊爲追踪敵人，與胡雯失散，此時颱風突至，金菊在山中失足，昏迷山道，幸得渡假者途經，將她救回別墅，酒吧女郎李雯將救治金菊情形說出後，往廚房治餐，甫入廚中，爲二大漢所挾持，向李雯要求食物和給予睡宿的地方——

## 虎山擒猛虎 龍潭捉孽龍

「哦，這還不容易？」李雯說，「你們就是不動粗，我也一樣可以方便你們的。你們要吃東西我替你們弄好了！」

「我們卻不敢信任你們！」那人說，「你快說，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不過是在這裏渡假的吧了。」李雯說。她也把這幾個男人以及這幾個女人的身份說了出來。就像告訴金菊的一樣。

不過她忘記了說出還有金菊這一個傷者在樓上。她亦不知道這兩個正是金菊要追，然而卻逃脫了的人。她根本不知道有這件事。這兩個人也是在逃走中遇到了暴風雨，無法到達公路。他們就到處找尋一個可以藏身的地方，由於附近只有這一間屋子了，他們找到了這裏來，也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並不算是巧合。

李雯說完了之後其中一人說：「告訴我們，你們有沒有見過一個穿深藍色衣服，和你差不多年紀的女孩子來過這裏！」

李雯很明顯地震一震，知道情形不好了，也爲金菊的安全而担心。她年紀雖然輕，但是卻經歷過不少世故，她立即知道這兩個人是尋仇而來的。

但是她沒有機會說謊。她的一震，以及畧一猶疑，就是破綻。那把刀子立即在她的喉嚨上一緊，快要刺透她的皮膚似的。那拿刀人咬牙切齒地道：「快點，說出來！她在那裏？」

「她——她就在樓上的房間裏！」李雯吶吶着。她雖然不願意說，但在這種情形之下，也無法不說出來了。

她只得把眞相說了出來。

那二個大漢緊張地面面相覷着。拿刀子的一個說：「你說她是受了傷嗎？傷成怎樣？」

「傷得不重，」李雯說，「我們這裏有醫生，醫生看過她，說她沒有什麼大碍，只是扭傷了，她只要在床上躺一躺就行了。」

「她——現在正在睡覺嗎？」那人問。

「我不知道，」李雯說，「也許是的。她沒有什麼事好做，當然睡覺了。不過我一直在樓下，沒有上過去看她。不過，先生，你們還是放過她吧，她不過是一個女孩子，你們想要什麼，可以商量的，你們要什麼，我替你們想辦法好了！」

但是這兩個大漢對她的求饒卻是無動於中的，那個拿刀的人的眼珠恐懼地轉動着，想了

一會，忽然又說：「你說他們是來這裏打獵的，那你們的獵槍呢？」

「沒有……沒有呀！」李雯說，聲音顫抖着。

「拍拍！」那個拿刀的大漢在李雯的臉上重重地摑了兩掌，摑得她連眼淚也流下來了。

「不要說謊！」另一個大漢警告地喝道，「別浪費我們的時間！」

「你們……你們拿槍要幹什麼？」李雯哭喪着臉問。

那人也不告訴她拿槍要幹什麼，只是在她的臉上再摑了兩掌。李雯整個呆在那裏。

那個大漢再舉起手掌，迫問道：「怎麼樣？快說！」

「在——在走廊柜子裏面！」李雯說。

兩分鐘之後，那二個大漢就如狼似虎地從走廊中衝出來，手中拿着槍。是兩把鳥槍。

那幾個正在賭錢的男女一驚跳起，那幾個女的則慌張地叫起來。

「不要吵。」一個拿槍的大漢低聲喝道。

那是他們帶來的鳥槍，他們是認得，所以不需要浪費時間去懷疑這是不是假槍，他們也知道，這槍中的鐵沙子彈，如果對着人體轟過來的話，會造成怎樣的效果。

於是，他們也就服從命令，噤若寒蟬，不敢再吵了。

「你看着他們吧，」其中一人低聲對他的同伴道，「我到上面去對付她！」

如果李雯在這裏，她一定會開聲懇求他們不要這樣做了。但是很奇怪，李雯並沒有跟着他們出來，而其他那幾個人則摸不着頭腦，暫時只是為自己的安危而担心，也顧不得在担心金菊的安全了。

於是，一個大漢拿着槍向樓上走去了，餘下的一個則留在樓下，用餘下的一把鳥槍指嚇剩下來的幾個男女。

那人很小心，輕着脚，一步一步走上樓梯。下面的人，眼睛都緊張地看着他。

慢慢地，他到達了樓梯頂上了，第一脚踏在二樓。

就在這個時候，在靜寂和緩慢之中出現了一下迅速的動作。一件黑黑的東西從樓上的走廊裏面飛出來，擊中了這個拿槍的人頸部，發出沉重的「托」一聲響。那是一隻玻璃塑成的人像，本來是放在金雯房中那隻架子上的。

這個人慘叫了一聲，給這隻玻璃塑像撞得雙脚也離開了地面，人也一個翻身。他的手指下意識地在槍機上一緊，槍轟然而響了，射出來的鐵沙自然打不中這個擲塑像的人，而只是射中了旁邊的墻壁。

接着，他那一個翻身就完成了，人也跌在樓梯上，沿着梯級滾下來。

餘下那個大漢呆了一呆，就咒罵一聲，跳上前去，手中的鳥槍舉在前面，衝上樓梯。

他則連二樓也沒有機會到達。還差四五級到達的時候，又一隻同樣的塑像從走廊內飛出來了。這一隻塑像則是貼着地面飛出來的。

那個大漢的頭部一冒過了超出地面的高度，就剛好給這隻塑像擊中了額部，他大叫一聲，打了一個翻身，就隆隆地滾下樓梯。單是塑像那一擊，就已經使這個大漢死去活來了，再加上在樓梯上這一滾，就使他更加不能動了。

兩個人都躺在樓梯脚下的地上，呻吟着。

其時，金菊就從走廊裏面衝出來了，一拐一拐着，叫道：「捉住他們！捉住他們！」

這一點，其實用不着金菊催促，他們已經動手去做了。這幾個男人都是年青力壯的，而且他們也因為這二個大漢的暴行而感到憤怒，他們衝上去，捉住了那二個大漢，在他們還未能够恢復抵抗力之前，就給了他們一頓拳脚。

這樣，他們的抵抗力就更難恢復了。

「找繩子來把他縛起來！」金菊叫着，「不要讓他們脫身！」

四個男人按着那兩個大漢，自然是按得很緊。

其中一個男人則叫道：「快點，你們去找繩子來！走廊的柜子裏有繩子！」他是對那三個女的吩咐，而那三個女的也匆匆去照辦了，他們找來了繩子，把這二個大漢縛了起來。

這時金雯已經到了樓下來了。而且，他們這個時候也記起了李雯了。

「李雯呢，怎麼不見她了？」

「她剛才是進廚房裏，為我們弄吃的東西呀！」

「這兩個人是從廚房裏出來的。」

這兩句意義相關的話使他們都大吃了一驚，連忙衝進廚房裏，而金菊也緊張地在廳中等着。

過了一會，他們出來了，把李雯也抬了出來。幸而李雯也並無大碍，她不過是臉上給他們敲了一記，擊暈了而已。

他們又忙亂了好一陣，才把李雯救醒了過來。

李雯並沒有什麼大碍，這時，他們才有空去注意金菊。李雯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那幾個人則是看見發生了什麼，他們看見了金菊用玻璃塑像擲人的準確，而這使他們感到驚異。

「小姐，」其中一個年輕男人說，「你究竟是什麼人？這——這兩個又是什麼人？這——這是怎麼回事？」

「這兩個是匪徒，」金菊相當含糊地解釋着，「我是女密探，我就是正在追捕他們的。我在火車上追他們，他們跳車，我失去了他們蹤跡，現在，他們却找來了，這正好！」

「那——那現在怎樣呢？」其中一個男人問，他是他們之中當律師的那一個，他雖然是身為律師，也不大懂得應該怎麼辦的，「電話綫又斷了，我們不能打電話報警！」

「你們有車子的，」金菊說，「現在風雨似乎已經過去了，你們開車載我回到總部去怎麼樣？起碼載我到一個有電話的地方，讓我通知總部！」

這四個男人都是好動份子，他們覺得，這比較打獵和賭錢還够刺激得多了，所以四個人爭着負責接載金菊。結果，他們決定全部車輛一起出動，八個人護送金菊到市區去。

金菊也不反對這個辦法，由於他們八個人留在這座荒僻的別墅裏也並不安全的。說不定，這兩個大漢的同黨還會再來。

於是四部車子一起出發，載着金菊和那二個大漢走了。果然風雨已經平靜了，路雖然不容易走，不過總算是通行的。四部車子一起趕路，在第二天早上，就到達了一座小鎮，那裏的路邊有一座電話亭。

金菊試試用電話亭裏的電話，謝天謝地，這電話是可以打通的。她打電話到丁朗的總部去。也像是胡雯一樣，經過好一番轉折，她才知道丁朗受傷昏迷的消息。

她也是和胡雯一樣，再轉折了一番，就和丁朗身邊的張平用電話聯絡到了。也是無綫電駁上了電話。於是她知道了一切，包括了胡雯的事。

胡雯的事，使她尤其着急。她忙問：「那麼，胡雯有沒有說她查到了一個什麼名字，和是在什麼地方？」

「沒有，」張平說，「她祇是說查到這個名字，要自己去找，却故作神秘，不肯說出這個名字來。她不大信任我們，就像怕我們會破壞了她似的！她祇是說C城！」

「她這個人就是這樣討厭的！」金菊急得



快要把聽筒也捏碎了，說：「總是喜歡獨行獨斷的！」

「現在你又有什麼提議呢？」張平問。

「我捉到了這兩個人，」金菊說，「我得找一個地方審問他們。你們在附近有什麼安全可靠的地方，可以借給我用的嗎？」

「唔，這個倒是有的。」張平說。他把一個地址告訴了金菊。這個地址，就是最接近金菊所在的地方的。他還告訴了金菊，她應該到那裏和誰聯絡，另一方面，他也會和那裏聯絡，叫那裏的人合作的了。

金菊放下電話，一拐一拐着從電話亭中出來。

那八個男女，是絕對服從她的指示的。他們都毫不反對把金菊連同那二個被俘的大漢送到這個地址去。

× ×

C城是一座大城市，一座很複雜的大城市。工商業都很發達，然而，這裏的治安則並不見得很好。事實上，也許就是因為這裏的法律之手較為放鬆，投機份子薈集在這裏，所以地方才會這樣發達的。

自然，在這裏，犯罪容易，而身份不正當的人在這裏躲藏，也比較容易的。費平就是這樣一個人，身份不大正當，有些地方他是不能去的，由於他在那些地方是受着通緝的份子。祇有這裏，他則可以平平安安地過活。

他也是一個不容易找的人。

中午的時候，她們兩個人正在一家餐廳裏一起吃午飯。胡雯和葛珍兩個人。她們兩個人，在不久之前，已經到費平的居處附近踏勘過了，她們發覺，要接近費平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並不是說，費平是一個身邊有着大批衞隊的人，而是，費平的身邊人太多了。他似乎是一個重要的人物，他的屋子裏，進進出出，和他交涉聯絡的人，絡繹不絕。沒有機會捉到他單獨一個人。她們要捉住他，問他什麼，也一定要等他單獨一人才行的。

胡雯說：「我看，我們還是等到今天晚上才動手吧，目前，我們先找一個地方休息一下吧！」

「我們何不再打個電話和張平聯絡呢？」葛珍說。

胡雯揮揮手：「別管他們了，他們都是飯桶，講話吞吞吐吐的，又不敢做主張，我們找他們幹什麼？」

「看看金菊怎樣也好，」葛珍說，「也許金菊已經回去了，那我們就可以叫她來協助我們了！」

葛珍這個提議的確是很適當的，然而，胡雯却不打算接受。胡雯搖搖頭：「我認為這件事，單單我們就已經幹得來了，我們把它做好了，再讓他們看看，那不是更好了？」

葛珍聳聳肩。現在是胡雯作主的，胡雯不肯，她也沒有什麼辦法。她也祇好決定跟着胡雯一起，等到晚上了。

她們在那間幽靜的餐廳裏喝着茶，胡雯則取出來了一支筆，在一張餐廳紙上畫着，葛珍則是顧着在看張報紙，對於胡雯在畫些什麼，她是無心注意的。不過後來，胡雯畫好了，却把那張餐紙一推推過來！說：「你看看吧！」

葛珍看看，看見那上面是畫着一些綫條，構成一幅古怪的圖形。

「這是什麼？」葛珍問道。

「這就是費平那間屋子的平面圖了，」胡雯說，「我是在想，這裏就是我們晚間最適宜進去的入路！」她用筆指指紙片上的一點。那裏是已經畫了一個箭咀的。她又繼續解釋：「因為這裏有好幾棵樹，從牆外長了進牆內的。我們祇要在牆外爬上樹，就可以越過圍牆，進入牆內，而不愁會給人看到了！」

葛珍凝神想了一想，記憶着剛才所看到費平的住宅。不錯，費平的住宅，形勢的確是如此的。胡雯的頭腦也相當好，她能够憑她所看到，而把形勢繪畫出來。

葛珍看了一會，點點頭，說：「很好，這是一個好辦法。但是，我們捉住了費平之後，又怎樣呢？」

「我們逼他把老傢伙文家通的所在說出來好了，」胡雯說，「找到了文家通，這件事情就可以算是完結，而我們也大功告成了！」

葛珍又點點頭：「很好，但是，我在担心的是，萬一費平不肯說出來，那怎麼辦？」

胡雯一揮拳頭：「我會打到他說出來為止的！我就不相信他門得過我的拳頭！」

葛珍也是這樣相信。以胡雯這樣兇的一個人，費平似乎是沒有理由能不在她的拳頭之下屈服的。那是說，假如她們真能够把費平制服的話。

「那麼另一方面，」葛珍說，「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打發這段時間呢？」

「最好的娛樂就是去看電影了，」胡雯說，「看兩場電影，再吃一頓晚飯，那時，天不就黑了嗎？」

「好，」葛珍說，「讓我找份報紙來查一查，看看今天有些什麼電影好看吧！」

她們兩個女孩子，果然就在電影院裏打發了一整個白天的時光。到了午夜時份，她們才再度出現。

那時，她們已經穿上了顏色很深的衣服，深藍色，近乎黑色的。緊身的衣服。她們出現在費平的住宅的花園圍牆之外，大樹之下。

一如胡雯的繪畫所示，那裏果然有兩棵很高的大樹，樹葉很盛，伸進了牆壁之內。雖然，普通人要沿着這棵樹爬入牆內，也不是容易的。因為，伸入牆內的橫枝，是離地很高的，要爬上樹上並不難事，要沿着橫枝爬出去也不是難事，但是要從樹枝上跳下來，則不是那麼容易了。普通人不能從這麼高的高度跳下來的，甚至胡雯以及葛珍這二個身手不凡的女郎，也不能跳下去。不過，她們則是另有一種取巧的辦法。

在看過了電影之後，她們已經買了一根繩子了，現在，她們就沿着繩子爬下去。首先是由葛珍下去，跟着則是胡雯了。兩個女郎都安全地到達了地面。

繩子是打雙套在那橫枝上，她們一拉，就把繩子拉了下來。胡雯把繩子收了起來。

屋子正在黑暗之中沉睡着，沒有什麼動靜。看來，費平是已經睡着了。她們二個人蛇行鼠伏着到達了屋子的後部，發覺有一隻窗子是打開着的。

這個地方的防衞的確是不很森嚴的，不過這也是合理的事，費平在這裏顯然是很有勢力的，他可以控制一切，自問這裏也不會有什麼人會對他不利，所以他也不需要作什麼防備。

她們很容易就從窗口爬了進去，進入了那座豪華的大廳之中。廳中也是沒有人的。這比她們料想之中的更加順利了。看着，費平是一個人住在這裏的。

「我們到他的房間去！」胡雯對葛珍指揮着。

「先在樓下看清楚吧！」葛珍說。顯然，她比胡雯還要細心一點的，可見胡雯這個人是多麼粗心大意和鹵莽了。

胡雯也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她們在樓下巡視了一遍，果然沒有什麼人在下面，連僕人也沒有的。

費平顯然是喜歡清靜的。

她們上樓而去，到達了樓上，費平居住的地方。費平的睡房就是在樓上的，睡房裏面仍然有燈光。燈光正在從門縫間透出來。她們走到門口邊，從門縫窺進去，看見費平正躺在床上看報紙。

胡雯對葛珍做了一個手勢，兩個人一閃閃進了房中。

費平大吃一驚，連手中的報紙也丟掉了，連忙跳起身。他愕了一愕，隨即就向枕頭下面伸手。

胡雯這個人雖然粗心大意，但是動作則是十分敏捷的。她一跳跳上前去，在費平能够把枕頭下面的東西取出來之前，她已經一掌劈了下去，劈中了費年的手腕，跟着另一隻手掌一揮，摑在費平的臉頰上。

「拍」的一聲響，費平滾了一個身，從床上跌到地下來了。葛珍也跟上前來，在他的肚子上踏了一脚，費平痛得在地上縮作一球。

胡雯則已經把費平枕下的東西取了出來了。那是一把手槍。胡雯得意笑了起來。

她說：「躲開一點，葛珍，不必勞煩你動拳脚了，就這樣，讓我用他自己的槍把他殺死好了！」

「不！不要！」費平恐懼地圓睜着雙眼，「不要開槍！不要！請——請你——讓我們先談談吧！」

「不！」胡雯顯得怒氣冲冲的，「不要阻着我！他是文家通的走狗，我們就先把他殺死好了！」

「殺了他有什麼好，」葛珍說，「我們先問問他吧！如果他肯招供，我們就放他一命好了！」

「我——我招供好了，」費平連忙吶吶着說，「我招供好了！你們要問什麼，你們問好了！」

葛珍說：「我們就先和他談談好了！」

「談什麼？」胡雯說，「看他的樣子，他也不能告訴我們文家通是在什麼地方的了，沒有人知道文家通是在什麼地方的！我們把這些嘍囉都殺盡，再把文家通逼出來好了！」

「我——我們談談吧！」那人拚命哀求着，「你們——你們想知道些什麼，我們談談再算！」

「好吧，」胡雯說，「也好，我給你一個機會！」

她把槍垂下了，葛珍讓開。這二個小姑娘，倒是很會做戲的。這個辦法是胡雯想出來的，而現在葛珍就以第二主角的身份，和她合作表演。

胡雯把槍伸前去，抵住費平的胸膛，冷冷地說：「好了，現在，你快點說出來吧！你知道文家通在什麼地方，你告訴我！」

「你——你們是要找文老板？」那人吶吶着，「你們要找文老板幹什麼？」

「這個你管不着，」胡雯說，「你知道，你就說出來，你不知，那我們就不要浪費時間了！」她說着，把那把手槍的撞針扳後，發出「格」的一聲。

她的演技，顯然是眞正一流的，不然，費平也不會信到十足了。也許，她手中有槍幫助着作爲威脅，所以，也增加了他的信念了。這把槍是他自己的，他知道一扳槍機，自己就會送命了。

他說：「如果你反正是要殺我的，我就不說了！」

「你別多事！」胡雯說，「如果你的口供賺得本姑娘高興的話，也許會饒你一命！」

「我知道，」費平說，「他——他就住在虎頭山上！」

「什麼地方是虎頭山？」胡雯問。

「虎頭山就在北面的市郊，」葛珍說，「我們白天研究地圖，不是看見過了嗎？」

「噢，對了，」胡雯道，「對了。虎頭山上什麼地方？」

「虎頭山頂上就是虎頭山頂上，」費平說，「虎頭山頂上是文老板的私人住宅！祇有他一間屋子在那裏的！」

「唔，」胡雯說，「有點道理！但是，我怎知道能不能信任你！」

費平苦惱地苦着臉，差點哭出來了：「那——那我怎樣才能證明呢？」

胡雯看看葛珍，道：「對了，我們怎能證明呢？」

「我們可不能把他在這裏丟下的，」葛珍說，「不然，他可能會去通風報訊了。難道我們把他殺死嗎？」

「不……不要殺我！」費平連忙哀求着，「我——我說的都是眞話！都是眞話！」

「如果他說的是謊話，」胡雯說，「而我們把他殺死，那我們不是再找不到人問嗎？」

「對呀，對呀，」費平忙說，「不……不過我說的是眞話！」

他又不敢說自己是說謊，又覺得似乎不適宜堅持自己說的是假話。

「這樣好了，」胡雯終於說，「你帶我們去！」

「我——我帶你們去？」費平愕愕地看着她。

「是的，你帶我們去，」胡雯說，「你現在還可以改口的，你還可以帶我們到眞正的地方。如果虎頭山頂這個地方是假的，那你就完蛋了，我會把你從山上推下來的！」

「我這——這個……」費平躊躇着，終於點點頭：「好吧，我帶你們去，我的確沒有說謊，帶你去又怕什麼？」

「好，葛珍，你看着他，」胡雯說，「我去找繩子來，先把他縛起！」

「你——你就是葛珍？」費平大吃一驚，「那麼你？」

「難道你還猜不到嗎？」胡雯冷笑，「有多少女人像我們這樣本事的？」

「你們——你們還有一個的，」費平吶吶着，「還有一個呢？」

「這不關你的事！」胡雯說，「你別管好了！」

她轉身走出門口，到樓下去找繩子。一踏出門口，就差點和一個人碰個正着。她大吃一驚，連忙舉起槍，但及時沒有放槍。

站在她面前的是一個女郎，不是別人，正是金菊。

「你——你——」胡雯難以置信地，「你——你怎麼會在這裏的？」

金菊微笑：「我是剛剛趕到的！」

「你——你沒有什麼吧？」胡雯問。

「我沒有什麼，」金菊說，「祇是扭傷了，不過經過醫生治療和包紮之後也沒什麼了。總算可以走動自如。你也眞是混帳，胡雯，你這樣亂闖，算是什麼？竟然不通知我一聲！」

「我怎知道你在什麼地方？」胡雯說。

「你也應該和總部保持聯絡呀，」金菊說道。

「哼，他們都是飯桶，有什麼用處？」

「我看你其實是貪立功吧了，」金菊說，「不過現在不要緊了，我們三個人，還是共同進退！」

「你又怎會找到這裏來的？」胡雯問。

「我也捉到了他們兩個人，」金菊說，「他們招出了費平來。」

「招得這樣容易？」胡雯說。



「他們不知道費平知道文家通的下落，」金菊說，「我祇是問他們在這裏有什麼聯絡的人，他們招出了費平的名字。我看這是定是你會來的地方，我趕來看看。果然你們兩就在這裏！」

「你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胡雯問，「怎麼在火車上忽然失去了你？」

「這個說來話長了，」金菊說，「以後再說吧，反正以後談話的機會多着。現在，你也不必找繩子了，我已經替你找來！」金菊說着，遞上一綑繩子。

胡雯有點不大願意地接了過來，她似乎很不服氣金菊又出現，來參加這件事。似乎她認爲，最好就是由她一個人幹到底，把這件事完成。

不過，現在金菊既然來了，她也沒有什麼辦法，她祇好和金菊一起進入了房中。葛珍看見金菊出現，也愕了一愕，不過，她也懂得節省時間之道，並沒有馬上問金菊是怎麼來的。

她祇好幫着手，三人合力，把費平緊緊地縛了起來，紮得像一隻長形的粽子，然後，她們就把費平抬了下樓。

金菊已經開來了一部車子，她們用手帕塞進費平的咀巴裏，使他不能做聲，然後把他放進了車後行李箱裏，鎖好了。三個人上了車。

胡雯問金菊：「你是一個人來這裏嗎？」

「當然是一個人。」金菊回答。

「那麼，」葛珍說，「我們得不到丁朗那些人幫助了？他們在這裏沒有人嗎？」

「有是有的，」金菊說，「但是這裏是一個複雜的地方，情報滿天飛，秘密很難守得住，如果我們叫他們合作，就很難守得住秘密了。如果秘密洩漏，我們找到去的時候，文家通可能已經不在那裏了！」

「那麼，」葛珍說，「我們就祇能三個人幹這件事了？」

「這不是更好了嗎？」胡雯說，「根本，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打算三個人一起幹的了。現在有什麼分別？那些飯桶們，反正是愈幫愈忙的！」

車子向虎頭山上進發，還是由胡雯開車，由於金菊的腿部是有隱傷的，所以她可以休息的時候就休息一下好了。

費平給放在車子的行李箱裏，不見天日，也不知道車子是開到什麼地方，祇是感到車子顛簸得很厲害，把他震得苦不堪言。

後來，使他舒了一口氣，車子終於停下來了。他發現行李箱的箱蓋打開，胡雯的頭探了進來。胡雯說：「好了，費平，我們現在已經接近了虎頭山頂，我們也看到了那間屋子了。你還有什麼話說？」

費平的咀巴已經塞住了，就是有話也說不出來的，不過他還能够搖頭，他就搖頭，表示他沒有說話了。

「好，現在我們要到屋子去了，」胡雯說，「我們要把你留在這裏，但是，你不要以爲你可以掙扎。車子就停在懸崖旁邊的，你掙扎，車子動起來，就會溜下懸崖，那時候就死定了！」

費平恐怖地睜大雙眼。

「轟！」那行李箱的蓋子又關上了，費平又困在漆黑之中，既不能動，亦不敢動，外面究竟發生甚麼，他也是無法知道了。

她們三個人，現在當然是向山頂那間大屋子進發。其實，車子並不是停在懸崖邊緣，而不過是停在樹林中而已。她們距離山頂那座屋子還有好一段路。這一段路，當然是要步行完成了，她們如果把車子直開上山頂上去，那未免是太過打草驚蛇一點的。

那山頂上果然是有一座巨大的住宅的，只有兩個窗口有燈光透出來。那間實在是不是文家通的屋子，她們目前是還不知道的，不過，這個地方必然是一個甚麼有財有勢的人的住宅，這一點則是可以確定的。等閒人物，怎麼能够獨佔一座山頭呢？

胡雯，金菊和葛珍三個人小心地走着，走在路邊，接近着樹林。一有甚麼異動，她們就會竄進樹林中躲起來，走到接近山頂的時候，她們就看見了有一雙車頭燈正從山頂上下來。

「快躲！」金菊叫道。

三個人一閃閃進了林中的陰影裏。那部車子沿着小路駛下來了，而在這部車子接近之前，金菊已經舉起了手中的望遠鏡，向這部車子張望着。胡雯則緊執着那一把從費平手中取到的手槍。如果車中的人就是文家通，那麼她就不會客氣，向車輪上轟上一槍了。

「這不是文家通，」金菊說，「不過，看來也不會是好人了！」

從望遠鏡中，她可以看到車中的是兩個大漢。雖然多數時候不能以貌取人，不過以外型取人，則雖不中也不遠的。

這兩個人，看來就是靠打鬥吃飯的那種人。換句話說，他們就是兩個打手。

車子來到了，在她們的前面經過了，她們都沒有加以干涉，不知道這二個打手是到甚麼地方去，以及去幹甚麼，總之，他們不是把文家通載走就行了，而且，既然是打手，那麼離去了一個，就少一分抵抗力，這也是她們所歡迎的事。

她們等車子過去了，便又繼續沿路前進。當她們接近屋子的時候，却忽然聽到有人在吹口哨。三個人都大吃一驚，因爲，口哨聲是由人發出來的，聽到口哨聲，當然是表示有人在附近了。但是，又沒有聽到車聲，那麼人從何來呢？

三個人都閃進了林中的暗影之內，小心地等着，口哨聲愈來愈近，乃是沿路向她們過來的，來得相當快，如果是一個人一面步行一面吹口哨，那沒有理由步行得那麼快的，然而，假如是一面跑步一面吹口哨的話，則口哨聲又沒有理由這樣圓滑的。

她們正在猶疑之際，那個吹口哨的人就出現了。原來是一個騎着自行車的人。這個人正騎着自行車，沿路上山而來，不用說，他就是到山頂上那間屋子去的，因爲沒有其他目的地了。

這自行車的前面有一隻鐵架，鐵架裏裝着好幾隻包裹，騎車的男人，是穿着白色的衣服和黑色的長褲，看來是一個僕人。

金菊說：「快點，捉住他！」

這件事情，胡雯是最感興趣的。她立即一撲而出，撲到那個人的身上，使那個人飛離了自行車，和她一起跌在地上。葛珍也合作地上前掩住了那人的咀巴。兩個人合力把那人拖進了林中，金菊則把那部倒翻了的自行車也拖了進去。

那些散落在路面上的包裹，也是給她帶進了林中。這樣，路面上就完全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了。

她們把那人拖到了深入森林之中，才放開手。胡雯把拳頭伸到那人的臉前，威脅地說：「不要叫喊，否則我就一拳把你打死！」

這人倒不害怕，反而感到啼笑皆非的。他吶吶着說：「你們——你們這算是甚麼了？」

「你別說！」胡雯說，「我現在是問你一些問題，你是誰？你上山來幹甚麼？」

「我現在正在回家，」那人說，「我是在那屋子裏做工的！」

「做的是甚麼工作？」胡雯問。

「我是園丁，」那人說，「我車子上的不過是肥料和花種，不值錢的•你們拿去了也沒有用！」

「誰要拿你的花種？」胡雯沒好氣地道，「我現在問你，那上面是甚麼地方，是誰住在上面的？」

「那是文老先生的住宅，」那人說•這句話使三個女郎都大爲興奮了•似乎，費平並沒有騙她們•那人又說：「如果你們想發財，那你們還是走遠一點的好•我們這裏的人並不是好惹的！」

「怎樣不好惹？」胡雯問•

「我們文老爺有保鏢•」那人說•

「有多少個？」金菊問道•

「有四個，」那人說，「他們可不像我這樣容易對付•」

她們心裏已經在盤算了•四個保鏢，現在走掉了兩個，就只剩下兩個了•

「你們文老爺在家嗎？」金菊問•

「當然在家了，」那人說，「他從來不出去的•」

「爲甚麼從來不出去？」胡雯問•

「我——我不知道，」那人說，「我——也只是見過他一次•我在上樓去的時候見他，他也是在樓上的窗口和我談的•就只是見過那一次•」

「他叫甚麼名字？」胡雯又問•

「我不知道•」那人回答，「我只知道他是姓文的，文老爺•」

「文老爺，」金菊說道，「他是甚麼樣子的？」

那人又把他這位文老爺的模樣形容了一遍，於是她們又知道，這個果然就是文家通了•文家通的照片她們是見過的，而他所形容出來的樣子，也正是文家通的樣子•於是現在她們肯定了文家通果然就是住在這個地方的，而且文家通正在家裏，並沒有出去•

她們又進一步把這人盤問一番，問他這裏面還有些甚麼人•那人起先還有點輕浮，由於這是三個年輕而美麗的女郎，而他到底是個男人•但是，金菊在他的胸膛上給了他兩下重拳，使他差點氣絕，他就老實起來了•他把屋子的內幕從實招出•

他說屋內的確只有那四個打手，除此之外就是那些僕人了•那些僕人們是另外住在一間離開大屋的小屋子裏面的，那間小屋子，就是僕人們的宿舍了•而文老爺是住在樓上的，從來不會到樓下來•他沒有機會與文老爺作任何接觸，由於他是園丁，園丁的工作是在屋外的，所以他並沒有任何理由到屋內去•

她們再問了一番，當她們肯定了這個園丁是再沒有甚麼可以告訴她們的時候，她們就把他縛了起來，而且用手帕塞了咀巴•

三個人走到一邊，商量一下•胡雯立即提出疑問•她說：「文家通這樣重要一個人物，身邊就只有四個保鏢，這少不少一點？而且，他的屋子，還是沒有甚麼嚴密的防守的！」

但是金菊卻沒有這個疑問•她說：「這個並不是可疑的地方，文家通是躲在這裏的，他躲在這裏，沒有人知道，如果放一隊軍隊在這裏保護着他，不是反而惹人注目了嗎？他躲在這裏，好處就是沒有人知道，如果有人知道的話，那怕是派一隊軍隊來駐紮在這裏，也保護不了他了•」

這番話也說得很有道理，而她們也因此而大爲放心了•雖然如此，那文家通家中，的確只留下了兩個保鏢了•不會有更多的人留下來和她們對敵了•

金菊說：「好了，現在我們進去！」

她們就把那個園丁留在林中，向屋子進發•那個園丁已經給縛得緊緊的，沒有人來救他，他是無論如何掙不脫的了，所以她們大可不必担心他•

她們通過了樹林，到達了那間屋子的花園圍牆外面•這園牆很簡單，牆頂上甚至沒有鐵絲網•胡雯蹲在牆下，金菊躍上了她的肩上，胡雯猛的一站直，金菊就給彈了上去，手一伸，扳住牆頂，把自己也拉了上去•她就扳着牆頂，向園內張望了一會，看不見有人，於是就爬上牆頭，跳進了園中，胡雯叫葛珍蹲下，也用同樣的方法上了牆頭•跟着她回轉身，臥在牆頭上，把雙手伸下去•葛珍躍起來，執住她的雙手，胡雯就把她也拉了上去•

於是，三個人就都進入了花園之內•她們通過花徑，向屋子進發，到了屋子外面•屋子的大門是開着的，她們不敢由大門進去，只是從屋子的側面先向裏面張望了一下•

她們看見有二個男人正坐在廳中的沙發上談話•這就使她們更高興了•這就是文家通那二個保鏢•二個保鏢既然是在樓下，那麼文家通就是一個人在樓上了•只要把這二個保鏢解決，她們就可以爲所欲爲•

金菊從袋裏取出了兩件奇怪的武器，交給胡雯一件•

「這是甚麼？」胡雯低聲問道•

這的確是一件奇怪的武器，金菊微笑：「這個你也認不得嗎？」

胡雯也認得的•這是一隻彈叉•和小孩子所玩，用以射鳥的那一種一樣，不過精緻一點，這的確是一種相當好用的武器，雖然比不上手槍的威力，但是，卻有一個好處，就是沒有很大的聲音•金菊也交給葛珍一把這樣的武器•然後她又掏出了一把子彈•那是表面裏上了薄薄的橡膠的堅硬圓球，大如鴿蛋，而且相當沉重，看來橡膠的下面乃是金屬•這是很好用的子彈•

金菊低聲說道：「你們兩個先發射吧，我輪後！」

於是胡雯和葛珍兩個人都在彈叉上裝上了一隻圓球曳滿，每人瞄準一個保鏢，一齊發射•兩隻圓球都準確地擊中了二個的前額，幾乎是無聲地彈開了，在廳中彈來彈去•那二個保鏢的兩眼翻白，呆在那裏，而隨即，金菊也把她那隻彈叉上的圓球射出去，又射中了其中一個保鏢的前額•跟着葛珍和胡雯也發射了，然後金菊又發射•一共六顆圓球射了出去，每個保鏢的前額中了三彈，六顆圓球在屋中亂跳，而那兩個保鏢已經受够了，他們軟軟地倒了下來，不動了•

三個女郎迅速跳進了窗內，衝到了二個保鏢的身邊，金菊和胡雯每人都在他們的頸背上加了一掌，如果剛才他們是還沒有暈過去的話，現在則是保證完全暈了•

她們轉身望樓上•她們赫然發覺，文家通本人，這時已經出現在樓梯頂上了•他是坐在一張輪椅上的，腿子上則鋪着一張毡子•這一瞬間，她們就恍然而悟，爲甚麼文家通老是留在樓上不下來了•原來文家通是患了半身不遂之症的，一個人既然是患了半身不遂，行動不便，自然不會下樓了•

胡雯喝道：「捉他！」就向前衝了過去•上面文家通，還是木木地坐在那樓梯頂上，看着她們•雖然他那張輪椅是活動的，他可以把輪椅推動而逃走•也許，這是因爲他是沒有甚麼可逃的地方，所以就不逃吧•

三個女郎衝向樓梯口，而金菊走在最前面•就在她們接近了樓梯口時，那地面忽然之間向下陷了下去，是她們的前面斜了下去•原來這裏是一個陷阱，怪不得文家通在樓梯口坐着不動了•他是想引她們跌下陷阱•



三個人都大吃一驚•而三個人的反應是兩樣的•胡雯和葛珍連忙回身逃走，要逃回頭，爬回上去•但是那地板是很滑的，而且陷得很快，她們無法爬上去•金菊則不是回身要爬上去•由於她是在最前頭的•她立即衝前兩步•這時，地板已很斜了，地下露出了一個方洞•她就敏捷地向前一跳，兩手扳住了方洞的邊緣•這時，她的身子是已經落到了地面之下了，兩手扳着地板的邊緣，吊在那裏•

葛珍和胡雯則爬不上去•她們大叫着，已經跌了下去了•金菊則仍然吊在那裏，還未能發力爬回上去，那塊地板，又開始升上來了•就像一隻大咀巴，把人吞下了之後又合上了。

這隻大咀巴卻沒有把金菊吞了下去•而且，那塊地板再升上來，就幫了她一個大忙了•因爲，那塊地板再升上來，首先就是頂住了她的腳底•這就使她的腳有了着力之處了•她的腳向下面一蹬，整個人就彈了起來•她跳回了地面上，而地板又合回原狀了，一點縫隙也沒有了•

她愕愕地看着這地板，一時無法再把地板弄開，救出她的二個同伴，她只好叫道：「胡雯，你們怎樣了？」

胡雯的聲音馬上在下面回答•她叫道：「我們在這下面很好！你別担心！先把那個可惡的傢伙捉住！」

「好！」金菊也叫着，然後就開步衝上樓梯•

這一次，她走起路來是小心得多了，一隻手緊緊地扶着樓梯的扶手，以防備還有同樣的陷阱•如果有，她也可以扳住樓梯，不致於跌下去•

不過，也許是再沒有同樣的陷阱了，不然，文家通也不會轉身逃走的•文家通已經轉身滑走了•果然沒有同樣的陷阱了，金菊衝到了樓上，文家通已經不見了•

她相信文家通是逃不到那裏去的•

然而，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當她追到第一個房門口時，她就發覺，那房中的地上已經出現了一個方洞，陷進了地下的•她追到洞口，就發覺那裏有一條滑道，斜斜地直伸到樓下去，角度是大概比四十五度平緩一點，而滑道的盡頭，牆壁上並且開了一個出口•文家通一定就是從這滑道滑了下去的•那個開口就是開出花園之中•

金菊也立即以坐滑板的姿勢，沿着滑道滑了下去，也到了園中•

她看見，文家通的輪椅果然是已經到了花園之中了，而且正沿着花徑，滑向花園的大鐵柵•文家通的手正不斷地搖動着裝在輪椅上的一隻搖柄•這隻搖柄顯然有着與自行車的踏腳板相同的作用，搖起來就可以使輪椅自行•

金菊向文家通追過去，一面仍然相信，文家通是無法逃脫的•當他到達鐵柵的時候，他一定會被鐵柵所阻，他不方便也不够時間把鐵柵打開的•

然而，金菊又得到了一次意外•當文家通的輪椅接近鐵柵時，那鐵柵就忽然自動張開了•看來這鐵柵是可以用無綫電波控制的，而文家通的手上有一隻控制器•也許，輪椅的本身就是控制器•

文家通的輪椅迅速地滑出了柵門之外•

金菊也以快速的步伐追前去•

輪椅一出了柵門之外，那柵門就開始自動關上了•金菊像一支箭似的衝前去，僅可來得及在柵門還差一點關上之前，她就竄了出去•柵門在後面「轟」的一聲關上了•如果她跑得慢一點，給那沉重的柵門一夾，後果可眞是不堪設想！

文家通的輪椅則正在沿着斜坡向山下滑下去•路是斜的，根本不需要推動，只要有輪子，就可以滑得很快了•

金菊不知道文家通在那下面還有沒有甚麼可逃之路，但她也不等了•她拚命追在文家通的後面•

可惜，她是只有雙腳，沒有輪子的，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她跑起步來，就及不上文家通滑下去那麼快•

文家通離開她愈來愈遠了•不過跟着，她就到達了剛才她們捉住那個園丁的樹林•金菊暫時放棄了文家通，閃進了樹林之內•幾秒鐘後，當她再出來的時候，她已經騎着那輛自行車了•

文家通已經在很遠的前面，不過，金菊騎上了這部自行車之後，速度又大爲增加了•自行車輕便得多，自然也比輪椅滑得快，漸漸，她又追近了，而且愈來愈近•

文家通是不能够放盡滑下去的，因爲他怕放得太盡，就無法控制了•

文家通一面逃走，一面回頭望，但愈望就愈心寒了，因爲，他看見金菊追得愈來愈近•

後來，金菊已經近到可以對他講話了，她發出格格笑聲，叫道：「文老頭，你還是放棄吧，停下來，乖乖地跟我走！」

也許是她這句話使文家通受了更大的驚嚇了•他的輪椅就在此時忽然失去了控制，向路邊斜了出去，一隻輪子撞到了路邊，整架輪椅就飛了起來，飛進了空中人和輪椅分開了，分兩個方向飛開•

人跌落在左邊，輪椅則跌落在右邊•

文家通是相當幸運的，他跌落的地方，剛好是有着長長的草叢的，那裏並沒有石頭，也沒有樹木，文家通跌落在那裏，並沒有受傷，他一轉身，又企圖爬開•但是，他的腿子是失去了作用的，他雖然想逃，也無法逃得快，金菊一個縱身，就跳過來，執住他的後領•

文家通連忙極力掙扎，並且拚命揮拳向金菊擊過去•也許文家通的拳頭在以前是有點份量的，但現在他已經老了，而且下半身不遂，使不出氣力來，所以金菊輕易地把他的拳頭一架開•後來，文家通揮拳也揮到力盡了，金菊把他一推，他便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只能够在那裏喘着氣•

金菊冷笑：「哼，好一個威震四海的大魔頭，不過是只會指揮爪牙們，替你在做骯髒的事情•現在爪牙沒有了看你怎樣？」

「我們……我們可以商量一下的。」

「哈！」金菊又冷笑，「你們這一類人，都是這樣的，還沒有落網的時候，就老是想殺我，但是到自己失勢的時候，就說肯出錢了•誰要你的臭錢！」

她一轉身，走過去把那隻輪椅扶起來，推到文家通的面前，把文家通捉住，塞進了那張輪椅之中•

文家通顫着聲音叫道：「你——你——你現在要送我到甚麼地方去？」

「我送你回家，」金菊說，「你當然是最希望回家的了！」

「我們……我們談談吧！」文家通說，「我們談談吧！我——我可以出很多錢的！」

金菊冷笑：「閉上咀巴！別說了，我不會受你的誘惑的！」她就用輪椅把文家通推着，推上山去•

文家通一路上都在不斷哀求乞免，但是也沒有用•

他又不能起身逃走或者抵抗，所以最後，他還是給金菊推回了山上去•

他的輪椅給推到了花園的柵門前面，門是關上了的，不能打開，金菊不能把他推進去•金菊推推他的肩，說：「好了，老東西，你把

門弄開吧！」

文家通還是在賴，他哀鳴着說：「我不會開門呀！」

「什麼不會開門？」金菊說，「我知道你會開的！」說着又在他的肩上搥了一記。

這一拳並非出自普通女人之手，所以是把他搥得痛不可當的。文家通只好伸手到輪椅下面，推動那下面的一個掣。果然，那花園的柵門自動張開了。金菊把文家通推了進去。園內的屋子還是靜悄悄的，似乎僕人們還是在睡夢中，未會醒過來，而事實上，也沒有什麼刺耳的聲音可以把他們吵醒的。

金菊說：「好了，老頭子，現在你要替我把我那兩位朋友從地底上救上來了！」

「我們得先講講條件，」文家通說，「如果你不放我，她們在下面是死定的！」

「還有條件可講？」金菊冷笑，「你威脅不到我的！」說着又在文家通的肩上擊了一拳，這一拳擊得更重，使文家通的肩也側了，痛得呱呱叫了起來。

金菊把文家通推到了屋子的前門，正要推進去的時候，屋裏就撲出來了兩個人，正是文家通手下那兩個保鏢。他們暈得並不久，過了這一段時間，他們就醒過來了。

他們向金菊撲過來。

金菊連忙把文家通用力一推，使他連人帶椅撞到了其中一人的身上，然後她就迎向另一個人。這個人是飛身向她撲過來的，而金菊不慌不忙，就在地上一坐，一隻脚伸出去，撑住了這個人的腹部，把他向後一挑。

這人飛過了金菊的身子的上空，倒栽到了地上。

這一跌則是非同小可，只聽得沉重的「碰」一聲，他便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覺。那屋外是一條水泥私家路，他是頭部先着地的，整個身子的重量在頸子上一壓，他的頸子沒有斷掉，已經是很幸運的了。

第二個保鏢，這時才能和文家通脫離，再向金菊撲過來，卻也沒有什麼用處。他雖然也許是用錢買得到的最好手，但是，金菊卻是一個錢也買不到的更好手。他一連串地向金菊揮拳動脚，都給金菊輕易閃過了，接着金菊把他的一隻拳頭一架架開了，一條腿就快而且勁地一踢上去。「蓬！」這人的心窩正中了一脚，整個人也離地飛起，直飛進了門口之內，在地板上一跌。他是完全失去了重心，而腰背先着地的。這樣一跌，就使他痛得身子也倒拗起來，顯然腰骨也給震得出了問題，人雖然沒有失去知覺，想再爬起身也爬不動了。

金菊一跳過去，捉住了那正要爬着逃走的文家通的脚，把他拉了回來。

「哈，你想逃到什麼地方去？」金菊冷笑着，把他整個倒提起來，隨即一拋，文家通整個飛了出去。

他嚇得在空中呱呱大叫起來，不過還好，他跌落的地方是安全的。他就落在那張沙發上，軟軟的沙發把他一承，又再把他彈回了地上，他雖然是跌得一陣發暈，不過卻是並沒有受傷的。

金菊又衝前去執住他的衣襟，喝道：「快點，把我的朋友放出來！」

「我不放！」文家通固執地說，「我和她們同歸於盡好了！」

金菊担心她那兩位朋友的安全，所以一時也不敢多浪費時間去審問文家通，她只好走前一步，用手拍拍地板，叫道：「喂，胡雯，葛珍！」

下面也有應聲，又是胡雯的聲音，胡雯叫道：「怎麼了，捉到他沒有？」

「捉到了，」金菊回答道，「但是我沒法子把你們弄出來，你們有危險嗎？」

「暫時沒有危險，」胡雯叫道，「不過我想出來，我可不能永遠囚在這裏的！」

「好，」金菊說，「我想辦法好了。」

她回頭看着文家通，露出猙獰的微笑：「哈，你說她們要死嗎？但我聽她們的口氣，她們卻似乎還是相當安全的呢！」

文家通恨恨地咬着牙！「妳想辦法去把她們弄出來好了，我不會幫妳的。」

「這個我相信是不難的，」金菊微笑，「我有的是腦筋。」她說着，就把沙發前面的一張沉重的桃木小几一推。這張小几沿着光滑地板滑了過去，到了她們剛才中了陷阱的地方。

這張小几是差不多有一個人那麼重的，壓到了那塊地板上，就也像一個人壓在上面差不多。這樣的重量一壓，那塊地板便又陷了下去，那張小几就沿着傾斜的地板滑下去了。金菊叫着：「小心，躲開！」一面，又把另一件傢俬推動了。

這是一張單人的沙發。

那地板好像一張大咀巴一樣，把小几吞了下去，再升回上來時，沙發又到了，剛好塞住了開口的地方。於是，那塊地板就給梗住了，不能升回原狀，就像咀巴也給一塊咬不碎的骨頭塞住了似的，再也合不攏來。

「這樣行了，」胡雯又在下面叫道，「現在，你放一根繩子下來，我們就可上來了！」

「你看多容易！」金菊對文家通說，「現在，只要找條繩子回來就行了！」

胡雯在下面也聽見了她這樣說，胡雯叫道：「不用了，我們這裏有一根繩子。」

「你們怎會有繩子？」金菊奇怪地問。

果然，一根繩子就從那個開口拋了上來，金菊走到那個開口去，把繩子接住了，拉到一條樓梯扶手的柱子上，在柱子上縛好。

繩子拉緊了，那柱子很結實，是足以承起一個人的重量的，有人拉着繩子上來了，第一個出現的人就是胡雯。

胡雯一上來，看見了文家通，就恨恨地喝一聲，向文家通衝過去，舉起一隻拳頭就要打下去。

文家通恐怖地連忙向後退縮。

金菊忙勸道：「好了，好了，別亂來，我們要的是活的，打死了他，價值就差得遠了，還是先把葛珍救上來要緊！」

「好！」胡雯向他的鼻子一指，「暫時放過你！」

她轉過去拉那繩子，帮助爬上來的人。

出乎意料之外，繼而爬上來的一個，卻不是葛珍，雖然是一個女人，卻不是葛珍，是一個中年女人。

「你！」金菊驚詫地叫起來，「怎麼你會在這裏的！」

原來這個不是別人，竟然是葛珍的母親，玉面狐董巧珍。董巧珍明明是在監獄裏的，卻會在這個時候，在這個地方鑽出來，這實在不能不教她感到意外。

董巧珍有點難爲情地苦笑：「我總是闖禍的，這一次，我又幾乎闖了大禍！」

「這根繩子就是用來縛着董巧珍的。」胡雯說。

文家通恨恨地看着他們，這幾個人都是他的仇人。不過，他是沒有辦法報仇的了。

「快點，」金菊說，「先把葛珍救上來再說吧！」

因爲，雖然看情形他們現在是已經安全了，但讓葛珍留在那個陷阱裏，總是不大放心。

於是，她們又合力把葛珍拖了上來。

葛珍投進了董巧珍的懷中，兩母女擁抱着哭泣起來。



文家通在旁邊恨恨地看着，他說：「你們就好了，母女團圓，難爲了我，你們殺死了我的兒子，難道你們不覺得慚愧。」

「哼，」胡雯說，「你的兒子，本來就是一個該死的人，就是把他殺死了，我們也不過算是替天行道而已。」

文家通深深地吸入了一口氣，臉上的憤恨神情，更是堆積到就像要爆炸開來似的。他恨恨地說：「可惜我現在已經老了，如果是在我年輕的時候——」

「而且，我們也沒有殺死你的兒子，」胡雯說：「我們沒有，葛珍也沒有！」

「你們騙我也沒有用，」文家通可憐地說，「反正我也是對付不了你們的了！」

胡雯搖搖頭：「我們並不是騙你的，你這個老糊塗，怪不得你會給我們捉住了！」跟着，她就把經過說了出來，告訴文家通，並不是她們殺死文昌的，而且說出是誰殺死了文昌的。她舉出了兇手的名字，文家通果然也就相信了。

文家通嘆了一口氣：「也許，我是眞的太老了，給人這樣擺弄，我也沒有醒覺！」

「不過，值得你安慰的一點就是，殺你兒子的兇手，已經給你的手下殺掉，所以你也算是報了仇了。」

「報仇——報仇——」文家通嘆息着，「我們似乎一直都是生活在報仇之中。好了，現在，仇都已經報完了，這又如何？我也不見得快樂了多少！」

「做人就是這樣的了，」胡雯說，「你一生拚命作惡，到頭來，也不是得到了這樣一個慘淡的收場？」

文家通回頭望望金菊，卻看見她正把一個什麼電器湊到了咀邊，在低聲說着話，而不是在聽他們討論。

「唏，」文家通說道，「你——你在幹什麼？」

「我在和總部聯絡，」金菊說，「我現在是叫他們派人來請你回去！」

「那麼——」文家通哭喪着臉，「我們——我們是沒有得商量的了？」

「沒有了，」胡雯說，「我們根本就是不可能和你商量的。」

不錯，金菊是正在用無綫電和總部聯絡，是丁朗在此地的總部。現在，既然文家通已經落進了她們的手中，就不怕了。文家通已經逃不掉，她就不怕有洩漏秘密的可能性了。即使秘密洩漏了，文家通的人，大概也趕不及來救他的了。而且，文家通既然已經被捉住，沒有人指揮他的手下，要救也救不來的。

金菊聯絡好了，就把無綫電收了起來。現在，她們就只是等着那些人來押走文家通了。這件事，可以說是已經大功告成了。

她轉向董巧玲：「好了，你又是怎會出現在這裏的？我還以爲你是在監獄裏。上一次見你的時候，你是還在監獄裏的。」

葛巧玲有點難爲情的：「我是應該仍然在監獄裏的，不過，我逃出來了。」

「逃出來！」金菊說，「我的天，你這個人也眞任性，你的刑期本來不長的，這一逃出來，你知道你可能要坐多少年嗎？」

董巧珍苦笑：「有什麼辦法？我聽到了文家通要殺死你們的消息，我就很急了，我想帮忙。我担心我自己的女兒的性命。我逃了出來，作一些我自己的調查。但是，我又把事情做壞了。」

「你想找到文家通，把他捉住，」金菊說，「但是結果卻是他先把你捉住了？」

董巧玲有點慚愧的：「對了，但是，這只是我的運氣不好，我已經找到這裏來了，卻給他們捉住，掉了那個豈有此理的陷阱裏面，他們就在下面把我縛了起來。」

「你查到了他的所在，你就應該告訴我們才對呀，」胡雯埋怨地說，「你這個人眞是鹵莽！」鹵莽的人，現在居然也罵起人家鹵莽來了。

董巧珍有點難爲情，她說：「我也不是不想這樣做的，不過，我到那裏找你們呢？」

這倒是言之成理的，這二個女俠，救出了葛珍之後，便故意就此「失踪」了，連文家通也不容易找到她們，更不用說董巧珍了。

「不要緊，」金菊說，「現在，一切都解決了，你雖然救不到你的女兒，但起碼，你爲了你的女兒而拚命，我相信，你的女兒一定明白你的心意的！」

這樣一說，董巧珍就哭了起來，而葛珍也哭了起來，兩母女擁抱在一起，哭個痛快。

胡雯不耐煩地嘆了一口氣，走了出去。她這個人是男人性子，她不喜歡看到眞情流露的場面。

金菊則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她並不喜歡浪費時間，而她也並不浪費這段等待的時間，她拿起了那根繩子，走向文家通。

「你——你想幹什麼？」文家通恐怖地問道。

「我不是要勒死你，」金菊說，「我不過是要把你縛起來吧了。」

「你怕什麼？難道我還逃得了嗎？」文家通說。

「還是小心一點的好，」金菊說。她還是動手把文家通的雙手縛在背後。

文家通只能苦笑。「哼，」他說，「如果我的兒子也像你這樣小心，這樣能幹，那現在我可以雄霸天下了！」

「講到這一點，你卻不能不相信一下命運了，」金菊說，「你好事幹得多，所以你就生了一個好兒了。」

「別諷刺我好不好？」文家通呻吟一聲。

金菊只是縛着他的雙手，所以那根長長的繩子還有剩的。她又把剩下來的繩子分開來，也把文家通那二個手下縛起來，縛起雙手，也縛起雙脚。

文家通只是在那裏唉聲嘆氣。

金菊把他們縛好之後，才眞的鬆弛下來。不久，警車聲就嗚嗚地响起來，自遠而來了。

文家通的臉色變得很難看，他說：「我——就這樣完了嗎？」

「是的，」金菊微笑說，「你是完了，你還是想一想，應該請那一位什麼律師，爲你辯護吧！」

（完）

## 名著預告

沈勝衣傳奇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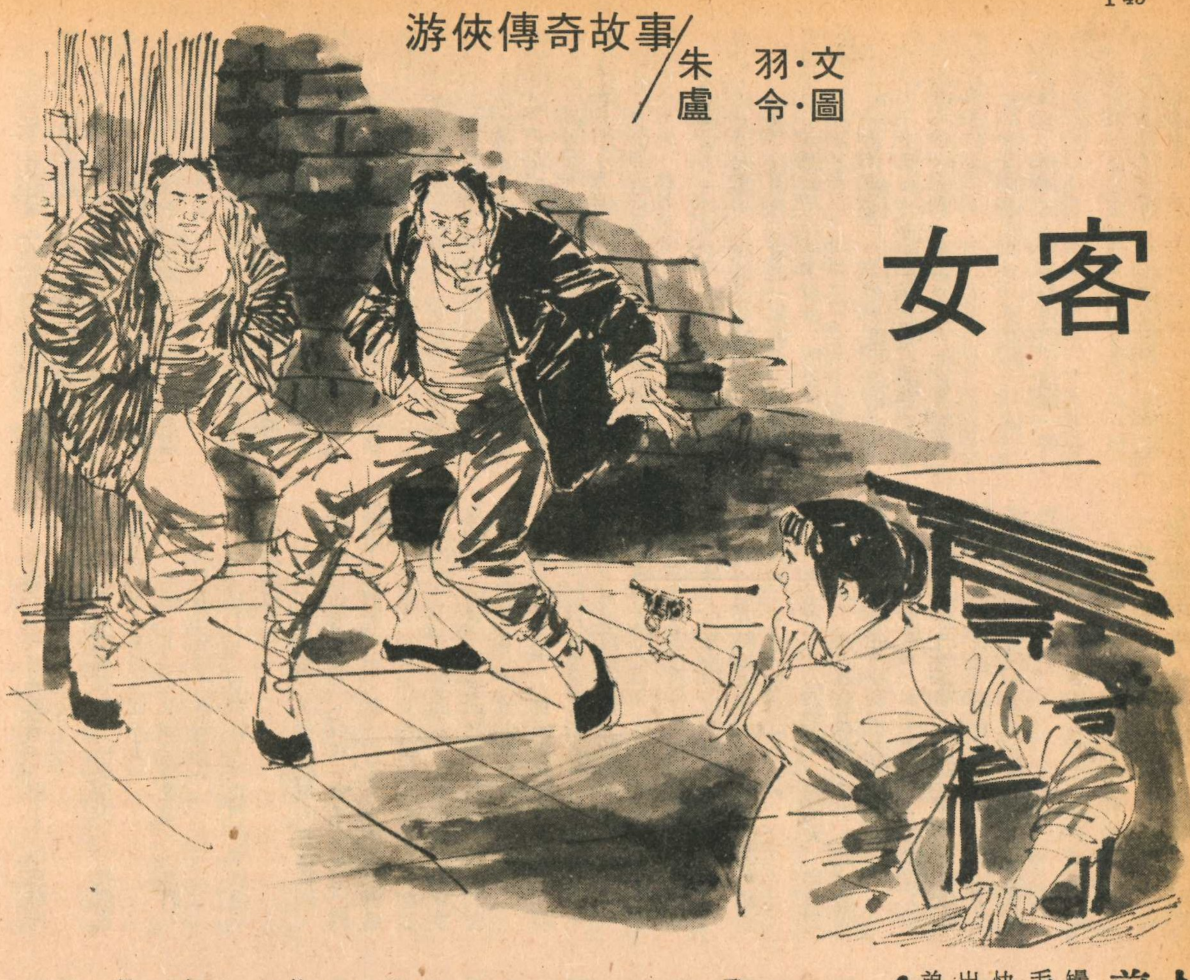
# 鳳凰刦

黃鷹著

價值連城的一對碧血鳳凰在大內高手的浴血保護之下最後還是落在珠光寶氣閣的人的手下，但官府佈下天羅地網，珠光寶氣閣要將鳳凰送出亦非易事，珠光寶氣閣畢竟解決了這難題，終於成功將鳳凰送出，卻在途中神秘失踪，被受嫌疑的有五人之多，沈勝衣亦被牽涉在內，鳳凰到底落在何人之手？大內高手與珠光寶氣閣如何追查？請下期閱內文。

游俠傳奇故事／朱羽·文／盧令·圖

# 女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日寇侵華期間，一個三不管的小鎮上，發生了一樁震動江湖的大事，一個靠走單帮，很吃得開的女客，在她護送下的一罈子美鈔，變成廢紙，女客左右手小杏子爲追查綫索而遭人殺死，那晚深夜，天下着毛毛雨，女客孤身徘徊在大街上，突自街邊閃出一條黑影，飛身撲擊女客，那刺客身手雖快，但女客比他更快，不旋踵便被女客制服，當女客正欲追問兇手時，突有人自暗隅擲出飛刀把刺客殺死，女客還來不及查看，另一黑衣人又自街邊出現，指女客殺死他的兄弟，女客辯稱從未用過飛刀——

## 一場生死鬥　兩度危急關

那人道：「距離這麼近，根本就不需要用飛刀。」

女客道：「你是一口咬定了？」

「妳賴不了。」

「好！就算人是我殺的，你打算怎樣？」

「到憲兵隊評理去。」

「那個憲兵隊？」

「當然是日本憲兵隊。」

「哼！」女客發出一聲森氣逼人的冷笑。「我總算明白了，原來這就是你的目的。不過，我却不太明白，要我去日本憲兵部，方法多的是，又何必犧牲一個同伴的性命？」

「走吧！我不想在這裏和妳閑扯。」

看上去那人只不過二十出頭，因此女客倚老賣老地叫道：「小兄弟！你在爲誰跑腿？」

「我不明白妳在說什麼。」

「不用裝糊塗！」女客故意提高嗓門嚷了起來。「是不是吳保成耍的鬼把戲？」

女客的判斷是直覺的，她認定吳保成必然躲在暗處，所以故意提高聲音，想引他出來。

果然，暗處走出來一個人。

但不是吳保成，而是新近和丁剛全聯手的『娃娃臉』楊柏桐。

楊柏桐並沒有向女客打招呼，直趨那小子的面前，冷聲道：「老弟是那條綫上的？」

那小子似是有恃無恐，對這個突然殺出來的程咬金，半點也沒有放在眼下，翻翻眼說：「你又是那條綫上的？」

「老弟！你既然連我『娃娃臉』都不認識，那你就未免太嫩了。就憑你，也配在女客身上打歪主意？」

那小子的傲慢態度稍爲收斂了一點，目光在楊柏桐身上一掃，輕哼了一聲：「唔！原來是『娃娃臉』，久仰了。」

「報個萬兒吧！」

「無名小卒。」

楊柏桐回轉頭來望着女客：「我在等候吩咐，該怎麼發落？」

那小子的臉上頓時掠過一絲驚色，但他站在那裏並沒有動。由此證明，他還見過一點世面。

女客微一沉吟，問道：「楊哥是路過？」

「可以說是路過，不過，已經在暗處待了很久。」

「附近還有別人嗎？」

「大概不會有別人了。」



女客心中不禁一怔，這與她的判斷又有出入了。如果這是一條栽贓毒計，暗中必定還有同黨潛伏，就憑這小子一個人，他能將赫赫有名的女客帶走嗎？

她再問道：「楊哥大有沒有看到投擲飛刀的人？」

「看到了。」

「哦？是誰？」問這話的是那小子。

「是誰我當然知道，此人會在三不管地段上出現，眞是出人意料之外……」

「快說是誰？」那小子吼了起來。

楊柏桐冷冷地拒絕：「對不住，我不會告訴你。」

「你竟然掩護一個兇手？」

「你的伙伴本身就是一個兇手，兇手殺兇手，黑吃黑，活該！」

那小子向女客抱拳一拱：「對不住！方才有點誤會，改日再賠禮……」

「沒關係！」女客像男人一樣地抱拳同禮。「不過，我想請教，你這位伙伴爲什麼要向我偷襲？」

「受人之托。」

「要我的命？」

「毀妳的花容月貌。」

「哼！好狠，是那一位？」

「妳知道我不會說。」

「我知道，這是規矩。但是我要逼你說，如果不說，我就割你的舌頭。」女客話聲一落，立刻就亮出了刀。

那小子倒很冷靜，不慌不忙地說：「女客！妳的大名聽聞已久了，妳若是放我一馬，我會記在心頭，來日補報。若是妳一定要追根究底，我也只好讓妳割舌頭了。」

女客冷笑道：「你這小子倒很够種，其實，你要我到日本憲兵隊去評理，我就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吳保成教你來的，是不是？」

那小子默然不答。

楊柏桐揮揮手說：「你可以走了，不過，按照江湖規矩，你一定要報個萬兒。」

「無名小卒。」那小子仍是不鬆口。

「楊大哥！」女客說：「別難爲他，他只不過是一頭爲人跑腿的走狗。」

那小子滿面悻悻之色，惡狠狠地盯了楊柏桐一眼，倉皇而去。

沉默了一陣，女客才喟嘆地說：「唉！三不管地段已經在改變了，如今已成了狗腿子的天下。」

「女客！妳的事……？」

「別提，栽定了。」

「查出眉目來沒有？」

「窩裏反，沒有話說。」

「女客！我們是初交，有些問題本來是不該談的，我只是想提醒妳，這一次的漏子恐怕不是臨時見財起意，好像是有計劃的。」

「目的呢？」

「將妳擠出單帮這一行。」

「哼！沒那麼簡單。」

「女客！妳想過沒有？如果妳到月底還無法清償這筆貨欵，妳就非遠離這一行不可。」

女客語氣堅定地說：「我一定可清償。」

「數目不小啊！」

「我知道，但我有辦法。」

「辦法當然有，比如說給『黑九爺』送貨……但是妳又拒絕了。」

女客凝注着他，緩慢地說：「你是爲九尾龜前來當說客的？」

楊柏桐連連地搖頭：「妳要這樣說，那就錯了。我只是爲妳着想……呃！其實，妳也不必過份顧忌。妳不送，還是有人送，這筆錢是不賺白不賺。」

「我絕對不作這種事。」

「那麼，妳上那兒去籌那筆錢呢？」

女客冷冷地說：「楊大哥！你是丁哥的伙伴，你到底是爲他那單貨欵着想？還是爲我的處境着想？」

楊柏桐含糊地說：「大家都是朋友……」

「楊大哥！」女客的語氣更冷了。「我們就談到這裏爲止吧！那筆錢在月底之前我是一定會清償的。」

「如果有用我之處……」

「我不想任何人帮我的忙。」女客傲然地說，然後回身向五福客棧走去。

× × ×

日本憲兵隊在縣城，離開三不管地段大約二十幾里路。在這裏，完全是日寇的天下，老百姓都矮了半截。

憲兵隊徵用一位富商的宅第，眞可謂庭廣院深，想當年曾經是高朋滿座，冠蓋雲集，如今却是陰氣森森；尤其是設在後院的拘留所。

此刻，約莫早上七點多鐘，太陽已經昇得老高，吳保成神氣活現地來到了拘留所，他的眼血紅，面色泛青，顯然昨夜沒有睡好。

看守拘留所人犯的都是日本憲兵，雖然吳保成在隊長面前紅得發紫，在這些小兵和軍曹面前，却不敢過份猖狂，他先彎腰鞠躬，然後雙手拿着中村隊長的手諭，恭恭敬敬地遞了過去。

守衛的憲兵將手令看了一看，收起來，一擺手，說出僵硬的華語：「犯人關在三號。」

這裏臨時用磚石隔了許多間低矮的小屋子，有的屋子裏黝黑無光，有的却是有床有椅，當中還吊着一盞昏黯的五支光電燈，這是所謂優待房，三號正是屬於後者。

夏紫林坐在床沿上，不知在想什麼，他的臉色也不好看，據說，犯人都是有點霉運相的，何況他昨夜又連續受審，但是，他却沒有一絲倦容。

吳保成來到了鐵柵外，冷冷地看着他的獵獲物，但是夏紫林却沒有看他，似乎根本就沒有發現外面有人。

「夏先生！」吳保成開了口，很客氣。

夏紫林抬起頭，瞪了他一眼，沒有說話。

「夏先生！」吳保成將他預先想好的話緩慢地說了出來：「在三不管地段上，你好像生龍活虎，想要逮你，談何容易，你反倒自己送上門來，這其中緣故，實在令人想不通。」

夏紫林仍然沒有說話。

吳保成只得唱獨脚戲：「不管任何人，進來之後，就只有兩種結果：槍斃，或者遍體鱗傷地抬出去。而你却有一個好生生地走出去的機會。」

夏紫林好像突然變成了啞吧。

「中村隊長要我來問你，你願不願意一髮不損地活着出去。」

「當然願意。」夏紫林終於開了口。

「有條件。」吳保成笑了。

「我知道。」夏紫林很沉靜。

「你答應？」

「先聽聽。」

「好！一人換一人。」

「一人換一人？」

「嗯！」吳保成點點頭。「放你走，但你要把那邊派在三不管地段上活動的首腦份子交一個出來。」

「如果我不答應呢？」

「立刻將你槍斃。」

夏紫林以自嘲的語氣說：「看來我是沒有選擇的餘地了，不過，有句話我要先說明，在三不管地段上，除了我之外，再也沒有首腦人物了。」

「哼！」吳保成得意地冷笑起來。「夏先生！別以為咱們每天除了泡茶館、上館子、逛窰子之外，就沒有幹過正經事，三不管地段上一共有三個首腦人物。你負責行動，一個負責通訊，一個負責交通，對不對？」

夏紫林以一種肅然起敬的目光望着他，許久才說：「失敬！失敬！我還一直以為你是酒囊飯袋哩！」

「閑話少說！中村隊長在等我的回話。」

「我還是有些不相信……」

「不相信什麼？」

「不相信你們，到時會眞的讓我活着走出去。」

「你這句話說得太外行，」吳保成擺出一副行家派頭。「幹你們這一行的可以處處要欺騙手段，唯獨這一方面的承諾，是絕不會食言的……現在，快給我答覆吧！我要去回話。」

「對不住！我還有疑問。」

「什麼疑問？」

「中村為了逮我，賞格高到儲備票五百萬元，如今我已進了柙，他却要縱虎歸山，到底為甚麼？」

「你不明白？」

「我當然不明白。」

「那麼？你最好永遠也不要弄明白。」

「因為不明白，所以我才沒有信心，對不住！這筆交易作不成。」

「你願意立刻被拉出去槍斃？」

「怕死的不會幹這一行。」

「我相信你絕不怕死。」吳保成的態度，突然變得溫和起來。「不過，我想提醒你一件事。」

「請指教。」夏紫林抬起頭來瞇瞇笑，那模樣兒有些古怪。

「幹你們這一行的，有一樁事特別要學會，那就是——有時要聰明透頂，有時要糊塗透頂。尤其是現在，你應該裝糊塗。」

夏紫林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吳保成尷尬地問：「你笑什麼？」

夏紫林收斂了笑，正經地說：「吳兄！我實在小看了你，想不到你竟是此道高手。謝謝你提醒，好！你去回覆中村隊長，這單買賣成交了。」

「那麼！交人吧！」

「立刻放我走？」

「當然。」

「准許我安全離開？」

「由你自便。不過，規矩你是懂得的，如果再讓咱們碰上，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懂得。」夏紫林壓低了聲音，道：「五福客棧那位『仙』，他是我們那邊管通訊的頭兒。」

× × ×

中村像許多日本中級軍官一樣，留着仁丹鬍子，掛着金絲邊眼鏡，一副溫文雅儒像，完全不像一個幹特務的剽悍軍人。其實，最高等的特務人員都是這個樣子：平凡，斯文，絲毫不引人注意。

他很專心地在翻閱手邊的一束案卷，吳保成悄悄進來，肅立一邊，不敢去打擾他；從這一個行動中也 以看出這個狗腿子在中村隊長心中的份量，進門不喊報告，在日本部隊中是罕有的事。

中村終於抬起了頭，向吳保成瞟了一眼，向房邊的座椅一擺手：「坐下！」

他說的華語清楚、明朗。

「報告隊長！」吳保成喜孜孜地說：「夏紫林上當了，他交出了一個人！」

「誰？」

「五福客棧掛牌看相的『天下第一仙』，他們那邊管通訊的頭兒。」

中村輕笑；但是他那種笑容誰都看得出來是苦笑，而非得意之笑。他緩慢地說：「這個人永遠不會上當，眞正上當的是我們。」

「我？」吳保成臉上的笑容立刻凍結了。

「告訴你一件事，『天下第一仙』是我們的人。」

「原來……」

「用一句術語來說，他是雙重間諜。如今姓夏的交出他，這證明重慶方面已經明瞭他的身份……嗯！」考慮了一下，中村下達命令：「你等一下帶領少林分隊長去逮捕他。」

「是！姓夏的呢？」

「放！」中村表現得毫不猶豫。

「然後……？」

中村一直很溫和，此刻却投出一個嚴厲的眼色，而且很嚴肅地說：「絕不准任何人去打擾他。」

「是！」吳保成二話都不敢說。

「還有，你認不認識一個外號叫『女客』的單幫客？」

「認識……」

「安排我跟她見一次面。」

吳保成別的本事沒有，却最會察顏觀色，立刻發覺中村對女客非常看重，而女客偏偏是他的眼中釘，這該怎麼辦呢？

中村看出他神色有異，連忙問道：「是不是有困難？」

「不！不！沒有困難。只是這個人……呃！呃！這個人……」

「這個人怎麼樣？」

「她的身份非常複雜，她和金飛虎交往密切，和那邊也有交情，是個危險人物，隊長要和她見面，恐怕……恐怕……」

中村冷冷地說：「別忘了我也是個危險人物。」

吳保成不敢再說什麼，連忙退了下去。

五分鐘後，夏紫林恢復了自由。

他既沒有慶幸，也沒有意外，好像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其中道理實在令人想不通。他很可能遭到槍決的處分；也可能永無止盡地遭到囚禁；最少皮肉也要受些苦痛。為什麼他敢冒險？

那只有一個解釋——他對中村，有了充份的瞭解。

至於，他為什麼而冒險？那只有他和中村兩個人才知道了。

只有一點我們是可以肯定的——他和對手中村已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智慧鬥爭。

離開縣城的日本憲兵隊，夏紫林立刻僱了一輛馬車來到三不管地頭，直趨五福客棧。

客棧門口停着好幾輛日本憲兵隊「電驢子」，站着好幾個荷槍實彈的日本憲兵，夏紫林知道這羣鬼子正在抓人，不禁聳肩作了一個嘲諷的冷笑。

他揮揮手，馬車繼續前行。拐彎抹角，停在一條窄巷的巷口。

夏紫林下了車，付了車資，看看來路，並無人跟踪，他不禁皺皺眉，似是稍有困惑。

等那輛馬車走遠了，他才以矯捷的動作進了窄巷，來到一座石屋之前。

石屋！有點巧合，這正是前兩天女客提着罈子來交貨欵的那間石屋。

又一個巧合；他和女客來此的情況一樣，只是靜靜站在門口，並未舉手敲門。但是過不多久，那扇門自動打開了。

夏紫林走了進去，沒人問他，他也沒有跟那些站在門口邊烱烱相視的人說話。

走過深長的甬道，進入一間屋子；也就是女客以前來過的那一間屋子。第三次巧合，他所會面的人也是那三個人——丁剛全、楊柏桐、方九。



他們三個人立刻站了起來，似是對夏紫林非常尊敬。

丁剛全先開了口：「夏先生？」

這句話可以證明他們原先是不認識的。

夏紫林點點頭，坐了下來。

楊柏桐遞過來一支烟捲，夏紫林拒絕了。

「各位！」夏紫林很緩慢地說：「以往各走各的路，各幹各的事，很少會面。今天想跟各位商量一件事情。」

丁剛全說：「夏先生！在沒有談到正題之前，我先請教一件事情：今天早上我們才接到通知，那時，夏先生還關在日本憲兵隊裏，難道……？」

夏紫林揮揮手，示意對方不要再問下去，緊接着他就揭開了正題：「我想要求各位一件事：即日起，十天以內，停止所有的活動。」

丁剛全楞了一下，才笑着說：「夏先生！這眞是一件教人為難的事，你大概不知道我們這條綫上有多少人，十天！難道要他們在這十天內封上嘴吧？」

「放心，」夏紫林胸有成竹地說：「關於各位的損失，我願意全部賠償。」

三人都楞住了，這句豪語誰敢誇？偏偏這姓夏的就誇下了這般海口。

三人又交換了一下眼色，由方九開了口：「夏先生！您一句話勝過千斤磅錘，咱們當然信得過，只是……」

夏紫林似乎早已知道他要說什麼，連忙接了下去道：「我只要十天時間，說吧！一天多少？」

丁剛全一聽對方的口鬆，連忙獅子大開口：「一天儲備票二十萬，一共二百萬。」

「好！就這樣說定了。不過……」夏紫林却又拖上了一條尾巴：「有句話要交代在前面，這十天內，你們的人不得有任何行動。」

丁剛全回答乾脆俐落，說：「我們一定遵守。」

「那麼，我告退了。」夏紫林站了起來。「晌午過後，請派一個人到鎮東土地廟前來拿錢。」

夏紫林走了，三個人立刻密商計議。

「我眞弄不明白，」丁剛全說：「姓夏的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說的是啊！」方九也接了腔：「那邊的經費並不充足，姓夏的怎麼如此慷慨呢？」

「他在三不管地段上混了不少年，行情相當熟，不管咱們一天如何拚命，也弄不到了三萬，這簡直是漫天要價，他竟然一口吞下。」

「管它娘！」楊柏桐說：「晌午過後，我去拿錢，是玄是虛，到時就知道了。」

× × ×

吳保成又來到了五福客棧。又見到了女客。不過這回的態度大大不同，連中村隊長對她都另眼相看，他自然不敢掉以輕心了。

女客一夜未眠，尚高臥隆中，吳保成站在門外輕輕拍，低低叫，總算把她給叫醒了。

女客披衣起床，連門都沒有開，隔着門問道：「你來幹什麼？」

「中村隊長教我傳句話。」

「傳什麼話？」

「隊長要見妳。」

「見我？」女客多多少少吃了一驚。

「如何見面？我很想聽聽妳的意見。」

「將我抓去，不就見着了？」

「嘿嘿！」吳保成一味在門外乾笑。「千萬別誤會，咱們隊長可沒有這個意思。」

「那麼，請他到客棧裏來好了。」

「女客！妳莫說笑，那是不可能的啊！而且對妳也不方便。」

「那麼，天黑之後，到洛河邊上。」

「東渡？西渡？」

女客道：「西渡口，我在那兒迎候你們隊長大駕。」

吳保成走了，但是又有人敲門。女客像有預感似的，沒有詢問，就打開了房門。

是夏紫林。她沒有見過，但她想得到。

「我姓夏……」

「我猜得到，請進。」

夏紫林落落大方地進了房，並關上門，上門，女客也沒有攔阻。

「聽說妳這幾天很不如意。」他先揭開話題。

「難道你就如意？」女客反問。

「如此說來，妳很注意我？」

「並非我注意你，而是別人。」

「誰？」

「金飛虎。」

「他？」

「嗯！他昨晚曾經出一萬塊大洋要我幹掉你。」

「昨晚我在日本憲兵隊。」

「就是因為你落在東洋鬼子手裏，才使他不安。你眞有神通，竟然能活着出來。」

「我們不談這些。」

「談什麼？」

「談買賣。」

「對不起！」女客搖搖頭。「聽說你是那邊派過來的重要人物，跑單幫的最好少惹這些麻煩。」

「妳是中國人……」

「當然是。」

「而且還是一個愛國的中國人。」

「夏紫林！別拿這頂大帽子來扣我。我的事，想必你也調查得很清楚，運送大後方需要的物資，雖然是為了生活，那也算是愛國。」

「那麼，我要跟妳談買賣，妳為什麼拒絕呢？」

「你有特殊身份，跟你一沾上邊，我就休想再在三不管地段上混下去。」

「我很失望。」

「因為我拒絕你而失望？」

「不！」夏紫林吁吐了一口氣。「原以為妳有雄心大志，想不到妳最大的慾望只是在三不管地段上混下去。」

「你在用激將法。」

夏紫林道：「妳錯了。如果妳不是心甘情願地接受這宗買賣，妳縱使負氣接受了，也未必能完成。」

「哦？」

「因為這事很難，很難。」

「什麼了不起的事？」

「送一個人到大後方去。」

「一個人？一個特務？一個被日本鬼子通緝的要犯？還是……？」

「一位老先生。」夏紫林平靜地說。

「一位老先生？」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工業家。」

「工業家是幹什麼的？」女客絕非裝迷糊，她實在不懂。

夏紫林幾乎要笑，但他沒有笑；不敢，也沒有那種心情。他籠統地加以解釋：「護送一個工業家到大後方去，比運千萬噸物資到大後方去還要管用。憑他的頭腦，憑他的技術，任何東西都能製造出來。」

女客的興趣被提起來了，她好奇地問：「他有多大年紀？」

「五十七歲。」

「身體好嗎？」

「很朗健，看起來像四十歲。」

「那很簡單，」女客說來非常輕鬆：「教他扮成挑伕，一混就混過去了。」

「沒那麼簡單。」

「你以爲我在吹牛？」女客毛了臉。

「不！我知道妳有辦法，所以才來找妳。但是，用妳剛才說的辦法，絕對行不通。」

「爲什麼？」

「因爲，他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位工業專家。」

「難道他不是兩隻眼睛，一張嘴？」

「完全和普通人一樣，但他腦子裏有寶貴的工業技術。日本鬼子知道他愛國，知道他想到大後方去，無時無刻不在注意他的行動。」

「他在那裏？」

「上海。」

「上海？」

「只要他一天不露面，日本鬼子就知道他溜了，必然嚴密防範界首，妳想想：那時還過得去嗎？」

女客沉默了，許久，才問道：「你可有辦法？」

「有。」

「說說看。」

夏紫林笑而不答。

「不能說？」女客又毛了臉。

「不是不能說，而是妳還沒有答應這單買賣。」

「怎麼才算答應？」

「作買賣要講價錢，還要談條件。」

女客笑得乾淨俐落：「我不要錢，更沒有條件。」

「爲什麼不要錢？」

「因爲我不想要錢。」

「不行。妳不要錢，那算義務幫忙，我就不好意思跟妳談條件了。」

「原來你還有條件？」

「不錯，而且妳必須遵守的條件。」

「你說說看。」

「不行，一定要先談好價。」

「買賣我接了，」女客有些不耐煩了。「價由你開，行了吧？現在你可以提出你的條件了。」

「一切聽我指揮。」

「我第一次聽到別人對我說這種話。」

「說這種話，對妳很不敬，也破壞了妳的習慣，但是，這一次情況實在太特殊，我只是利用妳的綫，其他一切，一切，都要由我來決定。」

女客沉吟了許久，才抬頭問道：「你知不知道，我和中村隊長有約？」

「哦？是妳約他？還是……」

「是他約我。」

「奇怪！」

「是很奇怪。」

「如果他想詢問妳什麼，大可以傳妳到憲隊去，看來他是有托於妳。」

「我也這樣想，」女客皺緊了眉頭，似有無限煩惱。「他一定是有事托我，我眞不知道該怎麼辦。」

「妳應該知道該如何辦。」

「我不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

夏紫林緩慢而愼重地說：「只要妳不忘記妳是中國人就行了。」

「我明白。關於這一點我無時無刻不記在心頭，但是有一點你得替我想想，我手底下有多少人？他們要活下去啊！他們不一定都懂得春秋大義，再說，人總是以活下去爲第一件大事，你說是不是？」

「所以我剛才提到錢。」

「錢！」女客苦笑着說：「錢眞是太重要了，但是我有一個原則，不該收錢的時候絕不收錢。」

「這不公平。」

「爲什麼不公平？」

「丁剛全那邊我也要付錢。」

「你也找他們了？」

「那是一着疑兵之計，」夏紫林壓低了聲音：「我要他們那一帮在十天之內不得有任何行動，付他們儲備票二百萬元。」

「要他們不動？我不明白你在耍什麼花樣。」女客道。

「過一兩天，妳就會明白。」夏紫林又將話題轉到錢上。「女客！橋歸橋，路歸路，妳還是要說一個價錢，不然……」

「我說過了，我不要錢。」

「這是一單買賣。」

「不是買賣。」

「是什麼？」

「是我對國家的一點貢獻。」

夏紫林肅然起敬地說：「女客！這話從妳口中說出來，眞是太教人意外了……好！錢的事情暫時不談……呃！妳什麼時候和中村隊長見面？」

「天黑之後。」

「何處？」

「西渡口。」

「不管他要妳爲他作什麼事，妳都一口答應他。」

夏紫林在三不管地段上本來就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加上他的風采，再加上他的說服力，女客自然是樂於服從了。但她並非盲從，而是她覺得她應該作這件事。

她點點頭，緩和地說：「關於如何對付日本人，我還有點經驗，倒是你這邊的事情，令我担心。我一向行事，有一套既定的原則：有一套慣用的方法，一旦聽你指揮和安排，恐怕會不習慣，所以我先要瞭解情況！」

「目前我能夠讓妳了解的情況就是有一個人要從淪陷區到大後方去，需要妳護送；換句話說，就要妳選擇一條安全的路綫。」

「他什麼時候到這裏？」

「不知道。」

「他什麼時候離開上海？」

「也不知道。」夏紫林又補充了一點：「不過，總在這十天以內。」

「那麼，我需要作些什麼準備工作呢？」

「不要作任何準備。」

女客有些不悅地說：「夏先生！你以爲這件工作很容易嗎？」

「很難。不然我不會找妳。」

「你以爲我是萬能的神？」

「妳是人。」

「那就對了，人的能力是有極限的，永不能超越，固然有許多困難靠我們的經驗和智慧可以克服，但……」

「好了！」夏紫林含笑打斷了她的話。「不要再說下去，否則信心會愈來愈軟弱，問題會愈來愈多，妳現在心中只有存着一個觀念就行——有一個人，必須依靠妳安全地到達大後方。」

女客語氣堅定地說：「我一定辦得到。」

「我告辭了。」夏紫林站了起來。

「我們什麼時候再碰頭？」

「隨時。」

夏紫林走了，然而，又來了訪客，他是胡奇。

胡奇一進門，就問道：「夏紫林找妳幹什麼？」

「談買賣。」



「女客！」胡奇扳起面孔說：「金隊長跟妳說過無數遍，像這種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根本就不能沾，妳不但不該接他的買賣，甚至不該見他。」

女客冷冷地說：「以我看來，他跟普通人沒有兩樣。」

「什麼？沒有兩樣？」

「是沒有兩樣。他來去自如，連行跡都不掩藏。日本鬼子不過問他，你們僞軍，也不管他……」

「妳知道什麼？」胡奇神秘地說：「這叫放長綫釣大魚。姓夏的正在執行一個大計劃，咱們要的不是他一個人，而是……」

「別在我屋子裏談這些，」女客冷冷地打斷他。「我這裏不是特務機關，也不是偵緝隊，我只是一個混生活的單帮客。」

胡奇的臉色鐵青，冷笑連連地說：「女客！說話這麼沖，是不是身價不同了？」

「說話不要拐彎兒！」女客冷叱了一聲。看來，她的火氣已經到了爆發的邊沿。

「那就直截了當地說吧！」胡奇說話像連珠炮：「妳攀上了中村，走日本人的路綫，所以不再把咱們金隊長放在眼裏，看不起金隊長，自然更看不起我胡奇。女客！我說到妳心坎上去了吧！」

拍！出手眞快，女客毛了，她回答胡奇的是一個輕脆响亮的耳光。

她也眞够種，胡奇好歹是僞軍的一個官員啊！

胡奇的臉長，眼圓，嘴吧尖，面貌完全變了樣，右手也搭上了腰際的槍柄。

女客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

一瞬間，胡奇的神色又鬆弛下來，力持平靜地說：「女客！算妳兇，算妳狠！這筆賬咱們以後慢慢再算，我來，是金隊長要我傳話，我是軍人，不能誤了公事。」

「說吧！」

「聽說中村要約妳見面？」

「不錯。」

「金隊長說，希望妳不要過河拆橋。」

「教他放心。」

「他也想知道中村約妳的目的何在。」

「我也不知道。」

「事後妳總會知道，到時我會再來。希望妳能一五一十地說個實情。」

「女客作事沒有什麼可以瞞人的，晚上你再來吧！」

「好！晚上見！」

「請慢走一步。」

「還有什麼事？」

「殺小杏子的兇手查出來沒有？」

「正在查。」

「請轉告金隊長，請他費點神，只要找到正兇，我會有一份厚禮相贈。」

「厚禮！」胡奇似乎將那個耳光忘記了，嘿嘿地笑了起來。「這是什麼時候？妳虧了一身債，還要送咱們隊長一份厚禮？」

「那份厚禮並非金錢。」

「是什麼？」

「現在不會告訴你，因爲你們還沒有抓到兇手。」

胡奇面有得色地說：「雖然沒有抓到兇手，但是兇手已經在咱們手掌心裏了。」

「哦！你沒有吹牛？」

「妳要以爲我們都是唬唬老百姓的酒囊飯袋，那可就錯了。」

「是誰？」

「還沒有到洩底的時候，不過我可以漏一點風，是一個跟妳很熟，很熟的人。」

女客一伸手，抓住了胡奇的衣領，聲色俱厲地說道：「胡奇！這對我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也從來沒有這樣認眞過，快說！那個人是誰？」

胡奇只有一味乾笑：「嘿嘿！女客！妳何苦在我面前發狠？金隊長也知道這麼回事，妳何不去問他？」

女客順手一送，胡奇一個踉蹌跌坐在地上。她氣吁吁地說：「滾你的蛋！你要以爲我不敢問金飛虎，那你就錯了。」

「要去妳儘管去，話已傳到，我走啦！」

胡奇話說得快，人也走得快，像一溜烟。

女客扯開了嗓門叫道：「告訴你們隊長，我立刻去找他。」

其實，她的盛怒是裝出來的。在往見中村之前，她必須和金飛虎密談一次，拿這件事作題目，不過是遮人耳目而已。她深信，客棧內一定有鬼子的眼綫。

她略作打扮，就要出門，却又來了訪客。不過，這回的訪客却是硬上弓的霸王；從他進門的姿勢就看出來了。

他們是兩個人，一閃進門，然後像關老爺面前的周倉和關平似地兩邊一站，右手都揷在褲袋裏，分明手裏揑了傢伙。

女客目光何等敏銳，一眼見底，心中暗暗警惕，面上却鎮定如常，淡淡地問道：「幹嗎的？」

「幹嗎的妳還看不出來嗎？」內中一個開了腔。

「別跟我來這一套。」女客轉過了身，隨手拿了一支烟捲兒。「我出來混的時候，你們恐怕還在穿開襠褲哩！」

「女客！」另外一個又說了話：「我們知道妳名氣大，資格老，不過，妳也只有一條命，是不是？乖點！咱們拿傢伙的手不穩，萬一走了火，那可不妙！」

「你們要什麼？」女客眞够鎮定，她一面說話一面找火柴，拿起一盒，空的，她發火地扔掉。「錢？我這兩天不方便；色？有點不太像，而且幹那種事拿着槍多煞風景；仇？咱們從來沒有對過盤兒啊！」

「有人請妳去作客。」

「作客！那該用大紅帖子來請啊！」

「只怕請不到。」

女客連找到三個火柴盒都是空的，她眞發了火，嘩地一聲拉開五斗櫃。這次拿出來的不是火柴盒，而是一支白朗寧手槍。

她的動作眞快，一轉身，現在她變成了女霸王。

「兩位小弟！」她冷冷地說：「我不大喜歡用這玩藝兒，不過用起來還很有準頭，千萬不要試。」

那兩個小子傻了，他們手裏有槍，但是槍還在褲袋裏，比起來，一定是要慢一步的。

「說吧！你們奉誰之命？」

「嘿嘿！還不是熟人。」

「我知道是熟人，快說！」

「是黑九爺。」

一聽是毒販「九尾龜」陳九，女客不禁皺眉頭。這種人就好比毒蛇，如果你沒有把握一出手就將牠打死，那就最好別去招惹牠。

因此，她的口頭也就鬆了：「我不難爲你們，回去告訴陳九，他走他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咱們河井兩不犯，他的買賣我沒興趣。二位請吧！」

「請不到妳，咱們是不能回去的。」

「怎麼？」女客毛了臉，「要我用槍子兒在你們身上鑽個洞？」

門外有人發了話：「女客！風聞妳是女中豪傑，果然名不虛傳。所以咱們準備的人手很多，屋外還有好多朋友等着侍候妳哩！」

女客傻了眼，而且也明白了一件事實：陳九是有備而來，不得絕不會甘心。

她將白朗寧手槍往五斗櫃裏一丟，很爽利地說：「那就走吧！不過我得問問：天黑前回不回得來？」

屋外的人笑道：「放心！一來一去，個把鐘頭足够了。」

屋外果然還有三個人。

一出房外，又有人交代：「妳是地頭上的風雲人物，認得妳的人太多。一方面不能下妳的『盤兒』，再一方面也不願意引人注意。出了客棧之後，妳只管跟着引路的人走。女客！招呼打在前頭，既然答應去會九爺，路上就不要再玩花樣了。」

女客也懶得跟他們囉嗦，昂首闊步地走了出去。

最先亮相的那兩個小伙子在前引路，女客只管跟着他們走。走得很快，轉眼就出了鎮。

路漸荒涼，這一帶女客很熟，她發覺正走向荒郊。毫不疑問：陳九只是想跟她再作一次談判，爲了他的安全，所以選在郊外。

果然，當他們來到一處盡是高過人頭的茅草坡時，陳九突然露面了。

女客站定身子，直截了當地問道：「什麼事？」

「舊話重提……」

對方剛開口，女客就打斷：「免談。」

「妳最好把話聽完。」

「說了等於白說。」女客的態度，非常強硬。

「卽使白說我也要說，」陳九也非常堅持。「只要妳答應帮忙我運這一次貨，我可以按以往的價錢，提高五成，而且，還有附帶的禮物。」

「沒興趣。」

「這份禮物妳一定有興趣。」

「沒興趣。」

「硬話不要說得太早，我說妳有興趣，妳就一定有興趣。聽清楚：我知道是誰殺害了小杏子。」

「誰？」女客突然精神抖擻起來。

「現在不能說，」陳九臉上浮現出詭秘的笑。「因爲妳還沒有答應這筆交易。」

「如果我答應呢？」

「我立刻就說出誰是兇手。」

「有憑據？」

「當然。」

「好，成交了。」

「算數？」

「女客說話，一向算數。」

「聽清楚：」陳九吸一口氣，然後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殺小杏子的是丁剛全。」

「他！」女客不禁倒吸一口冷氣。

「不信？」

「難信。」

「若非我親眼所見，我也不信。」

「你親眼看到？」

「不錯。」

「好！你跟我去找丁剛全，當面對質。」

「當然要當面對質，不過，在去找他之前，妳應該先了解幾件事。」

「說吧！」

「妳可知道丁剛全爲什麼要殺小杏子？」

「爲什麼？」

「因爲小杏子發現了他的秘密。」

「什麼秘密？」

「那筆欵子的秘密。」

「你是說，我丟失的那筆錢也是丁剛全動的手脚？」

「對！」

「那原本就是他的錢。」

「他另有用意。」

「什麼用意？」

「女客！妳是聰明人，這還用問？如果妳賠不出這筆錢，這碗飯妳就不能再吃下去。往後，他不就獨霸一方了麼？」

「哼！」女客冷笑道：「眞够狠！」

「妳打算如何對付他？」

「開膛，剖肚，挖他的心。」

「不妙。」陳九一個勁兒地搖頭。

「難道你還另有高見？」

「穩住。」

「你教我不吭不响？」

「我教你穩住。」

「我明白。這樣，你就不必跟丁剛全對質了，是不是？那麼，這都是你一個人編的故事了？」

陳九很平靜地說：「女客！妳想想：我是在外面混的人，這種事能亂說的麼？」

「既然不是亂說，那就帶我去對質。」

「妳決定了？」

「我作事一向既不猶豫，也不後悔的。」

「好！咱們走。」

女客不再說話，領先向那晚會晤丁剛全的石屋走去。

來到石屋前，女客一楞，發現情況有異，石屋大門虛掩，向內張望，不見有人。

這裏一向是重門深鎖，戒備森嚴的，難道丁剛全聞訊搬走了？

她看看陳九，對方也在看她，看她的目光非常奇特。她一時無法理解那種目光，却給予她極深的印象。

她一推，門全開，長廊筆直，一眼見底。女客一吸氣，大踏步走了進去，陳九在她身後緊跟着她。

那間屋子也是靜悄悄的，但是却有一個人：他是丁剛全，不過他已經死了。

他坐在那張古舊的籐椅中，胸口上揷着一把刀。

他的眼睛半開半閉，面色看上去還算平靜，死似乎沒有爲他帶來太多的痛苦。刀利，手法也快，而且是直穿心臟。

現在，女客的怒氣完全平息了，並非由於使她生氣的丁剛全已死，而是她需要冷靜地判斷一下當前的情況。

她首先發現：丁剛全是被熟人刺殺的，而且距離很近。他不但沒有防備，甚至連吃驚的時間都沒有。

她再度去觀察陳九，而他却在注視一樣東西——一把摺扇，斜斜地放在桌上。女客有印象，這分明不是屬於丁剛全的東西，一定是客人留下的；也可以說是兇手留下的。

她拿起摺扇，搖開，扇上還有字畫。水墨荷，非一般匠筆所畫，枝秀挺拔，很有神韻，一行草書，落欵人竟是夏紫林。

兇手會是夏紫林？

如果是夏紫林，他會如此粗心大意地留下證據？

不會。女客肯定：夏紫林不會這麼差勁。

而且，她知道夏紫林化錢收買丁剛全的事，絕沒有理由去殺他。因此她得到答案：這把摺扇是出於另一個人的佈置。目的呢？栽贓，使人誤以爲兇手是夏紫林？就是這樣單純？就因爲這一個目的而殺人麼？

陳九說道：「女客！丁剛全死得很怪。」

「怎麼怪？」

「他死的時候身邊一個人都沒有，看樣子，他已死了很久，也沒有一個人發現，怎麼不奇怪？像丁剛全這種人，怎麼會一個人躭在屋子裏？」



女客一進門之後，她就在仔細地觀察：現場的狀況，陳九的言行，她連一絲一毫都沒有放過。她巳有幾分懷疑，這可能是陳九做的手脚。現在一聽陳九這句話，她原先的想法就完全推翻了。

陳九和丁剛全是兩條綫上的，如果丁剛全和陳九會面，絕不可能單獨一人，由此可見，兇手不是陳九；倘若兇手是陳九派來的，丁剛全在接見一個陌生人時更不可能毫無戒備。那麼……？

陳九又開了口：「兇手一定是和丁剛全很熟，很熟的人。」

「嗯！」女客漫應着。「我也這樣想。」

「而且，他們見面是要商量一件很機密的事。」

「何以見得？」

「若不是商量很機密的事，丁剛全怎麼會將所有的人都遣開？」

「這個道理說不通，」女客立刻加以反對。「就算是商量機密大事，了不起旁邊沒有人，總不能連看門守衞的人也不留啊！」

「有理！」

「兇手留下這把扇子，分明想嫁禍，但是又不高明。以兇手的刀法來看應該是一個高手，高手不該有疏漏，那麼就是故留破綻了，目的又何在呢？」

陳九並沒有接她的話，雖然，他是在思索另一個問題。過了一陣，他突然問道：「對了！妳和丁剛全打交道有多久了？」

「一年多了。」

「作過幾回買賣？」

女客想了一想才回答：「一共十七次。」

「爲什麼以前十六次都安然無事，這一次妳的欵子却出了泚漏？」

女客迷惘地望着他，問道：「我不明白你問這句話的意思？」

「以前那十六次妳是和丁剛全一個人打交道，而這一次丁剛全却有了兩個新伙計——方老九和楊柏桐。」

陳九的絃外之音，昭然若揭，女客那裏會聽不懂？她楞了一楞，才說：「你再說詳細一點，行麼？」

「其中道理眞是太明顯了，」陳九的語氣非常肯定。「方九和楊柏桐入夥之後，人手多了，利潤却少了，於是他們決定將妳那份利潤併過來，於是才想出了那手『窩裏反』的把戲，逼妳自己下台。想不到小杏子查出了端倪，這才逼得丁剛全下毒手。」

「丁剛全又因何被殺呢？」

「他殺了小杏子之後，必定是又悔，又怕，悔他不該聽信方，楊二人的歹計，怕妳的報復。情緒一定不穩，方，楊二人怕他有變，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將他也做了。不但除去後患，也是如意算盤。原先所得利潤是三一三十一，如今却是二一添作五。死無對證，妳對他們也無可奈何了。」

女客對陳九的判斷巳有幾分相信，而她故意以懷疑的口氣說：「你對整個事情的經過，就好像親眼看見似的。」

「因爲我對他們這幾個人的心理狀況都有深刻的瞭解。」

「那麼，請你告訴我一件事——我如何才能找到方九和楊柏桐？」

「十天之內找不到他們。」

「爲什麼？」

「因爲他們收了夏紫林的錢，十天之內停止活動，正好使他們便於躲藏。」

「你全知道？」

陳九自豪地說：「在三不管地頭上，如果耳目不靈通，就好像瞎子摸魚，摸不好，就會摸上一條水蛇。」

女客一時沒有說話，似在思索着某一些問題。

陳九又說：「我能爲妳作的事，能够提供的消息，就到此爲止了。」

「我明白。」女客冷冷地說：「你要我履行諾言，是不是？」

「我的貨要在三天之內過去。」

「好！明天擦黑光景和我連絡一次。」

「一言爲定。咱們走吧！」

「不！你先走。」

「這裏鬼氣森森的……」

「哼！」女客冷笑了一聲。「像丁剛全這種人，活在世上都不怕他，死了難道還怕他？你先走吧！」

陳九沒有再說什麼，悄然走了。

女客東翻翻，西瞧瞧，似乎想找尋什麼東西，其結果仍是一無所獲。她坐下來，將後腦靠在冰凉的石牆上，將陳九的判斷又再分析一次，沒有一處可以推翻，她的確是中了這帮傢伙的算計。

也不知在那兒坐了多久，看看天色將晚，她才離開了那間石屋，向西渡，緩緩走去。

天終於黑了。渡口上巳經沒有人，只有女客一個人孤單寂寞地站在那兒。在這一瞬間，她的心頭是一片空白。不知在什麼時候，她的面頰上巳掛着兩行淚珠。她好强，她要狠，但她畢竟是一個女人。

河面上來了一艘船，女客根本沒有在意，等船到了面前，船上突然有人向她輕輕吹了一聲口哨。她抬頭看，才發現艙內有人向她招手。雖然夜色甚暗，她也看得出那人是吳保成。

那艘船距離岸邊約莫三尺，女客輕輕一躍，就上了船。搖櫓的人，趕快將船搖到河心去了。

船艙中沒有燈，而且女客也從來沒有和中村見過面，但是那一撮仁丹小鬍子却使她猜得出坐在船艙中的人正是中村隊長。

中村一揮手，吳保成就去了船頭。

女客也不待招呼，就在船板上盤膝坐下，靜靜地等待對方開口。

「久仰！」這是中村的開場白。

女客有些驚訝，倒不是由於對方的客氣，而是那一口標準輕脆的京片子。她淡淡一笑；這應該是最適當的態度。

「聽說妳爲人爽快，不像一個女人，」中村很快就將話鋒轉到正題：「所以我也不必拐彎抹角。我先問妳一句話：妳是不是還想在三不管地面上混下去？」

「想。」女客直截了當地回答。

「那麼，妳還需要朋友，大日本皇軍應該是最好的朋友。」

她眞想狠狠地在中村臉上吐一口濃痰，當然，目前的情況，不容許她這樣作。但敎她附合中村的說法她又不願，於是模稜兩可地說：「其實，我在界首活動的情形，都是軍方不許可的。」

中村笑了，很緩慢地說：「妳的活動情況，我們完全清楚。我們不干涉你，是因爲想到總有一天我們會成爲朋友。只要妳不反對大日本皇軍，與我們合作，妳私人的活動可以繼續下去。」

話巳經很明顯，女客如果再裝糊塗，那就太過份了。於是她問道：「我有什麼可以効勞隊長的嗎？」

「不是對我私人，而是帮大日本皇軍的忙，只要妳有誠意，我們需要妳的地方太多。」

「我只是一個女人。」

「但妳不是一個平凡的女人。」

談話的內容一直使女客肉麻，噁心，但她

又不得不敷衍，不但自己的生命捏在對方的手掌心裏，而且，夏紫林還在等待她的消息。

因此，她硬着頭皮，說了一句她絕不願意說的話：「只要我作得到的事，儘管請隊長吩咐。」

「好！好！」中村高興得連連點頭。「明天我就派人給妳送一張特別通行證，通過邊界時可以不受檢查。」

「這樣不太好吧？」

「為什麼？」

「隊長完全明瞭我的活動情況，我也經常出入那邊的防區，萬一讓他們搜着那張通行證，豈不糟糕？」

「好！好！妳想得週到，我會通知戰地巡邏隊和我的部下，遇到妳時特別照顧。」

「謝謝隊長。」

「不必！不必！」中村身子微微前傾，輕聲說：「我要托妳一件事。」

「隊長儘管吩咐。」

「最近可能有人要找妳，本隊有極可靠的情報。」

「找我幹什麼？」女客很沉得住氣。

「找妳護送一個人到大後方去。」

「哦？」女客表現了適當的驚訝。「我和金飛虎隊長有默契，這種事我絕不作。」

「從現在起，妳要聽我的，不要聽金飛虎的。」

「是。」

「如果有人找妳，妳就答應。」

「為什麼？」

「妳一定要答應。」

「我明白了，」女客故作試探：「是不是佯裝答應，暗中向隊長報告？」

「不！」中村緩緩地搖着頭，面上浮現詭奇的神色。「妳不必向我報告，該怎麼作，就怎麼作。」

「隊長！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妳不需要明白，只要照着我的話去作就好了。往後，妳會有許多方便，妳可以隨意作妳喜歡作的事，沒有人敢管妳。」說到這裏，中村提高了聲音：「吳翻譯！」

吳保成應了一聲，在艙口露了面。

中村擺擺手，示意將船攏岸。

小船靠上渡口，女客辭別了中村。此刻天已黑盡，夜風陣陣，呼呼有聲，草木搖曳，彷彿幢幢魔影，在這種漆黑的夜裏行於荒郊野外，一般男性都會汗毛凛凛，女客却絲毫沒有畏懼的感覺。並非她的膽識過人，而是她此刻正專心一致地在思索某一些問題，而忽略了她所置身的環境。

她邊走邊想：中村的用意何在？他眞的信任自己？還是另有意圖？自然，這一連串問題都無法立刻獲得答案。但是，她却發現了一件可怕的事實：她本來是一個單純的單帮客，現在她已經被捲進了很複雜的漩渦裏，想脫身已非易事。

想到這裏，她不禁心頭一寒，一種極自然的生理反應使她停住脚，抬起頭；她這才注意到她所置身的環境，也發現了站在離她不遠處的三個黑影。

那三個人併肩站在路上，擋住了她的去路，來意不問可知。她努力想看清那三個人的面貌，但她無法看到，連面部的輪廓都辨別不出來。

幸好，她是不相信鬼魂的人，常走夜路也從未遇過鬼。不然，她一定以為是一羣從墳墓裏溜出來的幽靈。

那三個人很沉靜，過了許久，才動作劃一地向前跨了兩步。距離近了許多，但是對方的容貌仍是看不清楚。

「女客？」對方有人開了口。

「嗯！是那幾位朋友？」

對方沒有答理她，繼續問：「妳下午去過石屋？」

聲音不太熟，聽口氣，他們似乎是丁剛全那邊的人，她沉靜地回答：「去過。」

「跟誰？」

「陳九。」

「你們跟丁老大發生了爭執？」

「本來想跟他吵架，只可惜，他缺少一口氣。」

「女客！是妳動的手？還是九尾龜陳九動的手？」

「哦！你們以為丁剛全是被我和陳九殺害的？」

「女客！我們一向都很尊敬妳，所以才客氣地請教。」

「如果你們與我很熟，就該瞭解我沒有理由殺他。」

「有理由。」

「說說看。」

「因為妳欠他的錢。」

「欠錢還錢，用不着殺人。」

「我們並不這樣想。」

「你們怎樣想？」

「妳無力還錢，只有殺人。」

「你們是丁剛全的兄弟？」

「不錯，而且是同生共死的兄弟。」

「那你們應該陪丁剛全去死，因為你們和他一樣笨。」

「笨人有時也會聰明，就像聰明人也會作笨事一樣。女客！妳賴不了。」

「你們去過石屋了？」

「當然去過。」

「看見一把扇子沒有？」

「是妳留下的嗎？」

「如果你們認識字，就該知道那把扇子不是我的。」

「我們根本就沒有看見什麼扇子。」

「也許沒有注意。」

「我們很仔細地搜過現場。」

女客心頭有數，當她和陳九離去後，曾有人去過現場，拿走了那把署名夏紫林的摺扇，那人的用意何在？

她在沉思，對方却以為她無辭以對，異口同聲地問：「女客！妳沒有話說了吧？」

「我想問你們幾個問題。」

「妳問。」

「你們怎麼知道我和陳九去過石屋？」

「有人看見。」

「誰？」

「不能告訴妳。」

「你們相信他的話？」

「本來半信半疑，但是妳已承認了。」

「如果是我殺了丁剛全，我就不會承認曾經去過石屋，我一口承認，這就證明我問心無愧。」

「女客！妳很會說話，妳用利刀殺人，再用利舌狡賴，實在太卑鄙了。」

女客忍住氣，平靜地說：「各位！容我再說一遍，我和陳九到達石屋時，丁剛全已經死了。」

「你們去幹什麼？」

「問他一件事。」

「何事？」

「據陳九說，小杏子是丁剛全殺害的，我要陳九當面和丁剛全對質。」

「這樣說來，妳殺丁老大的理由，更充份了。」

「我再說一遍：丁剛全不是我殺的，而且



我這一生從來沒有殺過人。」

「女客！妳是個很乾脆的人，今天怎麼婆婆媽媽的？不管妳怎麼說，我們已經認定妳是兇手。」

「那麼，各位打算怎麼樣呢？」

「殺人償命。」三人的語氣整齊，動作一致，同時拔出了刀。

女客遇過不少驚險場面，她都能臨危不亂，此刻她却感到發慌，因為她發現面前這三個人似乎是聽人擺佈的木偶，雖然刀拿在他們手上，却由另一個人操縱。

她衡量情勢，自己處於絕對不利的地位。這幾年跑單帮，摸險路，雖也學了一點防衛技擊之術，若用來對付眼前這三個惡漢，那簡直像小孩子和巨無霸對陣。她身上也帶得有刀，但她不敢動。一亮刀，那只有加速死亡。

那三個壯漢已經緩緩散開，分三路向她逼進，他們似乎還不敢輕估女客。

女客心頭慌，表面倒很沉靜，她苦思對策，却無一計，死亡之神正逐漸接近她。

忽然，一條黑影緩緩自草叢中走了出來。這個人走出來之後，就面對那三個壯漢站定，很明顯，他是女客的援兵。他是誰？因何突然出現，女客頗感茫然。

那三個壯漢也感意外，站住了，六道目光都投注在這個人身上。

這人的動作很慢，他抽出了一把刀，是一把寒光閃閃的東洋刀。

那三個壯漢不由一怔，他們人多，而對方是以長對短，雙方似乎是各佔勝負一半。

拿東洋刀的人始終沒有說話，這時却突然發出一聲沉叱，東洋刀連連揮動，女客連看都沒有看清楚，那三個壯漢都已經躺下了。

勝利者仍是一句話也沒有說，又悄然地隱入了草叢之中。

女客楞在那裏，對於這突發的情況，她連一點頭緒都沒有摸到。

「女客，」身後突然話聲：「受驚了！」

她驀地轉身，看見中村站在不遠處，那個以東洋刀解她之危的神秘客靜靜地站在中村旁邊。

中村又說：「妳對我非常重要，所以我要派人保護妳。放心！沒有人敢輕碰妳一下。」

女客恍然大悟，這顯然是中村的安排，那三個壯漢都可能是中村唆使前來的，以他們的性命來換取她的感激和信任。

她感到一陣心痛，那三個壯漢雖然死在東洋刀之下，而她却覺得眞正的兇手是她自己。不管他們的心地是多麼險惡，行為是多麼愚昧，但他們畢竟是中國人。

中村沒再說什麼，帶着那個劊子手走了。

女客抑制了悲慟，漸趨冷靜。她靜靜地想，細細地想，突然，她心頭一跳——

丁剛全也是中村派人殺的？

她發覺和中村打交道是一大失策，儘管她是處於被動地位，儘管她是別有所圖，眼前已有四個中國人為她而死，以後也許還會繼續。

現在，她有一種强烈的需要——

立刻去找夏紫林。

五福客棧還是那樣熱鬧，儘管今天日本鬼子曾在這裏抓走了那位「天下第一仙」，一到華燈高挑，大夥兒全將這件事情忘得乾乾淨淨。在鐵蹄下，有許多人鬥志更堅，也有許多人忘記了黃帝老祖宗。

女客回到客棧，連臉都沒有擦一把，就有人敲門了。開門看，正是她渴欲一見的夏紫林。顯然，他一直在暗中留意她的行踪。

「丁剛全死了。」這是女客的開場白。

「死了！」夏紫林顯得很吃驚。「怎麼回事？」

「被人謀害的。」

夏紫林苦笑着說：「所有不順當的事情好像都湊到一起來了。可有綫索？」

「現場留着一把摺扇，上面，題着你的大名。」

「妳以為我是兇手？」

「我當然不會這樣想。若說有人嫁禍，這人的頭腦未免太單純了。其中蹊蹺，你最好還是研究一下。」

「這件事先擱在一邊，」夏紫林壓低了聲音：「我倒關心妳和中村會面的情況。」

「你找我什麼事，他完全清楚。」

「他要求妳什麼？」

「他要我答應你的托請，還教我該怎麼作就怎麼作，不必顧忌什麼。」

「哼！」夏紫林冷笑了一聲。「果然不出我所料。」

「你打算如何應付？」

「中村想用圈套套我，我正好將計就計，放心！到最後上當的還是他。」

女客神情凝重地說：「你不能過份自信，以我看，中村足智多謀，是頭老狐狸。」

「我和他是半斤八兩，妳帮誰誰就贏。」

「我當然帮你。」

夏紫林猶豫了一陣，然後緩慢地說：「問題是，妳是否能堅持立場。」

「什麼？」女客陡地瞪大了眼睛。「你以為我會出賣你？」

「不是出賣，是妥協。」

「我絕不會和日本鬼子妥協。」女客說得斬釘截鐵。

「不是我不信任妳，中村跟我是同行，他那一套我完全清楚。當他發現情勢對他不利時，他一定會對妳施以壓力，那時妳一定難以應付。」

「恕我說句大話，」女客聲色俱厲地說：「我就是拚着一死，也不會壞你的事。」

「我不能眼看着妳死，而且，妳死並不見得使這件任務成功。」

「你說又該怎麼辦呢？」

夏紫林一個字一個字有力地說：「我要仔細佈局，佈下一個讓中村識不透的詭局。」

女客出神地望着他，半晌沒有說話。

夏紫林問：「妳在想什麼？」

「我在想你的詭局。」

「目前還不能告訴妳……」

「我懂規矩，不會亂問。我只有個小小的要求。」

「說吧！別那麼客氣。」

「你有幾天的時間讓我去辦自己的事。」

夏紫林輕微地皺了一下眉頭，然後緩慢地說：「我一開始就說過了，人什麼時候離開上海？什麼時候到此地？連我都無法控制……妳有什麼事情需要辦呢？我能帮忙嗎？」

「你帮不了忙，這樣吧……」女客立刻有了兩全之策。「我辦我的事，一面等着你的差遣，如果我不在客棧，就一定會在櫃上留下去處或回來時間……」

「不妥。」夏紫林立刻反對。「妳的行踪絕不能告訴任何人。我倒有個辦法，妳對面那間上房我訂了，日夜都有我的朋友住在裏頭，妳如果要離開，去那兒，幾時回，寫在小紙條上，從門縫塞進去。」

「好！我們一言為定。」女客說這句話的神情就好像她和夏紫林的商談到此為止。

「女客！」夏紫林緩慢而有力地說：「聽說，妳的性格很强，性格很强，並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比如說，妳最近遭遇到了困難，受了委屈，妳從來沒有向我吐露過，也沒有要求我帮忙……」

（未完）

驚魂六記之一

古龍·文
盧令·圖

# 血鸚鵡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風托着鐵恨的棺木，進入鸚鵡樓，名妓血奴突遭魔祟，狀類瘋癲，幸王風力持鎮靜，終於安然渡過，事後，王風徵求血奴同意，毀去牆上魔畫，血奴同意，但一時間不易毀去，王風要往買白粉回來，刷掃牆上的那幅魔畫，着血奴安心休息，並安慰她，有鐵恨的棺木在此，妖魔不敢再來驚擾。王風離開血奴香閨，來至鸚鵡樓外花園中的一座六角涼亭，亭中正有一老者和一穿着華麗的中年在和數妓女歡飲，王風突出手抓住中年人，要他陪往購買白粉，那老年人並沒干預，反勸中年人同往——

## 魔刀刺鐵漢　魔石擊瘋徒

走出這條巷子，就是長巷。

只有一條街。

王風直到現在才看出，這裏並不是個很繁華的市鎮，也並不太大。

一個已不太大，又不太熱鬧的鎮，居然會有鸚鵡樓這樣的地方，倒是件怪事。

被拉起來的人兩隻脚總算已落了地，居然還沒有被嚇死，也沒有被氣死。

他甚至還有勇氣跟這個蠻不講理的年青人說話，就像是一個有經驗的店伙，無論遇見多蠻不講理的客人都能應付一樣。

他在自報姓名：「我姓安，安子豪。平安的安，子孫的子，豪傑的豪。」

王風板着臉，道：「這名字不好。」

安子豪微笑道：「的確不好，可惜我想不出更好的名字。」

剛被人從半空中放下來，他就已經能微笑，而且笑得很鎮定。

王風心裏也不能不佩服他。

這世上有種人，不管做甚麼事都一定能成功的。

安子豪就是這種人。

王風忽然道：「你做的是甚麼生意？」

安子豪仍然在微笑：「我不做生意，我是這附近一個驛站的驛丞。」

王風怔住：「你不像是個做官的。」

安子豪道：「驛丞根本不能算是官。」

王風道：「如果你做官，也不該做驛丞，看起來你應該當個尚書。」

安子豪微笑道：「只可惜皇上並不像你這麼想。」

王風道：「這種事你幹得下去！」

安子豪道：「這裏的天氣好，事情少，而且時常都有人請我喝酒！」

王風道：「因為這地方歸你管？」

安子豪道：「有時候是的。」

王風道：「甚麼時候！」

安子豪道：「三爺不管事的時候！」

王風道：「三爺？」

安子豪道：「三爺就是你剛才看見的那個人。」

王風說道：「就是那個叫你快回去的那個人？」

安子豪點點頭，道：「他姓武，文武的武，叫武鎮山。」

王風道：「他已是個官？」

安子豪搖搖頭，道：「天高皇帝遠，管不到這地方。」



王風道：「他幹甚麼？」

安子豪道：「他甚麼都不幹，只不過這地方有一半是他的。」

他點點頭，又道：「如果沒有李大娘，他也許早就把另一半也買了下來。」

王風道：「李大娘是個女人！」

安子豪道：「我保証你一定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女人。」

王風道：「她漂亮！」

安子豪道：「不但漂亮，而且能幹，只可惜老了一點。」

王風道：「多老？」

安子豪道：「够老了，連她的女兒都已不小。」

王風道：「她有女兒。」

安子豪道：「你應該見過她的女兒！你們從她女兒樓上走下來的！」

王風又怔住。

安子豪道：「這地方的人誰都怕李大娘，只有她女兒不怕。」

王風道：「她管不住她女兒？」

安子豪又點了頭，道：「你若管得住你女兒，你肯不肯讓她上鸚鵡樓。」

×　　×

街上的燈光雖明亮，人却不太多。

王風看着街上來來去去的人，每個人的衣着好像都不太陳舊。

他又問道：「這地方的人，情況好像都不錯。」

安子豪道：「這是個好地方，天氣好，土境肥，只可惜不能居人。」

他微笑着，又道：「一共只有幾斤肉，誰都不肯分給別人的。」

王風道：「這裏地方不大！」

安子豪笑道：「地方雖然不小，可是附近有沼澤和密林，山上聽說還有猛虎，所以能讓人生存的地方並不多！」

王風道：「人多不多！」

安子豪道：「據我們上次調查，鎮上一共只有八十三戶人家。」

王風道：「八十三戶人家，就能養得起了鸚鵡樓那種地方？」

安子豪道：「只要一個人，就能够養得起了！」

王風道：「武三爺？」

安子豪沒有回答，却站住脚。「刷牆的白粉這裏就有！」

太平雜貨舖實在是個標標準準的雜物舖，刷牆的白粉，各色各樣的桐油和漆，冰糖，花生，大米，小米，鷄蛋，鴨蛋，花粉，針綫，鞋子，布疋，旱烟，老酒……

只要你能想得到的東西，這裏都有，連你想不到的東西這裏都有！

一間好大好大的屋子裏，堆滿了五花八門，各式各樣的東西，甚至還有一大綑已生了銹的刀槍，和一大堆綫裝的舊書。

王風一走進來，眼睛就看花了，可是看來看去，却看不見半個人影。

安子豪已經在喊：「老蛔虫，有生意上門了！你還不快點鑽出來？」

他又微笑着向王風解釋：「老蛔虫就是這裏的老板。」

王風道：「為甚麼叫他老蛔虫！」

安子豪道：「因為他就像你肚子裏的蛔虫一樣，不管你心裏在想甚麼，他都知道！」

「只有一樣事就不知道，」一個人慢吞吞的從破書堆裏鑽了出來，蒼白的頭髮，佝僂着腰，看來不像蛔虫，倒有點像是個蝦米。

安子豪笑道：「老蛔虫居然也有不知道的事！」

老蝈虫道：「只有一樣！」

他一張滿佈皺紋的臉看來雖然又疲倦，又蒼老，一雙眼睛裏卻總是帶着種惡作劇的笑意，瞇着眼笑道：「你跟李大娘究竟在攪甚麼鬼！我就一點都不知道！」

安子豪有點笑不出了。

老蝈虫大笑，上上下下的打量着王風，道：「你是從外地來的！」

王風微笑着點頭。

他已經開始覺得這條老蝈虫很有趣。

老蝈虫道：「是你要買白粉？還是他！」

王風道：「是我。」

老蝈虫道：「你買刷牆的白粉幹什麼！」

王風道：「刷牆。」

老蝈虫一哦道：「難道你準備在這裏躭下去。」

王風道：「嗯。」

老蝈虫嘆了口氣，喃喃道：「只可惜你一定躭不久的，也許連牆還沒有乾，你就已躭不住了。這地方沒有人能躭得下去！」

王風道：「爲什麼？」

老蝈虫卻已不再望他，慢慢的轉過身，去找刷牆的白粉。

他的背並不駝，腰卻總是直不起來，就好像總是有副看不見的重担壓在他背上。

再看安子豪，臉上的表情還是有點尷尬。

他跟李大娘之間究竟在攪什麼鬼，他自己心裏當然知道。

李大娘雖然是跟武三爺作對的，武三爺卻又天天請他喝酒，在李大娘的女兒那裏喝酒。

王風已漸漸發覺這市鎮雖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卻很複雜。

老蝈虫忽又回頭問道：「你準備買多少白粉？」

王風不知道。

他從來也沒有刷過牆。

老蝈虫立刻看出這一點，就改變了方式問：「你準備刷多寬的牆！」

王風道：「大概有四五丈，五六丈。」

老蝈虫道：「只刷這一面牆？」

王風道：「只刷一面，刷兩次！」

老蝈虫又嘆了口氣，喃喃道：「要當李大娘的情人容易，要做她的女婿可實在不容易，好好的一個年青人，爲什麼偏偏捉隻臭虫往自己頭上放。」

王風忍不住道：「你怎麼知道我要做她女婿？」

老蝈虫道：「誰說我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臭虫不但會咬人，還會吸人的血，叫人癢得要命。」

他轉過身，手裏已提着袋白粉。

外面又有生意上門了，是來買酒的。

三個醉漢東倒西歪的闖進來，大聲叫道：「把這裏的酒統統拿出來，今天我們要喝個痛快。」

看見這三個人，老蝈虫就皺起眉，把一袋白粉遞給王風，又轉身去拿酒。

三個人站在那裏又吵又鬧，有個人連站都站不穩了，忽然一個踉蹌，撞在王風身上。

另外一個人趕緊過來扶他，嘴裏還在向王風打招呼，說：「對不起。」

王風還在笑，道：「沒關係。」

他好像根本沒看見已有兩柄刀向他小腹子上刺了過來。

兩把又薄又快的短刀，只有經常殺人的人，才會用這種刀。

這兩個醉漢，不但會用這種刀，且用得很好。

他們踉蹌倒過來的時候，兩把刀已出鞘，無聲無息的刺向王風小腹，刀鋒劃過，就像是水中的游魚，輕柔而自然。

被刺的人好像連一點感覺都沒有。

他們甚至已可想像到刀鋒刺入柔軟肚皮時那種殘酷的快意。

就在這時，他們聽見了一種奇怪的聲音，彷彿很遙遠，又彷彿很近。

他們聽不出這是什麼聲音，因爲他們從未聽見過自己骨頭碎斷的聲音。

等他們倒下去時，王風還好好的站在那裏，臉上還滯着微笑去看看他們手裏的刀。

站在門口的一個人臉色變了。

這小子手裏還拎着袋白粉，只剩下一隻手，怎麼能同時擊倒兩個人。

兩個人肋骨都已碎裂，一個人左肋斷了六根，一個人右肋斷了五根。

王風的一條手臂上，竟有兩個拳頭，一個在手上，一個在肘上。

他抬起頭，微笑着，看着站在門口的這個人，道：「你們都很會用刀。」

這人的臉上已完全沒有血色。

王風道：「只可惜你們不會裝醉。」

他微笑着又道：「眞正喝醉了的人，眼睛是發直的，眼珠子絕不會轉！」

這人的手雖已伸進懷裏，刀卻沒有拔出來，已開始一步步往後退。

王風忽然沉下臉，道：「站住。」

這人不敢不站住。

王風道：「是誰叫你們來的？」

這人還沒有開口，門外已有人冷冷道：「是我。」

街上也有燈，一個人慢慢的走進來，竟是那穿紅衣裳的老太婆。

王風皺眉道：「你想殺我？」

老太婆道：「很想。」

王風道：「爲什麼？」

老太婆道：「血奴要做生意，做生意的姑娘不能養小白臉。」

王風笑了，道：「你是她的什麼人？」

老太婆道：「是她的奶媽，她從小就是吃我奶長大的。」

王風冷冷道：「其實，你根本用不着殺我，她……」

突聽一個人冷冷道：「要殺你的並不是她，是我。」

× ×

外面又有個人走進來，是個年青人，身上穿着件水綠色的袍子，手裏還在搖着柄摺扇。

這年青人非但長得很不難看，裝束打扮也很考究，卻偏偏有點討人厭。

王風道：「你是什麼人？」

這人道：「我是宋媽媽的乾兒子。」

宋媽媽當然就是那穿紅衣裳的老太婆。

王風道：「你爲什麼要殺我？」

這人道：「因爲我吃醋。」

王風道：「爲了血奴吃醋？」

這人點點頭，道：「她若要養小白臉，本該養我的，我那點不比你強！」

王風又笑了。「只有一點。」

他微笑着走出去。「你的鼻子太扁。」

這人情不自禁伸手摸了摸自己鼻子，他的鼻子並不扁。

事實上，他的鼻子比大多數男人都挺得多，只可惜現在很快就會扁了。

因爲王風的拳頭已到了他鼻子上。

宋媽媽跳了起來，狠狠的盯着王風。

王風不理她，從身上拿出個烏黑的圓餅吞下去。

宋媽媽忽然跪下來，跪在街心，然後則張開雙手，朝向西方黑暗的蒼天，口中喃喃地道：「這個人的鼻子，一定會被割下來，眼睛也



一定會被挖出來，這個人的心肝，一定會被掏出來餵狗，等到牆上的白粉褪色後，他的死屍就已發臭。」

這已不是在駡人，已經像是一種邪惡而妖異的咀咒。

一種可以直傳至奇濃嘉嘉普的咀咒。

王風還是不理她，大步走出去，對面忽然有個人走了過來。

× ×

這個人一直都靜靜的站在對面屋簷下的陰影中，就像是個幽靈的影子。

他很瘦，穿着緊身的黑衣服。

他的臉色陰沉，就像是黑暗的穹蒼，眼神卻銳利如刀鋒。

他的腳步輕快，卻走得很穩，眼睛一直在刀鋒般盯着王風。

他的腰帶上揷着把刀。

一把新月般的彎刀，漆黑的刀鞘上，畫着個半人半獸的妖獸。

王風彷彿見過這種刀。

在那幅圖畫上，妖魔們用來割破自己中指的刀，彷彿就是這種彎刀。

× ×

這個人是誰？

他是不是來自奇濃嘉嘉普？

宋媽媽還跪在街心，向黑暗的穹蒼膜拜咀咒。

帶來彎刀的黑衣人已走過來，走到王風面前，站着。

王風也只有站住。

黑衣人忽然注目問道：「那個女人是個巫婆！」

王風道：「巫婆？」

黑衣人道：「她剛才吃的那小圓餅，就是種魔藥。」

王風看着他，等他說下去。

黑衣人道：「那是用糞便，月經，眼淚，和膿血混合麵粉做成的！」

王風忽然想嘔吐，勉强忍住。

他實在想不到世上居然眞有人肯吃這種東西。

黑衣人道：「據說如吃了這種魔藥後，就可以跟西方的妖魔溝通。」

他盯着王風，慢慢的接着道：「所以這裏有很多人都怕她，因爲她咀咒一向很靈驗！」

王風忽然笑了笑，道：「你怕不怕？」

黑衣人道：「只有我不怕！」

王風道：「爲什麼？」

黑衣人道：「因爲我比她更强，她若咀咒我，咀咒就會回到她身上。」

王風又笑了，笑得卻已不太自然。

他又漸漸感覺到，有些事聽來雖然荒誕，卻偏偏是眞的。

黑衣人道：「只不過眞正要殺你的人，並不是她，也不是她那寶貝乾兒子！」

王風道：「不是他們是誰？」

黑衣人道：「是李大娘！」

王風道：「血奴的媽？」

黑衣人道：「不錯！」

王風道：「你知道她要殺我？」

黑衣人道：「只有我知道！」

王風道：「爲什麼！」

黑衣人道：「因爲她僱來殺你的刺客就是我！」

× ×

在街上的燈光彷彿驟然暗了，跪在街心的宋媽媽也已不見影踪。

秋風捲過，這燈火輝煌的小鎮，竟在一瞬間變得說不出的陰森可怖。

太平雜貨舖倒還燃着燈，卻又不見人影。

事實上，附近簡直連一個人都看不見，只剩下王風和那黑衣人面對面的站着。

黑衣人緩緩地說道：「我剛才已見到你出手！」

王風道：「哦！」

黑衣人道：「你的武功不弱！」

王風道：「謝謝！」

黑衣人道：「你也許可以避開我十刀。」

王風道：「十刀？那倒眞不少了！」

黑衣人道：「也許十二刀。」

王風道：「第十三刀我一定躲不過？」

黑衣人道：「沒有人能躲得了我的第十三刀。」

他冷酷的眼睛裏忽然露出極瘋狂熾熱的表情，一字字接着道：「那一刀是魔刀，已經被諸魔祝福過。」

無論誰看到他眼睛裏的表情，都可以看得出他不是在說謊。

王風忽然道：「我見過你的刀。」

黑衣人很意外：「你見過？眞的見過？」

王風道：「在奇濃嘉嘉普，魔王壽誕那一天，諸魔們就是用這種刀，割破自己中指，滴出魔血來的。」

黑衣人的臉色變了！

王風故意裝作看不見，淡淡的接着道：「所以我也知道這種刀的用處！」

黑衣人立刻問：「什麼用處！」

王風道：「用來割自己的指頭。」

× ×

黑衣人沒有笑。

他的臉冷酷堅硬如花岡石，他這一生很可能從未笑過。

除了那雙有時冷酷，有時熾熱的眼睛外，他臉上根本完全沒有表情！

他拔刀的時候臉上也全無表情！

他的刀已出鞘！

× ×

新月般的彎刀，滯着種奇異的寒光，一刀向王風削下。

刀是彎的，刀光如圓弧。

連王風都從未見過如此怪異的刀法，這絕不是中原的刀法。

很可能這也不是人間的刀法。

王風很想看看他第十三刀，經過諸魔祝福的魔力！

可是他忽然發覺心裏已經有了恐懼，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恐懼。

一種無知的恐懼。

那就像是人單獨夜行時，總是會覺得害怕，雖然他自己也不知道怕的是什麼，卻還是害怕。

那本就是人類的弱點，任何人都無法避免的。

高手相爭時，只要有一點恐懼，往往就足以致命！

王風不敢再等下去。

圓弧的刀光又彎彎的削了過來，他手裏沒有武器。

他就用那袋白粉作武器！

「噗」的一聲，一刀砍在布袋上，白粉飛散，就像是忽然起了滿天迷霧。

黑衣人立刻什麼都看不見了，彎刀飛舞，刀光護身。

看不見也是種恐懼，誰都無法避免的恐懼。他手中的刀飛舞不停，「刷，刷，刷」，也不知削出了多少刀。

只聽身後一個人道：「這是第十三刀！」

他剛聽見這聲音，剛聽見一個字——

又是「哼」的一聲，一樣東西破空飛來，打在他耳後的穴道上。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高大爺壽誕設宴，詎知正飲得興高采烈，忽傳高府失火，待高大爺等趕到現場，高府已化灰燼，高大爺心中雖怒恨交集，但表面仍維持大豪風度，反過來安慰賓客及六位盟弟，那六位盟弟也不知說什麼好，只好快快返回客棧，且說巫五爺回至客棧，正與桑元對飲，虎刀段春突至，要對巫五爺不利，桑元義不容辭，挺身與鬥，段春只閃躲而不還招，未幾突跳出戰圈，說桑元只能接他三招刀法，第四招要桑元特別注意，桑元心中相當緊張，因爲不尚浮誇的段春說出的話，自然不能等閒視之——

## 虎刀戮鬼斧

虎刀段春第四刀出手之前，鬼斧桑元對這一刀的威力，一直兢兢業業，懷着高度警惕，以防疏神失手。

現在，虎刀段春的第四刀出手了！——想不到竟是刀法中一招俗得不能再俗的點石成金！

鬼斧桑元不假思索，喪門斧一擺，以斧頭磕向來刀刀尖。

他的這把喪門斧以及一套夢蝶斧法既以尅制刀劍一類的輕兵刄爲主，對於刀劍一類輕兵刄的招式變化，他自是下過一番苦功。

他一眼便看出這招點石成金，顯然只是一招誘招，跟在這一招後面的變化，才是眞正的殺着。

不過，他已經不再爲這一點担心了。

任何一種兵刄，招式方面的變化，都有一個極限；所謂招式神奇，變化詭秘莫測，大部份是指速度。

兵刄是操縱在人的手裏，人是血肉之軀；只要是血肉之軀，就永遠無法違反自然。

正如一個人不論拳腿功夫如何了得，他也不能將四肢關節彎向相反的方向一樣。

就拿虎刀段春現在這一招點石成金來說：這一招出手的姿態，是刀尖向前直送出，它如

## 龍劍迫嬌娃

果不改變姿態，就絕不可能忽然化作豎劈或橫砍！

若想變化這一招，首先起變化的部位，將是刀尖。

所以，鬼斧桑元一面揮斧架刀，一面全神留意着虎刀段春的刀尖。

只要對方刀尖稍一變動，他便不難窺悉對方下一步變化所要攻取的方位。

他猜對了！

虎刀段春刀至中途，去勢一頓，刀尖微頓，果然意圖改變路數。

鬼斧桑元眼明手快，不待對方勁力發出，喪門斧一翻一揚，已將左肩完全護住，同時哈哈大笑！

因爲他已從虎刀段春刀尖上的變化，看出對方雁翎刀即將由點石成金化爲仙人指路，攻取他的上三路。

如今他搶先一步，以逸待勞，虎刀段春意動勢發，無法撤招，勢必要把一口雁翎刀自動送入他的斧網之內。

只可惜他懂得太多，也笑得太早了。

他忘了虎刀段春說過要在第四刀上取勝，如果對方變招攻向他的上肩部位，那豈不是由



第四刀變成了第五刀？

虎刀段春的一式點石成金，其實並未另生變化。

他故意頓住去勢，顫動刀尖，事實上是只誘使這位鬼斧上當的一種手段。

就在鬼斧桑元向上撩起之際，他趁勢跨出一步，雁翎刀寒光一閃，齊柄送入鬼斧桑元的胸膛！

一刀不多，一刀不少，戰事果然在第四刀上結束。

鬼斧桑元腰一弓，撒手鬆開喪門斧，顫巍巍的往後退了好幾步，方在一灘血泊中緩緩倒下。

他絕氣之前，咀巴微微張開，雙眼中只有懊惱之色，而沒有一絲怨恨的表情。

因爲他要責怪的人只有一個。

他自己！

怪自己不該自作聰明。

這本是一個可貴的教訓，只可惜這個教訓無論多麼可貴，都已經對他沒有什麼好處了！

× × ×

巫五爺的胸口上，也彷彿挨了一刀。

直到虎刀段春冷笑着朝他走來，他才發覺爲滿足好奇心而留連不去，實在是個不可饒恕的錯誤。

可是，已經太遲了！

他掙扎着想大聲吼喝吼喝，藉以壯壯自已的氣勢，但喉嚨裏就像塞滿了東西，連一絲聲音也發不出來。

他想提氣縱身，一走了之，兩腿又如綴了千斤巨石，幾乎連挪開腳步，都感到困難。

他唯一能做的事，只是呆呆僵在那裏，呆呆地瞪着那口血漬未乾的雁翎刀。

呆呆地瞪着那口雁翎刀帶着一片血光，提起，砍落。

然後便是一片黑暗。

× × ×

這位巫五爺死得可說一點也不痛苦。

因爲早在虎刀段春一刀當頭劈落之前，他即已因驚恐過度，而麻木得失去知覺了。

這位巫五爺絕氣之前，也跟鬼斧桑元一樣，臉上沒有一絲怨恨的表情。

因爲今夜這種結局，他也怨不得別人，要怪他也只能怪他自己。

如果一定要說他跟鬼斧桑元的死亡前有什麼不同，那便是：鬼斧桑元是死於聰明過度，他則是死於愚昧無知！

× × ×

房間裏沒有點燈，高大爺坐在窗戶下。

坐在一片陰影中。

這是萬花樓偏院的一個小房間，一個秘密的小房間，一個高大爺個人專用的小房間。

萬花樓雖不是高大爺的產業，但事實上也差不到那裏去。

因爲他在這裏可以隨便出入，可以隨便發號施令，就是這裏的主人蔡麻子，也得要看他眼色行事。

蔡麻子是個聰明人，絕不會跟高大爺分彼此。

今夜月色雖然欠佳，但只要習慣了黑暗，仍然不難看清楚院子的景象。

高大爺守在這裏，是爲了等一個人。

鬼影子楊四！

他知道今夜太平客棧中，一定會有事情發生；只要是發生在夜裏的事情，無論發生在什麼地方，都一定逃不過鬼影子楊四的耳目。

由於事故不斷發生，形勢一天比一天險惡，他已不得不爲自己的安全着想。

燒了一座莊宅，算不了什麼。

老實說，以他這些年來搜刮的財富，即使再蓋十座同樣的莊宅，他也蓋得起。

但是，再多的財富，也換不到一條性命。

他的老命，只有一條。

總管公冶長的一身武功，雖然足堪信任，但他不能叫這位總管不分日夜，時時刻刻的跟着他。

一天之中，他總有落單的時候。

以目前這種局勢來說，即令落單一時半刻，都極可能會有意外發生！

所以，他知道如今唯一保命之道，便是設法找出藏身暗處的敵人，來個先下手爲強！

關於這一點，他的希望可說完全寄托在萬家兄弟，以及鬼影子楊四的身上。

這三個人，都是他的老部屬，三人在這方面的才能，他完全信任得過。

只要假以時日，他相信他們一定不會辜負他的期望。

不過，在安全獲得保障之前，一切就要靠他自己小心了。

這也正是他今夜將家小安頓於如意坊，將葛老等人送去高遠鏢局，他自己則悄悄跑來萬花樓的原因。

這座偏院曾經過他一番特別設計。

很多機關佈置，只有他的心腹知道，而最重要的一部份，則只有他一個人知道。

所以，他如今雖然坐在窗戶口，等閒十人八人，也休想走近這個小房間。

縱然所有的機關佈置全部失靈，他還有一條秘密通路，可以幫他不留一絲痕迹，隨時從這個小房間裏消失不見。

雲層中月影漸漸西移。

快四更了。

楊四怎麼還不來？

× × ×

就在這時候，院牆上人影一晃，一名勁裝夜行人，悄悄縱落院心。

楊四來了！

等來人再走近兩步，高大爺這才看清，來的這人並不是鬼影子楊四。

來的是萬家老二，無孔不入萬通。

高大爺暗暗納罕。

他分派給萬家兄弟的任務，與鬼影子楊四不同，而且他也沒有吩咐他兩兄弟到這裏來會面，這位萬老二這時候趕來這裏幹什麼呢？

難道這位萬老二只花了半夜工夫，就打聽到了天狼會的消息？

高大爺想到這裏，精神不禁一振。

萬通張望着走近窗前，低聲問道：「大爺可在裏面？」

高大爺隔着窗戶道：「是萬老二麼？門沒有門，你自己進來。」

萬通推開房門，摸索着走進房中。

高大爺道：「炕上坐。」

萬通定了定神，慢慢走去炕床邊沿上坐了下來。

高大爺道：「鎮上情形怎麼樣？」

萬通道：「還好。」

高大爺說道：「外邊，有沒有人說我的閒話？」

萬通道：「沒有。」

高大爺道：「既然外邊沒有什麼事情，你此刻忽然跑來這裏幹什麼？」

萬通的一雙眼睛，在黑暗中閃閃發光，他猶豫了片刻，才緊瞪着高大爺道：「花十八那個女人的底細，大爺清楚不清楚？」

高大爺一怔道：「花十八？」

萬通道：「就是朝陽樓斜對面，美人酒家賣酒的那個女人。」

高大爺道：「這個我知道——你說那女人怎麼樣？」

萬通輕咳了一聲：「我們過去對這個女人，恐怕都看走了眼。」

高大爺一哦道：「怎麼呢？」

萬通道：「我發覺，這個女人相當的不簡單。」

高大爺又是一怔道：「你的意思，難道是說這女人也是我輩同道，甚至懷疑她跟天狼會方面有勾搭？」

萬通道：「是的，這女人不但是個練家子，而且，我聽說身手不在卑屬之下。至於這女人是不是跟天狼會方面有勾搭，目前，還難說得很。」

高大爺道：「這個秘密，你是什麼時候發現的？」

萬通道：「就是剛才來這裏之前。」

他忽然笑了笑，又道：「大爺你猜猜看，猜小的是在什麼地方遇上這人的？」

「什麼地方？」

「林家磨坊。」

高大爺一呆道：「林家磨坊是間空屋，已兩三年沒人居住，這女人三更半夜跑去那種地方幹什麼？」

萬通笑道：「去會一個人。」

高大爺有點明白了，但心裏很不高興。因爲現在並不是茶餘酒後，他可實在沒有心情，來聽這種風流韻事！

萬通微笑着又道：「大爺你再猜猜看：你猜這女人去會的人是誰？」

高大爺勉強應了一聲，說道：「我怎麼猜得到……」

萬通一字一字地道：「丁二爺！」

高大爺一呆，頗感意外道：「誰？丁二爺？那位丁二爺？」

萬通口中的丁二爺，當然不會是別人。

可是，這種事叫高大爺如何能夠相信？因爲丁二爺一向不是個風流人物，同時也並不常來蜈蚣鎮；即令偶爾來上一次，也絕不會跑去美人酒家那種地方。

按照常情來說，丁二爺幾乎連認識花十八這個女人都不可能，更別說是跟這女人之間發生曖昧關係了。

萬通笑着回答道：「當然就是我們那位彌陀二爺。」

高大爺皺了皺眉頭，說道：「你看錯人了吧？」

萬通道：「絕錯不了！」

高大爺搖搖頭道：「我還是不相信我們老二會有這份興緻。」

萬通道：「大爺誤會了，我說他們見面，並不是指普通的那種男女關係。」

高大爺一咦道：「那就怪了，既不是……爲了……那麼……他們……深更半夜，一男一女……跑去那種地方幹什麼？」

萬通道：「爲了商量一件事。」

高大爺道：「商量一件什麼事？」

萬通道：「這件事如果說出來，大爺準會嚇一跳。」

其實不用說出是什麼事，高大爺就已經渾身不自在了。

他現在才發覺剛才錯怪了這位萬老二。萬家這對兄弟，是有名的鬼靈精，這種時候忽然跑來，不用說當然是爲了重大事故，而他竟以爲這位萬老二是談風花雪月來的，你說這該怪誰胡塗？

萬通向前傾着身子，低低接着說道：「我們那位鬍子三爺和睡仙五爺之間的恩怨，今天午後，葛老已跟小的兄弟提過了。現在這裏沒有外人，小的不妨直話直說，大爺和三爺其實都錯怪了我們那位睡仙五爺。」

高大爺聽了，心頭益發不是滋味。

因爲無孔不入萬通的話說得很露骨，誰是那個在他們兄弟間製造事端的人，如今已是呼之欲出。

他自從離開火場，心頭就懷着一個無法消除的疙瘩，因爲如今事實越來越明顯，他和胡三爺無疑都被別人利用了！

如果對方眞是天狼會的人，那也還罷了；但事實上這個興風作浪的人，竟是他一向最瞧不起，常被他在背後逕呼肉球而不名的丁二爺，試問這一口窩囊氣，你叫他如何嚥得下去？

高大爺點點頭，表示他在聽着。

萬通接下去說道：「小的遵照大爺的指點，在關老總那裏換了衣服之後，本打算走去太平客棧看看情形，不意事有湊巧，當小的剛繞到棧後水塘附近，忽見棧中悄悄冒出一條人影。小的見那人行動鬼祟，知道不是什麼好來路，於是急忙隱去塘邊樹影中，等那人走近，小的定神一瞧，好傢伙，想不到這位神秘人物不是別人，赫然竟是我們那位彌陀二爺！」

高大爺道：「然後你就暗中偷偷的綴上了他？」

萬通笑笑道：「是的。我們這位彌陀二爺，你別瞧他平時一團和氣，像個好好先生，一旦認眞辦起事來，可倒是機警油滑得很。

「他先負手繞塘徐行，裝作飯後散步的模樣，其實他是在留神察看身後有無異狀。

「小的因爲早有準備，一直跟着他繞樹打轉，當然不會讓他發覺。

「他看淸四下無人之後，腳下立即加快，沿着小路疾行如飛，直奔鎮尾林家磨坊。

「於是，小的明白了，原來我們這位二爺跟某一個人訂了秘密約會！」

萬通說到這裏，又笑了笑，才接下去道：

「在這種情形之下，小的當然不願平白錯過機會。不過，小的知道我們這位彌陀二爺也不是省油燈，心中雖然好奇，可也不敢跟得太近。一直等他進了磨坊，小的才悄悄擁了過去。

「當小的貼近牆腳根時，裏面已有人在講話，說話的人，竟然是個女人。小的只覺得這女人口音很熟，一時卻想不出是誰。

「後來，小的慢慢移去右邊的窗戶底下，探頭從縫隙中望進去，才隱隱約約辨認出原來是美人酒家的那個騷娘花十八！」

高大爺忍不住插口道：「你有沒有聽淸他們當時說的是些什麼？」

「當然聽到了。」

「兩人怎麼說？」

「先開口的是那女人，她問丁二爺：高大爺昨天已跟胡三爺翻了臉，今天竟又突然和好如初，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丁二爺怎樣回答她？」

「丁二爺只是不住的嘆氣，說他也弄不淸原因何在。」

「那女人聽了有什麼表示？」

「女人沉默了片刻，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連連敲着額角道：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這都怪我不好，唉唉，該死，眞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什麼事怪她不好？」

「丁二爺也這樣問她，那女人說，她昨天不該在動過胡三爺的手腳之後，又將油漆罐子塞去孫七爺床底下，這一定是大爺您瞧出了破綻，想到胡三爺和孫七爺可能都是遭人構陷，所以今天才突然改變了態度。」

高大爺一呆道：「原來一切都是這女人攪的名堂？」

萬通道：「是啊！不過，照兩人說話的語氣聽起來，這女人似乎並不是這件事的主謀人物。」

「何以見得？」



「因爲丁二爺聽完後，不住跺腳埋怨道：你瞧你，好好一樁事情，被你弄得一團糟，看以後那裏還能去找這種好機會！」

高大爺牙齒咬得吱吱作響，如果能看到他這時的臉色，他這時的臉色一定相當怕人。

他隔了好一會，才又問道：「兩人以後有沒有提到昨天的那一把火？」

萬通皺眉道：「提是提到了，不過有件事小的感覺非常奇怪。」

「什麼事奇怪？」

「小的一直懷疑昨天那把火，很可能也是這女人的傑作，但聽兩人的口氣，那把火又好像跟這女人沒有一點關係。」

「提到那場火時，兩人怎麼說？」

「這是由丁二爺先問起的，他問那女人，知不知道火是誰放的？那女人不斷搖頭，表示毫不知情。兩人彼此倚爲心腹，當時又無外人在場，自然沒有掩瞞事實的必要。」

高大爺道：「除了這些，兩人還說了些什麼沒有？」

萬通哼了哼，道：「兩人最後說的幾句話，聽了實在叫人生氣。」

高大爺道：「哦？」

萬通冷笑了一聲，道：「那女人見丁二爺悶悶不樂，忽然笑了笑道：不要緊，二爺，日子長得很，機會也多得很。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就在這幾天之內，您二爺等着瞧好戲就是了！

「丁二爺怔怔然道：瞧什麼好戲？那女人笑着道：從今天這場無明怪火上，不難想像得到，希望金蜈蚣高敬如倒下去的人，顯然不止咱們兩個。俗語說得好：『鷸蚌相爭，漁人得利』！既然又有另一路人馬插手進來，我們何不樂得淸閑，讓別人多出點氣力，然後從旁見機行事？」

高大爺牙縫裏又發出一陣吱吱之聲，隔了片刻，才冷冷地走鼻音道：「這一點她倒是說對了。」

萬通一時未能聽懂高大爺這句話的意思，忍不住問道：「大爺說她……她什麼……說對了？」

「這幾天之內，咱們大家都將有一場好戲可瞧！」

× ×

戲班子是從六十里外的河口鎮上請來的。

連遭巨變之餘，竟然照常宴客聽戲，整條關洛道上，大概也只有金蜈蚣高敬如高大爺具有這份豁達的襟懷！

不過，接到請帖的人並不多。

除了七雄中的五兄弟，以及幾名殺手之外，只有咸陽蔡家三兄弟，和華陰雙傑等少數十來名有頭臉的人受到了邀請。

請帖上寫的時間是今晚申正，地點是萬花樓逍遙廳。

住在太平客棧的虎刀段春，也接到了這樣一份請帖。

這一點並不奇怪。

因爲巫五爺和鬼斧桑元被人殺死於狀元客棧的消息，並沒有走漏出去；同時知道事情內情的人，也沒有幾個。

巫五爺和鬼斧桑元，何以會突然被殺，除了高大爺這邊的人，只有胡三爺一個人心裏有數。

而胡三爺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這一對主僕死於何人之手，他一樣不淸楚。

× ×

蜈蚣鎮上，一切如常。

各行各業，照常開門營業；大街上照常車水馬龍，行人熙攘，不絕如蟻。

唯一例外的，只有一處。

美人酒家。

美人酒家今天沒有開店門。

美人酒家今天不開店門的原因，是因爲今天一早，店裏便來了一位很特別的客人。

這位特別的客人不是別人，正是過去在江湖上有浪子之稱，如今已貴爲高府總管，自稱爲靈台老人門下弟子的龍劍公冶長！

老板娘花十八今天關門暫停營業，便是爲了要單獨招待這位特別的客人。

一位特別的客人。

一種特別的招待方式。

× ×

招待客人的地方，是店後閣樓上的一個小房間。

華麗的房間。

精緻的酒菜。

但桌子四邊，卻沒有坐人。

人在床上。

× ×

斜斜橫躺在床中央的，只是一個肌膚潔白如雪的胴體。

誘人的胴體。

誘人的姿態。

這時躺在床上的那位蜈蚣鎮上的美人兒，正在那裏氣喘吁吁，呻吟不已，一張桃紅色的床單，幾乎已盡爲香汗所濕透。

只見她不住地扭曲着，像有着無限痛苦地道：「你……你……這算什麼意思？」

這是一個很奇特的場面。

因爲床上的花十八雖已近乎赤裸，坐在床沿上的公冶長，卻仍穿得整整齊齊的。

公冶長坐在床沿上，手上端着一杯酒，神態至爲安閑，似乎對眼前這種活色生香的景象，渾然無動於衷。

花十八喘了口氣，又道：「你……你……這個人是不是有毛病？」

公冶長搖搖頭，同時喝了口酒，表示他沒有毛病。

至少他不承認自己有毛病。

花十八幽幽地道：「如果你沒有毛病，你爲什麼要這樣折磨我？」

公冶長望着雕花床柱，沒有開口。

花十八恨恨地接着道：「你一進門，就該看得出，我並沒有拒絕你的意思，你根本用不着使用這種霸道的手段。」

公冶長仍然不說一句話。

花十八咬咬牙齒道：「就算你跟一個女人相好之前，一定要先看看這個女人的痛苦神情，才會感到心滿意足，經過這一陣折騰，你也該趁心了，爲什麼你還……還不……」

公冶長緩緩站起身來道：「不，還早得很。等你眞正受不了時，我會看得出來的。」

他口中說着，慢慢走向桌子，開始坐下來享用桌上的酒菜。

花十八玉容失色，汗又流下，呻吟着道：

「我已經忍受不住了。」

公冶長只當沒有聽到。

花十八忽然破口大罵道：「什麼龍劍，什麼總管，哼哼，你根本就不是個人！早曉得你是這樣一個不通人性的東西，老娘根本就不會開門放你進來！」

公冶長嚼着一塊火腿片，微笑道：「我要走進一處地方，山也擋不住。」

花十八怒聲道：「至少老娘的衣服不會被你脫下來。」

公冶長微笑道：「你的衣服，是我脫下來的嗎？」

花十八臉一紅，道：「就算老娘沒長眼睛，認錯了人，你一個大男人，又沒吃什麼虧，幹嗎要一出手就點上老娘的穴道？」

公治長頭一點，微笑道：「好，有點上路了。」

花十八瞪眼道：「什麼叫上路？」

公治長微笑道：「至少你已表示，你懂得什麼叫穴道。」

花十八道：「就算老娘會點武功，難道這也是一種罪過不成？」

公治長說道：「會武功，當然不是一種罪過。」

花十八道：「除此而外，老娘什麼地方得罪了你？」

公治長徐徐道：「你得罪的人，當然不是我。」

花十八一怔道：「原來你——你是替別人來報復老娘的？」

「不錯。」

「替誰？」

「高大爺！」

花十八臉色大變。

她強作鎭定，說道：「我開的是爿小酒店，跟高大爺從無來往，我什麼時候觸犯過他老人家？」

公治長笑笑道：「話如果說得太明白，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花十八眼珠子一轉，忽然道：「高大爺派來的，就只你一個人？」

公治長頭一搖道：「你的意思，我懂。不過希望你最好別動遊說我公治某人的念頭。」

花十八似乎仍不死心，媚眼一拋，滿臉春情地道：「難道我花十八眞的長得那麼難看？眞的一點也不中你的意？」

公治長緩緩喝了口酒道：「這不是一份好差事，我來的時候，就知道了。如果要我說老實話，我可以這樣告訴你：今天你雖然受夠了活罪，其實我也不比你好受多少。」

花十八急忙柔聲接着說道：「那麼，你又何苦——」

公治長搖搖頭道：「以後有機會，我公治長一定領情，不過絕不是今天。我公治長捧了別人的飯碗，就得爲別人辦事，這是江湖上人人應該遵守的一種道義。」

花十八緩緩閉上眼皮，半晌沒有開口，過了很久很久，她才慢慢重新睜開眼皮，凝視着公治長道：「這件事情高大爺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昨天。」

「知道多少？」

「超過你的想像。」

「是你替他打聽出來的？」

「不敢掠人之美。」

「那麼是誰？」

「這一點你可以留着去問高大爺本人。事實上高大爺手底下，誰是這方面的行家，你該比我清楚才對。」

「鬼影子楊四？」

「我還是第一次聽說這個名字。」

這是實話，高大爺手底下的人，他不認識的還多得很；不過，花十八現在說出來的這個名字，他雖是第一次聽到，對他意義，卻很重大。

這兩天爲什麼老是有人悄悄釘着他？如今他總算於無意中獲得了答案。

原來對方的名字叫做鬼影子楊四！

他承認對方的身手確實不錯，跟踪的本領也頗高明，鬼影子這個外號，顯得倒是十分恰當。這位鬼影子唯一的錯誤，只有一件事，那便是他沒有找對對象！

公治長希望有機會能讓對方知道這一點。

花十八緊盯着他，又接着道：「高大爺今天指派你來，他準備以什麼方式處置我？」

公治長微微一笑道：「一種你想像不到的方式。」

花十八一怔，顯得有點緊張道：「什麼方式？」

公治長笑道：「請你打扮打扮，今晚去萬花樓聽戲。」

× ×

萬花樓。

逍遙廳。

高朋滿座，管絃不絕。

高大爺爲了佳賓們能够一邊喝酒一邊聽戲，特地將席位排成一個巨大的馬蹄形，裏彎空着，只在外緣坐人，以便每一雙眼光都可以淸淸楚楚的看到戲台。

河口鎭請來的戲班子，果然不含糊。

尤其是班主潘大頭的一對掌珠，更是出落得色藝雙絕。

當兩姊妹先後於如雷彩聲中分別唱完一段「紅娘傳書」和「火燒赤壁」的彈詞與大鼓後，一名跑場的伙計，捐着一塊紅紙牌，打台上慢慢走過去，報出一個戲目：「現身說法」！

胡三爺一怔道：「這是闋什麼戲？我怎麼從來沒有聽說過？」

高大爺喝了口酒，淡淡地道：「這闋戲我也沒有聽過，看下去就知道了。」

戲台上屏風後面，隱隱傳出一陣牙板之聲，大廳中立刻靜了下來。

因爲現身說法這闋戲就要登場了。

在衆目睽睽之下，一個矮矮胖胖的老人，一手執牙板，一手捧帳簿，鵝行鴨步，搖搖擺擺的從台後走了出來。

衆賓客看淸這位藝人的身材和長相之後，無不爲之鬨然大笑。

原來出場的這位藝人，正是班主潘大頭。

這位潘大班主，長相本來就有點像丁二爺，如今再經過一番刻意摸仿，更顯得維妙維肖，神似之至。

衆人都在捧腹大笑，只有丁二爺一張面孔脹得通紅，心底下暗暗在罵該死的東西！

台上那位裝扮丁二爺的潘大頭，摸仿丁二爺走路的神氣，在台上緩緩轉了幾個圈子，等台下笑聲稍稍稀落了些，才停步面對着酒席站定。

只見他牙板一敲，淸了淸喉嚨，從容不迫地朗聲道：「關洛兄弟七人，在下排行第二，只爲亂擺排場，負下一身鉅債，一時無計償還，突然妙想天開……」

再沒有一個人笑得出來了。

丁二爺氣得渾身發抖，他瞪着高大爺道：「這是誰出的主意？開玩笑也得有個譜兒，這廝指名道姓的調侃我丁二，成何體統？」

高大爺動也不動一下，緩緩回答道：「逗逗樂子而已，何必認眞。」

台上那位假丁二爺，語音畧頓，又配合着牙板節奏接下去道：「適逢老大壽辰，有人無端生事，送來壽材一具，在下靈機一動，趁便加以利用，乃差陰人一名，暗備火漆半罐，先讓老三受窘，再對老七蒙寃，心毒計巧，一箭雙鵰……」

丁二爺像發了狂似的，突然跳了起來，戟指厲喝道：「混蛋！胡說！快快與我住口！」

台上那位潘大班主，果然應聲住口。

大廳中一片死寂。

丁二爺臉色鐵青，額角上滿是油汗，他氣吁吁的又轉向高大爺道：「老大，這個傢伙是那裏找來的？我看這個傢伙一定有問題！」

高大爺木無表情地半揚着面孔道：「是他的人有問題？還是他說的這番話有問題？」

丁二爺喘着氣道：「都……都……都有問



題！」

高大爺道：「哦？」

丁二爺道：「這廝如不是天狼會的奸細，就一定被什麼人收買了，想藉此機會造謠生事，以離間我們兄弟。」

高大爺點點頭道：「你猜對了，他的確是被人收買了，收買他的人就是我。」

丁二爺如遭雷殛，當場一呆，幾乎昏了過去。

他掙了又掙，才張皇失措地道：「老大，你……你……這是……聽誰打的報告？」

高大爺手一招道：「打報告的人就在那邊，你自己看看他是誰吧！」

高大爺指去的地方，是樓廳上面的廻廊。

這座逍遙廳是座圓形大廳，上面一層，分隔成一個個小房間，那是一般酒客，平時喝酒的地方。

今天這座大廳被高大爺包下後，因爲沒有其他生意上門，那些姑娘便都伏在圍欄上，揩油看免費白戲。

這本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所以大家一直都沒有留意。

當高大爺手朝樓上指去時，大家還以爲高大爺指的是其中某一個姑娘，直到他們看淸之後，才發覺他們原來都猜錯了。

高大爺指去的雖然是個年輕貌美的女子，但這女人卻不是萬花樓的姑娘。

她是美人酒家的老板娘，花十八！

丁二爺的臉色頓呈一片死灰。

不過，他雖然感覺事態嚴重，心底下仍然多多少少抱着一絲希望。

他知道花十八是個堅强的女人，事情是他們兩人共同籌劃的，一旦陰謀洩露，誰都沒有好處。

他相信，這女人即使眞的招了供，也必然出於迫不得已，他希望在這緊要關頭，這女人能推翻前供，一口賴個干淨。

只要暫時渡過難關，就算高大爺不肯放手，仍可以慢慢再想辦法。

花十八臉上佈滿了笑容。

看到這女人臉上的那片笑容，丁二爺一顆心登時沉了下去。

花十八今天穿着得很樸素，臉上沒塗一點脂粉，這正是這女人的聰明處；她知道在這種風月場所，大家爭妍鬥勝，如果有人自甘平凡，反而容易顯得突出。

她雜在姑娘羣中，向酒席這邊嫣然一笑道：「是的，二爺，學我的樣子，向大爺認罪吧！我們昨晚在林家磨坊說的話，大爺統統知道啦！」

丁二爺在心底下，狠狠罵了一聲：「臭婊子！」

但是，罵人並不能解決問題。他心中雖在咬牙切齒，汗水卻在流個不停。

是的，這女人一招供，什麼都完了。

他是不是要聽這女人的話，向高大爺認罪求饒呢？

不能。絕對不能！

他跟這女人不同。

對一個貪圖小利的女人，高大爺大可故示寬大，不予追究；至於他丁二爺，則絕對沒有這種便宜事！

所以，他只有一條路可走。

抵死不認帳！

這女人不肯賴，他可以賴。俗語說得好：拿賊拿贓，捉姦捉雙！

昨晚他們在林家磨坊說的話，只是被人偷聽，那人當時並未闖進去，嚴格的說起來，仍屬口說無憑。

高大爺是個要面子的人，當着這許多貴賓之前，只要他不承認有這回事，他不信高大爺會拿他怎樣。

前天的胡三爺，便是一個例子，了不起也跟胡三一樣，落個灰頭土臉罷了。

丁二爺想着，心腸一橫，又轉向高大爺說道：「老大、你是聽這女人的？還是聽我丁二的？」

高大爺冷冷地道：「誰說實話，我就聽誰的。」

丁二爺知道再無轉圜之餘地，如今唯有想法如何脫身了。

於是，他也學前天胡三爺的老樣子，故意悻悻然裝出受盡委屈的神氣，向左邊席上的穿心鏢谷慈大聲招呼道：「小谷，既然磕頭弟兄的話不及一個女人的話中聽，這頓酒喝下去也沒有多大意思，我們走吧！」

高大爺兩眼望着別處，只當沒有聽到，果然毫無攔阻之意。

丁二爺一顆心放下來了。

只要走出這座大廳，他的一條老命，便等於檢回一半。

以後海闊天空，何處不可容身？

老實說，關洛道上這塊地盤，早就形同鷄肋，也不值得留戀了！

丁二爺離座，穿心鏢谷慈也跟着起身。

高大爺忽然冷冷吩咐道：「老三，替我送客！」

胡三爺橫眉怒目，一直忍着沒有發作，無疑便是在等着高大爺的這句話。

高大爺話一出口，他立即朝魔鞭左天斗遞去一道眼色。

於是，魔鞭左天斗和胡三爺，也跟着雙雙起身離席。

丁二爺終於明白了高大爺的用心。

高大爺並不是不想留下他，而只是採取的手段不同。

高大爺採取的是借刀殺人計！

胡三爺是個什麼樣的人物，丁二爺當然淸淸楚楚。

在他們關洛七兄弟之中，人人知道，這位胡三鬍子是個一點就响的冲天炮。如果說得更明白一點：大老粗一個是也！

但是，這位胡三鬍子人雖是大老粗一個，一身武功可不含糊。

七兄弟中，除了老大高大爺的一根蜈蚣鞭，就數這位胡三鬍子的一雙拳頭最爲出色。

遠在他們七雄結義之前，這位胡三鬍子便是關洛道上有名的難惹人物之一；事實上這也是高大爺後來分配地盤時，將部份黃金地段劃歸這個鬍子的原因。

至於他丁二爺，說起來當年在關洛道上雖然也是個响叮噹的角色，但是，他自己心裏有數，如果跟這鬍子眞的交起手來，他可實在沒有獲勝的把握。

丁二爺心裏犯着嘀咕，表面上，仍然强作鎭定，轉身抱拳一拱，道：「老三請留步，不必送了！」

胡三爺嘿嘿一笑道：「不必送？嘿嘿。你以爲我送你到那裏去？我要送你上西天！」

丁二爺面孔一沉道：「老三，你是不是喝醉了？」

胡三爺獰笑逼上一步道：「你別管我鬍子醉不醉，你只管問你自己，幹了些什麼事。你該知道，我鬍子可沒有老大那麼好說話！」

丁二爺心頭漸漸冒火，於是也報以冷笑道：「老三，我告訴你；如你是受了別人的唆使，我這個二哥沒話說，因爲你仗着有人撐腰，我說了你也聽不進去。如果你只是多喝了幾杯酒，我勸你還是到後面找個地方躺躺，少在這裏亂開黃腔，叫外人聽了笑話！」（未完）

劍仙列傳故事

# 雷火破山海

蕭逸·文　盧令·圖

## 夤緣知異數　參悟三極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杜鐵池以青城秘笈參悟七修眞人洞府壁上所刻的玄門妙訣，那日練功完畢，腹中雷鳴，循着垂掛壁上的山芋籐，攀至洞頂，驀見一身高七尺，赤髮青鬚，一腳繫着一條鐵鍊的魁梧大漢，自一隙縫中出來，他驟見杜鐵池，初存怒意，旋即化怒爲喜，自動與杜鐵池攀談，他自稱名徐雷，被囚那狹小山洞中已一百七十六年，他運用慧目，向杜鐵池凝注良久後，說杜鐵池是身具三世慧根之人，今世才得如願以償，雁蕩乃是杜鐵池弘揚道基之地，來日不可限量，七修眞人眞可說是料事如神！

杜鐵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在說些什麼，但是卻料定對方這黃髮漢子徐雷必有所見！

果然徐雷仰首當空，咀裏喃喃的唸道：「那麼你就是解救我脫離本山的恩人了！」

杜鐵池大爲疑惑的道：「老前輩，你說什麼？」

徐雷這才看向他，只是他那雙大眼睛裏，忽然滾出了兩顆淚珠！

「恩人在上，請受徐雷大禮參拜——」

咀裏說着，納頭便拜！

杜鐵池忙自閃身一旁，道：「徐老前輩，——你可是把我弄糊塗了！」

徐雷拜罷，直身而起——

他滿臉感容的道：「杜恩人，你請坐下，容我略道前因後果，你就明白了！」

杜鐵池因見對方彪形大漢，豹頭鐶眼，尚還對他存有幾分小心，這時雙方交談過後，才知他貌雖嚇人，其實心地卻並不惡——

當然他只是憑着直覺，才這麼認爲的，對方如果眞是一個善良的人，也就不至於爲當年七修眞人鎖困在此達一百七十六年之久了。

杜鐵池終因爲同情心促使，當下在徐雷對面坐了下來。

徐雷看着他，滿臉冀期渴望，說不出的悲喜交加神態，再次由眸子裏湧出了熱淚。

「杜恩人，你有所不知，提起當年事，可就話長了，恩人——你當我徐雷是什麼人？」

杜鐵池道：「想必你曾鑄大錯，才會致眞人之怒，而長期羈押於此了！」

徐雷用力的點着頭，說道：「這是自然，這是自然——」他吶吶地又道：「我是要恩人猜我的出身！」

杜鐵池苦笑道：「這個我如何得知？莫非老前輩出身邪道中人麼？」

徐雷搖搖頭說道：「猜錯了，猜錯了！」說着，他長嘆一聲，接着道：「我眞是邪道中人？眞要說起來，我豈是邪道中人的一個硬對頭，厲害煞星……」

嘿嘿一笑，他那張病太歲也似的黃臉上，炸開了幾道淒慘的笑紋——

「恩人，你不知道，我出身宋室宦族，我父徐軍平，也是朝廷職掌軍權的一個重臣，只爲征遼一役，滿門俱殲，那時我年方十五歲，在西遼爲先師『黃髮教主』莫三威所救，先師因見我生具異稟，又以我生就黃髮，酷似他親人子姪，乃破格收爲門下，傳我道法！五年後我道法大成，盡得教主眞傳，先師乃立我爲掌門人——我因啣恨西遼東路元帥金烏殺害我全家之恨，乃私自背師，前往尋仇！」

說到這裏，他臉上洋溢着無邊痛恨，長長嘆息了一聲，又道：「那時我年輕氣盛，雖受道法薰陶，卻因我教有異一般正派，拘束較少，心憤之下，未曾顧忌到仙律戒條，竟然私往尋仇大開殺戒！

「——我找到了西遼東路元帥金烏，那時正值西遼三次東犯宋室之時，是我夜襲遼營，以師授『九鬼催神』大法，一夜之間，將金烏此次一萬七千西遼精銳，全數盡殲，化爲肉泥和灰——」

杜鐵池心中大吃一驚。

徐雷面色如土。

良久——

他才嘆息了一聲道：「杜恩人——我這就錯了！」

兩道淚水垂目直下。

徐雷吶吶道：「那時我只以爲報得父母大仇，並爲宋室建了大功，心裏好不興奮，殊不知卻犯了十不可赦的十二天律——」

抬起一隻大手，擦乾了臉上淚水——

他喃喃的道：「爲此，當時職掌仙紀的是崑崙山的『無爲上人』爲此大怒，糾合正道各派人士，大舉興師，前來我教問罪——我師雖知我犯了大罪，卻不忍將我交出，雙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徐雷嗚咽着道：「我師倉促



應戰，不是對手，當時遂即爲上人『無形飛劍』斬首，黃髮教一夕摧散，蕩然無存，各師兄弟死傷慘重，作鳥獸散！」

杜鐵池聽得驚心動魄，徐雷說得熱淚簌簌。事情的發展，似乎是高潮迭起。

「此一事件發生之初，先師先把黃髮教鎮山三寶面交與我，並指示我前往崆峒找尋崆峒葛教主，暫時保全性命，只是，我並沒有投奔崆峒，卻聯合了散離的三位同門師兄弟，在十萬大山裏，以百日時間，將本教鎮山大法『四雷陣』研習透熟！」

杜鐵池愕然道：「莫非老前輩要去向無爲上人尋仇？」

徐雷看了他一眼，黯然點了點頭。

「杜恩人你猜的不錯，就是這麼回事！」

他吶吶道：「當時事情決定後，由三師弟向冲化裝爲一個野僧人，前往崑崙參禪，就便窺伺虛實，未幾向師弟飛書相告，說是各正派掌門已相繼離開，正是復仇良機，促我等速往！」

「這一次，我又錯了！」徐雷獨自個滔滔不絕的道：「我等三人接報後大喜，即速前往，奈何無爲上人法力無邊，所在處禁制重重，我四人冒然出手，絕非其敵！」

他在敘述這件往事時，臉色充滿了悔悟，兩道黃眉緊緊的蹙着，現出無比的沉痛。

似乎更離奇悲慘的發展，就要揭開了。

杜鐵池一言不發，凝神聽着。

徐雷痛定思痛的道：「——我四人因爲見那無爲上人絕非等閒，是以匿居崑崙足有三月，未敢動手，說來也是上人活該有此一難——」頓了一下，他才接道：「那一日，適值『九華山』郭眞人開山大典，各派人士，均往慶賀，無爲上人乃派其四大弟子，前往祝賀，實力因是大減，上人本身因參習上乘心法，須坐關十日，才得脫身，這一消息爲我等探知，一時皆大歡喜——」他又發出了一聲嘆息。「當時我四人乃佈下了『四雷陣』，由我爲首，乘機發動，我當時因心恨上人過甚，一出手即施展師門鎮山之寶『雷火金梭』，可嘆上人當時何曾料及有此一着，再加以他正自閉關之際，幾無還手餘地，即被雷火梭將軀殼炸爲飛灰！我四人一舉成功，連番施展之下，將崑崙一派弟子盡數殺害……即連那座樹立千年的崑崙塔亦以雷火炸燬，崑崙一派幾乎亡在我四人手中，就在這個時候……」

他呆了一下，似恨又悔的道：「七修道人居然趕了來，見狀大怒，和我四人動起手來，我四人自然遠非他的對手，雙方照面之間，我那三個師兄弟先後喪生，形神俱滅，我也爲七修道人『九轉法輪』罩定，生死只在一綫之間！我只當是死定了……七修老兒這個九轉法輪厲害極了，霞光一轉，管教人形神俱滅，我那三個師兄弟，就是這樣死的！」

苦笑了一下，徐雷才又接下去道：「……我當時眞是作夢也想不到，七修道人居然不曾殺我，僅將我擒了下來，事後我才知道，原來先師昔日與七修交情不惡，七修道人因見我生像和先師極爲酷似，又想到黃髮教創教維艱，不忍全數趕盡殺絕，他並悉知我性情原非大惡，這才動了一念之仁！」

杜鐵池這才明白道：「所以你才被眞人囚禁在此……」

徐雷慨然道：「正是如此……七修道人得道極早，只因爲了完成他一件未了心願，才留居雁蕩，其時早已是眞仙之分，他把我囚在這裏是有作用的！」

杜鐵池痴痴的問道：「什麼作……用？」

徐雷恨恨的道：「他眞要是殺了我也還罷了，偏偏這樣不死不活的擺制我，以大赤鏈將我足踝繫住，如果平時安份不動，這道鏈子並不起任何作用，只要越出他所設定的範圍之外，這條鏈索必然自燃生火……」

說到這裏他嘿嘿一笑道：「我最初五十年來，竟日身受煉魂之苦，慘厲號叫，奈何七修所設禁制，內外重重，居然不爲任何人獸所驚覺……」

他翹了一下腿，足上鏈子嘩啦一響。

杜鐵池只見他足踝上鏈子，通紅的燒着，相距丈外，已可覺出烈燄燎人，想像中身受者之痛苦，眞不禁打了一個冷戰。

——然而事實上卻並不然。

看上去徐雷並不覺得如何痛苦。

他一面注視着足上鏈子，一面咧着一張大嘴笑道：「——這根火赤鏈也足足折磨了我五十年之久，可是五十年以後，我已練就了『坎離交濟』之法，痛楚因而大減，百年之後，我更引鏈上火力，與內在坎離相治，日夕焙冶，這煉成了腦後一顆『火雷神珠』，自此以後，這道大赤鏈非但不再與我痛苦，反倒成爲我的恩物了！」

杜鐵池心中大是驚懼。

果然，那道鏈子儘管是火花四濺，燒得地上茲茲亂響，只是在徐雷那雙黑若木炭的足踝上，看來已似乎發生不了什麼作用。

徐雷見他在注意自己足下，哈哈一笑，將一隻腳翹得更高——

瞬息之間，他這雙翹起的小腿，也同於他繫在足踝上的那道火赤鏈一般，變得赤紅了。

杜鐵池簡直是難以置信，眼看着他那隻赤紅的腿腳，變爲一團烈火，整個一條腿，就像是一塊燒紅烙鐵，通體上下蒸騰起一團烈燄。

瞬息之間，他整個全身，也變爲赤紅。

那副樣子，不折不扣的是一個火人。

一個燒得赤紅的鐵人。

杜鐵池頓時爲他身上所傳出的烈燄，烘烤得面紅耳赤，只覺得奇熱無比，不得不向後退了好幾步。

對方徐雷那種形像，簡直太駭人了。

豈止是對方那個人，就連他身上那襲黃衫，甚至於他滿頭亂髮，鬍鬚，也都變爲通體赤紅。

環繞在徐雷身側四週，有一圈白色的火圈，白色火圈之外，才是赤色的火燄。

杜鐵池被這番火勢烘烤得節節後退。

他簡直就像是看見了什麼怪物一般，嚇得面色大變——

眼看着火人徐雷哈哈一笑道：「杜恩人你不要驚嚇，我只不過展示一下我的功夫給你看看罷了！」

話聲出口，那團環繞在身側的火圈，遂即漸漸收小，漸漸的，那圈白色的火圈也收入不見，一時熱力大減。

最後，徐雷身上的火勢也漸漸的消逝！

先是頭髮，眉毛……最後面頰，上半身……一樣樣的恢復爲原來的模樣。

直到最後，只剩下了一隻赤紅的腿。

再後來那隻腿上的火勢也漸漸退爲沒有。

徐雷回復到先時一般模樣。

杜鐵池眼見着這般的神奇形像，驚嚇得目瞪口呆。

徐雷哈哈笑道：「恩人——你怎麼了？」

杜鐵池恍然驚釋道：「這太……可怕了……

……如非我親眼得見，簡直萬難相信！」

徐雷道：「杜恩人你有所不知，五行之論，曰金，木，水，火，土，各具微妙無窮，如得一功，畢世亦可享用無盡——」

說到這裏，他頓了一下，才道：「那七修道人，分明是看準了，我足堪火成，又研判清楚了我的霹靂火性，才會想到有此一着……唉，這麼說起來，我倒是不忍心再啣恨他了！」

杜鐵池欣然道：「老前輩這麼一說，弟子想着也是有理，七修眞人，對老前輩稱得上是用心良苦了！」

徐雷搖頭道：「那也並不盡然，事實證明，他羈押我來這裏，主要的是爲他看守洞府，但是他並不把我鎖困在他洞府之內——」

冷冷一笑，他接下去道：「後來我才明白，那是他洞府內隱藏着外人不知的隱密……」

「當年道人離開之時……」

徐雷吶吶的道：「我記得他臨去時，曾對我說，我身犯重律，論罪當死，皆因他受我師父再三情託，始留下我的活口，因我罪孽深重，須身受百年以上火煉之刑，才得消滅，百數十年後，當遇一明主，才能脫困回生——」他鼻子裏「哼」了一聲道：「當時他並不與我多說，只與我說一切作爲，生死禍福皆我個人修爲，如我心性不改，百年火刑必然熬不過去，中途亦必形神俱滅，如能熬過，日後尚有可進之機，說了這幾句話後，遂即傳授我本山禁制之法，告訴我雁蕩乃來日昌大之門，不可容外邪入侵，當時傳授了我石鏡透視之法，這才去了……」

杜鐵池看了他一眼，心裏不禁奇怪，實難相信自已就是他所說的那個日後明主。

徐雷吶吶道：「七修道人交待了這些遂即離開，當時我試以他所授透視之法，一察東山遠近，果然遠近如意無不在目——只是……」

頓了一下，他才道：「只是這個方法，如施之於道人的七修洞府，卻是不能應驗，再試以他所傳授的仙法，來開啓加於我本身附近禁制，卻是不見功效……是以，我這才死心塌地的在這裏居留了下來！」

杜鐵池一怔道：「這麼說，我來到山上居住的事，老前輩也知道？」

「我當然知道！」徐雷笑了笑，露出鋒利結實的一咀白牙道：「這山上遠近百里事無巨細，除了七修洞府附近內外，我無所不知！」

杜鐵池道：「那麼前後山的幾位異人仙師，老前輩也知道了？」

「你說的是小倉洞府所居住的桑眞人？和前山水碧崖的吳嬪吳仙子師徒麼？」

「正是他們！」

杜鐵池心裏甚是折服。

「火人」徐雷一笑道：「豈有不知之理？只是他們兩方俱都道力精湛，大概知道雁蕩乃七修眞人昔日故居，必然設有厲害禁制是以居住多年以來，從不敢莽撞冒失，只是……」徐雷目光轉向杜鐵池，緩緩的道：「——那碧溪仙子吳嬪，爲人甚是狂傲，有兩次觸犯禁制，我均念其修爲不易，並未曾加何報復，只畧予警惕而已，看來她意在搜索七修洞府，大有不找到不甘心的樣子，倒是她那個弟子梁瑩瑩，心性較她要好得多！」

杜鐵池聽他提到了瑩瑩，不由自主的臉上紅了一下。

徐雷注目着他，道：「這些人俱都名在羣仙之列，就只有恩人你的來歷奇怪，我每次運神推思，皆不得要領，直到昨日的『石鏡透視』之法，再查恩人居處，才發覺空無人居，我只當恩人乃尋常人，可能下山而去，心裏好不懊喪失望——直到今天！」他臉上這才展開了笑容。大大的鬆了一口氣，徐雷又道：「直到今天杜恩人你來到了我的居處，我才知道，果然是道人之話應驗，必然是我的救星到了！」

杜鐵池一片茫然的道：「老前輩你能斷定，我是老前輩的救星……？」

「當然知道！」徐雷咧嘴笑道：「恩人請想，尋常人豈能隨便進入七修洞府，又豈能來到我的居處——這兩處地方，皆爲七修眞人設下了重重禁制，休說是你一個凡人，即使是仙道中人，身具法力的煉士，也休想擅入一步，而恩人你卻是這般的來去自如，毫無障碍，我這未來的明主，捨恩人你又會是那一個？」

聽他這麼一說，杜鐵池果然覺得甚是有理，當下遂即低頭不言！

徐雷道：「當初道人離開時，曾告訴我，一旦遇到我那未來明主之後，一切皆可憑我良知行事，往後即水到渠成，看來我在歷百七十六年苦難磨折之後，當眞是好運到了！」

杜鐵池仍覺迷惑的道：「那麼，果眞如老前輩所說，我又當怎麼才能救你？」

徐雷道：「這個恩人不必多慮，一切皆在當初七修道人神算之中，眼前第一要務，恩人須刻意的留神功業——」說到這裏，似乎忽然想起一事道：「啊——是了，你不提起，我倒幾乎忘了……且慢……」他一面說，一面彎起左手幾根手指，掐弄了一下，道：「歲當丙午……是了……是了……」

「老前輩想到了什麼？」

徐雷道：「我忽然想到了那年七修眞人說的一句話……歲當丙午年，我那救星來到！」

杜鐵池道：「今年就是丙午年……」

徐雷驚異的張着大嘴道：「今天是什麼日子？」

杜鐵池想了一下搖搖頭道：「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徐雷道：「道人當年留有一封柬帖，深藏石壁，囑我在丙午年霜降之後三日，才得取出偈語，這『霜降』之日不知到了也未？」

杜鐵池先是一怔，遂即搖搖頭，他實在也記不清楚「霜降」之日到了沒有。

徐雷在沉寂了一百七十餘年之後，忽然意識到自已脫困的日子即將到來，內心之驚喜，自是難以比擬。

他驀地站起來，一雙黃眼珠子正在地面上搜索着——

頓時他臉上展開了笑容。

「還沒有過……快了——快了！」說着，他向前走了幾步，彎下身子來，在百合花叢裏摘了一根長長的紅草。

「每年秋分之日，這種『紅鳳草』才會變爲紅色，在『寒露』之日，卻必然消失，恩人——你可知道這其間，一共有多少天？」

杜鐵池想了想，點頭道：「秋分至寒露其間的距離是十六天！」

「不錯！」徐雷面現笑容道：「那麼『寒露』至『霜降』之間共十五天——」他看着手上那根紅若血染的紅鳳草，喃喃的道：「現在紅鳳草紅色未曾消失，就證明『寒露』之日尚未到來，不過將不會越過五天一定快到了…」

杜鐵池耳濡目染，自是驚奇不已，他原想將七修洞府內自已難以參透的石刻圖解，提出來向對方請教，驀地，峯下響起了一片鳥鳴之聲，即見對嶺山半，旋飛起一大片白色山鳥。

因爲距離甚遠，他看不清是一種什麼鳥！麗日之下，這些山鳥身上，炫耀出閃爍的銀光，爲數甚夥，少說也在千百隻以上。

徐雷見狀，即向杜鐵池點頭道：「我練功的時候到了，恩人也請轉回，五天以後再來，我有一樣好東西，要留與恩人享用——現在我必須去了！」說罷雙手抱拳，深深一拜。

杜鐵池趕忙跪倒回拜，卻見徐雷身形動處，紅光乍閃，已自消失石間隘口之內。

他打量着頭上那道石隙隘口，少說也在十丈高下，杜鐵池此時身法，固是不難攀上去，只是徐雷既已關照定了五日之約，自已也不便再去打擾他的練功。

卻聽得徐雷發聲道：「恩人蒙七修眞人垂靑，獨入仙府，可謂曠世仙緣，尙望好自爲之，把握時光，不要自棄，短日之內必有大成，



這些黃精首烏，皆爲我所種植，多年來我早已辟穀不食，恩人可隨意摘取食用，五天以後，功課完畢，自會尋你，刻下卻不便多爲接待，尙請恕罪！」

杜鐵池先時眼見他消逝頭頂雙峯石隙之間，只是此刻那聲音卻似發自四方空中，端的是詭異絕倫。

隨着對方話聲消逝，卻見雙峯石隙之間，湧出了大片雲烟，刹時間，已將頂上山峯整個瀰漫，自是再也難以看見那雙峯之間的石縫。

杜鐵池不聽他再說什麼，當下將先時自已包好的那些黃精首烏野芋之類的吃食，揹好背上，遂即小心翼翼的循着來時之路，向石峯下攀去。

費了一番仔細，他才回到了洞府之內。

那羣白猿還未回來，石洞裏異常的清靜。

杜鐵池自聆聽徐雷一番話後，更激發起向道好學之心，當下定了定神，遂即又步入中間洞室，身子坐定之後，打量向壁上圖解，頓時覺出較之昨日更爲清晰。

他昨夜已悟出了這三式坐相的分合作用，發覺到與梁瑩瑩借贈的那本青城秘笈，將早先悟出的二十一個式子，逐一的運習一遍。

這一次，他發覺到了前所未有的進展，二十一個式子全數練完之後，頓時感覺出，全身上下氣轉舒徐，耳聰目明，隨着那一綫氣機的上下，眞有一呼似羽，一吸如山的提昇落降之感。

他原具慧根智心，人傑地靈，此番遭遇，自是大異——

七修眞人這中洞三式坐相，名謂「三極圖解」，原具有高深哲理，雖是意在導引入門之功夫，只是卻大異一般，即以一般仙道中人，設非生具慧眼，絕頂聰明之人也萬難短日之內即可參透，杜鐵池竟然於一日夜間，融洽貫通，捨「緣份」二字，誠然匪夷所思。

自然，僅僅融合貫通是不够的，必須要持之以恆的勤加練習。

他記得「玉樹眞人」桑羽在告別自已時，曾有三月之後接候自已外出之一說，足證自已須要在洞府之內停留三月之久，天下沒有一蹴而成的功夫，一分悟力必須配合十分的力行才能收功。

好在吃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他可以安心的停在洞府之內，專心練功——

然而思慮有如一匹野馬，有時候挺難駕御，即以杜鐵池來說，他原本是一個很單純的人，五年來修身靜心已使得他心無雜念，意不旁騖。

可是如果因爲這樣就說他心無牽掛，卻也是錯誤的。

偶然的，他接觸到了梁瑩瑩這個人，瑩瑩的美色，遂即構成了他心中的魔相。

杜鐵池原先尙還體會不出，可是現在當他開始着手研習上乘入門道法時，他立刻接觸到了欲求靜心之不易！

梁瑩瑩可謂是他生平所接觸過唯一的一個異性，偏偏對方一見鍾情，這「一見鍾情」也就成了他心中的魔影幻像！

現在，每當杜鐵池靜下心來的時候，梁瑩瑩的影子，即會自他腦海裏油然而生，幻化成各種姿態，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心神徵動，前功盡棄！

這樣的情形，已經連續了三次。

整個一夜，杜鐵池拚命振作克復腦子裏的這些幻想，前後七次調息振作，才得入定！

三天之後，他才將這回二十一個坐姿研習熟悉，直到無論何時何地，可以一經念及，即可將這些坐姿譜記起來隨時研習！

有了這個基礎，他才可以放心的進一步再去研習第三間：也就是最後一間石室內的奧秘！

這是他來到七修洞府的第五天！

以往的四天，每日專心練習，運神思考，常常一天只食一餐，等到他一鬆弛下來，想到「餓」的問題時，頓時就覺得十分的餓了！

好在這些白猿常常會帶奇怪而可口的山菓回來，他就吃膩了苦澀的黃精首烏，偶而吃到美味的山菓，自是其味無窮！

傍晚時分，他與衆猿歡聚一堂，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這些白猿，已和他厮混得很熟悉，如果不是親身與牠們相處，他絕難想像出這些猿類竟然會有如此高的智慧。由此推想「玉樹眞人」桑羽所說：這些白猿乃是當年七修眞人所豢的那兩隻白猿的後裔，這個說法絕對可能！極爲正確！

第六天清晨，他照例的和這些白猿同時起來，先習了一陣吐納功夫之後，又把廿一式坐姿從頭至尾的練習了一遍，覺得很是心平氣和，得心應手。

內心充滿了自信，他來到了第三間石室！

這間石室如前文所述，室內充斥着許多高矮不同的石柱，四壁墻上，雕刻着那些熊伸鳥經，魚躍鷹飛的奇怪姿態，更使他簡直感覺到無從着手練起！

他忽然發覺到自已的目力敏銳多了！

在過去，他注視這間房內的一切，總會有一種模糊不清的感覺，可是今天這種感覺已經完全不復存在。

站在門前，他仔細的打量着室內這些長短不一的石柱子，數了數一共是十二座！

壁上的那些奇怪壁刻呢？

他好奇的數了一下，竟然也是「十二」之數！

——一絲奇異的感覺，忽然使他聯想到：這兩者之間，必然有其不可分開的道理。

「這是爲什麼？」

腦子裏這麼想着，他遂即走向第一座石柱坐下來！

原先站立門前時，他數得好好的，一共是十二根石墩，壁上是十二面壁刻，然而這時，當他坐在這第一墩石柱面上時，再向四壁上打量時，所能看見的僅僅只有一個石刻畫面！

杜鐵池心裏感覺到無比的驚異！

他立刻換了一墩石柱坐下來，和前一根石柱子一樣，他所能看見的仍然只有一面石刻畫像！

唯一不同的是，這兩個所見的壁畫卻非相同，而是兩個絕對有異的畫面！

這個奇怪的發現，頓時使得杜鐵池興趣大增！

一刹間，他已把室內十二根石柱換坐一遍，得到的結論極爲有趣——

十二根石柱對十二面石刻像，一對一，絕不例外！

換一句話說，坐在一座石柱上只能看見一面畫像，十二座石柱可見十二面畫像，一個不多，一個也不少！

這一個突然的發現，頓時使得他悟出了其中玄奧的道理，當時心內大喜！遂即離開座位站起，重復打量着石壁上的十二具圖像，越覺其鱗介飛潛動躍之形，不特神態如生，更似連成一脈，有前後呼應之勢！

奇怪的是這些圖解形像高矮上下參差不齊，絕難想像出其中何者爲先爲後，是以一時也難知從那一具圖像開始着手練習起！

這麼一想，他不禁又爲難起來！

眼前這間石室，在他初來洞府時，尙還不辨一切，曾幾何時，居然能洞悉一淸，目力之長進也就證明了他其它各方面俱都同樣有着驚

人的進展！這些神速的進展之中，最快的實在是「靈性」的一方面！只是他卻不自知罷了！

「十二」這個數目……？

他腦子裏一直在想着這個問題，諸如「十二天尊」「十二太極」「十二生肖」「十二星宿」……

——「十二星宿」！

杜鐵池幾乎失聲叫起來，隨着這個意念的方一興起，他眼前突的亮了一下！

可不是麼？

眼前的這十二根高矮參差不一的石柱，正似一天星曜的散佈着，再看四壁頂上的那十二刻像，更與之上下映襯呼應！一呼一應，一映一襯，在他觀察之下，隱含着幾許天機異數！

杜鐵池從迷失到悟解不過只是一刹那，此刻，當他忽然間悟出了這層道理之後，頓時更入層樓，有了一番新的見解！

他心裏推算着，一雙眸子，按十二星宿順序，忽然找到了爲首的第一個石座；縱身躍起，向上落去——

這些日子他只顧練習仙道神術，着重於吐納內功調息，對於昔日的傳統武功顯然疏遠，此刻身子方一躍起，突然覺出身輕如燕，起勢如矢，不禁大吃一驚，慌不迭向後用力一挫，就空施展了一個「雲裏翻身」的勢子，向着那個石座上落去！

——他在急起來的勢子是如此之猛，臨時這般施展只怕難以收回，卻不曾想到心念微動，起勢忽止，等到他身子向下落回時，卻有如一片樹葉那般的輕巧，不偏不倚的已經落在了石座之上！

原來他自熟習第二個「三極神座」圖解之後，本身氣質早已有了革命性的變化，本諸「一元復始」原則，那三七二十一個式子，各個觸類旁通，大爲變化！已然踏上了仙域門坎的第一步，只是身輕似羽，起落如意！

杜鐵池暗掩着內心的狂喜，靜下心來，打量着當前的這一式圖像！

——這頭一個形相，不過是極普通的一個勢子，雕畫着一個道人握手盤固，五嶽朝天的仰姿！

雖然是一個極普通的勢子，杜鐵池卻絕對不能以等閒視之！

他如今靈性滋長，命中注定將繼承七修眞人震古鑠今的無上道統，一經開竅，登時智氣縱橫，左右逢源，所有疑難困碍，無不迎刄可解，觸類旁通！

他用了約半個時辰的長時間，一動也不動的觀察着這一座坐姿，自信深有所悟之後，才步下石柱！

杜鐵池原意再繼續參閱第二座石刻！卻不曾料到身子方一離開這座石柱，眼前已空無所有，所有的十二座石刻像，俱都像是幪上了一層紗縠的朦朧，休想得窺分明！

仙家妙算神機，眞有匪夷所思之處！

杜鐵池忽然瞭解到自己期切過急之弊，只能暫時作罷，轉身向室外步出！

當他由第三間石室向第一間石室步出時，耳中才聽得「隆隆」震耳的雷聲，那些白猿，俱已返回前室，緊緊依偎着，聽得洞外風狂雨暴，雷電交加，傾盆大雨，在山嶺上滙集成千百道瀑布，齊噴怒吐，萬流齊奔，聲震天地。

這等雨勢，杜鐵池還是生平僅見，莫怪乎羣猿老早返回，緊緊偎依面有悸色了。

杜鐵池與爲首小猿戲耍了一番，就其採摘回來的山菓，胡亂的吃了一頓，卻見雨勢並未稍減。

雷電，風勢，驟雨，山泉，滙集成一種驚天動地的形勢，空谷廻响，更是驚人聲威！

若干年以來，雁蕩山從來未曾下過這麼大的雨，雨水形成千萬道洪流，自四面八方冲洗下來，將一些林木山石冲洗得不染纖塵！

這一場大雨，足足繼續了兩個時辰才行停止！

垂掛在西半天的那輪殘陽，將遠近千百泉水，渲染得萬紫千紅，五彩繽紛，幻化在兩峯之間的那一道長虹，更是美的化身！

整個雁蕩看起來，好像全都變了——覺得清新悅目，美不勝收！

幾隻大小白猿，在石洞裏悶了半天，早已按捺不住，雨勢既止，紛紛呼嘯着奪門而出，就在眼前環山的那道廊子裏嬉戲起來。

杜鐵池因見壁廊裏滿是被雨水冲擊出來的大小石塊，樹枝落葉，遂即赤着一雙脚指揮着四隻大猿，親自着手整頓將壁廊內的雜物拾起拋於淵下！

前文曾經述過，那道廊道，是開鑿於半山石壁之間，壁質全係一色的青黑岩石，上面覆生着一些糾纏如怪蛇起伏的樹籐！

這場暴風雨卻使得壁上的籐蔓支離零亂，散置得到處都是！

杜鐵池將自己早先隨身帶來的一口長劍抽出來，一路揮砍着那些到處垂掛着的山籐，然後分交給四隻大猿，拋落山澗！

這些工作，看來容易，其實也相當吃力，那是因爲他這口劍是一口尋常的劍，那些籐子卻是多年老生，質韌而粗，往往一根粗若手臂的籐子，卻要砍上七八劍才得折斷！

他一直也不曾發覺到這條壁廊竟有如此寬敞，等到他將一些老生糾纏參差不齊的山籐整理出來之後，才忽然發覺到眼前壁廊，竟然較昔日寬出了一倍！

這個突然的發現，使得他決心施展全力，將道條壁道間所有欠規整的籐蔓，全數清理乾淨！

日落前後，他已整理出十丈長短的一段距離，卻不禁累得通體一身大汗，自己打量着整理之後的石壁，說不出的一種欣慰感覺！

青黑色石壁，上面滿是刀斧痕跡，想像中當初開鑿時誠是不易！

忽然，他看見了一件希罕的玩藝兒——

那是一塊晶瑩透剔的上好美玉，扁圓形狀，約較一般飯碗那麼大小，嵌在青黑的山壁上，閃閃有光！

所謂「珠藏川自媚，玉蘊山含輝」！這塊潔白如雪的美玉，質地實在是太美了，乍看上去，就像是沉黑的天色裏，嵌着一顆精芒四射的寒星。

杜鐵池心中一動，遂即提劍走了過去！細細的打量起來，果然是一塊完整無疵的上好美玉。

用手量一下，不過和他那隻手掌一般大小，摸起來質地冰冷，滑不留手，試着用手中劍，在那塊玉上扎了一下，琤琤作聲，卻是難損其分毫！

杜鐵池實在難以想像出，這地方怎地無端端生出一塊玉來，如果說是一根玉脈的首端，卻又不像，因爲這塊玉看上去那等的完美平滑，像是經過玉工的一番打磨之後形像！

在一番好奇心的促使之下，杜鐵池遂即用手中長劍，開始在這塊扁玉四週挖鑿起來！

由於石質堅硬，費了很久的工夫，才爲他沿着這塊玉身四週，挖出了兩寸許左右深淺的一圈石溝！

那玉石像是長長的一條，緊嵌在石內！

杜鐵池由於怕損壞了手上的這口劍，不敢過於用力，這時細細打量那塊白玉，愈覺其晶瑩透剔，可愛之至！

他試用手握了握，倒是大小正好襯手！

當時他乾脆還劍於鞘，雙手合力握住了玉



石一端，把一隻腳用力的踏在石壁上，空懸着身子，施出了全身之力，用力的向外一抽！

「嘶——」的一聲！

隨着他用力的拉出勢子，一根長有三尺，扁粗若碗口的雪白玉條，已沉實的由石壁裏拔抽了出來！

杜鐵池身子一翻，一躍躍下來，所幸距離不高，沒有摔着！

由地上爬起來，他滿心喜悅的打量着手上的這根玉條，只覺得其白如雪，通體上下平滑如鏡，不着任何瑕疵，端的是一根上好質地極佳的美玉！

只是這根玉條又是幹什麼用的？他雖端詳再四，抑也是想測不透！

夕陽西沉，天空中渲染着一片殷紅。

大小白猿不知何時，都相繼奔出！

杜鐵池原本是整理壁道的，無意間得到了這塊美玉，一時愛不釋手的在手上玩着！

忽然他耳中聽見了一聲清脆的鳥鳴聲！杜鐵池還來不及抬頭察看，一隻碩大的鳥，已射空直升！飛在了他身側四週，頻頻低飛鼓翅，嘴裏啼叫不已！

杜鐵池認出來正是那一天被自己指力所傷的那隻烏鴉，心裏一動！

那隻鳥，想係對於杜鐵池這個人心裏還存有戒心，只管叫聲凌厲，卻不敢把身子湊得太近了，如此叫嚣一陣之後，遂即向頂巖飛去！

杜鐵池忽然心裏一動，恍然大悟，陡地想起與頂峯怪人徐雷那日的約會，當時徐雷曾要他五日之後再來，算一下時間，正好是今天！

他一直記掛着這個約會，只因爲這場暴風雨攪亂了，這時若非是那隻鳥，前來提醒，他竟然還不曾想起，當下慌不迭穿着整齊，準備赴約！

只是手裏的這塊新得的美玉，卻捨不得隨便丟下，卻又不好隨身携帶，這便如何是好？

忽然，他想到了那頂峯怪人徐雷，像是見多識廣無所不知，何妨請他鑑定一下這玉條到底是什麼傢伙，幹什麼用的？

這麼一想，他覺有理！

當下找了一根索子，把這條玉塊小心的綑綁結實，橫揹在背後，這才循着那日上攀的舊路，小心翼翼的向上面爬去！

眼前新雨之後，按說較那日應該更加難以攀登才是，殊不知杜鐵池自參習「三極圖解」後，功力大進，已有一日千里之勢，尤其輕身運氣方面，更見卓效！

他只用了那日一半的時間，即爬上了那塊凸出的山畦地方！

身子方才爬上來，即見面前紅光一閃，徐雷已躍身眼前！

杜鐵池慌不迭向前拜下，卻爲徐雷雙手架住，道：「恩人萬萬不可——且隨我來！」

話聲出口，左手就勢一托杜鐵池胳膊，後者只覺得身子被對方一托之勢！陡地拔空而起，耳邊風聲「呼——」的疾响一聲，此身已換了另一處地方！

當下，杜鐵池四下察看了一番，才知道已來在了徐雷匿身的那處山縫之內。

他無論如何也難以想像出眼前地方竟會被收拾得這般模樣——

正如前述，這裏只是雙峯之間的一道縫隙隧道口，其間距離不足尋丈！

然而眼前杜鐵池打量着這塊站立之處，卻足足有兩見丈方那麼大小！

兩峯交接的空隙，鋪架着一方厚厚的巨大石塊，上是一綫青天，下是萬丈懸崖，徐雷顯然就處身在這方圓之地！

這間呈三角形的空隙地方，沒有任何擺設，石板上留有一個顯明的坐痕——那是徐雷以一百七十六年長久的時間留下來的坐功痕跡！

天風冷冷！

難以想像出，那種風力的尖銳猛烈程度，吹在人身上，就像是萬把鋼針，同時刺扎般的疼痛！

杜鐵池幾乎忍禁不住！

徐雷卻宛若無事一般，嘴角帶着一絲微笑，他盤膝坐下來！

身子一動，牽動着他足踝上的那道鏈子「嘩啦！」一响，杜鐵池才注意到那條鏈子的一端，原來緊緊嵌在一根粗細大約杯口的石樁子上！

這根石樁子，卻深深打入山峯的石壁裏！

石壁上刻有一個圈子，正中央卻嵌有一面寶鏡！鏡子呈八角形狀，其上像是散了一層霧氣朦朧，透過那片霧氣，隱約可見閃爍的鏡光，微微現出一種異樣的藍灰色澤！

杜鐵池注意到鏡光所映照之處，正是打入地下石樁之端，兩者間似互有着密切的關鍵！

徐雷這時已盤膝在石座中央坐定，見狀微笑道：「杜恩人，你坐下來，風就會小些！」

杜鐵池依言坐好，果然就覺得風力小了許多，雖然如此，卻仍然冷得吃不住勁兒。

徐雷道：「這裏是整個雁蕩最高之處，罡風厲害，恩人你竟然能夠抵受得住，足見道基已具根基，可喜可賀！」

杜鐵池幾乎不能開口說話，他盤膝坐定；暗中以眞力上下調息了一陣，點燃了三昧眞火之後，才覺得全身興起了一團暖意！

他只是一意的運動調息，竟然無視於眼前徐雷的存在，等到運功一週天全身大暖之後，才睜開眸子。

徐雷的表情極爲驚詫——

他向着杜鐵池點頭笑道：「恩人果然身具異稟，分明已得入門功夫，想必在七修洞府之內，已有所獲了！」

杜鐵池與他短短數面之交，卻知道這個徐雷人甚忠厚，尤其對於自己絕無惡意！

當時他就畧將自己在石洞之內研習石刻之事說了一遍，徐雷聽後，一雙眸子瞪得又大又圓，不勝驚訝模樣！

良久之後，他才嘆息道：「恩人，你可知道那三具石刻與後洞的十二浮雕的來歷麼？」

杜鐵池說道：「我不知道，正要請教老前輩！」

徐雷道：「我雖然無法親自看見，但是由你咀裏所形容，已可斷定，那三具石刻：名『三極圖解』，十二浮雕大概就是『十二星相面面俱到』了——」

說到這裏他目放異采的道：「杜恩人的造就不小，這兩種石刻乃是前古眞仙『金衣上人』所創始出的仙學秘功，爲致最上乘眞仙大道的不二法門——」

話聲微停，他遂即繼續道：「據我所知，金衣上人，平生只有兩個傳人，七修眞人即其中之一，想不到眞人竟然將仙道上失傳已久的隱秘刻於石壁之上，留諸後人，成全了你，仙緣遇合，誠然是不可思議了！」

杜鐵池心裏自是高興不已。

他自從運行內功一週天之後，這時只覺得通體上下氣機暢貫，先時畏冷之感，已蕩然無存，才能有餘興與對方談及其它！

徐雷忽然看見了他背後揹着的那塊白玉，奇怪的道：「這是什麼東西？」

杜鐵池這才忽然憶起，忙自將背後那塊白玉解下來，笑道：「這是我無意間在山壁上挖出來的，正要請你老人家過目品詳！」

說着雙手把那長條白玉遞上，徐雷接過來，十分奇怪的上下看了幾眼，頓時驚異的道：「你是在那裏挖掘出來的？」　（未完）

抗戰英雄傳奇故事

# 天網

諸葛青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文山被田中桂子識破他僞冒川奇大佐的身份，命兩手下取出手銬將白文山雙手銬住，然後命兩手下緊守房外，不准任何人進來，不料白文山施展中國武術絕技，雙手脫出手銬，反把田中桂子制服，而此時，辛子雲也已來到，把緊守房外的二日人擊昏，白文山命辛子雲將兩日寇以點穴法制死後，挾持田中桂子而去。花易之在別墅中接見王倫，詢問來意，王倫坦說刼案是花易之主謀，他已獲有充分證據，花易之巧辯一番後，又以撫慰的口氣對王倫說，希他鼎力以助，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 巧施羅網計　一箭貫雙鵰

王倫當然懂得，但他卻顯得並不熱衷地，道：「我先聽聽花先生的高見？」

「我要先行知道，辛子雲會經有過些怎樣的口供？」

「甚麼口供都沒有•」

「這是說他根本沒承認搶刼那筆鉅欵？」

「不錯•」

「如今，辛子雲已經跑掉了，看來，要想抓他回籠，可不容易•」

「唔………即使抓回來了，他還是不會承認•」

「那麼，老弟對於這個案子，有甚麼腹案嗎？」

王倫正容點首道：「腹案已有，這也正是我專程前來拜訪的原因•我想，如花先生沒有異議，我只好將最新的發展照實向上級……」

花易之截口笑道：「老弟，你還沒聽懂我方才所說的話？」

「我懂，我懂•」

「那就好，我已想到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可使你老弟能銷差，也可使我不致于受到連累•」

「眞有這麼好的辦法嗎？」

「有，只要老弟你合作。」

「不錯………」王倫苦笑着•

「那麼，老弟索性向上級報告，也可以向社會交代，辛子雲是寃枉的•」

王倫苦笑問道：「那麼，誰是主犯呢？」

「主犯，我安排了個最適當的人。」

「誰？」

「白文山•」

「啊………」

「白文山不是正在上海嗎？」

「不錯•」

「白文山不但武功、槍法，都非常高明，而且能飛簷走壁，來去無踪，又是重慶方面派來的人，將這案子向他身上一推，那不是不了自了了嗎！」

王倫不禁笑道：「這麼既妙且絕的主意，眞虧花先生能想得出來•」

花易之也得意地笑道：「只要白文山這小子在上海，不論是出了甚麼紕漏，都可以賴在他的頭上•」

王倫故作沉思狀，道：「話是不錯，只是證據呢？」

「證據麼！只要能抓住白文山，不就捉了嗎！」花易之站起身來，一面走向玫瑰的梳粧台前，一面笑道：「以後的問題，可以慢慢解決•」

他由西裝口袋中取出支票，迅疾地簽了一張，撕下來塞給王倫手中，含笑說道：「一點小意思，老弟先拿着，明天，我再給你籌集一筆美鈔•」說着，並用手掌比了一下•

王倫此行目的就是爲了錢，此刻，雙方話一說明，他也就不再客氣了•

他，向支票上的金額瞄了一眼，淡淡地一笑道：「花先生，此事對我來說，干係非輕，我要衡量一下，值不值得冒險，你且說個明確的數字，是五十萬？五萬？還是——？」

他似乎不便獅子大開口，故意拖延着讓對方自己說•

對于這一宗掉包案，花易之算是偷鷄不着蝕把米，他也明白，王倫是有所爲而來，錢少了，是收買不了的，何況，六百多萬美金已經泡湯了，爲了消災和保全身家性命，也就只好再忍痛犧牲啦！

他心念轉動，暗中一挫鋼牙，道：「五十萬•」

「是美鈔？」

「不錯•」

「好，咱們一言爲定•」王倫站起身來，含笑說道：「好！花先生，我不打擾了，咱們明天見……」

送王倫走後，花易之將自己擲向沙發中，喟然嘆道：「我平常以孟嘗君自況，門下食客三千，人才濟濟，想不到卻都是一羣飯桶•」

玫瑰將一個半裸的嬌軀重行偎向他懷中，伸出圓潤的玉臂，勾住他的脖子，媚笑道：「別發牢騷啦！事情過去就算了•」

有着滿腹心事的花易之，對目前這活色生香的場面，也顯得意興闌珊地，苦笑道：「玫瑰，妳是知道的，我養着那班人，花了多少錢，平常，他們養尊處優，要啥有啥，可是，當我有了困難，要他們替我効力時，卻一個個一籌莫展，有的也不過是一些無濟於事的餿主意，妳說，他們是不是飯桶！」

一道人影，穿窻而入，含笑說道：「花先生這形容，非常恰當•……」

來人是川奇上校姿態出現的白文山•

由於白文山來得太突然，不但使玫瑰嚇得發出一聲尖呼，花易之也爲之臉色大變，一時之間，張口結舌，作聲不得•

白文山卻是輕鬆地一笑道：「玫瑰，不要怕，我不是强盜•」

接着，又向花易之笑道：「花先生，你的門客，固然都是飯桶，可惜的是，你這位現代的孟嘗君，也並不怎麼高明•」

花易之强定心神，苦笑了一下說道：「大佐……」

白文山截口笑道：「花先生，套句本地話，你這就不够落門落檻了，你已經明知我就是白文山，又何必叫我大佐哩！」

花易之又苦笑了一下，道：「是是……白先生賁夜光臨，不知有何見教？」

白文山道：「見教是不敢當，所以賁夜前來拜訪，自然是爲了有利於花先生而來•」

「有利於我？」花易之幾乎懷疑他自己的耳朶有了毛病•

「不錯•」白文山答得很肯定•

「花某願聞其詳？」

「方才，你不是已跟王倫商量好，將半年前的那個大刼案，推到我頭上來嗎？」

「這……你……你是怎麼知道的？」由於過度震驚，花易之的話顯得有點兒結結巴巴•

「花先生既已知道我具有飛簷走壁的本領，這一問就多餘啦！」

「方才，我們的談話，你都聽到了？」

「不！由於我來得較晚，所以只聽到一部份，但見微知著，我不難推想到你們談話的全部內容•」

「……」花易之苦笑着長嘆一聲•

「所以，我自動前來投案，讓你花先生獨建殊勳•」

花易之尷尬地一笑道：「白先生別損我了，有甚指敎，請直截了當說吧！」

「說正經話，我也的確是有利於花先生而來•」白文山神色一整，注目問道：「花先生知道自己的危險嗎？」

花易之怔了怔道：「我倒是想不起來•」

白文山向蜷伏在花易之懷中的玫瑰盯了一眼，慢條斯理地掏出香烟……

花易之拍拍玫瑰的香肩，道：「玫瑰，起來，妳且廻避一下•」

「也好•」白文山悠悠地噴出一口濃烟：「玫瑰小姐請暫時到樓下去•」

玫瑰站了起來，向白文山深深地盯了一眼，向室外姍姍地走去•白文山又釘上一句：「記着，玫瑰，可別玩什麼花槍！」

玫瑰幽幽地接了一句：「我怎敢•……」

「她不會的•」花易之目送玫瑰離去，並帶攏房門後，才苦笑着接道：「白先生，我正洗耳恭聆着哩！」

白文山笑了笑道：「對於王倫這個人，花先生可能還不太認識吧？」

「不！我對他非常了解•」

「花先生且分析一下看？」

花易之點燃一支雪茄，沉思着接道：「王倫這個人，眼睛裏只認識鈔票，爲了獲得鈔票，連他自己的老子也可以出賣的•」

白文山點點頭道：「不錯，這是一針見血的話，像這樣的人，作作小漢奸，是不足爲奇的•」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花先生既然知道王倫是這樣的一個人，爲什麼還要跟他打交道？」

花易之苦笑道：「他是上海市的探長，跟七十六號也有淵源，職位雖不算高，權威卻蠻大的，我不敷衍他也不行呀！」

「是的，如今你的小辮子被他抓在手中，可更加須要巴結他才行了•」白文山含笑接道：「一次竹槓，就被他敲去五十萬美金，外帶一筆爲數可觀的儲備票，花先生請想想看，你這一份家財，能供他多少次的敲搾呢？」

「爲了解救目前的急難，我沒有選擇的餘地•」

「可是，這是飲鴆止渴，你懂嗎？」

「我懂，我懂，這就是白先生方才所說的，我目前的危機？」

白文山點點頭道：「是的，不過，這還只能算是一部份•」

花易之臉色一變，道：「還有些什麼危機呢？」

白文山不答反問道：「花先生平常是否也注意到國家大事和國際局勢？」

花易之訕然一笑道：「不瞞白先生說，我雖然是一個商人，但對這些還是很關心的•」

白文山道：「站在一個中國人的立場，你且分析一下給我聽聽？」

花易之沉思着接道：「這問題，說起來太廣泛，但概括言之，卻也很簡單，儘管目前日軍已沿湘桂鐵路進犯貴州省，使我們的陪都受到震撼，但我相信，最後勝利，必然是我們中國人的•」

「何以見得？」

「因爲，日本人犯了戰畧上的錯誤，不該兩面作戰，儘管在偷襲珍珠港時，嚐到了甜頭

，却使他自己陷入四面楚歌的泥沼。如今，美軍反攻行動勢若雷霆，節節進逼，勝負之勢，已經很明顯了。不過，我們政府也必須咬緊牙關，苦撐熬過這一段最艱苦的時期才行。因爲，事實已很明顯，日本人既不能放棄中國戰場上的既得利益，將軍隊抽出以對付美國人，勢必集中全力，進犯陪都，以期儘速解決中國戰事，然後全力對付美國，則他的攻勢，一定是空前猛烈的。」

「很精闢，很精闢。」白文山連連點首道：「花先生對國家大事和國際局勢觀察得這麼清楚，不知道對自己的未來處境，是否也曾攷慮過？」

花易之苦笑道：「當然也攷慮過，但已經當了小漢奸，即使跳到了黃河也洗不清了。」

「花先生已不是小漢奸，因爲，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你的地位，可比王倫高得多了。」

「白先生，這就是方才你所說的，我的另一重危機？」

「是的，說起來，這個危機可比方才那個危機嚴重得多了，因爲，王倫那個人，充其量只能使你傾家蕩產，但這個危機，却可以要你的命。」

花易之既能在無數商人中脫穎而出，成爲日本人面前的紅人，混到偌大的家當，自有其異於常人之處，他的最大的本錢，就是有一副非常靈活的頭腦。

當然，以他的聰明，不難想見白文山此行的來意。

於是，他站起身來，倒了兩杯白蘭地，遞過一杯給白文山，含笑說道：「方才，白先生說過，此行是有利於我而來？」

「不錯。」

「那麼，白先生何以教我？」

白文山注視着杯中的美酒，徐徐地說道：

「花先生能相信我的誠意嗎？」

花易之苦笑道：「目前，我正處於孤立無援之中，不相信你，能相信誰呢！」

「那麼，我的辦法很簡單。」白文山一個字一個字地接道：「將功贖罪！」

花易之神色一整道：「請吩咐。」

白文山聲容俱莊地接道：「花先生，方才你也說過，目前我們的政府，正處於非常艱苦的情況中，須要每一個有血性的同胞，貢獻出所有的力量，以渡過這一難關。是嗎？」

「是的。」花易之莊容接道：「白先生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好！一切但憑白先生吩咐。」

× × ×

兩人密談了半個鐘頭之後，白文山才輕鬆地一笑道：「花先生，現在，我應該告訴你一個秘密，方才，你跟王倫兩人對半年前的那個刦案的安排，可算是找對人了。」

花易之禁不住一怔，道：「難道說，眞的是你老弟作了什麼手脚？」

經過半個鐘頭的密談之後，稱呼方面也顯得近乎起來。

白文山點點頭道：「不是作了什麼手脚，事實上，那筆鉅欵就是我取走的。」

「這不是開玩笑……」

「我說的是實情，不過，那筆鉅欵中的每一文錢，我都會用在正當的用途上，用不完的，以後，我也要用你的名義捐獻給政府。你相信嗎？」

花易之顯得很不自然地一笑道：「你老弟說的話，我還能不相信嗎！只是，這事情一經提起，我這張老臉，可眞沒地方放。……」

白文山正容接道：「花先生，俗語說得好：浪子回頭金不換。人，誰都難免會走錯路的，只要花先生能夠協助我完成此一義舉，我保證花先生仍是一個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多謝老弟！多謝老弟……」

「花先生想不想知道，那筆鉅欵，是如何會到我手中的嗎？」

花易之苦笑道：「以你老弟這來無影，去無踪的身手，這些，你不說，我也可以想像得到。」

白文山接道：「但有些情節，我仍然得加以說明，當時，當這一捐獻巨欵的新聞，在報章上披露時，我不但準備要將這筆欵子取過來，而且，也準備乘機殺了你的。」

花易之禁不住身軀一震，苦笑道：「是什麼原因，使你老弟臨時改變主意了呢？」

白文山笑了笑道：「是當我冷靜地攷慮一番之後，當時我覺得，也許有用得着你的時候，與其殺了你，不如讓你將功贖罪來得好。」

略爲停了一下，才接着說道：「所以，我只取走了那筆錢，可是，却沒想到，半途裏又殺出一個辛子雲來。由於我取得那筆鉅欵之後，當夜就離開了上海，而且一直到個把月之前才回來，經過一番打聽，知道辛子雲也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才着手暗中部署，準備將他救出來，却沒想到別有用心的王倫，已代我完成了這一心願，倒使得我省去不少麻煩。」

「想不到這當中，還有如此多的曲折。」

花易之禁不住長長地嘆了一聲。

「還有，今宵之事，希望暫時莫在令媛面前提起。」

「老弟之意，是——？」

「且先讓辛子雲開導過後，再由花先生加以說明，比較好一點。」

花易之連連點着頭：「也好，也好……」

「至於在玫瑰面前，你只要說明我也跟王倫一樣，實際上是爲了錢而來就行了。」

「是是……我知道，我知道……」

× × ×

第二天正午。

王倫正在家中用午餐時，一個歪戴着一頂鴨舌帽，架着一副墨鏡，上衣半敞着的白相人，大搖大擺地闖了進來。

王倫入目之下，立即放下碗筷，臉色一沉道：「你……你是誰？」

那白相人咧咀一笑道：「報告探長，我是阿才手下的四眼狗阿榮呀！」

這位白相人就是白文山所喬裝，儘管他口中在胡扯着，但他的口音却一點也沒改變。

對於白文山的口音，王倫有極深刻印象。當然，身爲探長的人，反應也不會差。一聽口音不對，他的右手已握上槍把。

白文山顯得無比鎮靜地一笑道：「探長，在掏槍之前，你先行估量一下。」

王倫的右手仍然握着槍把，冷然注目道：「先說你的來意吧？」

白文山笑道：「探長先生，瞧瞧我這個樣子，可能會不利於你嗎。」

「別打啞謎，請直截了當的說！」

「好！不過，這兒非談話之所，換一個清靜一點的地方，行嗎？」

「請跟我來。」王倫起身前導，向裏面走去，但他的右手仍未離槍把。

白文山含笑相隨，一直到進入一間書房似的靜室之後，才咧咀一笑道：「探長先生，別那麼小家子氣，放開槍把吧！」

王倫放開握槍的右手，訕然一笑道：「這是我的職業磨練出來的本能反應，倒教白先生見笑了。」

白文山逕自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笑問道：「探長怎能一眼就斷定我是白文山？」



「不是憑眼睛，我是憑聽覺。」王倫倒了兩杯茶，遞了一杯給白文山道：「很簡慢，這兒沒什麼招待，請白先生多多包涵。」

「不！該請包涵的是我，我打擾了你的午餐。」白文山含笑道：「不過，咱們談好生意之後，我負責請你去新雅，咱們共謀一醉。」

「好！請說來意吧。」

「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探長先生，白文山此行，既不是想敲你的竹槓，也不是自動送上門來，讓你領取五萬美金的獎金，而是完全爲了有利於你而來……」

一經轉入正題，接下來的，是將昨宵與花易之談判時的開場白，重複了一遍。

當然，王倫不是花易之，花易之是一個商人，背景比較單純，而王倫却是一個道地的小漢奸，背景複雜不說，人也較花易之更狡猾。

如果完全用對付花易之的那一套說詞來對付王倫，必然沒法收到預期的效果。

因此，談話進行中，白文山不得不特別運用技巧，而加强了威脅的成份。

最後，並特別加强語氣道：「王兄是聰明人，當明白我的話，決不是危言聳聽，重慶方面，對懲治漢奸的條例，早已研擬完成，而且是非常嚴厲的。」

王倫猛吸香烟，眉峯緊鎖，沒接腔。

白文山又正容說道：「王兄，人性是自私的，現在，我們不談什麼國家民族的大道理，純粹以本身的利益爲前提，行嗎？」

王倫使勁扔掉手中的烟蒂，苦笑道：「白先生，將功折罪，說來輕鬆，但作起來可不簡單。」

白文山笑道：「只要王兄能信得過我，誠心和我合作，我敢保證，光復之後，你王兄決不會受到處分，眼前還有一筆爲數可觀的獎金可得……」

「獎金？」王倫不愧是一個見錢眼開的小漢奸，此時此地，他居然一聽到錢，就眼睛都發起亮來。

「是的，數目我也可以先行告訴你，不會少於美金百萬。」

「白兄不是開玩笑吧？百萬美金，數也得數上好長一段時間哩！」

「是的，這手筆出於一個小小情報員之手，的確是難以令人相信。但你王兄如果知道半年前那宗大刦案的巨欵到了我的手中，就不會大驚小怪了。」

「眞的？」

「信不信由你。」

王倫訕然一笑道：「白兄的話，我當然相信，當然相信，不過，白兄能許下這麼多的好處，那麼，這任務一定是非常艱鉅的了？」

「那是當然！」白文山笑了笑道：「不過，任務雖然非常艱鉅，却不須要你王兄親自去冒險，但請王兄給我準備輕機槍十挺，子彈一萬發，手榴彈百枚就行了。」

王倫不禁面有難色道：「這個……」

白文山含笑接道：「我知道這些東西你沒法弄到，但你可以去找一位最要好的朋友。」

「誰？」

「七十六號的上海負責人莫鈞。」

王倫苦笑說道：「白兄，這等於與虎謀皮啦？」

白文山道：「事情當然不那麼簡單，但我的意思，只要借重王兄與莫鈞的私交關係，將我帶進去，必要時由我直接接洽，同時我還想救一個人。」

「救人？救什麼人？」

「是一個我方的地下工作同志，三天之前才被捕的，我也是昨天才獲得消息。」

王倫蹙眉接口道：「可以讓我多攷慮一下嗎？」

白文山笑了笑道：「當然可以，不過，我替你借箸代籌，最好是接受下來。」

話是帶笑說的，語氣也很溫和，但細一玩味，却包涵着相當嚴重的威脅意味。

白文山知道對付王倫這種人，必須「誘、威脅同時並用，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所以他不嫌繁瑣，再度點醒對方。

當然，王倫也明白白文山的言外之意，他，有點不自然地一笑道：「白兄，我有一句不太好聽的話，說出來，你可不要多心。」

白文山笑道：「不要緊，王兄有話請儘管說。」

王倫神色一整道：「白兄對威脅利誘的運用，非常高明，不過，我不能不提醒你，單就威脅二字來說，你白兄還嚇不倒我。」

「是的，這兒現在是你們的天下，而我，由表面上看來只是孤身一人。」

「白兄能明白就好。」頓了頓又接道：「還有，百萬美金，固然是一個很大的數字，無數的人辛辛苦苦忙碌八輩子，也不一定能賺到這樣一個數目，但在我王倫眼中，却並不怎麼熱衷。」

「這個，我也知道。」白文山悠悠地噴出一口濃烟，淡笑着接道：「昨宵，王兄掘到了一個金礦……」

王倫禁不住身軀一震，一時之間，竟然接不上腔。

白文山顯得視若無覩，含笑接道：「王兄也該明白，金礦也會挖掘淨盡的，何況，在挖掘過程中，也難保不發生意外。」

王倫强定心神，注目問道：「白兄此話怎講？」

「有另加解釋的必要嗎？」

「白兄，我不能不由衷的佩服你。」王倫苦笑着。

「能獲得王兄誇獎，我感到非常光榮。」

「不是誇獎，我是由衷之言。」王倫注目接道：「看情形，花易之也被你說服了？」

白文山點點頭道：「是的，花易之的處境，也跟你一樣，只有誠心跟我合作，才能救國而又自救，而最主要的原因，却是他和你王兄，都是中華兒女，炎黃子孫。」

王倫沉思了一下，才毅然頷首，道：「好，我決定和你合作。」

「不再悔改？」

「決不悔改！」

白文山爽朗地一笑道：「好！爲了慶賀王兄的新生，待會我要好好的敬你幾杯。」

接着，却是臉色一沉道：「還有最後一點手續要辦，也得請王兄多多包涵……」

說話間，以快速無比的動作，在王倫的前胸接連點了五下，使得王倫臉色一變，道：「這……是不是點穴手法？」

白文山漠然地一哂，道：「是的，這是我國國術界幾已失傳的一項絕藝，王兄知道，我是以前三一三工作站朱站長的部下，也是他的徒弟……」

「這個，我知道，據傳說，朱站長的『定時封穴』手法，不但在目前來說，是幾已失傳的絕藝之一，即使是在以前的武林中，也算是極罕見的一項絕藝。」

「不錯！足見王兄的見聞很淵博。」

王倫苦笑着問道：「白兄方才所施展的，是否也是那『定時封穴』手法？」

「是的。」白文山歉笑道：「這一點，還得請王兄特別原情，由於一年以前，我過於相信人，曾經上過一次大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基於防人之心不可無的原則，我不能不防着一點。」

「……」王倫只有苦笑，沒有接腔。

「因爲，我個人的生死事小，影响軍國大計事大，我決不容許我再有萬一的錯誤……」

王倫尷尬地一笑道：「白兄不用說，我能諒解你的處境。」

「多謝王兄！比較起來，花易之可沒你這麼上路。」

「花易之也用了同一的手法？」

「不錯，自然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

其實，花易之並未受到「定時封穴」的手法，但此刻的白文山，卻不能不這麼說，以免引起王倫有「厚此薄彼」的不平之感。

當然，這一點也是跟花易之串通好了的，不怕王倫前往查證。

署爲停了一下，又注目問道：「王兄也聽說過這『定時封穴』的奧妙之處麼？」

王倫苦笑了一下道：「聽是聽說過，只不知道是否確實。」

「且說說看？」

「據說：受過定時封穴的人，一到時間，就會發作，發作時的痛苦，似乎只有絞腸痧的滋味署可比擬，那是非常難受的，而且，發作的時候，也不能請西醫施鎭痛藥物或打針，那只有更增痛苦，但到預定的時間一過，又會自動停止疼痛，一切如常。」

「大致情形是這樣的，不過，如在發作時或將發作之前，經原來施術的人再施以點穴手法，則那種椎心刺骨的痛苦，立可解除。和制止它發作。」

「這，簡直不可思議。」

「由表面看來，的確是太玄，就像是施用甚麼邪術似的令人費解，但實際上，這種手法，卻是非常合乎現代的科學原理的。」

「這還合乎科學原理？」

「一點都不錯，因爲，它是先賢們費了無數的心血，根據人身的生理狀態、和血液循環的原理，才研創出來的絕藝。」

王倫不禁輕輕一嘆道：「眞想不到，古代的人，居然也這麼聰明。」

白文山笑道：「王兄別瞧不起古代人的智慧，三國時候的華陀，你該聽說過吧？」

「是的，我聽說過，他是一位被稱爲神醫的醫生。」

「華陀先生對人體生理狀態的了解，就我個人的想法，比起現代那些專學內臟外科的醫生來，也決不遜色。」

「白兄此話，必有根據？」

「當然，我且說一個事實給你聽聽，我國民間所實施的閹猪閹鷄手術你該見到過吧？」

「見過，說來，那也是够玄的，短短幾分鐘的時間，就完成了閹割手術，不但確實可靠，創口也不會發炎，更妙的是：那些經過閹割的動物，立即能照常活動。」

白文山含笑問道：「王兄知道這些神奇的手術，是誰傳下來的嗎？」

王倫一怔道：「難道就是華陀？」

白文山點點頭道：「是的，就是華陀，可惜的是：他的下塲卻很慘，影响所及，不但他自己丟了老命，也使我們的中醫醫術，不能發揚光大。」

王倫頗感興趣地，注目問道：「那經過是怎樣的？」

「根據可靠的攷究，也有着這麼一個傳說。」白文山沉思着接道：「當年的一代奸雄曹操，被鬼所祟而患偏頭瘋，曹操的手下建議他徵召華陀前來診治。……」

王倫笑道：「憑華陀醫術的高明，那只能算是牛刀小試，應該着手成春。」

在好奇心驅使之下，這位仁兄連他自己受到「定時封穴」手法，所造成的心理恐怖，也忘掉了。

白文山笑問道：「你猜當時的華陀是怎麼說的？」

「他怎麼說？」

「他說：他保證可以立止疼痛，那只是治標，隔一段時間又會復發。」

「那治本之法呢？」

「將腦袋瓜子劈開，讓他將裏面的汚穢清洗掉後，就可以永遠絕後患了。」

「這……還得了？」

「的確是不得了的事，就是醫學昌明的現代，也沒人能將人的腦袋劈開加以清洗的。」

王倫蹙眉問道：「結果呢？」

白文山苦笑道：「結果是曹操認爲華陀是蓄意謀殺他，一怒之下，將華陀殺死了。」

王倫喟然嘆道：「眞可惜……」

白文山也長嘆一聲道：「事實上，可惜的還不止單是他的人……」

「還有什麼啊？」

「他那有關醫學方面的著作，也全部付之一炬了。」

「那也是曹操幹的？」

「不！是華陀的太太幹的。」

王倫訝問道：「華陀太太，爲什麼要這麼作？」

白文山道：「站在她的立場上，是有理由的，她說：如非是她丈夫的醫術高明，被人稱爲神醫，又何至會送掉老命……」

「說來這也的確是一番道理。」

「所以，她一氣之下，就將她丈夫的所有著作，一把火燒掉了。說來可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就當華陀的遺孀在燒那些著作時，剛好有一位走方郎中走那兒經過，見狀之下，奮力加以搶救……」

王倫截口道：「我明白了，那位走方郎中所搶救出來的，就是那閹猪、閹鷄的著作？」

白文山苦笑道：「對了，而且即使是有關閹猪閹鷄的那些遺著，也並不完整，經過那位走方郎中的暗中摸索和實際的體驗，才流傳下來。……」

故事一經說完，又回到現實的問題來了。

沉寂了少頃之後，王倫才注目問道：「白兄，你替我施展的『定時封穴』手法，定的是什麼時間？」

「十二點半。」白文山抬腕瞧了瞧手錶，道：「還有兩分鐘就會發作了。」

接着，又淡淡地一笑道：「我之所以定在這個時間，就是要王兄你先行體驗一下，那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滋味，不過請放心，我只要你最多熬過兩分鐘的時間，就立即替你解除。」

「以後呢？」

「以後，你必須在每天發作之前，也就是在十二點半之前，向我報到一次，讓我施展解除痛苦的手法，一直到我們合作的任務圓滿達成之後，才正式替你解除。」

「我們的任務，須要多少時間？」

「這就要看你王兄對我所須要的武器供應情形而定了，比方說，你能在三天之內備齊各種武器，我自信最多五天內就可完成任務。」

王倫沉思着道：「三天時間，實在太匆促了。」

白文山神色一整，說道：「王兄，我要特別說明，這些武器必須在最多五天之內給我辦妥。」

王倫點點頭道：「好！我盡力去進行。」

白文山忽然向外面揚聲說道：「王大嫂，麻煩妳請將我放在客廳門邊的那隻破皮箱送過來。」

室外，傳來一個女人的語聲道：「好的，馬上送過來。」





王倫不由有點不解地訝問道：「白兄皮箱中，是一些什麼物件呀？」

白文山神秘地一笑道：「王兄看過後就知道啦！」

皮箱送進來了。

不錯，那的確是一口破皮箱，破得表皮斑剝，還有着十幾處虫咬鼠傷的痕跡。

像這樣的一口破皮箱，配上白文山目前的這一副打扮，倒是頗爲相稱的。

白文山將皮箱上的銅鎖扭掉，將它向王倫面前一推，道：「王兄，這是你的。」

「是我的？是你送給我的？」王倫注目那口皮箱，蹙眉自語着。

「是的。」白文山肯定地說。

「是送給我的酬勞？」王倫不愧是幹刑事案件的幹員，心念一轉之下，已猜到了白文山的用意。

白文山點點頭道：「不錯，這裏是五十萬美金，你先拿去使用，另外五十萬，卻須等任務完成，替你解除點穴手法時一併送給你。」

王倫苦笑道：「如果我在這次任務中，將老命玩掉了呢？」

「不會的，因爲你只負責收購和運送武器，毋須參與正式任務，危險性不大。」

「俗語說得好：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呀！」很顯然，見錢眼開的王倫，他是要收到全部酬勞之後，才肯辦事。

白文山想了想，旣然已在王倫身上點了穴道，也不怕他玩什麼花槍，於是，淡淡地一笑道：「我原先的意思是：縱然你萬一犧牲了，我可以將餘欵交給嫂夫人，現在，旣然王兄這麼說，我就一併交給你也行。」

「什麼時間？」

「待會，再由我自己送來，不過，這麼一來，國際飯店就沒工夫去了。」

「那不要緊，反正我的午餐，也用得差不多啦！」

「好，王兄先打開皮箱，點點數。」

王倫將破皮箱打開，裏面都是百元面額的大額美鈔。但他只用目光淸點了一下捆數之後，立即將皮箱蓋好，笑道：「數目不用點了，我相信白兄……」

話沒說完，忽然雙手捧腹，蹙緊了眉峯。

白文山笑了笑道：「是定時封穴的作用已經發作，王兄最好是蹲下去，可以減輕一部份痛楚。」

王倫立即如奉綸音地，蹲了下去。

那種痛楚，的確是够瞧的。可是，除非是身歷其境，局外人可沒法體會到。

在極端痛楚的情況下，王倫那張本來是頗爲紅潤的臉，變成一片蒼白，那本來還算端正的面孔，也一下子扭曲得變了形。

如非是担心他的老婆孩子會聞聲趕來，他眞想大嗥大叫一場。

當然，他沒有叫出聲來，只將一口鋼牙咬得「格格」作响，豆大的汗珠，由額頭上滾滾下落。

幸虧這種椎心刺骨的痛楚，只經過兩分鐘，就被白文山出手止住了。

王倫坐回椅子上，一面以衣袖拭去臉上的汗珠，一面苦笑道：「白兄想知道，方才我在想些什麼嗎？」

「那必然是在咒罵我。」

「不！當時我只想拔槍……」

「想要殺死我？」

「不是想殺你，是想自求解脫。」

白文山笑道：「那不可能的，當痛楚難耐時，渾身無力，連手臂本身的重量也有不勝負荷之感，又怎能拿得動一枝手槍？」

「那麼，如果沒法適時解救，就只有咬牙

硬挺了？」

「不錯……」

「這種痛楚，會繼續多久？」

「半個鐘頭……」

「我的媽呀！」王倫脫口驚呼之後，道：「半個鐘頭一過，就自動停止？」

「不錯。」

「然後，第二天同一時間再發作？」

「是的。」白文山正容接道：「王兄，避免痛楚的最好辦法，是不讓它發作，懂嗎？」

王倫連連點首道：「我懂，我懂，就是誠心誠意，好好和白兄合作。」

白文山站起身來，道：「這就行了，待會，我送錢來時，再商討去七十六號的辦法，再見！」

「再見……」

× × ×

上海市的南京路——俗稱大馬路，是上海市最繁華的心臟地帶。

這一條筆直平坦的大馬路，都是用小塊木頭，像磚頭一樣一塊一塊的鋪成的，捐資興建的是英富商哈同，當時就費資數百萬銀元，如果以現代幣值折算，那數字是相當驚人的。

南京路是由黃浦灘起，一直到跑馬廳爲止，過跑馬廳即爲靜安寺路。

上海市中最高尚旅館之一的匯中飯店，就在隣近外灘的南京路口。

時爲午後四時。

匯中飯店三樓臨街的一間豪華套房中，正有一對男女互相依偎着，憑窗俯視着南京路上那種車水馬龍的盛況。

那男的約莫四旬上下年紀，皮膚白皙，五官端正，蓄着仁丹鬍子，穿一套鐵灰色的筆挺的西裝，外表溫文儒雅，極像一位很有學問的大學教授。

女的大約雙十年華，有着八分姿色，化粧很濃，着一身玫瑰紅的洋裝，身裁也很美，但眉目之間，卻透着難以掩飾的妖冶。

瞧他（她）們這衣冠楚楚的神情，顯然是準備外出。

「走吧！鈞。」女的先開口了。

「走？」男的苦笑着：「妳沒看到，現在正是下班的時間，馬路上擠得水洩不通。」

「……」女的嘆了一聲。

「別嘆氣，最多等半個鐘頭就行了。」

電話鈴響了。

女的連忙回身走向話機旁，拿起話筒：「我是茱莉。……」

「莫總經理在嗎？」對方是男人的嗓音。

「在，請問你是誰？」

「我是王倫。……」

「哦！原來是王探長……」女的嬌笑。

那男的接過話筒，顯得有點不快地問道：「老王，有甚麼事嗎？」

「當然！是很重要，也很緊急的事，否則，我不會打擾你這位大忙人。」

「好，你來吧！」他掛斷電話，向那女的苦笑着：「茱莉，看情形，今晚的一切節目，都只好取消了。」

「唉！」茱莉嘅着小咀，使勁將她自己擲向一旁的高貴沙發中。

原來這一對男女，女的是上海灘上的名交際花茱莉，男的卻是七十六號——僞特工總部駐上海的頭頭兒莫鈞。

名義上，莫鈞是一家貿易公司的總經理，當然，那是掩護他工作的僞裝。由外表看來，他也的確像一位很有修養的成功的商人，文質彬彬，待人接物，中規中矩，不明他的底細的人，誰也不會相信，他是一個滿手血腥，殺人不見血的敵僞特務頭目。

莫鈞走過去，挨着茱莉坐下，順手將她的嬌軀摟入懷中，在她的俏臉上親了一下，道：「茱莉，妳這生氣的樣子，也很動人……」

茱莉忍不住發出一聲嬌笑：「我想，我哭的時候，可能更使你傾倒。」

「是啊！文人筆下的『帶雨梨花』，不就是最好的解釋嗎！不過……」

「不過怎樣？」

「我最欣賞的是還是當妳拚命咬我肩膀時，那種婉轉嬌啼……」

「拍」的一聲，莫鈞禁不住發出一聲「哎喲！」

「賤骨頭……」

× ×

二十分鐘後王倫匆匆進入莫鈞的房間去。一進門，首先向茱莉歉笑道：「茱莉小姐，很抱歉……」

不等他說完，茱莉已截口一哂道：「是要我迴避？」

「正是，正是。」王倫連連點着頭：「談完公事我請客。」

「才不希罕哩！」茱莉一披櫻唇：「武大郎放風箏，你的手面還能高到那兒去。」

王倫苦笑道：「茱莉，別由門縫裏看人，將我王倫瞧扁了……」

「敢由我指定請客地點嗎？」

「行！這叫作主隨客便。」

「麗池怎麼樣？」她，還是一副輕視的神情。

麗池夜總會，是當時上海灘上最豪華的消費場所，光顧的都是達官貴人，富商巨賈。以王倫這個探長的薪水來說，麗池的一席所須，會耗費他一年的薪水。

也因爲如此，茱莉才故意提出這麼一個難題，她是諒準他不敢承諾的。

但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王倫居然以流利的滬語，答得非常爽快：「閑話一句！」

「如果黃牛呢？」茱莉仍然不相信。

「黃牛的是這個。」王倫伸出右掌，作烏龜狀。

茱莉嬌笑道：「你本來就是這個嘛……所以，我要鈞出面保證。」

一扭頭，目注莫鈞媚笑道：「鈞，你敢保證嗎？」

「這個……」莫鈞面有難色地接不下去。

「莫兄不用爲難了，我自己保證。」王倫接過對方的話鋒，並抽出兩張百元面額的美鈔，向茱莉一揚，含笑問道：「用這個保證，行嗎？」

「喲！」茱莉美目一亮，嬌笑道：「眞是人不可貌相呀！」

「小姐，你說行不行？」

「行！行！……」

「拿去！」王倫將兩百元美鈔向茱莉手中一塞，道：「妳先去訂座，最遲一個鐘頭之內，我和莫兄準到。」

茱莉微微一怔道：「怎麼？你要我迴避到麗池去？」

王倫神色一整，道：「不錯。」

莫鈞也立即接道：「茱莉，妳先走吧！」

茱莉笑了笑道：「好！我走，我走……」

目送茱莉離去之後，莫鈞才正容說道：「王兄，現在可以說了。」

王倫燃上一枝香烟後，才輕輕嘆道：「是一筆爲數可觀的橫財，但事情卻非常棘手。」

「不要緊，只要值得冒險就行。」

由于王倫的突然濶綽起來，莫鈞早已心中有數，因此，他的答話，顯得很從容。

「事情是這樣的。」王倫悠悠地噴串烟圈之後，才將白文山交代他的任務，源源本本地說了出來。即使連那百萬美金的酬勞，也不曾少報一文。

因爲，他有自知之明，憑他自己的力量，沒法完成那艱鉅的任務，所以，他不但老老實實地說出那筆酬勞的數目，而且還主動說明，願意四六分賬，莫鈞拿六成，他拿四成。

莫鈞不曾半途打岔，一直靜靜地聽完之後，還是在沉思着，不吭氣。

「莫兄，這事情，咱們該怎麼辦？」一見對方那莫測高深的神情，王倫沉不住氣了。

又等了足有兩分鐘之後，莫鈞才點點頭，道：「原則上，我同意。」

「那麼，他所要的那些武器呢？」

「我負責于三天之內交貨。」

王倫算了卻一樁心事，禁不住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一聲：「那筆錢，明天我給你送來。」

「不！我自己來拿。」

「也好。……」

莫鈞沉思着問：「王兄，方才你說過，白文山明天要跟我當面談談？」

「是的，明天中午十二點準到。」

「這小子，胆子可眞不小！」

王倫一聽語氣有點不對，不由一怔道：「莫兄，你可莫使我爲難。」

「那怎麼會哩！」莫鈞站起身來，笑道：「憑你我的交情，難道你還信不過我。」

「當然信得過，當然信得過。」王倫雖然是含笑回答，但卻笑得有點不自然。

因爲，他對莫鈞的爲人太了解了，誠如他來此之前，向白文山所說的，此行等于是「與虎謀皮」，危險性是非常大的。

即使像目前一樣，莫鈞答應得很爽快，但在他的任務未完成之前，隨時可以發生爆炸性的危險。

可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場而言，卻又有不得不硬着頭皮，前來乞援的苦衷……像這情形，又怎會教他有自然的笑意表現出來。

莫鈞似乎根本不曾想到對方的滿腹心事，拍了拍王倫的肩膀，道：「王兄，咱們走，別讓茱莉等得心焦。……」

× ×

這是四海貿易公司的地下室，也是莫鈞摧殘政府派駐淪陷區的地下工作人員，和有嫌疑的善良百姓的刑場。

這時就有一件慘絕人寰的案件在進行着。

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被綁着雙手，吊在地下室的一角。

不！與其說是吊着，不如說是懸着比較恰當一些。

因爲，這個年輕人，只有一雙腳尖點着地面，整個身子幾乎是凌空虛懸着的。

手腕上被捆綁處皮開肉綻，血漬殷然。全身赤裸，只有一條短褲遮着下體。週身都是縱橫交錯的鞭痕，身上有不少被燒灼的烙印。

他那蓬首垢面，憔悴不堪的臉上，卻有着一雙正燃燒着熊熊怒火的精目，凝視着安閑地坐在他對面丈遠的莫鈞，一口鋼牙也咬得「格格」作響。

他的旁邊，一個穿着一身香雲紗短裝的大胖子，手持皮鞭在獰笑着。

莫鈞斜倚一張木椅上，他，穿得很整齊，筆挺的咖啡色西裝，雪白的襯衫，領口上結着黑色的領結，就像是一位正在參加一項盛大宴會的紳士。

他，左手持着一枝已燃去三分之二的香烟，右手端着一杯咖啡，臉上浮現着一絲殘酷的笑意。

（未完）

人物傳奇

# 清宮歡喜佛

一明

清宮供奉歡喜佛，世多如是言之，相傳凡兩處，一在交泰殿，一在雍和宮，雍和宮供奉歡喜佛；尤爲人所樂道。宮在定安門內，爲西藏喇嘛僧所居。喇嘛爲清朝最寵幸，京中宗室顯貴，多納交之，顯貴家中，恒存喇嘛僧所製藥丸，備以治疾。有一種藥丸，名曰「阿肌蘇」，形如綠豆，色如丹砂，丹分雌雄，雌雄各一，置瓶中，封其口，供奉於靜室，每晨焚香咒之，可以產生新丸，故又名子母丸，能醫百病。此騙術而已，安有是理哉？

喇嘛僧既爲清朝寵幸，故雍和宮建築宏麗，氣象巍然，前爲昭泰門，中爲正殿，佛座前置一景泰香爐，高七八尺，乃乾隆皇帝所賜，兩旁分列十八羅漢，金碧輝煌，殿宇深敞，然常年關閉。旁殿有十餘歡喜佛，玻璃爲龕，垂以錦幔，揭而視之，則所謂歡喜佛也。類多人獸交合，其奇者；一婦人裸臥，與巨牛交；或有數婦人，裸而伏牛身，意欲輪流爲歡；或有男女擁抱交歡，腰際間，皆懸骷髏以爲飾，交合方式，各有不同。

壁間懸圖，亦有幕掩之，去幕，圖乃見，不外人獸相交，雄者多獸首人身相抱而合，或面與面相對，或從裸婦背後而交，不一而足。簡直秘戲圖而已，而歡喜佛像不過立體者也。

歡喜佛又稱大聖歡喜天，據謂爲夫婦二身相抱，男天者，大自在天之長子，爲暴害世界之神，女天者，觀音化現而與之相擁抱，冀得其歡心，以鎭彼之暴惡。「大聖歡喜形品義」載：「夫婦二天，令相抱立，二天俱象首人身，白肉色，着赤色裙，各以二手互抱腰上。」其謂觀音化現，大士莊嚴，是說未免褻瀆甚矣。而「大聖歡喜形品義」所載歡喜佛像，祇有一對男女，且象頭，與所傳者有異。

「西藏新志」云：「四月十五日，龍王塘大會，廟在水中，周匝水環，須以舟渡，而正殿旁，特塑一大秘戲像，卽所謂戲喜佛，喇嘛云佛公、佛母。」非如前說。無怪雍和殿之歡喜佛，具各種形式，與「西藏新志」謂一大秘戲像相合。

或云歡喜佛出蒙古，因僧侶戒色慾，不娶妻者，由此人種漸衰微，某僧具卓見，引以爲慮，恐有滅種之虞，於是爲之立說，言男女交媾，佛原不禁，於是製各種雌雄交合形態，嗣後不婚之風日鮮，是種傳說，言之成理。

今之古玩店間亦有歡喜佛求善價而沽，形狀不一，有男與雌獸交，有女與雄獸交，多爲銅製小像，高僅四五寸，男具昂然，實卽立體秘戲耳。

因言歡喜佛而併及一般秘戲像，瓷製者最爲精巧，以江西出品爲貴，盛於瓷盒中，瓷盒或作葉形，或爲果形，大約廣闊僅數寸，揭其蓋，則兩小瓷人，作交媾形態，男者垂辮，清人裝，女則纏足，皆裸體，種種欵式俱備，精緻非常，以供選擇，昔日富家恒擇一二欵，置諸几上，以爲玩器。

昔日街頭揑粉作人物、禽鳥以爲小童玩具者，間亦能此，破合桃殼爲二，合之成盒，揑粉爲人，男女雙抱交合，藏之合桃殼內，名爲「合桃公仔」。

合桃殼不大，徑僅寸許，粉人過小，啓而視之，如兩小蟲相纏繞，絕無趣緻，十二三歲小童，每購之暗藏竊玩。

正宗武俠長篇

# 無形劍

臥龍生·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楊非子派寄名弟子馬松往見歐陽明，提出苛刻條件，以換解救凌度月和雷慶的丹藥，歐陽明把馬松擊傷，由凌度月易容馬松，混入敵方，擬在白晝突施暗襲，由凌度月作內應，詎知楊非子因事外出，未暇召見假馬松，也幸好如此，凌度月才免了被識破身份的危機。柳三夫人命女柳若梅暗中引領凌度月往晤，三夫人當面斥破凌度月偽裝身份，又說已暗中通知歐陽明等撤回綢緞莊，免遭楊非子毒手，凌度月向三夫人感謝贈予解藥及暗中施救之恩後，三夫人坦述要借助，並向凌請益名……

## 驀然施劇毒　辣手迫文君

凌度月道：「在下凌度月。」

三夫人道：「凌兄，來此的用心，可是準備，出其不意的刺殺了楊非子。」

凌度月點點頭，道：「不錯，我們確曾這樣打算過。」

三夫人道：「幸好他不在，免去了一場殺戮。」

凌度月道：「聽夫人的口氣，我們和楊非子這場抗拒，全無勝算了。」

三夫人道：「有！但要和我合作。」

凌度月聽得心中一動，暗忖道：這三夫人不知道是什麼身份？和那楊非子有些什麼嫌怨，但他們明明是一夥的人，怎的要自相火併，難道這中間還有什麼陰謀不成。

三夫人似乎已看透凌度月心中所思，微微一笑，道：「賤妾原名夏秋蓮，嫁作柳家婦，夫行排三，所以，他們稱我三夫人，龍鳳鏢局和柳家結下這段樑子，還是為了護送賤妾而起……」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咱們相聚的時間不多，寸陰如金，無暇奉告詳情，但凌兄見到杜總鏢頭時，一問便知。」

凌度月未問過杜天龍護送三夫人的事，杜天龍也沒有想到，這件事會和柳家有關。三夫人雖然說的很清楚，但凌度月却還是不太明白，略一沉吟，道：「夫人很喜愛白色……」

夏秋蓮接道：「賤妾為先夫戴孝。」

凌度月哦一聲道：「柳三先生……」

夏秋蓮道：「死於開封柳家銀號。」

凌度月道：「原來如此。」

夏秋蓮道：「先夫死因，疑雲重重，只是此刻無暇和凌少俠詳論內情，不過賤妾以寡居之身，不避嫌疑，請你凌少俠來，和先夫之死有關……」

凌度月接道：「在下初入江湖，和柳三先生素不相識……」

夏秋蓮嫣然一笑，道：「凌少俠誤會了，賤妾之意，是先夫之死，可能和柳家爭奪產業有關，這就是賤妾心生外向，和你凌少俠合作的原因。」

凌度月只覺她一笑之下媚態入骨，竟難自主的心頭怦然一動，趕忙側過臉去。

幸好，夏秋蓮一笑之後，立刻又恢復一臉端莊之色。

暗暗吁一口氣，凌度月緩緩說道：「夫人準備和在下怎樣合作？」

夏秋蓮道：「楊非子舉手投足之間，就能打出致人於死地的奇毒，沒有人能在他心存防備之下，接近他五尺之內，凌兄雖是無形劍的傳人，只怕也無法防禦他那些殺人於無形的奇毒。」

她不但生的艷媚動人，而且說話時的神態表情，也有着不同的韻味，似乎是她的說話時的喜怒哀樂，都能使聽她說話的人隨着動容。

忽然間，人影一閃，柳若梅直飛入小廳之中。

那是很快速的身法，像流星怒矢一般，倏忽之間，人已射到。

夏秋蓮有些怒意，冷冷的望了柳若梅一眼，道：「女孩子，這樣慌慌張張，也不怕人恥笑麼？」

柳若梅有些委屈的低聲說道：「媽！楊大先生回來了。」

夏秋蓮微微一怔，道：「他不是要晚上回來麼？」

柳若梅道：「但他提前回來了，所以，女兒才慌慌張張的跑了回來。」

夏秋蓮道：「是娘錯怪你了，快去監視着他，會不會來咱們這裏。」

柳若梅一轉身，彈射而去。

凌度月讚道：「令愛好俊的輕功。」

夏秋蓮道：「這頭狡猾的狐狸，看來，似是對我也起了懷疑。」

突然波的一聲輕響，一粒細小沙石，擊在門框上。

夏秋蓮臉色一變，道：「果然來了。……」放低了聲音，道：「凌少俠，你走不及了，只有先在這裏躲一躲。」

凌度月道：「你是說楊非子要來？」

夏秋蓮道：「是的！不能要他瞧見你，快些躲起來。」

凌度月一時間，似乎也失了主宰，道：「我怎麼一個躲法。」

夏秋蓮道：「到我臥房中去。」

凌度月道：「這個，不太方便吧！」

夏秋蓮急道：「這時刻，你還顧慮的什麼男女之嫌。」

伸手一把，抓住了凌度月，直向內室行去。

凌度月只覺那一隻手，滑嫩無比，但却無暇多想。

室中只有一張擅木雕花大床，和一個收放衣服的木櫃。

忽然間，凌度月感覺到身上兩處穴道一麻，耳際間，却響起夏秋蓮的聲音，道：「凌少俠，委屈些，等一等，賤妾向你賠罪。」

伸手把凌度月抱了起來向床上一放。

這等驟然下的下手點穴，凌度月雖然一身武功，也是不及防備，而且，那夏秋蓮指力奇強，直透肌膚。

凌度月被點了麻，啞雙穴，身不能動，口不能言，但他的神智很醒。

夏秋蓮把凌度月放到木榻靠近牆壁處，奇跡出現，那木榻竟然向下沉下了一尺，剛好把凌度月的身子給掩住。

她是個十分細心的人，立時動手，鋪平了床單，拭去了留下的痕跡，清除了所有可能被人發覺的破綻，動作乾凈俐落，只不過片刻工夫，已收拾完畢。

夏秋蓮也就不過是剛剛喘一口氣，耳際間已響起了柳若梅的聲音，道：「媽，楊伯伯來看你了。」

未待夏秋蓮答話，楊非子已突然間出現在臥室門口。

那份快速的身法，直似是，他很早以前就站在那裏一樣。

夏秋蓮搖曳生姿的行了幾步，欠身一禮，道：「未亡人夏秋蓮給楊兄見禮。」

楊非子並未立刻還禮，兩道銳利的目光，掃掠全室一眼，才呵呵一笑，道：「三夫人言重了，楊某人來的太急促一些，還望夫人原諒。」

夏秋蓮低垂粉頸，道：「楊兄，閨房私室，男女有別，咱們到廳裏坐吧！」

楊非子淡淡一笑，道：「只要三夫人心中清白，在室內和外面，都是一樣。」

凌度月雖然無法瞧見兩人的舉動，但對兩人對答之言，却聽得十分清楚。

夏秋蓮幽怨的說道：「楊兄雖是君子不欺暗室，但人言可畏，何況大伯也在此，未亡人……」

楊非子接道：「這一點，三夫人可以放心，區區來此之前，早已請得柳兄的同意。」

夏秋蓮怔了一怔，道：「大伯知道你來……」

楊非子接道：「不錯，柳兄授予了楊某全權，對任何可疑的人，都可查問，自然包括你三夫人了。」

夏秋蓮道：「楊兄深得大伯信任，還望能代未亡人美言一二。」

楊非子道：「三夫人有什麼需要楊某人幫忙之處，但請吩咐。」

夏秋蓮道：「楊兄言重了，我們寡母孤女……」

楊非子接道：「三夫人，可是很掛念那份偌大的家產麼？」

夏秋蓮搖搖頭，道：「小妹慚愧，第三房的香火，至我而絕，一女若梅，也總有嫁人一日，就算給了我們一份家產，實也無用。」

楊非子有些意外的說道：「那麼三夫人，關心的什麼事呢？」

夏秋蓮道：「亡夫的被殺之仇。」

楊非子道：「這個麼？三夫人但請放心，此番東來，本以追查三大爺的死亡詳情為主，想不到却遇了江湖上一個十分難對付的人物。」

夏秋蓮訝然說道：「什麼難以對付的人？」

楊非子道：「一個在江湖上享譽很隆的人。」

夏秋蓮沉吟了一陣，道：「賤妾對江湖事，知曉的不多，一時間想不出是何許人物。」

楊非子道：「綠竹堡的歐陽明，一個聲威動江湖的人物？」

夏秋蓮道：「歐陽明也太胆大，竟敢和你楊兄作對。」

楊非子道：「世上盡多不知死活的人，不到無路可走時，不肯回頭。」

夏秋蓮道：「那歐陽明，也是如此的麼？」

楊非子笑一笑，道：「不錯，他正在調集人手，準備和咱們一決生死。」

夏秋蓮忽然微微一笑，美麗的嬌靨上，因微笑泛起了迷人的風情。

一種成熟女人特有的狐媚，和那雙目中暴射出情慾的火燄，像電流一般，極快的傳了過去。

楊非子心弦震動了一下，突然從身上摸出一隻玉瓶，打開瓶塞，吞下了一粒丹丸。

夏秋蓮眨動了一下眼睛，情慾慾火和一臉動人的狐媚，忽然間完全消失。

楊非子吞下了一粒丹丸後，被那媚態，情慾勾起的波動心情，也平靜了下來。

目光再轉到夏秋蓮的臉上時，不禁微微一怔，只是她眼波清明，神色端莊，似是適才所見的妖態媚笑，和他全然無關一樣。

定定神，楊非子緩緩說道：「三夫人，妳究竟是什麼人？」

夏秋蓮近乎凄凉的微微一笑，道：「

未亡人夏秋蓮。」

楊非子笑一笑，突然在粧台前面一張錦墩上坐了下來，道：「醫藥可以醫病，也可以殺人，這兩點世人大都明白，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藥物可以助長一個人的功力，也可以幫助一個人鎭靜他的心神，抗拒攝魂大法的妖媚誘惑。」

夏秋蓮歎口氣，道：「楊兄，未亡人不太明白，你說些什麼？」

楊非子哈哈一笑，說道：「三夫人，咱們黑夜點燈，打鈴聽聲，何不坦然談談呢？」

夏秋蓮無可奈何的笑一笑，道：「楊兄，要說什麼？小妹洗耳恭聽。」

楊非子冷笑一聲，道：「三夫人，柳三郞眞的死了麼？」

夏秋蓮道：「自然是眞的死了，我們母女，一直爲他戴孝。」

楊非子道：「就憑你三夫人這份身手，還不能保護柳三郞的安全麼？」

夏秋蓮道：「賤妾不會武功……」

楊非子笑一笑，道：「三夫人，不覺着太客氣麼？」

有意無意，舉手一揮。

夏秋蓮一直在留心着楊非子的雙手，見他雙腕揮動，立刻向木榻上滾去。

那是很大的檀木雕花，雪白床單，折疊整齊的紅綾被，放着兩隻綉着蓮枕頭。

夏秋蓮直滾大床靠鏡之處，羅衣掩護着手指的動作，隔着床單，解開了凌度月的穴道。

她的動作很慌張，撞的帳鈎鬆動，床帳垂下，帳動床搖，吱吱作响，借聲音混亂，施展傳音之術，說道：「凌少俠，不可輕舉妄動，我可能已然中毒，聽不到我和他動手搏鬥時，千萬不可現身。」

借床帳震動，凌度月暗暗吸一口氣，流轉於四肢百骸。

對楊非子那奇詭的用毒的手法，凌度月已吃過很大的虧，心中實有着很深的戒懼，果然不敢輕舉妄動。

但聞楊非子呵呵一笑，道：「三夫人，沒有撞傷吧！」

夏秋蓮道：「未亡人傷的不重……」

緩緩坐起身子，一對小巧的蓮足，首先伸出了羅帳之外。

目光觸及那尖瘦、纖巧的蓮足，楊非子心頭忽然震動了一下。

那不是妖媚迷術，攝魂的魔功，而是精精巧巧的一對金蓮。

貨眞價實，一對天下纏得最好小脚。

一隻白嫩的玉手，緩緩伸了出來，撥開了垂下的羅帳。

夏秋蓮髮亂釵橫，緩緩下了木榻。

右手兒理着鬢前散髮，星目含蘊着晶瑩的淚水，小蓮步，走幾步，身軀搖顫，像煞了楊柳枝輕擺隨風。

有些凄涼，有些兒黯然神傷。

楊非子已然站定的身子，又緩緩坐了下去，心中的火氣，也似是消減了不少，淡然笑笑，道：「三夫人一雙好小脚。」

三夫人退兩步坐在了床沿上，似有意，若無意的抬起了小蓮足，悽楚一笑道：「聽說你用毒之能，可以無聲無息的殺人於八尺之外，剛才可是對我用了毒。」

楊非子道：「武林中朋友們抬愛楊某，說的未免誇獎一些……」

語聲頓一頓，接道：「但如說到了藥物殺人的本領，楊非子說一句狂妄的話，雖然未必能後無來者，至少前無古人。」

夏秋蓮舉手拭去了目中的淚痕，黯然說道：「我中的什麼毒，還可以活多久時間？」

楊非子道：「你根本用不着死……」

夏秋蓮接道：「爲什麼？難道我沒有中毒？」

楊非子道：「楊某人無形之毒，向不虛發，三夫人何不運氣試試看，是否中了毒？」

夏秋蓮道：「我……」

楊非子笑一笑，接道：「妳不會武功是不是？」

夏秋蓮道：「會一點。」

楊非子道：「你有一雙天下最好小脚，但你的頭腦，却和那一雙小脚相差的太遠了。」

夏秋蓮道：「楊兄的意思是……」

楊非子道：「我從藥書上練成了一身武功，一身很特別實用的武功，任何人，只要他能在我眼前走幾步，都無法逃過我的雙目，你不但會武功！而且，武功還很高明，連妳那位小女兒，也練的一身好本領，但更高明的妳很會裝作，但妳低估了妳那位大伯柳鳳閣，早已對妳懷疑……」

冷漠一笑，接道：「自然，他也不够聰明，因爲，目前爲止，他還是只對你有些懷疑。」

夏秋蓮歎口氣，道：「江湖上稱你回天手，我覺着那還不够，應該再給你加一個天眼通。」

楊非子道：「用不着灌迷湯，姓楊的不吃這個，也不用對我用什麼心機，我隨時可以取妳的性命。」

夏秋蓮道：「我運氣試過了，確然中了毒，不過，還不覺怎麼嚴重。」

楊非子道：「不錯，三夫人究竟是一位很知趣的人。」

夏秋蓮道：「這麼說來，你對我倒是有意的手下留情了。」

楊非子笑一笑，道：「別把我看的太善良，我不會有那份菩薩心腸，妳中的我無形之毒中，最厲害的一種。」

夏秋蓮啊了一聲，說道：「那是什麼毒，至少，我目前還沒有感受到中毒的威脅。」

楊非子道：「凡是最厲害毒藥，都不會使人覺着難過，但它却在我手中控制着，毒發時，那份痛苦，也不是別的毒藥能够比擬。」

夏秋蓮道：「你說了半天，還沒有告訴我中的什麼毒。」

楊非子笑道：「我會試試給你看一看，那才能使妳死心塌地的和我合作。」

但聞叮叮兩响，有如珮環相擊般的聲音，傳了過來。

說也奇怪，那聲音一响，夏秋蓮突然覺着有如幾條虫，在體內爬行一般，痛癢交作，頓然出了一身大汗。

這該是世間最難忍耐的痛苦，夏秋蓮立刻全身顫抖，幾乎要放聲大叫。

只聽一陣步履聲音，柳若梅突然由外間奔入室中，直撲到夏秋蓮的身側，尖叫



道：「娘，快些殺了我吧！」

叮叮之聲，突然停了下來，夏秋蓮、柳若梅的身上痛癢之苦，也立刻消失。

夏秋蓮一把拖住了柳若梅，道：「你在小女身上也下了毒？」

楊非子道：「很抱歉，我沒有先告訴妳，妳們母女中的是一樣的奇毒，我想證實一下，給你們體會一下，比用口解釋，似乎是有用多了。」

夏秋蓮舉手拭去柳若梅頭上的汗水，道：「妳出去，守在庭院之中，有人來，傳警於我，沒有叫妳，妳就別進來了。」

歎口氣，夏秋蓮緩緩說道：「想不到，你連那樣一個女孩子，也不放過。」

楊非子道：「防人之心不可無，令嫒年紀雖然不大，但她一身武功不錯……」

語聲一頓，接道：「三夫人，在下的時間不多，咱們談談正經事吧。」

夏秋蓮道：「你已是胸有成竹了，一切都已入你的掌握，我們母女，既已中毒，似是只有聽差的份了。」

楊非子笑道：「好！可不可告訴我你的眞實姓名。」

夏秋蓮道：「我眞的叫夏秋蓮，一點也不會錯。」

楊非子笑一笑，道：「聽你口氣，似乎是很少在江湖上走動。」

夏秋蓮點點頭，道：「我們本來未在江湖走動過。」

楊非子道：「這就是了，三夫人，可以和在下合作麼？」

夏秋蓮道：「如何一個合作法，楊兄，可否見告。」

楊非子道：「說起來很難，但做來却又容易的很。」

夏秋蓮道：「小妹還是不太明白。」

楊非子道：「簡明點說，你們母女以後從此都要聽我楊某人的指令。」

夏秋蓮道：「柳大伯的令諭呢？」

楊非子笑一笑，道：「自然是也要聽，不過，表面上聽從而已。」

夏秋蓮歎口氣，道：「原來，你和大伯，也不是一夥的。」

楊非子道：「柳家的財富，可與國敵，任何人，都會對這份財富生出些覬覦之心，不過，目前我還和柳梅閣站在一起，能不能够合作成功，那要看柳鳳閣的態度了。」

夏秋蓮道：「楊兄，我那位柳大伯，也是位心機很深的人，你這樣，不怕他瞧出來麼？」

楊非子道：「這就是在下要請三夫人合作的原因了。」

夏秋蓮道：「大先生，別把我看的太聰明了，所以，最好能給我說明白些。」

楊非子笑一笑，道：「好！三夫人既想要我說明白些，在下就澈頭澈尾的說個清楚了。」

夏秋蓮道：「小妹洗耳恭聽。」

楊非子道：「妳肯嫁給柳三郞，一開始就別有用心，企圖在柳家發一筆大大的財富……。」

夏秋蓮接道：「大先生，別說的這樣的武斷，我和柳三郞如若是全無情意，豈會相伴十餘年，而且又生了一個女兒。」

楊非子雙目眨動，冷然一笑，道：「你如是眞的和柳三郞有意，以你這身武功，怎會眼看着他被人殺死。」

夏秋蓮歎口氣，黯然說道：「我有苦衷……」

楊非子笑笑道：「最大的苦衷，柳三郞既不配作你的丈夫，又活的太久了，是麼？」

夏秋蓮搖搖頭，道：「第一，我想不到他會在柳家的銀號中被人殺死，那裏本來有很多保護的武師，第二，柳家的人，除了三郞之外，都不知道我會武功，自然，如是我在他的身側，自然不會讓他被人殺死，但我見到他時，他已經氣絕而逝，我如那時現露出自己一身武功，豈不是要引起很多不必要的懷疑。」

楊非子道：「妳三夫人也知道柳鳳閣是一位心機深沉的人，妳這樣的人物，他豈有瞧不出的道理，所以，妳這是自欺欺人。」

夏秋蓮道：「昔年三郞在世之日，和大伯相處的時間不多，所以，我相信他看不出我會武功。」

楊非子道：「現在呢？」

夏秋蓮說道：「現在，小妹就不知道了。」

楊非子道：「我可以奉告三夫人，柳大東家，已對妳動了懷疑，認爲妳可能是謀害死柳三郞的兇手。」

夏秋蓮道：「胡說，我爲什麼要害死他。」

楊非子道：「在下也相信妳沒有害死柳三郞，不過，一旦柳大先生動了懷疑，只怕妳三夫人很難想出一個令人相信的解釋。」

哈哈一笑，接道：「世上事，就是那麼奇怪，愈是眞實的事，愈是難以叫人相信，謊言一個比實話容易叫人相信。」

夏秋蓮道：「果眞如此，小妹只有和你大先生合作一途了。」

楊非子道：「不錯，三夫人是一位很識時務的人。」

夏秋蓮畧一沉吟，道：「好吧！咱們就這樣說定。大先生要我作什麼？只管吩咐一聲。」

楊非子笑一笑，道：「三夫人，這樣年輕，當眞準備爲柳三郞守下去麼？」

夏秋蓮輕嘆一聲，道：「這個，我還未曾想到。」

楊非子道：「三夫人似乎應該想想這件事了。」

夏秋蓮嫣然一笑，道：「多謝大先生的示教，我會仔細的想想這件事。」

楊非子笑笑，道：「可惜的是，三夫人身中的奇毒，在幾個時辰之後，就要發作了。」

夏秋蓮臉色一變，但立刻又化作嬌媚的笑容，道：「所以，我必需在幾個時辰中，作一決定，是麼？」

楊非子道：「爲了減去夫人和令嫒可能身受的痛苦，區區有一個建議。」

夏秋蓮道：「小妹洗耳恭聽。」

楊非子道：「最好三夫人，你立刻作個決定！」

夏秋蓮道：「大先生，就算我決定再嫁，但我要嫁給什麼人呢？」

楊非子道：「三夫人看區區如何？」

夏秋蓮道：「大先生和賤妾不過是數面之緣，彼此相知不深，不覺着太快一些麼？」

楊非子道：「古往今來，不少一見鍾情的姻緣，三夫人又何必受世俗禮法的束縛呢？」

夏秋蓮道：「大先生，可是有意取笑賤妾。」

楊非子道：「郎才女貌，三夫人難道不覺着在下很合適？」

夏秋蓮道：「大先生譽滿江湖，望重武林，內功深厚，精通醫道，難道還怕沒有名門閨秀，大家千金，以身相許，賤妾孝服未滿，又是殘花敗柳，實有些自慚形穢。」

楊非子冷厲一笑，道：「楊某人確有些自負才慧，可惜的是，從未遇到過貌如三夫人這樣的嬌媚佳人，柳三郎何許人？竟被他拔去頭籌，楊某人晚過夫人十餘年，也只好自認運氣壞一點，幸好他死的很早。」

夏秋蓮道：「大先生，我有沒有拒絕你的自由？」

楊非子道：「有！不過，夫人如是拒絕了區區，咱們就無從合作了。」

夏秋蓮眨動了一下迷人的眼睛，嘴角間泛現出一個媚笑，道：「大先生，如是咱們早遇上幾年呢？」

楊非子道：「夫人的意思是……」

夏秋蓮接道：「我是說，那時間亡夫如若還活在世上？」

楊非子道：「那就可悲了，楊某人可能會橫刀奪愛，柳三郎也會早死幾年，所幸是，咱們相遇時，妳已是寡居之身，柳三郎如若對妳有情，也該為妳慶幸，嫁了我楊某人。」

夏秋蓮歎口氣，道：「這麼看來，你大先生也算得一位多情人了。」

楊非子笑一笑，道：「夫人誇獎。」

夏秋蓮黯然一笑，道：「就算我答應了，只怕也無法使咱們比翼雙飛。」

楊非子道：「為什麼？」

夏秋蓮道：「我那大伯，絕對不會同意。」

楊非子突然皺起了眉頭，道：「這個，確是一個問題，不過，楊某人相信能想出一個辦法！」

夏秋蓮道：「好吧！只要大伯同意我寡身再嫁，我答應柳夏氏改作楊夫人。」

楊非子道：「三天內，我會給你一個佳音。」掏出一個玉瓶，倒出兩粒解藥，遞了過來，接着道：「服下此藥，毒性立解。」

夏秋蓮緩移蓮步，輕擺柳腰，伸手接過了兩粒丸藥。

也許是夏秋蓮有意的賣弄風情，蓮步移動中，走的十分惹火。

楊非子右手輕廻，一把攬住了夏秋蓮的柳腰。

夏秋蓮似是張口要叫，但她却在口齒啓動後，沒有發出聲息。

楊非子究竟是滿腹學問的人，那把火還沒有燒的他神魂顛倒，輕輕在三夫人櫻唇上親了一下，微笑說道：「妳天生媚骨，決不是長守空幃的人，三日內，我必要柳鳳閣允准婚事。」

放開夏秋蓮，轉身而去。

望着楊非子出室而去的背影，心中却在想隱藏在床單下面的凌度月，夏秋蓮不禁感覺一陣羞意，雙頰上生起兩片紅暈。

那一抹羞紅，反而更增加了她幾分嬌艷。

回過身子，移步登榻，正想去揭開床單，身後突然響起了柳若梅的聲音，道：「娘！」

夏秋蓮心中震動了一下，突然間改變了主意，暗咬銀牙，突出一指，又點了凌度月的穴道。

初出茅廬的凌度月，親耳聽到了楊非子和夏秋蓮一番對話，雖覺着夏秋蓮言語間有失婦德，但心中又原諒她為了母女兩條命，情非得已，正在暗作盤算，該如何和三夫人設下計謀對付楊非子，却不料，突然又被夏秋蓮點了穴道。

片刻間，連受了夏秋蓮兩次暗算，凌度月心中也大感不是味道。

但夏秋蓮一指得手，點中了凌度月的麻穴，立刻又一指點中了凌度月的啞穴。

外甥舉燈籠，仍是照舅（舊），凌度月又變成了不能動，不能言，却心裏明白，耳朵能聽的原來樣子。

女人心海底針，凌度月心中打了幾十轉，仍然想不通三夫人的用心何在。

儘管凌度月心中有無比的忿怒，但却完全沒有反抗的法子。

只聽夏秋蓮長長吁一口氣，道：「梅兒，楊非子走了麼？」

柳若梅道：「走啦！娘，妳問他討取解藥沒有？」

夏秋蓮突然挺身而起，說道：「什麼人？」

「我。」柳鳳閣啓開垂簾，緩步行了進來。

柳若梅急急迎了上去，一欠身，道：「見過大伯父。」

柳鳳閣一揮手，道：「不用多禮，妳去外守着，我有事和妳母親談談。」

柳若梅落得不行大禮，一轉身跑了出去。

柳鳳閣雙目轉注在夏秋蓮的手上，道：「是什麼藥物？」

夏秋蓮道：「解毒的藥物。」

柳鳳閣道：「你中了楊非子的無影之毒。」

夏秋蓮道：「除我之外，還有若梅，她也中了毒。」

柳鳳閣道：「楊非子果然是手段毒辣的很。」

夏秋蓮道：「所以，我們母女，都屈服在他的威迫之下——」

柳鳳閣接道：「那很難怪，人，豈有不惜命的，何況，妳們還是女人——」笑一笑，接道：「但不知你們答應了他些什麼？」

夏秋蓮對待這位大伯很坦誠，歎口氣，道：「答應了和他合作！」

柳鳳閣冷笑一聲，說道：「合作些什麼？」

夏秋蓮道：「這個，他現在還沒有說明。」

柳鳳閣道：「還有些什麼？」

夏秋蓮道：「還有，還有……」

柳鳳閣接道：「妳只管據實說出來，不用多慮，一切由我作主。」

夏秋蓮道：「他逼我嫁給他。」

柳鳳閣道：「妳呢！同意了麼？」

夏秋蓮道：「我本來不想同意，但為了我們母女之命，不能不同意。」

柳鳳閣冷冷道：「妳真的準備嫁給他麼？」

夏秋蓮道：「不是。」

柳鳳閣哦了一聲，道：「這麼說來你們不準備屈服在他的壓迫之下了。」

夏秋蓮道：「是的！我也準備先和大伯商量一下！」

柳鳳閣點點頭，說道：「很好，很好，我很相信你們的話，只有一件，我想不明！」

夏秋蓮道：「什麼事？」

柳鳳閣道：「妳這一身好武功，竟然把我瞞過。」

夏秋蓮道：「大伯明察，弟媳也一直沒有說過，不會武功。」

柳鳳閣笑一笑，說道：「不錯，妳沒有對我說過，不會武功，只怕我自己忽畧了，……」

輕輕歎息一聲，道：「楊非子要妳和他合作，但不知想對付的什麼人？」

夏秋蓮道：「這個，他也沒有說，弟媳不敢亂言。」

柳鳳閣道：「以妳弟妹的聰明，難道不會猜猜麼？」

夏秋蓮道：「楊非子很深沉，話說得很小心，不過，他倒說過一句話。」

柳鳳閣道：「什麼話？」

夏秋蓮道：「楊非子逼婚之時，弟妹提到了大伯。」

柳鳳閣道：「他怎麼說呢？」

夏秋蓮道：「他說，他要大伯在三日內答應這樁婚事。」

柳鳳閣淡淡一笑，道：「三弟妹，妳正值年少，這件事該妳決定，妳是否希望我答應呢？」

兩人談話，和氣的很，但一言一字之間，却是各逞心機。

夏秋蓮對付柳鳳閣，似是很吃力，沉吟了一陣，道：「這個，弟媳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要大伯作主了。」

柳鳳閣也想了一下，才道：「這等大事，和三弟妹終身有關，我這作大哥的，也無法作主，還得妳拏個主意才是。」

夏秋蓮道：「弟媳很為難！」

柳鳳閣道：「難在何處？」

夏秋蓮道：「弟媳不允再嫁，只怕大伯有所誤會了。」

柳鳳閣道：「哦！誤會什麼？」

夏秋蓮道：「誤會弟媳貪圖柳家一份財富。」

柳鳳閣道：「錢財身外物，柳家太富有了，就算妳要嫁出去，我也會有一筆豐厚的嫁妝，那該是你們一輩子化用不盡，自然，妳如是立志為三弟守節，柳家這份財富，應該有妳三分之一。」

夏秋蓮道：「弟媳一介女流，要偌大的家產，實也無用，大伯如肯見容，我們母女在柳家吃喝一輩子也就够了。」

柳鳳閣道：「好賢德的三弟妹，不過，妳可以不要，但我這作大哥不能不給，唉！柳家三兄弟，我已經當了幾十年的家，老二是殘廢之身，也沒有法子掌理這多繁重的事務，老三人很聰明，又正值年富力强的時候，想不到他竟然被刺死……」

黯然歎息一聲，接道：「這麼辦吧！妳很精明，大哥我年紀大了，過幾天，我準備把這管理財務的事，交給妳……」

夏秋蓮急急接道：「大伯，我强煞了，也只是個女流之輩，怎能當此大任，千萬不可。」

柳鳳閣道：「自然，這幾年中，我還要助你一臂之力，等妳熟悉了，我也該少管些事，享幾年清福了。」

夏秋蓮話題一轉，道：「大伯，處置財務的事，弟媳不敢承當，不過，替三郎報仇一事，我弟媳却是念念難忘，還望大伯能够成全弟媳。」

柳鳳閣點點頭，說道：「說的是啊！這件事，我已經查出了一點眉目，但還沒有找出什麼證據，這也是我請來楊非子的原因！……」

夏秋蓮接道：「大伯既然有了些眉目，但不知可否告訴弟媳一些內情。」

柳鳳閣道：「沒有確證之前，我不便對妳指名道姓，弟妹是貞烈之人，一旦聽得此訊，只怕妳不顧一切，要替三郎報仇，那豈不是害了你麼？」

夏秋蓮道：「弟媳多謝大伯關顧。」

柳鳳閣道：「唉！我們一母同胞，大哥心中這份仇恨，不會在妳之下……」

夏秋蓮接道：「這個弟媳明白。」

柳鳳閣道：「柳家這份家產，舉國難再有匹敵之人，就算化費一半，也得替三郎報仇。」

夏秋蓮福了一福，道：「弟媳代三郎謝過大伯。」

柳鳳閣道：「死了的血仇要報，但活着的更不能不顧，三弟妹如真有守節之心，那楊非子倒是很麻煩的事。」

夏秋蓮道：「大伯屆時不允弟媳再婚，量他也沒有辦法了。」

柳鳳閣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何況他無影之毒，傷人於不知不覺之中，我就算不允他的求婚，但他也不會放過三弟妹。」

夏秋蓮皺了皺柳眉兒，道：「這個，這個，只有讓弟媳一死了之。」

柳鳳閣道：「若梅呢？三郎膝下，只此一女，妳如以死殉節，若梅如何能承担這份父母雙亡的痛苦呢？」

夏秋蓮突然流下淚來，哭道：「弟媳方寸已亂，還要大伯作主。」

這一下，倒是大出柳鳳閣的意料之外，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凌度月却聽得大感奇怪，忖道：這兩人談了半天，却沒有一點內容，也沒有決定一件事情，該說的話，似是還沒有說出來。但聞夏秋蓮的哭聲，愈來愈是淒涼，也愈來愈大，似是傷心已極。

柳鳳閣呆了良久，突然長長吁一口氣，道：「弟妹請休息下吧！我想想看，應該如何處置此事。」

也不待夏秋蓮答話，轉身急急而去。

夏秋蓮放聲哭了一陣突然停住哭聲。

轉眼望去，只見柳若梅當門而立，正望着母親出神。

（未完）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恨海遊魂與葉慈輝暗探南莊，與武當掌門玄玄眞人談妥，安排假局，以配合菲菲反倒向東洋之計，詎知第二晚當葉慈輝他們攻佔南莊後，玄靈道長突來罵陣，斥罵葉慈輝食言背信，竟暗中把北莊攻佔，葉慈輝無法分辯，又恐事洩，遂擒下玄靈道長，此際，李飛鵬突然到來，強將玄靈道長提去，葉慈輝不放心，尾隨暗護，走至中途，突聽李飛鵬一聲驚叫，把肩上玄靈道長拋出，本已被點穴道的玄靈道長却已運功衝開穴道，落地後向李飛鵬挑鬥，李飛鵬反手拔出長劍，一劍向玄靈道長當胸刺到——



新派武俠長篇

# 金縷衣

東方英・文　盧令・圖

## 星移天變色　斗轉地翻皮

玄靈道長所帶佩劍，在戰葉慈輝時失去，現在空着雙手，他却毫不把李飛鵬放在心上，展開空手入白刃功夫，就和李飛鵬打在一起。

他們剛一打上手，還沒有打得二十招，只聽一聲嬌喝道：「雙方住手。」

菲菲話到人現，從天飛掠而來。

×　　×

李飛鵬與玄靈道長動上手之後，這才知道玄靈道長確實非常厲害，今天要想單人獨騎勝過他，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心中正在着急之際，菲菲從天而降。

菲菲一來，李飛鵬精神陡振，那肯住手，打得更猛烈的，連聲招呼着道：「菲菲，你來得正好，我們不能讓這牛鼻子跑了……。」

話聲未了，菲菲冷聲喝道：「你們還不與我住手。」

李飛鵬一見菲菲不肯出手相助，剛才鼓起來的勇氣立時冰消瓦解，幌身急退而下，驚愕的質問菲菲道：「菲菲，你是怎樣呢？」

颼！颼！颼！八個黑衣殺手飛將而到，團團的把李飛鵬圍在當中。

李飛鵬驚上加驚，愕上加愕的心頭猛然一怔，叫道：「菲菲……。」

菲菲眼睛望也不望李飛鵬一眼，冷冷的向那八個黑衣殺手一揮手，道：「與我把他拿下。」

李飛鵬大喝一聲，叫道：「你們瘋了麼？」

那八個黑衣殺手神情冷酷的舞動刀光，向李飛鵬圍攻而上。

菲菲神情冷肅，但內心之中也相當緊張，因爲那八個黑衣殺手，敢不敢叛倒李飛鵬，她並沒有絕對的把握，這時那八個黑衣殺手圍攻而上，她才暗暗吁了一口長氣，知道這批人眞的是忠於自己的。

菲菲咀角泛起一絲微笑，向着楞在一旁的玄靈道長，舉手抱拳道：「道長，對不起，讓你受驚了，你請回去吧，這裏沒有你的事了。」

玄靈道長一臉迷惑之色道：「你們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菲菲道：「有賴歸告貴掌門人，我們並不是食言背信，他們分襲北莊之事，事前我們也被瞞在鼓裏，所以我們同是被他們利用了的人，道長前來南莊與師問罪之時，因礙於人多口雜，奸細四伏，未便直陳，所以才得罪道長，以欺騙他們的耳目，剛才我們又已發現此人窺破了我們企圖，所以不得不趕來，阻止此人回去通風報信。」

玄靈道長恍然大悟的「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那麼貧道立即回稟敝掌門知曉，就此失陪了。」說着，轉身飛掠而去。

菲菲目光轉動，打量了四週一眼，笑聲喝道：「輝弟，你也該現身出來了。」

葉慈輝只好朗笑一聲，從暗處走了出來，道：「二姊，你怎樣知道小弟就在暗中。」

菲菲道：「想當然耳。」

這時，那八個現身出來的黑衣殺手，已殺得李飛鵬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李飛鵬眼見葉慈輝現身出來，口中忽然發出一聲奇怪嘯聲，貫入葉慈輝耳中。

那種嘯聲聽到別人耳中不覺得怎樣，但是葉慈輝却有一種異樣的感受，只覺熱血沸騰，心念之間，對李飛鵬自然而然地生了一種同氣相引之感。

這種感覺使葉慈輝久未修練的「血手神功」，在他意念之中又欲蠢動。

首先一雙日光之中現出了淡淡的紅彩，接着，鼻掀咀張，呼吸急促了起來。

菲菲睹狀之下，立時發出一聲震喝，道：「輝弟，速展『神武神功』，護心力抗。」

葉慈輝正當心旌搖曳之際，被菲菲喝得心神一斂，靈智一朗，馬上吸了一口眞氣，「神武神功」隨念而生，神武神功一起，李飛鵬所發的那種怪嘯之聲，對葉慈輝便完全失去了感染之力了。

葉慈輝暗中吁了一口長氣，道：「二姊，謝謝你，要沒有你在一旁，我又要被『血手神功』所左右了。」

菲菲道：「以後你要記着，凡是和他們在一起時，你隨時隨刻要提高警覺。」

葉慈輝點了一點頭，表示接受菲菲的警告，接着劍眉一聳，道：「二姊，你叫他們下來，讓我收拾他。」

菲菲道：「不必，現在正是我攷驗他們對我的忠誠時候。」

葉慈輝道：「我看李飛鵬有點在裝佯，厲害的殺着一定在後面。」

菲菲道：「輝弟，你別看輕了那八個人，那一個不是經驗豐富的能手，他們今天要收拾不下李飛鵬，那就不用再提對付『血手惡煞』向東洋了。」

菲菲語氣之中充滿了信心，葉慈輝也就只好不作聲，退作壁上觀了。

那八個黑衣殺手，不但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臉上也戴着一副黑色的面罩，叫人看不出他們的眞正面目。

葉慈輝仔細觀看李飛鵬看似被那八個黑衣殺手圍攻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其實，他的陣脚絲毫未亂，顯見他隱藏不露，隱藏着實力。

菲菲忽然峻聲喝道：「下辣手，留活口。」

剎那間，情勢急轉，那八個黑衣殺手的攻勢陡然倍增凌厲，只見金刀劈風之聲，瀰滿了半片天。

李飛鵬這時亦只得盡展所學，全力相拚。

他這一放開手來，可就顯出了他武功方面的成就遠在一般人想像之上。

只是，那八個黑衣殺手，也是一流之選，任他全力展施，時間一久，亦感到力竭勢窮，岌岌難保，左衝右突，闖不出八人重圍。

葉慈輝又虎視眈眈站在一旁，更加重他心理上的重壓，因此心中暗暗忖道：「想不到葉慈輝那小子居然能够擺脫我的驅心感應，看來今天要不見機速逃，就要後悔莫及了。」

心念轉動之間，奇招迭出，盡量製造逃生的機會。

忽然，他得到一個機會，猛地一個旋身，右手劍式一幌，泛起一片銀光，左手一遞而出，向着一個黑衣殺手心口擊去。

那黑衣殺手被李飛鵬掌勁逼得一閃身，露出了一道空門，李飛鵬身形再轉，便向那空門衝去。

就在這時，詎料那被逼得閃身相讓的黑衣殺手身形一回，拚着身受李飛鵬一掌，也非擋住李飛鵬的去路不可。

李飛鵬身形已動，勢不可止，掌力雖然打在那黑衣殺手身上，可是自己外衝的時機隨之消逝。

那黑衣殺手被他一掌打得飛了出去，但另一個黑衣殺手，也抓住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偸出一指襲向李飛鵬後腰「笑腰」穴。

李飛鵬只顧傷人突圍，却沒想到自己在這種情形之下，自己也露出了空門。

李飛鵬自己震開了那黑衣殺手，同時也被那偸襲來的一指點個正着，被擊得身子向前衝了出去，衝向另一個黑衣殺手。

那黑衣殺手應變奇速，右脚一抬，踢在李飛鵬肩頭之上，李飛鵬身子一震，又向橫裏射去。

驀地，一道刀光從一個黑衣殺手手中飛射而出，只聽李飛鵬慘叫一聲，左腿及胯之上已被那飛刀刺個正着。

李飛鵬痛得身形一緩，只見一片指影，紛紛點向他身上，李飛鵬讓得開第一指，却讓不開第二指，悶響一聲，完全失去了抵抗力。

那些黑衣人制倒李飛鵬之後，立時人影一分，退出丈遠開外，肅然而立。

那被李飛鵬一掌打得飛了出去的黑衣殺手，這時，忽然一個翻身，從地上坐了起來，敢情，他並沒有被打死，只是受傷而已。

菲菲本已移步走向李飛鵬，這時一見那黑衣大漢坐了起來，身形一轉，立時走到那黑衣殺手之前，柔聲問道：「你的傷勢不重麼？」同時，一伸玉手，便去摻扶他。

那黑衣殺手哈哈一笑道：「多謝夫人如此關懷，屬下還好，他那一掌還要不了屬下的命……咯！咯！咯咯！……」一口氣接不上來，張口噴了一口鮮血。

那黑衣殺手本已受傷不輕，勉強支持着坐了起來，菲菲這一親自過來玉手摻扶，關切有加，使他受寵若驚，高興得大笑了起來，殊不知他這一笑，牽動了傷勢，因此吐出一口鮮血。

菲菲立時將那黑衣殺手輕輕放落地上，伸手懷中取出一隻玉瓶和一條香巾，親自動手替他擦去了口邊血漬，倒出一粒藥丸，納入他口中，輕聲吩咐道：「這粒療傷聖藥，服下之後，你的傷勢，就不要緊了。」

那黑衣殺手仰臉望了望菲菲一眼，雙目中充滿了感激的淚水，張口又想說話。

菲菲輕抬玉手，掩住他的口道：「有話以後再說，現在你最要緊的是調息。」

那黑衣殺手一陣點頭之下，安靜的調息起來。

葉慈輝見菲菲這般體愛部屬，心中一動，暗暗點頭忖道：「這就是她攏絡人心的手段了。」目光移轉，向着另外那些黑衣殺手望去，只見那些黑衣殺手的目光之中，無不顯露了被感動的神色。

菲菲安撫了黑衣殺手一陣，然後，轉身走到李飛鵬面前，蓮足飛起，先踢了李飛鵬一脚，冷笑一聲，道：「姓向的，眞想不到，你也會有今天。」

李飛鵬面色蒼白，神情惶悚的叫了一聲道：「菲菲，我過去待你不薄……。」

菲菲厲喝一聲，道：「住口，你待我不薄，虧你還說得出口，你說那一樣不是我費盡心力，仰承鼻息得到手的。」

李飛鵬哀告地道：「好，過去的事都不提了，那就請你看在我們私人的感情上，給我一個機會吧。」

菲菲冷笑一聲，道：「你懂得私人感情麼，別叫人笑掉大牙了。」

李飛鵬一嘆道：「那你要怎樣？你說吧。」

菲菲沉思了一下，忽然向一位黑衣殺手一揮手道：「把他帶回南莊去再說。」

那黑衣殺手顯早有準備，一聲應諾，大步向前，走到李飛鵬身前，先出指點了他穴道，然後從腰中解下一隻黑布口袋，提起李飛鵬裝入那黑布口袋之內，向肩上一扛，當先走上歸程。

菲菲一揮手，其他黑衣殺手便隨護在那黑衣殺手之後，菲菲與葉慈輝則走在最後。

一行人風馳電掣般回到了南莊，菲菲叫葉慈輝從那黑衣殺手手中接過李飛鵬，將他帶入內堂私廳之內。

菲菲與葉慈輝在內堂私廳之內上座坐好，自有菲菲隨身四女將李飛鵬從布袋之內倒了出來，摔在廳堂中央地上，並且替他解開了部份穴道。使他能够言語視聽。

李飛鵬張開眼睛，只見菲菲與葉慈輝高高的坐在上首，而自己反而成了階下之囚。

菲菲扳着一張臉，先給人一種相拒於千里之外的感覺，倒是葉慈輝顯得有點不安的感覺。

李飛鵬一生慣於偷機取巧，見了葉慈輝那等神情，正是顯露了他人性上的缺點——相處之情。

李飛鵬這次却不找菲菲了，而向葉慈輝叫了一聲，道：「慈輝，你我情形不同，你自小我就在處處保護你，最近我又準備培養你接掌九嶺南坪橋杜莊，你總不能恩將仇報，置我於不顧吧？」

葉慈輝對李飛鵬心中眞還有着那麼一點不忍之情，可是這種話，經由李鵬飛自己口中說出來，聞在葉慈輝耳中，情形可就完全不同了，他的話不但沒有爭取到葉慈輝的同情，反而激起了葉慈輝的新仇舊恨……。

這時，菲菲忽然又叫了一聲，道：「輝弟，我有一件事隱藏在心中很久了，一直都沒有告訴你的時機，現在我可要向你說個明白了。」

李飛鵬似乎已經預料到菲菲的用心，神情不免緊張起來，叫了一聲，道：「菲菲……」

菲菲面色一厲，喝聲道：「住口，菲菲豈是你能呼叫的！」

李飛鵬楞了一下，菲菲接着又道：「古夫人！知道不。」

李飛鵬臉上神色瞬變，說不出是忿慨還是悲哀，望着菲菲，半天說不出話來。

菲菲的目光，更是冷如寒冰，對望着李飛鵬的目光，瞬也不一瞬，李飛鵬被菲菲的目光壓迫得一收，嘆了一口氣，垂頭叫了一聲：「夫人！」

菲菲冷笑了一聲，接着向葉慈輝道：「輝弟，你還記得我們的相見麼？」

葉慈輝臉上綻開一片笑容，道：「當然記得，那時我雖然倒霉到了極點，可是精神上却是無比的快樂。」

菲菲笑了笑道：「有人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你却正好相反，而是人在禍中不知禍，還認爲是最歡樂的時光。」

葉慈輝怔了一怔，訕訕的笑道：「二姊，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菲菲嘆息一聲，道：「你眞是個糊塗虫！老實告訴你，那時乾媽和我們，誰也沒有眞的喜歡你。」

葉慈輝聞言之下，像是被人打了一記悶棍，「嗯！」的一聲，呆了。

菲菲接着道：「當時我們不過是哄着你，把你向火坑裏送而已。」

葉慈輝傷感地道：「那是爲什麼？」

菲菲道：「爲了什麼？這句話李飛鵬可以告訴你。」

葉慈輝星目一凝，兩道精光射向李飛鵬，道：「爲了什麼？你說！」

李飛鵬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噤，舉目向菲菲望去，只見菲菲射來的目光，比葉慈輝的更是凌厲，心知無法推諉，只好嘆了一口氣道：「因爲我要毀了你。」

葉慈輝雙目一呆，道：「你要毀了我，當時我只是一個小孩子，值得你花那麼大的勁麼？」

李飛鵬道：「我本來早就該殺了你，可是，你見過杜老爺子之後，因爲杜老爺子有話要照顧你，所以我沒有辦法再親手處置你，因此只有想着法子害你，使你自甘下流，爲人所不恥，那時，我就是不處置你，你講我的壞話，也就不會有人相信了。」

葉慈輝恍然而悟的「啊！」了一聲，

菲菲一笑，接着道：「你眞是福大命大，要不是丐帮橫裏插進一手，打破了他陰謀，你那時就永沉黑獄，再無翻身之日。」

話聲頓了頓，接着又道：「因爲丐帮一攪，打破了他的陰謀詭計後，他才一狠心，派出『殺人集團——七星帮』，要把我們一併除去，這就是我們那次被追殺的原因了，幸好，我們都福大命大，死裏逃得了生命。」

話鋒一頓，轉向李飛鵬喝問道：「我沒有說錯吧！」

李飛鵬只有點頭承認了菲菲的話。

葉慈輝心中想起一個問題道：「我逃走了，你們怎樣也幸得生還呢？」

菲菲道：「就因爲你已經逃走了，所以，他才改變主意，把我們也留了下來，我想他當時用意，是想留着我們再對付你……李飛鵬！你是不是存着這種心意？」

李飛鵬苦笑一聲，道：「你都看穿了，何必再要我說一聲。」



菲菲道：「事實上也確然如此，譬如茜茜和我自己，就暗中奉命拉攏你，利用你，殊不知我們對你都產生了眞正的姊弟之情，所以，他弄巧反拙，又失算了。」

這些情形，葉慈輝也曾猜測過，這時聽菲菲道來，心中另有一番感慨，搖頭長嘆道：「李飛鵬，那武當派的那一幕，也是你導演的了。」

李飛鵬這時心中一動，暗忖道：「對呀，你母親還在我的手中，我怕他們做什麼？」

此念一生，李飛鵬臉上的奉承之色立時一收，披上一道獰笑道：「不錯，那都是我的安排。」

菲菲冷笑一聲，道：「李飛鵬，你沒有機會了，最好乖乖的認命，不要在那裏心生妄想。」

她的眼睛够厲害的，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事。

李飛鵬彎有把握的一笑，道：「菲菲，你們最好現在就放了我，再投我手下，聽命於我，我可以既往不究，饒過你們這次犯上的死罪，否則，一切的責任都要你們自己負了。」

菲菲哈哈一笑，道：「李飛鵬，你果然在那裏痴人作夢了，我要沒有相當的把握，能和你反臉麼？」

李飛鵬道：「也許你們有了相當的安排，可是任由你們怎樣安排，葉慈輝的母親可是還在我手中，除非葉慈輝甘犯殺母不孝之罪，那我也就只有認命了，否則，你們只要動了我一根毫毛，自有人將葉慈輝的母親殺了償命。」

葉慈輝心弦猛然大震，霍的從座上跳了起來，叫了一聲：「二姊……。」

菲菲微微一笑，揮手要葉慈輝坐了下去，道：「輝弟，你不要緊張，二姊對令堂早有安全措施了。」

李飛鵬叫道：「葉慈輝，你能拿你母親的生死打賭麼？我死了沒有什麼，你要害死了你母親，我看你何以自處？」

這個問題太嚴重了，葉慈輝那敢把自己母親的生死來賭李飛鵬的生死，一搖頭道：「二姊，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

李飛鵬道：「你的娘又不是她的娘，開開玩笑又有何妨。」

菲菲一笑道：「李飛鵬，我說你白費心機，就白費心機，你看這是什麼？」伸手懷中，摸出來一張紙條，在空中揚了一揚。

一張紙條有什麼了不起，李飛鵬眞要大笑了起來，可是當菲菲把那張紙條定在他眼前的時候，他笑不出聲來了。

因爲，那紙條上寫了一些話：「輝弟，你乾娘眞了不起，不知她那裏弄來的解藥，把杜莊邵姊姊他們所中的毒解了，我們已在一舉之下，把李飛鵬的黨徒都清除了。」字條後面寫了一個「姊」字。

葉雅慧的字，一點不假，這一點葉慈輝有絕對的把握。

李飛鵬楞了一下，猶抱着最後的希望，冷笑一聲，道：「這完全是騙小孩子的手法，你也不想一想，杜莊離此有多少路，再快現在也到不了她手中。」

菲菲笑道：「靈鴿傳書，瞬息千里，你忘了你送給我的那隻『小靈兒』麼？」

李飛鵬像隻鬥敗了的公鷄，長嘆一聲，不語了……。驀地，他猛然一抬頭又笑道：「慈輝，你別忘了你娘還中了我的獨門毒藥哩！」

菲菲道：「輝弟，你放心，二姊已經替你找到了百草婆婆和龍婆婆怪醫石懷冰他們，有了他們還怕找不出解藥來麼！何況，李飛鵬現在就在我們手中，他是鞭長莫及，無法加害到伯母，而我們儘有手段要他把解藥乖乖的交出來……李飛鵬，你敢不敢和我打賭？」

李飛鵬的臉色立時變得慘白，顫聲道：「你……。」

菲菲笑着道：「希望你不要和我打賭，我想你該知道，我沒有什麼手段使不出來，除非我不知道的手段。」

常言道「惡人只怕惡人磨」，現在李飛鵬落在菲菲手中，可說完全失去了反抗的力量，李飛鵬這厲害的人物，也感到有力無處使，沒了訣了。

菲菲冷笑一聲，又道：「常言道：『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不知你可要嘗嘗我的『五鬼搜魂』手法？」

說起了「五鬼搜魂」手法，還是李飛鵬在菲菲百般討好之下，教給她的，「五鬼搜魂」手法之厲害，不用說，李飛鵬知道得比菲菲更清楚。

李飛鵬但覺心肌一陣收縮，兀自打了一個冷噤，道：「你……」

菲菲一笑道：「你教了我那『五鬼搜魂』手法之後，我一直都沒有機會使用，也不知那法子管不管用，你如果有興趣讓我試試手，那是最好不過了。」

李飛鵬能以「血手惡煞」向東洋之子的身份，寄居九嶺南坪橋門下，不但騙過了杜老爺子，而且還在他眼皮子底下，發展種種惡勢力，其騙人手法之絕，可說高人一籌，這時他落到了菲菲手中，才曉得平時百媚溫柔的菲菲，比自己更爲高明。

李飛鵬有整人的本事，却沒有受整的能耐，當時只嚇得心胆皆裂，搖着雙手道：「不！不！我把解藥存放之處，說出來就是了。」

菲菲一笑道：「算你聰明，在那裏？你快說。」

李飛鵬道：「那解藥是存在巫山我七姑那裏了。」

菲菲道：「誰是你七姑？」

葉慈輝道：「我知道，她就是當年江湖道上的冷面嬌娃。」

菲菲緊接追問李飛鵬道：「巫山什麼地方？」

葉慈輝道：「那地方我去過……。」

頭一轉，冷喝一聲道：「李飛鵬，你這話可當眞？」

李飛鵬道：「慈輝……。」

菲菲厲聲喝道：「慈輝豈是能叫的，還不給我改口稱少俠。」

李飛鵬不敢不依。馬上改口，叫了一聲，道：「少俠，你想想，還有什麼地方比那裏更隱秘更安全。」

葉慈輝沉思了一下，點頭道：「這倒說得有理。」

李飛鵬道：「解藥確實在那裏，不過我那七姑厲害得很，你鬥不過她時，可不能說我說的是假話。」

菲菲道：「我現在也不處置你，你要說了假話，那就有得你受的了。」

話聲一頓，接着轉變話題問道：「李飛鵬，我現在問你，你暗中派在我身邊的奸細，是那幾個人？」

李飛鵬目光流轉地動着腦筋，菲菲馬上又道：「李飛鵬，你最好不要動歪腦筋，你留在我身邊的奸細，我心裏早就有數了，你最好老老實實的說出來，免得自討苦吃。」

李飛鵬因爲不知菲菲到底知道多少，無法確定該把一些什麼人供出來，如果自己供出來的人，她本來不知道，倒也罷了，要是她已經知道了的人，而自己沒把他說出來，自己可就有得受了。

李飛鵬前前後後攷慮了一遍，反正事已至此，在這個女人手中，最好少調皮，還是直說了的好，免得自討苦吃。

於是，他說出了八個人的名字。

其實，菲菲在李飛鵬來的時候，只抓到一個向他暗中送信的人，這一下可好，全都知道了。

菲菲微微一笑，道：「算你知趣。」

李飛鵬暗暗吁了一口氣道：「我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再在夫人面前出花樣。」

菲菲點了一點頭，道：「我現在給你一個死裏求生的機會，你想不想要？」

李飛鵬心中一喜，道：「眞的？」

菲菲道：「機會當然是眞的！你能不能得到，那就看你自己了。」

李飛鵬道：「我知道了，你要接收我們的一切。」

菲菲道：「人死了，一切都完了，就是富有天下，也不能帶走，如果，你能交出你們的一切，我可以給你一處地方，保你吃喝玩樂，一生享用不盡。」

李飛鵬道：「就像古一貫一樣？」

菲菲道：「你看，他現在的生活，多麼悠遊自在。」

李飛鵬道：「可是我作不得主。」

菲菲道：「這個我完全知道，只要把你所知道的一切，說出來就行了。」

李飛鵬低着頭，沒有立時作答，暗中耳際，响起菲菲的細語傳聲，道：「飛鵬！……」呼聲變了，語氣也柔和得出人意料之外。

李飛鵬心神一歛，只聽菲菲接着道：「我要的只是獨霸武林，與你並無深仇大恨，你現在是我的敵人，將來也可以再成爲我的朋友，我將來需要的助手很多，你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才，只要你能夠退居其次，一心一意的協助我，我甚至可以攷慮恢復我們原有的感情。」

李飛鵬在菲菲身上曾經得到無比的快樂，也因爲這樣，菲菲才有脫穎而出的機會。

李飛鵬在這絕望的處境裏，腦中泛起了過去的旖旎風光，心波蕩漾，美麗的憧憬和生死的抉擇，在他心中激盪着，他暗暗吞了一口口水，偷目向菲菲窺去，只見菲菲也正用她那柔和渴念的眼光向他望來，兩人目光一對，李飛鵬的心弦更是一盪，他從她眸子裏，看見了無窮無盡的希望與遠景。

李飛鵬咬了一咬下唇，暗自思量，道：「好死不如惡活，何況，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只要能與她情歸於好，我就有辦法反敗爲勝。」

李飛鵬在菲菲甜言蜜語之下，又打着如意算盤，抱着萬一的希望，長嘆一聲，點頭道：「好吧，我接受你的美意。」

菲菲與李飛鵬的話，一半明，一半暗，李飛鵬當然知道菲菲說那暗話的意思，顯然是不願讓葉慈輝知道，所以答話的時候，也說得語意雙關。

菲菲微微一笑，道：「我就知道你是一個知時識務的俊傑。」

話聲一落，接着喝聲道：「敏華，替我把福壽露取來。」

一聲應諾，敏華手托玉盤，輕巧的走了出來，走到菲菲身前停下。

菲菲一揮手道：「去，倒一杯給李五爺飲用。」

敏華提起玉盤中的一隻酒瓶，倒了一杯一片血紅的「福壽露」在酒杯之中，端到李飛鵬面前，欠身道：「五爺，請用一杯。」

菲菲輕喝一聲，道：「蠢丫頭，你難道沒有看出李五爺手脚不便麼，你還不端給他喝。」

敏華把那杯酒端到李飛鵬咀邊，李飛鵬先就聞到一股沁人心肺的異香，撲鼻而入，他皺了皺眉頭道：「夫人，不知你能不能把這杯『福壽露』的用處告訴我？」

菲菲道：「可以，這『福壽露』不是毒酒，也不是迷魂藥物，你喝了之後，不但通體舒泰，而且精神旺盛異於常人。」

李飛鵬「哦！」了一聲，道：「那不等於瓊漿玉液麼！」

菲菲道：「眞正說起來，那瓊漿玉液的好處那能及得上這『福壽露』的萬一，不過，這『福壽露』有一個小小的缺點，一經飲用之後，便一日不可再無此君，否則，你會覺得生不如死了。」

李飛鵬一震，道：「這……。」

菲菲一笑道：「你放心，這種『福壽露』我準備得很多，只要你誠心替我做事，包你永不匱乏。」

李飛鵬那能放心得下，哀告的道：「我能不喝麼？」

菲菲道：「你不是一種簡單的人，你要不喝這『福壽露』，那就不能表示你的忠誠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這『福壽露』一經飲用之後，除了一日少不得它外，別無任何害處，我要不是看重你的才能，我才捨不得給你喝用哩！乾脆你服用一粒『愚公丹』，不就得了。」

勢態明顯的擺在眼前，他就是不想喝，也非喝不可，何況，手足被制，連起碼的反抗能力都沒有。

李飛鵬料無倖免的可能，與其敬酒不吃吃罰酒，何不給她一個好印象，當下一笑道：「夫人，我表現我對你的忠誠。」

一揚頭，張開了咀，敏華玉腕微抬，便把那杯「福壽露」送入李飛鵬口中。

菲菲的話倒是說得不錯，那「福壽露」一經入到腹內，李飛鵬便感覺到無比的舒暢，尤其心機神智，更見靈明活潑，簡直說不出它有什麼地方不好。

他迷惑的望着菲菲，道：「夫人，我眞不明白……。」



菲菲一笑道：「理由很簡單，正如你們把『血手魔功』教給我輝弟一樣，用『血手魔功』的向心力，控制輝弟，我這『福壽露』與你們的『血手魔功』不但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更妙於你們的『血手魔功』，叫你心服口服，爲我効命到底。」

笑了一笑，又向敏華點了一點頭，道：「替他把被制穴道解開。」

敏華伸手解開了李飛鵬的穴道，李飛鵬深深吸了一口氣，暗提功力，試行了一遍，眞的，一切非常正常，完全如昔。

菲菲笑道：「如何？」

李飛鵬吁了一口氣，道：「夫人之言，果然不錯。」

菲菲面色一正，道：「可是你也不要看輕了我那『福壽露』認爲沒有什麼了不起，妄自生心，欺騙以我，到時候，它自會叫你識得它的厲害。」

李飛鵬將信將疑的暗笑道：「到了時候再看吧！」口中却道一聲：「不敢！」

菲菲一揮手道：「你且坐下，把你父親的情形，說給我們聽一聽。」

於是，李飛鵬說出了一番話，菲菲與葉慈輝聽得默默無言。

李飛鵬這番話，大約說了將近一個多小時，他說完之後，忽然打了一個呵欠，一怔道：「夫人，我很想再喝一杯你的『福壽露』。」

菲菲微微一笑，道：「可以，不過不是現在。」

李飛鵬道：「什麼時候？」

菲菲笑道：「等到你知道它的厲害以後。」

李飛鵬只有抱着好奇與惶惑的心理等待下去。

約莫只過了半盞熱茶時光，李飛鵬雙目一閃，行起功來，顯然，他心理上已經發生了某種渴念，企圖運功予以控拒。

但過不了多久，李飛鵬眼淚鼻涕，一齊都流出來了，再也無法行動，忍不住哀求道：「夫人，請你給我喝一杯『福壽露』吧。」

菲菲道：「你有什麼地方不好過？」

李飛鵬道：「我說不出來，就是不好過。」

菲菲一笑，道：「痛不痛？」

「不痛。」

「癢不癢？」

「也不癢。」

菲菲道：「不痛，不癢，有什麼要緊，你多忍一忍吧。」

李飛鵬勉強忍耐了片刻，忽然大叫一聲，橫地拜倒在菲菲脚前道：「夫人，我實在忍受不住了，我已知道了『福壽露』的厲害，就請你賜給我一杯吧。」

菲菲笑着搖頭道：「你再忍一忍。」

李飛鵬眼淚鼻涕流滿了一面，苦苦哀求道：「夫人，你放心，我已知道了它的厲害，絕不敢稍存異念，請你可憐可憐我吧。」

菲菲猶豫了一陣，微微一頷首，道：「好吧，這次特別寬容你……。」

轉頭吩咐敏華道：「敏華，再給他一杯『福壽露』。」

敏華倒了一杯福壽露送給李飛鵬間，菲菲忽然一擺手道：「且慢。」

李飛鵬一怔道：「夫人，你……。」

菲菲道：「沒有什麼，在你飲用『福壽露』前，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李飛鵬急口說道：「夫人，你有什麼話，但請吩咐就是。」

菲菲道：「我要你爬在地上轉三圈，然後，學三聲狗叫，不知你……。」

話聲未了，李飛鵬已是截口道：「可以，可以……」馬上就爬在地上，轉了三圈，旺！旺！旺！的學着狗叫起來。

這是極大的侮辱，只是稍有自尊心的人，任誰也忍受不下去，非立時撞死當塲不可，可是，這時候的李飛鵬却一點也不在乎，完全喪失了一個人起碼的自尊。

葉慈輝冷眼旁觀的看着菲菲折磨李飛鵬，這時，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大叫一聲道：「够了！二姊，你未免太過份了。」

菲菲一面揮手命敏華把「福壽露」給李飛鵬，一面道：「輝弟，你二姊不是過份，如果不讓他刻骨銘心的記住這種『福壽露』的好處，他可能一離開我們，馬上就出賣我們了。」

李飛鵬一口飲下那杯「福壽露」後，精神立時振奮起來，接口道：「夫人，你如果不放心，我馬上就回去，把我爹的項上人頭取來。」

葉慈輝心弦猛然一震，望着李飛鵬長長的嘆息一聲，他眞不敢想像李飛鵬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搖了一搖頭，葉慈輝道：「令尊雖然罪大惡極，死有餘辜，但我們自會對付他，還不致於要你以子殺父逆倫犯上。」

李飛鵬聽得滿面緋紅，訕訕的道：「少俠說的是，我的意思，不過是大義可滅親而已。」

葉慈輝一聲冷笑，道：「你要眞懂得『大義』兩個字就好了……。」

一語未了，菲菲一笑截口，說道：「這個問題說來太大了，同時，我們也不要把話扯得太遠了，輝弟，你且到外面去看一看……。」

葉慈輝眞看不過李飛鵬那副咀臉，不待菲菲把話說完，便冷笑一聲，走出去。

菲菲忽然向李飛鵬嫣然一笑，眉目含春的呼了一聲：「五爺，你來！」

轉身向着內室之內走去，李飛鵬怔了一怔，「哦！」了一聲，隨後跟了進去。

不久之後，李飛鵬神色飛揚的從內室之內走了出來，看他那樣子不僅是得意非常，而且也充滿了幸福的希望與信心。

他來到外面，取出一件菲菲的信物，帶走了四個黑衣殺手。

葉慈輝見菲菲這樣輕輕易易的放走了李飛鵬，大感不解，回到菲菲房中，只見菲菲雲髮散亂，正由青華在替她梳理，臉上還殘留着一抹春意。

葉慈輝心中一動，暗中嘆息了一聲，忖道：「唉！這位二姊……」眞是氣惱不得，哭笑不得，轉身就待退出房外。

菲菲却發話叫住他道：「輝弟，你來得正好。」

葉慈輝輕聲道：「二姊，你……。」欲言又止，他眞不知怎樣說才好。

菲菲若無其事的道：「我怎樣？」

葉慈輝道：「你現在已是夫人的身份了。」

菲菲莞爾一笑道：「別笑話了，我這算是什麼夫人，誰的心裏不雪亮。」

葉慈輝面色一正道：「話不是這樣說，你既然為自己找了一個古夫人的身份，你就要自尊自重。」

菲菲一怔道：「輝弟，你罵我不知自尊自重。」

葉慈輝一嘆道：「二姊，你不為自己着想，也該為師父他老人家想一想啊！他老人家坎坷一生，你不能讓他再傷心。」

菲菲長嘆一聲，道：「輝弟，你這些話我都知道，可是，事態千萬，解決的手段和途徑，各有不同……。」

葉慈輝道：「反正我們已經準備和『血手惡煞』他們決裂，你又何必哩，有小弟在，要打要殺，自有小弟替你上陣。」

菲菲搖了一搖頭，微笑道：「不錯，你武功很高，也許，你能敵得住『血手惡煞』……」

葉慈輝截口道：「不是也許，我有絕對的自信。」

菲菲道：「就算你有自信吧，你知道『血手惡煞』有多少同惡相濟的魔道高手，常言道『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打不過人多』，以你我這點點力量，要想對付『血手惡煞』，談何容易。」

葉慈輝沉聲說道：「我個人的力量，雖然不足以肩担重任，但武當派，高手如雲，……。」

菲菲推手道：「武當派最不可靠。」

葉慈輝道：「人家正大門派，怎會不可靠？」

菲菲道：「他們正大門派做事，向來是尾大不掉，遺禍無窮，我們為求日後安枕無憂，只有依靠自己。」

葉慈輝道：「二姊，你未免說得太過份了。」

菲菲道：「我說的一點也不過份，武當派要眞能當機立斷，那還有『血手惡煞』死灰復燃的一天。」

這倒是說得一點不錯，葉慈輝無以申辯了。

菲菲話鋒一轉道：「不過話又說回來，武當派他們正大門派的力量還是可以利用的……」

話聲忽然一頓，打住了。

葉慈輝皺了一皺眉頭，正要追問的時候，菲菲接着道：「輝弟，現在我們有一件事可以做了。」顧而言他，不再提武當派了。

葉慈輝心意一轉，道：「什麼事？」

菲菲道：「血手惡煞有一個秘密窠穴，目前正有虛可乘，一舉可下。」

葉慈輝問道：「在什麼地方？」

菲菲道：「那地方你去過，就在巫山之內。」

葉慈輝「啊！」了一聲，道：「那地方我知道。」

菲菲笑道：「因為你知道，所以請你出馬，同時，你也可以先把醫療伯母的解藥取到。」

葉慈輝帶了十二個黑衣殺手欣然上道，黑衣殺手的領隊就是百步消形倪昆。

一陣飛馳急行之後，不日便進入巫山，到了「血手惡煞」向東洋那窠穴外面的密林前面。

到了那密林前面，葉慈輝不由得楞住了，站在那裏張大着咀巴，說不出話來。

百步消形倪昆道：「少俠，有什麼不對？」

葉慈輝道：「奇怪！入村的道路怎樣不見了？」

百步消形倪昆目光閃動，四下打量了一陣，道：「這裏本來就沒有道路呀！你不是記錯了方向吧。」

葉慈輝一笑，說道：「我會這樣糊塗麼？」

百步消形倪昆道：「對，少俠絕不會記錯。」

葉慈輝道：「那麼那條入村的道路那裏去了？」

百步消形倪昆沉思了一陣，一揮手道：「搜！」

一聲吩咐，當下便有二個黑衣殺手飛身而起，向着樹林之內撲去。

片刻時間之後，那兩個黑衣殺手像喝醉了酒一樣，從樹林之內搖搖幌幌邁了出來。

百步消形倪昆一看那兩人情形不對，臉色一變，問道：「你們怎樣了……。」

那兩人望着百步消形倪昆，張口想說什麼，可是話還沒有說出口，雙腿一震，倒向地上。

一個黑衣大漢閃身向前，伸手一探其中之一的鼻息，失驚道：「他們死了。」

百步消形倪昆隨身而上，檢視了死者一陣道：「他們是中毒死的，這樹林之內有人佈了毒。」

葉慈輝心中一動，記起當日來到這樹林之前時，自己也聞到一股腐霉之氣，後來因為梁七姑在前引路，身上發出一種奇怪的氣味，才把那股腐霉的氣味掩蓋了下去的往事，當下一點頭，接口道：「不錯，這樹林之內，一定佈得有毒物。」

百步消形倪昆冷笑一聲，道：「這區區之毒，豈能奈何得了老夫，待老夫親自去看看。」

說着，身形一幌，進入了樹林之內。

倪昆號稱「百步消形」，顧名思義，可以想見他必是一位用毒行家，菲菲命他領隊而來，敢情，早有所悉。

百步消形倪昆在樹林之內打了一轉出來，絲毫無傷的道：「少俠說得不錯，這裏原有一條入村之路，現在被人偽裝掩去了。」

葉慈輝道：「這樣說來，就沒錯了，可是這些毒……」

百步消形倪昆冷笑一聲，道：「這只是人工培養出來的一種毒瘴，還難不倒老夫。」

說着，取出一種藥丸，分給大家含在口中，一聲：「走！」領着大家穿林而入，大家向前走了二三十丈，原有的道路又復呈現在眼前。

這時，他們含在口中那粒藥丸，已漸漸開始溶化，陣陣清香貫腦而入，絲毫不覺得林中再有什麼腐霉之氣。

他們原來是十三個人，死去二人後，現在只剩十一個人了，他們十一人中，葉慈輝的功力，自是高人一等，不用說的了，至於另外那十個人，也個個都够得上是江湖中的一流好手，展開身形之後，不但奇快無比，而且也了無聲息，不多久時間，就通過了那片連綿五里以上的密林。到了「血手惡煞」向東洋的那座大理石建築的大房子附近。



那大房子靜靜的矗立在那裏，沒有一點聲息，顯然，恃仗着外面那片五里以上的密林防護，本身並沒有特別警戒，當然，更料不到這時會有奇兵前來偷襲。

葉慈輝輕聲吩咐百步消形倪昆，道：「倪兄你請按兵不動，準備隨時接應，我先去看一看。」

百步消形倪昆只微一點頭，便覺眼睛一花，身旁已經不見了葉慈輝，心中不由得大為敬服。

葉慈輝在這裏住了好幾天，整個房屋的關係位置，早已瞭然於胸，於是，他離開百步消形倪昆之後，並不經由正門而入，却繞一個圈，繞到房屋後面翻牆而入。

院內仍是靜寂無聲。

葉慈輝暗中提起一口眞元內力，輕手輕脚的向屋內走去，他找遍了屋內房間，却沒有發現一個人甚至也沒見到梁七姑。

難道他們都空羣而出，支援「血手惡煞」向東洋去了？

葉慈輝心中雖然動了一下，但仍不敢粗心大意，因為她也可能在地下室內。

他找到地下室的入口處，正要打開機關進入地下室的時候，忽然，那地下室的暗門自己緩緩的移動開來。

葉慈輝倒抽了一口冷氣，閃身急退，躲在一旁。

地下室傳來一陣脚步之聲，那只一個人的脚步之聲，想來那是梁七姑了，如果只有梁七姑一個人在，葉慈輝倒沒有把她放在心上。

人身現出來了，就只梁七姑一人，她還是那老樣子，面上一股冷氣。

她走出地下室，忽然一皺眉頭，一面舉目四搜，一面伸着鼻子猛然吸氣，接着，冷笑一聲，喝道：「什麼人？還不與我老婆子現身出來！」

葉慈輝自信憑自己的一身神功絕藝，又屏住了呼吸，絕無被人發現的可能，但，這時居然被梁七姑發現了，看來自己倒是小看她了。

心中一震，料知無法不現身而出，只好應聲道：「七姊，是小弟我！怎樣全屋除了你外，再不見任何一個人呢？」葉慈輝最後一問，頗有先發制人之意。

梁七姑冷冷的望了葉慈輝一眼，道：「你隨我來！」說着回身向地下室走去。

她對葉慈輝沒有任何問話，就叫葉慈輝隨她下地下室，葉慈輝這聰明的人，也不由得一楞，提心吊胆的猶豫起來，不知她安的是什麼心。

梁七姑頭也不回的直向地下室走去，根本不理會葉慈輝是不是跟了下去。

葉慈輝暗中一咬鋼牙，忖道：「怕什麼！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何況，她也只有一個，就是被誘入地下室，又何怕之有。」

當下胆氣一壯，舉步向地下室走去。

走完一列石級之下，又通過了三道石門，最後，是一間大廳，這間大廳整理得纖塵不染，比上面的房間，有生氣得多，想來這才是梁七姑生活起居活動地方了。

梁七姑自己先向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接着一揮手道：「坐下。」

葉慈輝怕梁七姑暗中出手偷襲，不敢與她坐得太近，選了一張與她相隔稍遠的椅子坐下，叫了一聲：「七姊。」

梁七姑沒有任何表情，連鼻都沒有哼一聲，只顧自己的想法，問道：「是誰叫你來的？」

葉慈輝思量了一下道：「是我自己來的。」

梁七姑道：「你來做什麼？」

葉慈輝道：「小弟心中有幾句話，想和七姊談一談。」

梁七姑道：「你說吧！」

葉慈輝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七姊，小弟想向你討一樣東西，有請七姊賜給。」

梁七姑神色不動道：「什麼東西？」

葉慈輝道：「小弟聽說七姊你這裏有一種藥物，可解『九蒼之毒』，請七姊給我一份好不好？」

梁七姑道：「你聽誰說的？」

葉慈輝道：「李飛鵬。」他只知道李飛鵬是向東洋的兒子，却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所以只有依然叫他李飛鵬。

梁七姑一怔道：「奇怪，他怎會將此事告訴你？」

葉慈輝道：「因為他的人生觀有了改變，所以把什麼話都告訴了小弟。」

梁七姑忽然笑了起來道：「不，他沒有向你說眞話。」

葉慈輝從來沒有見她笑過，這時忽然笑了起來，倒把葉慈輝楞住了，張大着咀巴，不知說什麼才好。

梁七姑笑了一聲，臉上肌肉馬上又僵硬如故，冷聲冷氣的道：「因為你娘根本就不需要那解藥。」

葉慈輝緩過一口氣來，道：「我娘沒中毒？」

梁七姑冷冷道：「因為，她根本就不是你娘。」

冷冷的一句話，聽在葉慈輝耳中有如晴天霹靂，全身一震，從座椅上猛然跳了起來，大聲問道：「我娘在那裏？」

梁七姑好像一個木頭人，一點不受葉慈輝的激動情緒所影响，還是那樣冰冷地道：「就在這裏！」

葉慈輝哈哈一笑，說道：「在這裏就好。」

話聲中，右手突然一翻而起，五指電閃而出，扣向了梁七姑的腕脈。

葉慈輝與梁七姑之間，原保持着七八尺的距離，但出手之下，却是快速無比，那七八尺之距離，就好像沒有一樣，一閃之下，就到了梁七姑身前。

梁七姑冷笑一聲，連人帶椅子向後一滑，堪堪讓開了葉慈輝突然發難的一擊。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葉慈輝那一招不簡單，梁七姑的那一手也不含糊。

葉慈輝輕咦了一聲，跨步向前……。

梁七姑冷聲喝道：「你要再不住手你娘就死定了。」

葉慈輝心神一震，收手不及的退了三步，色厲內荏的大喝一聲，道：「你要傷了我娘一根毫毛，看我不把你們這裏斬盡殺光才怪。」

（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

臥龍生・文
盧令・圖

# 神眼遊龍（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與龍鳳會主單獨相搏，百招仍未分勝負，此際歐陽俊已猜出龍鳳會主身世，朗聲說出，龍鳳會主突停手搏鬥，仰天長嘯，號召近百精銳到場，把岳秀等圍在核心，譚雲等忙佈好四方陣拒敵，龍鳳會中人半數圍攻四方陣，半數向岳秀撲攻，岳秀取出金鳳剪，平射而出，立有七八人喪生在金鳳剪，金鳳剪在空一個盤旋，又向龍鳳會衆高手飛剪過來，龍鳳會中高手目睹金剪厲害，莫不駭然却步，龍鳳會主此際掣劍出擊，施展全力，一劍擊向金鳳剪，這一擊，如擊中金剪重心，自會把它擊落地上——

## 玄功逼死龍　婉言勸走鳳

但，龍鳳會主的劍勢，却偏了那麼一點。

就是那一點偏差，却使得金鳳剪有了很奇怪的變化。

只見它向下沉落了一下，忽然斜斜升起。

由人羣中激漩而出，傷了兩個劍手之後，巧妙的旋轉之力，又使得金鳳剪，回到岳秀的身側。

岳秀一伸手，抓住了金鳳剪。

他對這金鳳剪的施用之法，已下過極大的功夫。對這金鳳剪奇異的構造，和它的性能，有了大部份的瞭解。

他早已有了準備，金鳳剪已入手中，立時揮手發出。

强大的內力，使得金鳳剪去勢形成了不停翻轉，發出了一種刺耳的怪嘯之聲。

岳秀第二度投出了金鳳剪之後，就未望它一眼，目光却轉到龍鳳會主的臉上，說道：「情勢變化，已很明顯，至少，貴會仗以對付岳秀的人，對岳某人已構不成什麼威脅。」

龍鳳會主道：「所以，我只好自己出手了。」

岳秀道：「金鳳剪勝過你强大的埋伏，你再不下令，把你的人手撤退，他們都將慘遭浩刼。」

龍鳳會主道：「金鳳剪上，有一股很奇怪的力量，似是不畏劍上封擋。」

岳秀道：「巧手打造，百煉精鋼，剪刃上，實已具有了斬鐵切玉的鋒利，它有一定的旋轉變化……」

他似乎是言未盡意，但却突然住口不言。

龍鳳會主歎息一聲，道：「這是一件很奇的兵刃，可惜，它在江湖上流轉的時間太短了，沒有人知曉它的破解之法。」

岳秀冷哂一下，道：「我可能知道，但我並未試驗過，會主再不下令撤走你四週的人手……」

龍鳳會主慘然一笑，說道：「你不用再勸說我了，我可以戰死此地，馬革裹屍，但，我不能投降，也不能和你們一起去認罪。」



岳秀道：「龍鳳會目的太大，所以，你們還沒有作惡太多，除了死亡之外，還有一條路走。」

龍鳳會主道：「什麼路？」

岳秀道：「你可以走！從此之後，武林之中，再也沒有你這麼一個人。」

龍鳳會主苦笑一下道：「岳侯，我明白你的意思，也瞭解你的用心，我很感激，可惜的是太晚了一些。」

岳秀道：「你還沒有死，一切都還來得及。」

龍鳳會主道：「岳侯，人到了我們這等境界，活在世上，不止是爲了吃飯，穿衣，也不會是爲了女人。」

岳秀道：「閣下話是不錯，但人貴知機，目下情況，你似乎是已經沒有什麼希望了。」

龍鳳會主道：「岳秀，我料不到，你武功如此高强，也料不到你的金鳳剪如此厲害。」

岳秀道：「迷途知返，時尤未晚，在下奉勸閣下，現在，已是最後的活命機會了。」

龍鳳會主搖搖頭，道：「岳秀，我如死於你手，希望你能從寬發落我這些屬下，正如你所說，我們這些人，都是圖謀大事的人，造下的罪惡還不太多，他們之中，大部份都沒有手沾血腥。」

岳秀道：「你想的如此透澈，爲什麼還是不肯離開。」

龍鳳會主道：「多少年的策劃，多少年的心血，就這一下風流雲散了，老實說，要我活着，還不如死了的好。」

就兩人這一陣談話的工夫，金鳳剪翻翻飛飛，已然連傷十餘人。

圍攻譚雲等的劍手，雖非畏死之徒，但見了這等氣勢，也不禁爲之氣餒。

未經龍鳳會主吩咐，已然收劍而退。

岳秀目光一掠還迴旋不停的金鳳剪，也不禁暗暗稱奇，忖道：此物打造之巧，威力之强，比起傳言中的飛劍毫不遜色。

龍鳳會主也呆呆望着那隻金鳳剪，黯然一歎，道：「世上竟有這樣奇怪的兵刃，更難得的是，岳侯竟然也學會施剪的手法，當眞是天亡龍鳳會了，苦心訓練的百名劍手，只怕也無法和一剪對抗。」

岳秀道：「你還有機會……」

龍鳳會主突然大聲喝道：「龍鳳會，由此刻起解散，各位可以離去了。」

長劍一振，接道：「岳秀，我們放手一搏麼？」

岳秀道：「閣下有此心願，在下自當成全。」

龍鳳會主笑一笑，挺劍而進。

岳秀揮劍還擊。

兩人又展開了一場惡鬥。

這是一場激烈絕倫的惡戰，雙劍翻飛，已到了目不暇接的境界。

場外人看去，只見一團白光飛旋。

忽然間，雙劍相觸響起了一聲悶哼。

兩條人影，霍然分開。

龍鳳會主的左臂上，鮮血汨汨而下。

岳秀低聲說：「閣下可以走了。」

龍鳳會主哈哈一笑，道：「岳秀，你太過低估我了。」

忽然一掌，擊在了頂門之上。

這一掌自碎了天靈要穴，身子一幌，倒摔在地上。

圍攻譚雲等的一批劍手，都被金鳳剪所嚇退。

龍鳳會主一死，整個的龍鳳會，似乎是突然間消沉了下去，也好像就這樣無聲無息散去了。

譚雲低聲說道：「岳侯，咱們要不要搜查一下？」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譚兄，在下的經驗不豐，這情形要向譚兄領教了。」

譚雲道：「不敢，在下知無不言。」

岳秀道：「江湖上一般組合中，首腦人物被殺之後，那組合，是否就烟消雲散了。」

譚雲說道：「一般來說，首腦被殲，蛇無頭不行，除非，在極短的時間內，産生一個新的首腦人之外，這組合，卽將消散。」

岳秀道：「目下的情形呢？」

譚雲道：「這地方，雖聚了龍鳳會主大部的精銳，在金鳳剪的威力下，傷亡愈半，老實說，參與過今日之事的人，都已經心生寒意。」

岳秀道：「龍鳳會主死的太快了一些，一句遺言也未留下。」

譚雲道：「他還可以再戰，至少，他還有逃走的機會，但他寧可自絕一死。」

岳秀道：「爲什麼？」

譚雲道：「第一是，他受不了這種功敗垂成的刺激，第二，他看你是位深具俠胆的人，他已死，其他的事，似乎是你不會再追究下去。」

岳秀道：「這才是很重要的一點，我們擊敗了龍鳳會的劍手，逼死了龍鳳會主，但我們還是不瞭解龍鳳會。」

譚雲低聲說道：「岳兄，龍鳳會主已死，整個龍鳳會已瓦解冰消，難道龍鳳會中，還有什麼隱密不成。」

岳秀輕輕歎息一聲，道：「譚兄，龍鳳會表面上，會主已死，劍手星散，但除了咱們殺去這些人，和會主之外，還有些什麼人，你知道麼？」

譚雲怔了一怔，道：「不知道。」

岳秀道：「我們殺的是風流劍客，但我們不能肯定，他就是龍鳳會主。」

譚雲哦了一聲，道：「那是說，還有幕後人物了。」

岳秀道：「我不敢武斷的說，但我覺着，這中間，還有內情。」

譚雲道：「咱們應該如何？」

岳秀道：「我的想法是，至多咱們見到了這條龍，還沒見到那個眞正的鳳。」

譚雲道：「岳兄的意思，可是咱們再窮追下去。」

岳秀道：「如何一個追法呢？敵暗我明，我們不知他在何處？他們却對我們的一舉一動，都看的很清楚。」

回顧了羣豪一眼道：「咱們走吧！」

當先轉身，向外行去。

譚雲低聲道：「岳兄，咱們要不要再搜查一下？」

岳秀道：「不用了。」

羣豪魚貫相隨，離開了現場。

歐陽俊輕輕吁一口氣，道：「今日之戰，是浪子行走江湖以來，最慘烈的一戰

，如非岳侯的金鳳剪奇妙無方，只怕咱們很難勝過那些劍手。」

王召冷冷說道：「那些合擊咱們的劍手，都是第一流的劍手，如若未得金鳳剪之力，咱們恐都要傷在那些劍手之下。」

譚雲道：「今日，在下也算開了眼界，那金鳳剪直似是傳說中的飛劍一般。」

唐嘯道：「金鳳剪的打造，固然是巧妙絕倫，但小頑童覺着還是發剪的手法最重要，金鳳剪打造的再巧妙，它還是一件死物。」

譚雲道：「除了發剪的手法之外，還要有很深厚的內功。」

岳秀道：「金鳳剪太惡毒，但敵勢强大，沒有法子不施用。」

譚雲笑道：「岳侯，當今之世除了你之外，只怕再無別人會施用此物了……」

岳秀接道：「這手法，我不知是否有人傳下去，但剪身上，却有文字說明了施用之法，任何人，只要據有了這把金鳳剪，只要具有內力，基礎，照着那上面的文字習練，化上一些時間，可以練成這種手法。」

譚雲道：「如沒有剪身一段文字記述呢？」

岳秀道：「這是一股巧勁，而且很難練，如若沒有那一段文字記述，單憑人去摸索，除了特具智慧的之外，只怕很難有一個人，在十年之內練出這種手法來。」

譚雲笑一笑，道：「有這等事，唐嘯，把金鳳剪給我瞧瞧。」

如在平常時，唐嘯不一定會聽他的。但此刻情形不同，譚雲已是岳秀的好友，但唐嘯却自甘爲岳秀的從僕。

遞過金鳳剪，唐嘯忍不下胸中一口氣，道：「二公子，你可是也想學施發金鳳剪的手法麼？」

譚雲笑一笑，道：「只怕，這不是容易的事。」

伸手從懷中取出一把匕首，暗運內力，刮去了剪上的字跡。

岳秀一皺眉頭，道：「你幹什麼？」

譚雲道：「刮去這剪上的字跡。」

岳秀道：「刮去了字跡，豈不是形如絕傳，我不傳人，金鳳剪豈不就成了廢物了。」

譚雲道：「這等惡毒之物，除了岳侯你這等人之外，別的人，最好別會，一旦落入嗜殺者的手中，那還得了。」

岳秀默然未語。

譚雲回手把金鳳剪交還唐嘯。

唐嘯心中很慚愧，伸手接過金鳳剪時，低聲說道：「二公子，我很慚愧。」

譚雲笑一笑，道：「什麼事啊？」

唐嘯道：「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譚雲道：「也許是你那一句話，提醒了我，使我變成了君子，如非你那一句話，說不定我會瞧瞧上面寫的什麼？說起來，我還得感激你了。」

唐嘯道：「二公子，不必替我遮羞，小頑童心中明白了。」

談話之間，已回到了客棧之中。

要過了酒飯，吃喝之後，譚雲才問道：「岳侯，咱們下一步應該怎麼走法，要不要進宮去瞧瞧楊姑娘。」

岳秀道：「我想善後的事，應該由官府中人出面了……」

譚雲道：「岳兄的意思是……」

岳秀道：「侍衞宮中人威風重振，楊晉即將出任刑部總捕頭，這兩方面，都應該有點事情做做。」

譚雲道：「在下可瞭解岳兄之意，不過，但憑這些人，力量够麼？」

岳秀微微一笑，低言數語。

譚雲點點頭，道：「這倒不失一個良策。」

岳秀道：「試試看！」

第二天，岳秀帶着朱奇，唐嘯，墨白雙龍張越，王召保護七王爺，一行人離開了京師，兼程南下。

他們似是走的很隱密；但却在不少地方露出了行踪。

譚雲、歐陽俊，毒手郎中馬鵬，却留在了京師。

楊玉燕坐鎮後宮，大權在握，不但整頓了宮中的警衞，而且還遙領着侍衞宮。

經過了楊玉燕一番精心策劃佈置，至少宮中的從衞們，都是極爲忠心的人。

天下總捕頭楊晉，奉聖親諭，到刑部上任。

這是一個新增的機關，但主管天下要犯的緝拿，所以，權力很龐大，大到可以徵調官府中高手聽命。

楊晉在捕頭這一行中，可算得出類拔萃的人物，南六省中的江洋大盜，似是也被他捕獲了不少。

但他眞正的接觸到了武林高手，才覺着自己只是在江湖上的三等身手，比起岳秀龍鳳會主那等人物，簡直微不足道。

譚雲，歐陽俊，受岳秀之囑，倒是非常盡心替他策劃。

歐陽俊扭不過楊晉苦苦勸說，只好答應了楊晉，出任三年副總捕頭，三年後，他還要恢後浪子的生活。

龍鳳會似是消散於無聲無息之中，那隱密激烈的蘭園一戰，逼死了龍鳳會中首腦，使這個勢力龐大，但還一直沒有站到台面上的組合，就這樣消退了下去。

自然，岳秀也沒有放手追究，他明白，追究的結果，可能會造成大獄，那不但震動京畿，還可能動搖國本。

那將是大殺大砍，血流成渠的慘事，幾家王侯宗室，牽入了其中，實在難料局勢如何演變。

更可怕的是牽入的兩位王侯人物，還都掌握着兵權。

擊散了龍鳳會，已使他們野心收斂，就事而言，這已是恰到好處的結果，再要追下去，就非一個逆亂初定，權勢未穩的皇帝能應付。

在岳秀而言，對七王爺朱毅，有了相當的報償，他有意把皇帝和七王爺兩人安排一處，相處數日。

對面傾談，不但是兩個人心中介蒂全消，而且也增進了不少的感情。

七王爺再出京畿，重領江南，不但是原職未完，而且懷帶機宜，和京畿遙相呼應，已鎭壓心懷異志的宗室、王侯。

所以，這一次，七王爺走的很愉快，和來時那一份沉重心情，完全不同。

行約數日，已進入河南省界，岳秀才告訴七王爺，要悄然回京一行。

七王爺怔了一怔，道：「兄弟，你已留下了譚雲，馬鵬，歐陽俊，幫助楊晉，難道還放心不下麼？」

岳秀道：「我懷疑龍鳳會，還有一股隱密的實力，沒有暴現出來，所以，我得回去查個明白。」

七王爺道：「查出來，你要怎樣？」

岳秀道：「明室百年來，一直陷於宗室爭權的殺伐之中，我不想，爲此再掀起一場大獄，所以，找到他，我會勸他掩旗息鼓，江湖人，重入江湖，別和政務事連在一起。」

七王爺道：「岳兄弟，你是說，被你逼死的那位龍鳳會主，還不是首腦人物，對麼？」

岳秀道：「他是！只不過，他只是其中之一。」

七王爺道：「這麼說來，龍鳳會一共有幾個首腦人物。」

岳秀道：「我想至少有兩個，那自絕而死的，只是其中之一。」

七王爺道：「岳兄弟，你能那樣的肯定麼？」

岳秀道：「有幾處徵象，可以使兄弟肯定他們還有一位主腦人物，那個人就在京中。」

七王爺道：「岳兄弟，說說看，也讓我廣廣見聞。」

岳秀道：「第一，我暗中查過了龍鳳會自會主死去之後，所有的人手，並未星散，障眼法的跑了一半，但已大部份悄悄的回了京師。」

七王爺點點頭道：「這就可疑了。」

岳秀道：「這就說明了還有一股力量，在暗中控制着他們。」

七王爺道：「那個也還在京裏，可是，他又是誰呢？」

岳秀道：「我想，他們的耳目靈通的很，至少，可以知道我離開了京城，所以，我準備悄悄回去。」

七王爺道：「我們呢？跟你回去，還是留在了這裏等你。」

岳秀道：「你們仍然兼程南下，我只帶着唐嘯重回京師，墨、白雙龍和朱奇，隨身護駕。」

朱奇道：「主人如是要暗中潛返京裏，最好是咱們能先遮人耳目。」

七王爺道：「要人假裝一個岳秀，仍然跟我南下。」

岳秀道：「對！王兄對江湖中的事務，也有一些瞭解了。」

就這樣，岳秀留了下來。

借夜色掩護，僱了一輛篷車，和唐嘯重又登車北上。

兩個人，都易了容，所以，他們的行動很隱密。

就是連留在京中的譚雲，歐陽俊，馬鵬，也不知道岳秀去而復返。

且說楊晉走馬上任，原有管理京畿治安衙門的提督府，除了兵權未交之外，把管理地方事務的捕頭，也就交給了楊晉指揮。

得譚雲、馬鵬之幫，不過四五日的工夫，楊晉這個天下總捕府，已經安排大致就緒。

岳秀和唐嘯悄然住入一座客棧之中。

唐嘯笑一笑，道：「公子，小的多言，想問一件事，不知道行不行。」

岳秀道：「你問吧。」

唐嘯道：「咱們重返京城，公子眞正的用心何在？」

岳秀道：「找着他們另一個首腦人物，勸他早日罷手離去。」

唐嘯道：「他如是不肯聽咱們呢？」

岳秀說道：「那就設法把他除去，爲了拯救千百人的生死，那也只有把他除去了。」

唐嘯道：「公子，那人在什麼地方，你是否已經知道了。」

岳秀點點頭，道：「我已留下線索，咱們去找找看吧！」

唐嘯心中還想再問，但却已不好意思出口，只有忍下。

岳秀也未再多作解釋，兩人就在飯店中住了下來。

岳秀更衣易容之後悄然出去了一趟。回來時，已然是初更時分。

唐嘯一直靜靜的坐在房中等候着。

岳秀匆匆歸來，立時吩咐唐嘯，道：「走！帶上金鳳剪，和你的兵刃，咱們去見那一隻鳳。」

唐嘯心中無限的驚異，不知岳秀用的什麼方法，這快查出了那隻鳳的下落。

但他沒有多問，匆匆收拾了兵刃，和岳秀離了客棧。

岳秀步履快速，行到了一座高大的宅院面前。

這是後門，看不出是什麼府第，但看到那高大的圍牆，已隱隱感覺到這是一座王侯府第。

天色已近二更時分，無月的夜晚，顯得有些陰沉。

岳秀望了那高大的圍牆一眼，並未飛身而入，却折轉入一條小巷之中。

一座簡陋的瓦舍，和那座高大的府第遙遙相對。

相距不遠，但却是兩座完全不同形勢的宅院。

岳秀擧手，輕輕叩動了木門。

唐嘯低聲說道：「公子，這是什麼地方？」

岳秀搖搖頭，沒有答話，但室中却傳出來一個女子的聲音，道：「什麼人？」

岳秀道：「我！岳秀，黃夜造訪，驚擾清夢，還望賜諒。」

木門呀然而啓，一個全身黑衣老嫗，當門而立。

岳秀笑一笑，道：「請代通報一聲，就說岳秀求見。」

黑衣老嫗，冷冷說道：「不用通報了，你請進吧！」

轉身帶路，把岳秀引入廳中。

無月之夜，室內也沒有燈光。一片漆黑。

唐嘯機警的留在廳門外面，岳秀却隨着那老嫗行入廳中。

淡淡一笑，岳秀緩緩說道：「太黑了，爲什麼不點上燈火。」

黑衣老嫗道：「彼此不見，少一些可憎之氣，有什麼話，你盡管請說。」

岳秀道：「不！點上燈火，對諸位和

在下都有一些好處。」

黑衣老嫗道：「還是免了的好，話不投機，又何必多此一見。」

岳秀道：「妳執意不肯，岳某只好喧賓奪主了。」

忽然，幌燃了一枚火摺子。

火光一照，可見了廳中景物，站在門口的唐嘯，頓然大吃一驚。

只見室中四個青衣少女，各自執着一個梅花針筒，對着岳秀。

强勁的機簧，極短的距離，不論岳秀功力如何？也無法避開這些針筒的攻襲。

黑衣老嫗冷冷說道：「你看到了，是束手就縛呢？還是要拚死一戰。」

岳秀燃起案上的火燭，笑一笑，道：「你作不了主的，我要和你鳳字門的門主談。」

室內傳出一個女子的聲音，道：「你能猜出我的身份，我就和你相見。」

岳秀道：「七王爺朱毅，待在下如兄如弟，如是岳秀沒有猜猜，你是岳某王嫂夫人。」

室內沉寂了一陣，布簾輕啓，緩步行出了兩個人來。

一個正是嬌艷如花，冒充七王爺的假夫人，一個却是綠衣綠裙，面垂黑紗的女子。

岳秀一揮手，道：「假王嫂，你請旁邊站站，我要和眞正王嫂說幾句話。」

綠衣女子道：「岳秀，你怎麼猜到是我。」

岳秀笑道：「你能夠在七王爺府中，佈置下那樣天衣無縫的機謀，涂了你嫂夫人之外，什麼人能有那麼大的力量。」

綠衣女子歎息一聲，道：「我無意傷害他，我只希望能使他更上層樓又不牽累到他……」

岳秀接道：「南天稱王，和身登九五，並無太大的不同，妳為何一定要他們手足相殘，兵刄沾血。」

綠衣女子道：「如今大勢已去，我也無能爲力。」

岳秀道：「嫂夫人，令尊屏障西北，手握兵權，這件事，是否牽上了令尊。」

綠衣女子道：「他不太知道，但心中已然早有懷疑，我是他的女兒，他害怕，禍誅九族，只好裝作不知。」

岳秀道：「嫂夫人今後作何打算。」

綠衣女子道：「這就是我們談的正題了。」

岳秀說道：「也是岳秀來此的眞正用心。」

綠衣女子沉吟了一陣，道：「你如不想要兵連禍結，就該立刻罷手。」

岳秀道：「聽嫂夫人一句話，岳秀立刻退出仕途，還我一身清風明月，本來面目。」

綠衣女子道：「我遣散龍鳳會，離開京師……」

岳秀接道：「重回應天府，和王兄再度聚首。」

綠衣女子道：「不！七王妃死了，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小婦人。」

岳秀道：「再回西北去……」

綠衣女子接道：「也不會，我爹爹是一方大員，怎會有我這樣的女兒。」

岳秀道：「那麼嫂夫人以後……」

綠衣女子道：「以後，我是我，一個平凡的女子，不過，你講話要算數，不許留戀仕途。」

岳秀道：「還有條件麼？」

綠衣女子道：「不許洩漏今夜事。」

岳秀一抱拳道：「小弟記下了，就此別過。」

轉身向外行去。

綠衣女子道：「岳秀慢一步。」

岳秀回過頭，道：「什麼事？」

綠衣女子道：「你！要不要看看我的眞面目。」

岳秀道：「不用了，嫂夫人……」

大步行出廳外，接道：「京畿事已辦完，咱們走了。」

帶着唐嘯快步向前行去。

夜色中，傳來了綠衣女子的聲音，道：「岳秀，等你一襲布衣，傲嘯山林時，我們會再見的。」

岳秀沒有答話，很快的，消失在夜色之中。

（全文完）

## 邪派高手

拾郎

有個波士，經常去舞廳玩，少不免帶吓小姐出街，現時之撈女，都實實在在，唔敢作狀，人客買鐘出街，佢就問埋是否有下文，並開定價錢，並且講價有減。

波士帶一個靚女去宵夜後，到電動圓床之公寓短叙，認爲靚女服侍週到，好玩到極，甚表滿意，價錢俾足之後，另加貼士，紅底成張。女曰：「如果滿意，下次打電話約我出來，唔使上舞廳，或者到我香閨亦得。」

從此後，波士成爲靚女之香閨常客。

一晚，女曰：「打令，我有咗，點算？你收埋我住啦。」

波士曰：「千祈唔好，老虎乸知道，拆我骨。」女曰：「咁俾銀我去巴黎落咗佢，大概要三萬銀至够。」波士知靚女勒索，曰：「點解要咁多錢？在本地，幾千銀乜都掂矣，使乜要去巴黎咁遠。」

女曰：「唔制，我應該要你陪埋我去法國者也。」

波士用拖延戰術，從此不到靚女香閨，但係靚女却尋到上門，要見大老板，波士唔見，推說去咗街，但係不勝煩惱。

有個職員仔謁波士，曰：「老板是否有麻煩？我見到有個辣椒女來拜訪你。」

波士曰：「你識佢？」

職員仔曰：「我認得，呢條女有名叫辣椒仔，手段幾高也，俾佢纏住，有多少麻煩。」波士曰：「就係咁至令我心煩，你有冇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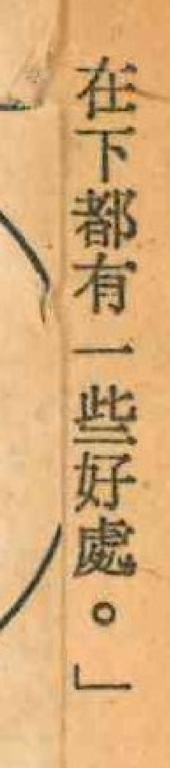
職員仔曰：「別人我就唔管矣，但係波士有麻煩，我豈能袖手，你肯出幾多錢，我同你攪掂佢。」

波士曰：「五千啦。」

職員仔曰：「唔使咁多，好啦，等我出馬。」過兩日，職員仔向波士回報曰：「掂咗，用咗一千元，以後冇手尾矣。」

波士大喜，仍付給五千元，曰：「有剩淥俾你飲茶。」

職員仔曰：「不必俾錢我，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也。」波士知呢個職員仔原來係邪派高手，乃連升佢兩級。




生

人

# 紫金丹

性補藥紫金丹為名醫監製之最新特
效男性補藥，純用最名貴之王道中藥
、科學方法提煉而成。在現代生活中
多慮傷精，多憂傷神，紫金丹功能
神固腎，徇稱中國第一補品。紫金
之特點為：能迅速補充所消耗之體
，常服者可永久保持一副好體魄。

## 寧神固腎 第一補品

**主要症狀**　風濕骨痛　神經衰弱　貧血頭暈
記憶衰退　用腦過度　工作過勞　夜睡不寧
怔忡心跳　畏寒失眠　耳鳴目眩　腰酸腿軟
中氣不足　機能衰退　陰虛盜汗　夜多小便

**主要中藥**　麗參　鹿茸　鹿尾羓　西歸頭
玉桂　杜仲　黃耆　三鞭　冬虫草　珍珠末
附子　茯神　蟾酥　蠶蛾　熟地黃　酸棗仁

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H－445643
銷：澳門 全昌大藥房 澳門板樟堂街八號地下☎7969




獨家銷售
中區分店：德輔道中二十六號
油蔴地分店：彌敦道三六一號
銅鑼灣分店：軒尼詩道四八二號
美孚分店：美孚新邨百老滙道
家庭用品中心：銅鑼灣新都戲院側

在下都有一些好處。」

人之外，什麼人能有那麼大的力量。」

岳秀道：「那麼嫂夫人以後……」

綠衣女子道：「你！要不要看看我的